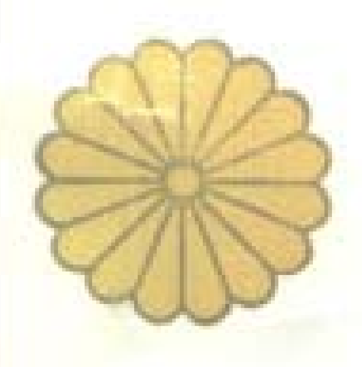
日本佛教史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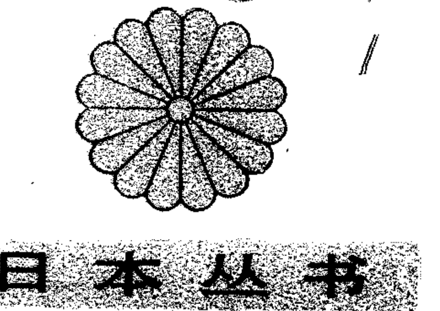
〔日本〕村上专精 著



日本丛书・日本丛书
日本丛书・日本丛书

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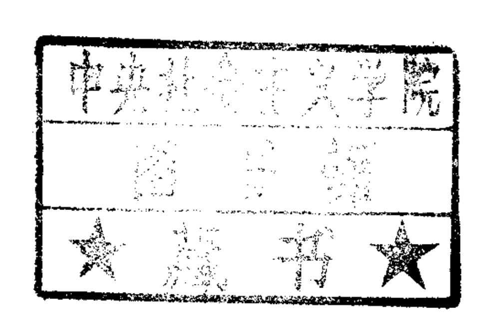
日本丛书

日本佛教史纲

〔日本〕村上专精 著

杨曾文 译

汪向荣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 年 • 北京

(日本文化名著選)
〔日本〕村上專精著
日本佛教史綱(上、下卷)
東京創元社 1939 年版
据日本东京创元社 1939 年版译出

日 本 丛 书

日 本 佛 教 史 纲

〔日本〕村上专精 著
杨曾文 译 汪向荣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301-1/K·251

198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2 000 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47 千字
印张 10 3/4 插页 5

定价：5.50 元

《日本丛书》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组译日本学术论著。三十多年来，已出版有关日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及宗教方面的译著一百多种，加上最近所组新译，已初步形成系列。为便于读者研读，现汇编为《日本丛书》印行。第一辑选目，刊印前曾征求学术界意见，幸蒙赞许，但仍难称美备，深望海内外读者有以指正。

此次汇编出版前，曾对各书体例、译名略作调整，有几种系据原纸型重印，不及一一改订，希尚垂察。

编　者

1991年4月



作者村上专精博士

中译本序

佛教传自天竺，它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国和日本都曾受过佛教的影响，今天它还在起着有形无形的作用。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改造，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传到日本后，也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为了全面地了解中日两国的文化、历史，应当了解佛教。

日本研究佛教的学者，人数众多，涉及的方面也很广。他们研究的方法，研究成果很值得借鉴。随着两国邦交的正常化，双方学术交流也将日益频繁。通过双方学术交流，求同存异，切磋琢磨，学习对方的长处，补救自己的缺点，对两国人民的友好，对促进世界文化发展都有利。

日本学者村上专精著作甚富，是日本研究佛教史的著名学者，所著《日本佛教史纲》出版已八十年，它开一代风气，在日本学术界受到普遍重视。今天佛教研究比八十年前有了新的进展，此书仍有参考价值。

杨曾文同志将这部书译出，对增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贡献。乘此书付印的机会，简单地说几句话，借以表达我的欣慰的心情。

任继愈

1979年7月于北京

译者前言

中日两国是隔海相望的邻邦，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的历史。公元六世纪初，中国佛教传入日本，逐渐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之一。隋唐时期及其以后，在中日两国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佛教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曾向中国派出大量留学僧，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僧侣到了日本。随着中日之间佛教的交流，中国佛教的各个主要宗派（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天台宗、密宗、禅宗、净土宗）相继传入日本，而在十三世纪以后，佛教与日本民间信仰、习俗相结合，形成了一些民族化的宗派，如净土真宗、日莲宗等。在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中，曾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发生重大影响。直到今天，佛教在日本社会上仍有相当大的势力。因此，研究日本佛教史对于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日本的历史文化都有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对日本佛教史尚未开展深入研究的情况下，译者翻译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就是为广大读者了解日本佛教史提供一个方便，为今后的专门研究提供一些线索和资料。

村上专精（1851—1929）是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佛教学者。他八岁出家为僧，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学习，对印度、中国、日本的佛教教义、历史以及佛教因明学都有相当丰富的知识。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他努力学习西方文化，并且运用西方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方法来研究佛教，对日本佛学界发生重大影响。从 1887 年开始，他先后担任曹洞宗大学讲师、东京大学讲师、东京大学印度哲学科教授，创办过佛教讲话所、《佛教史林》杂

志、东洋高等女子学校等，著有《佛教统一论》、《日汉佛教年契》、《因明学全书》、《佛教论理学》、《真宗全史》以及《日本佛教史纲》等。村上在日本学术界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至今仍被誉为日本明治时期"佛教启蒙家"、"佛教史研究的先驱者"①。

《日本佛教史纲》分上下两卷，上卷出版于 1898 年，下卷出版于 1899 年。此后，此书曾几经再版。现在翻译所用的是 1939 年日本创元社列为"日本文化名著选"的再版本。这个版本曾由著名佛教学者宇井伯寿 (1882—1953) 作了校订。当时称村上专精是"佛教史学的泰斗"，书后所附宇井伯寿写的"解题"对此书评价说："先生的著作……对史实、时代、教理、制度、变迁等都作了精巧的安排，提示了日本佛教史的大纲，读起来极易通晓一切方面"；在佛教史学界"本书据有指导地位"，"长期以来还没出现可与此书媲美的著作"。据不完全的统计，现在日本有日本佛教通史著作四十余种，其中战后新著十多种，但学术界对于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仍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提示了日本佛教史的基本轮廓"，"抓住了纲要"②。

统观全书，本书有如下几个特色：

(一) 在关于佛教教义的介绍方面，比较注意考查各个佛教宗派产生和发展的源流，并对该宗派所依据的佛教理论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区别进行对比说明，使人对于佛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区的演变可以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例如作者在论述天台宗、真言宗时，不仅介绍了这两宗所依据的佛教经典和教义，而且还对比这两宗在中日两国的区别。作者对日本一些独创的宗派，如净土真

① 参看 1969 年版日本《佛教大年鉴》。

② 参看日本《中外日报》1974 年 12 月 17 日载日本"东方学会"的报道《关于学问的回忆》及千叶隆乘等人著《佛教史概说(日本篇)》序(日本平乐寺书店 1973 年版)。

宗、日莲宗等的教义，则更着重介绍其特点。

（二）讲述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对社会的深刻影响时，不仅列举史实介绍了以天皇为首的历代统治阶级崇信和扶植佛教的情况，也介绍了某些佛教僧侣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揭露了佛教界腐化堕落以及盘剥人民的一些情况。作者对日本佛教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僧兵”的起源和在社会上的活动情况，也有简单明了的介绍。这些对于我们加深对日本历史的了解也有参考价值。

（三）本书对历代佛教制度，如僧官、僧律、度牒等也作了简括集中的介绍。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佛教僧侣上层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以及佛教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

本书也有不足之处。作者是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佛教学者，他没有深入分析佛教与不同时期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也没有从本质上揭示佛教的社会作用，而对佛教和高僧宗祖多有溢美之辞。作者对历史上一些崇敬佛教的天皇、将军等统治者往往过于推崇颂扬，对佛教宗派的传承关系也过分渲染，因而有些章节使人读来索然乏味。自然，由于作者所处社会和地位的局限，我们对此不应苛求。

总的说来，本书对于研究日本佛教、思想、文化、历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仍不失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它所提供的某些线索和资料对我们还是十分有用的。

原书下限到“明治维新”。为便于读者了解日本佛教史全貌，译者在书后附有写到战后的日本佛教史年表。书中提到很多古代国（地）名，译者虽已标出相当于现在的县名，但并没有一一作注；为方便读者，在书后特附有日本古代国名与现在县名的对照表。

本书译完后，曾自行校核，最后又由世界历史研究所汪向荣同

志仔细地校订过。然而限于译者的水平，书中可能仍有不少疏漏不足之处，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蒙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先生写序，在译书过程中，也得到中国佛教协会已故高观如先生、世界宗教研究所郭朋、黄心川和牟钟鉴等同志的热情帮助，在这里也一并表示感谢。

杨曾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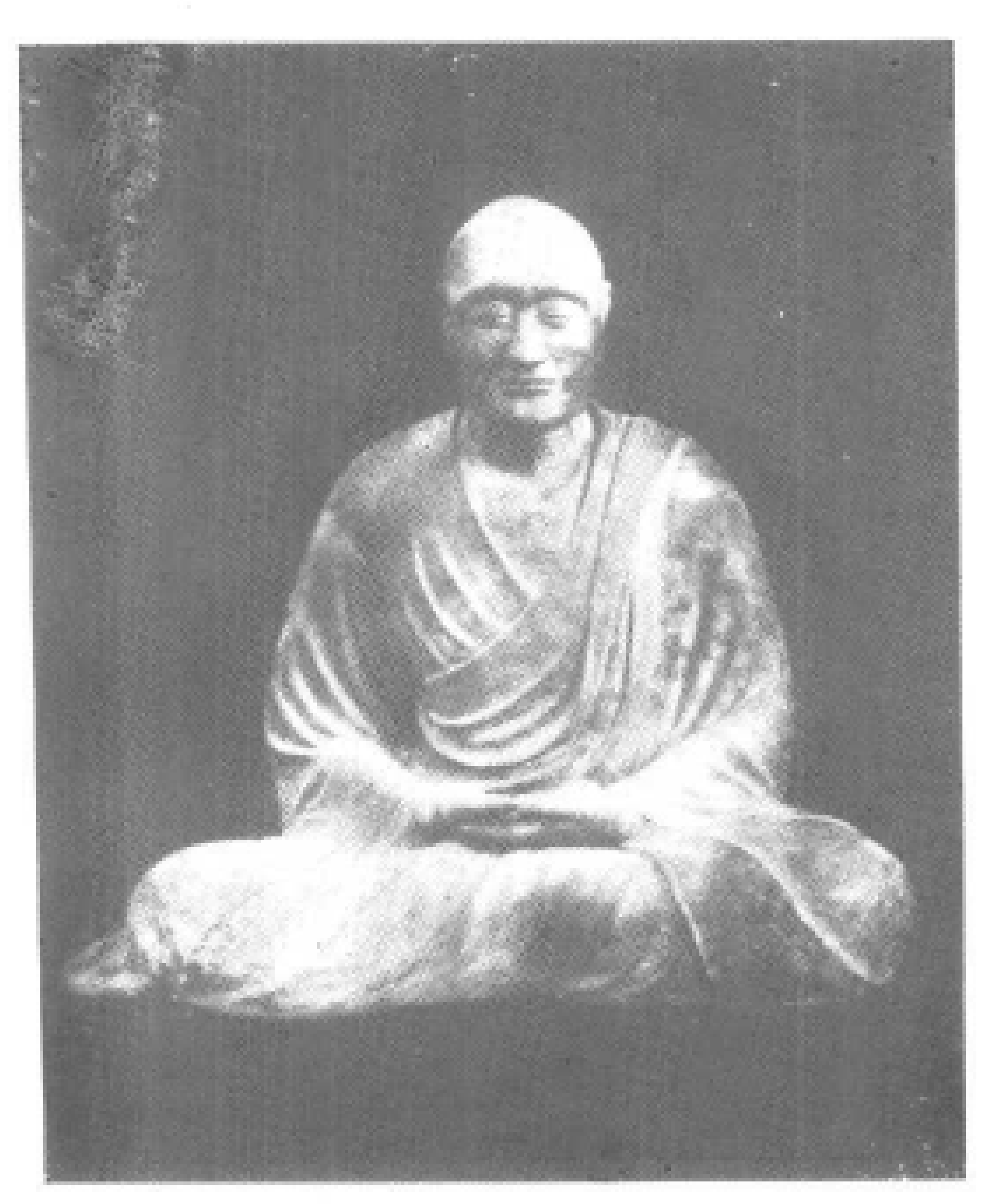
1979年8月1日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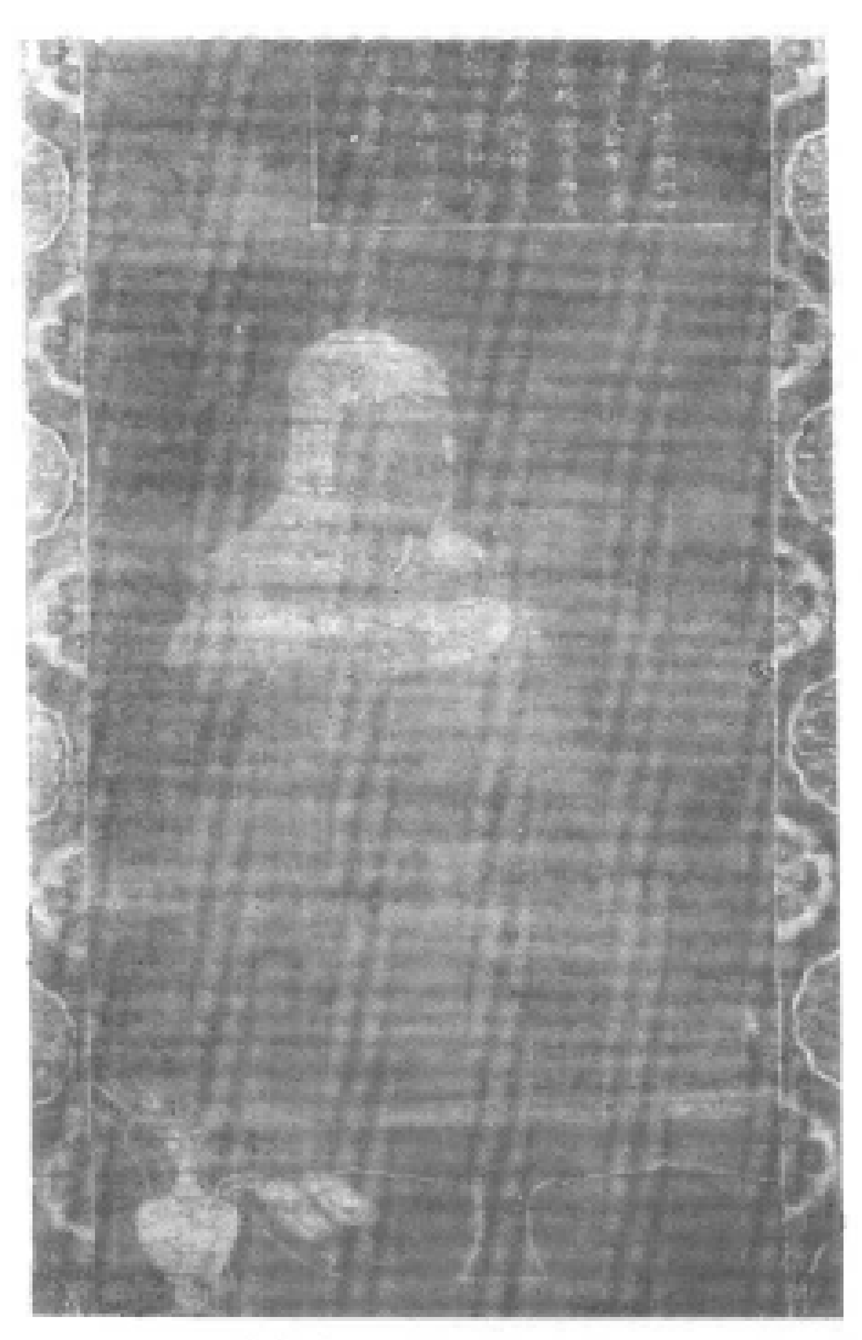
圣德太子像(仁和寺藏)



法隆寺西院伽藍全景



鉴真和上像(唐招提寺藏)



传教大师像(园城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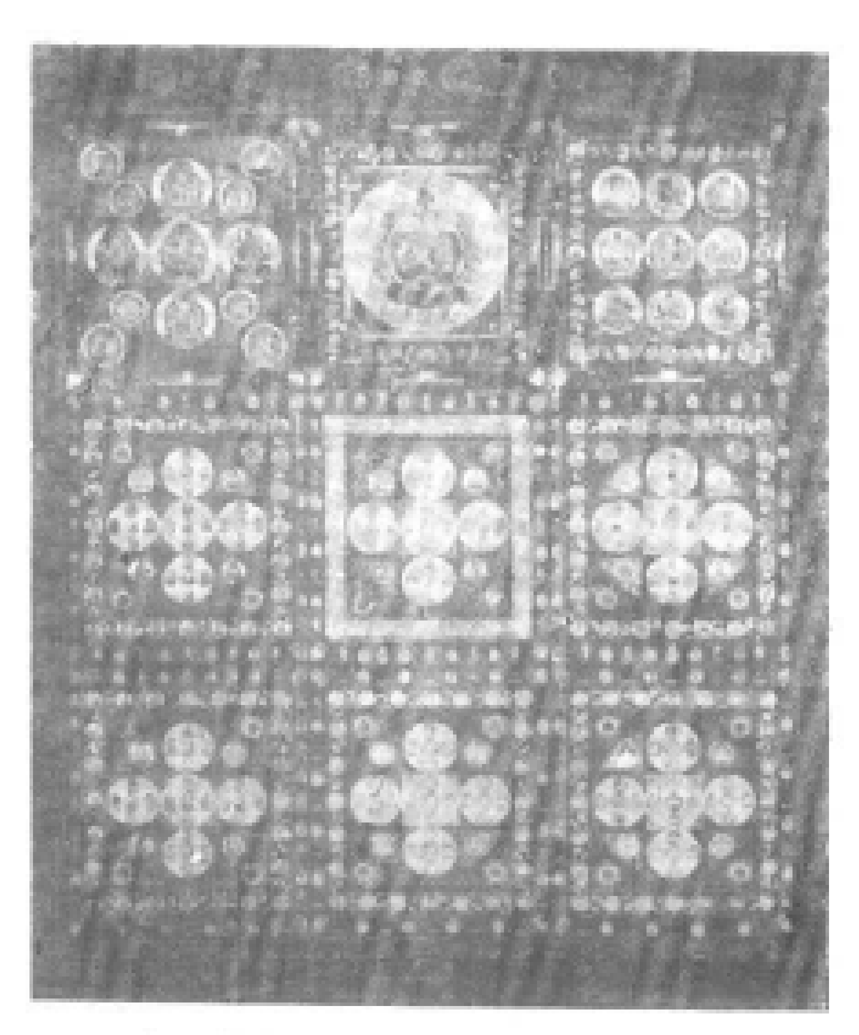
弘法大师像(教王护国寺藏)



智证大师像(园城寺藏)



胎藏界曼荼罗图(教王护国寺藏)



金刚界曼荼罗图(教王护国寺藏)

目　录

《日本佛教史纲》自序

社会上研究哲学，研究科学，或研究宗教的人，没有不首先研究其历史的。然而只有佛教家，不仅极为忽视这个方面，而教育佛教子弟的人对于教授自家的教义和佛教史又颇为冷淡，这是我最感遗憾的事。想来佛教传播的地方几乎遍及整个东亚，经过几千年的星霜，同政治、风俗、文学、美术和工艺具有最密切的关系。佛教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佛教上的事迹，实际上对于解释世界史上的东亚文明，它无疑好象一把钥匙。因此，佛教史的研究，不仅对于佛教徒是必要的，有志于史学的人同样地也应一起进行考察。特别对于专攻佛教的人来说，不言而喻佛教史是一门必修的学科。由于这个缘故，我很早就向社会上呼吁研究佛教史的必要性，并联合两三同辈有志者从事这项研究已经五年。然而上下达几千年之久，浩瀚远达几万里，其研究范围极为广漠，要得到全面成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于是乎我打算首先从日本佛教史着手，先出版《大日本佛教史》第一卷。然而写作日本佛教史，也要在几年之后才能完成。一般说要"目张"首先需要"纲举"，我感到先在这里发表其大纲是合适的，便写作《日本佛教史纲》，兼欲为社会上从事佛教教育的人充当教材之用。

我在两三个学校担负教学任务，平日事多，事与志违，不能如愿以偿地专心写作。幸而多年来得到和我同室从事佛教史研究的境野哲海君和鹫尾顺敬君的大力帮助，才终于能够出版此书，荒木鼎君又担任本书编辑工作，付出了辛劳。所以我在说明编写本书

的原委之后，特向境野、鹫尾、荒木三君表示深切的感谢。

著者识

明治三十一(1898)年九月

总　论

佛教传到日本以后，已经有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虽然它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盛衰变化，从而对国家的利害也不尽一致，然而它对国家进步具有伟大的力量，本来是无可争议的。在古代，朝鲜、中国以及远如印度的文化传到了我国，当时许多高僧大德为了弘布佛法托身万里波涛而特地来到我国；此外的高僧也很少不是外国移民的子孙。这些人亲自承担社会教化的责任，致力于移植外国的文明，直接地影响到建筑、绘画、雕刻、医术、历算等方面，并且间接地影响到政治，从推古朝的制度设施直到"大化革新"，无一不是佛教影响的结果。此外，如建筑道路，架设桥梁，开凿池塘，开辟山岭，也都由僧侣亲自担当；而且在这些物质效果之外，佛教教理对于人们内心的感化，也是极大的。我国人在过去仅提出如正直、清静等几条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超出祭祖的幽玄的思想，然而在佛教传入以后，也得以养成颇为形而上的观念。

日本古代的文明和佛教的关系

远古时代，我国人民与其他民族相比，是多少有点缺乏宗教思想的。但作为人类发展的道路，各国都是经历了相同阶段，走过相同过程的。因此虽说是日本人，当然也不是完全缺乏宗教思想。在宗教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的时期，人们接触到天地间变化的现象，面对着现实的事物，便会产生敬畏的念头。或在早晨面对煌煌的旭日，晚上仰望皎皎的明月；或看到狂风折树，电闪雷鸣，呼云降雨，洪流滚滚，山峦昏暗；这都会给幼稚蒙昧之民以奇异之感，灵妙之念。因此，日月是神，山川也是神，以致其他一切不可思议的天

日本古代的宗教思想

变地异现象，无一不有神灵存在。想来“神”与“上”是同义词，人们用以称呼尊长或伟人；由于他们有令人敬畏的神灵般的威力，以致把他们称之为神。随着岁月的变迁，渐渐地把对自然的崇拜和伟人尊长的事迹混同起来，就成了传说；把自然界所发生的怪异现象，

神道

与所谓“祖先教”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神道”。神道并不是在佛教传来以前就具有完整的宗教组织，不过是在祖先教之上增加自然崇拜的风气形成的一种神话，经口头相承而传到后代。祖先教的形成中，最主要部分是死后游魂的观念。日本古代人民也确实相信，人死之后，其灵魂与肉体分离，在世上漂游，保卫自己的国土，

来世思想

保祐子孙的幸福。在当时虽然还没有整套的关于来世的思想，但已多少有些痕迹可见，不过对来世与现世的界限还不清楚，因而有幽明两界来回交往的传说。总之，我国人在佛教传入之前所具有

自然崇拜和祖先教的结合

的宗教思想，是自然崇拜与祖先教相结合而成的神话传说，这个关于天神地祇，祖先游魂保卫国土子孙的信仰，可以说，也就是一般国民所谓的宗教。佛教是突然来到上述国民中间的。因为佛教教

现世佛教的由来

理是由许多方面组成，因此最初传入我国的佛教就是适应当时社会状况的关于现世祈祷的一部分而已。也就是说，佛教的佛陀善神也和神道的神一样，都是现世和幽界的存在者，保护国土和人民的，其唯一差别，只不过一个是“国神”一个是“蕃神”罢了。以后又经过了许多岁月，“蕃神”的观念完全消失了，最后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神佛一体”的道路。

第一期的佛教

从钦明天皇十三年 [552] ① 到奈良朝终了，其间有二百三十余年。当时的佛教，从上面情况看来，按其性质完全可说是现世佛教。作为现世佛教的结果，便是与政治混同，政教不分，因此当

① 凡正文中用方括号[ ]标出的，和正文下的脚注，都是译者加的。

时的佛教可称之为政治佛教。其最兴盛时期是在圣武天皇朝代，这个时期的两大事业就是东大寺和国分寺的建立。自此以后，盛极而弊渐生。在奈良朝以前，可以推古天皇的朝代作为一个阶段，以后，佛教才有明确的宗派之名，这时最盛行的是三论和法相二宗。此后虽有华严和戒律二宗的传入，但因为这两宗在本期的势力为时较短，因此特地把这个时期称作三论和法相两宗的时代。尽管如此，当时的宗派决不是如同后代那样壁垒森严，不仅一寺不单布一宗，就是一人不兼二宗、三宗的也很少。因为这些宗派主要是表明在对佛经的学习和解释上所注重的专门方面的不同，而不是信仰宗派的区别。我们称之为"学派佛教"，这实际是平安朝以前值得注意的佛教的特征。

政治佛教

学派佛教

第二期的佛教

奈良的佛教，由于和政治牵连在一起，所以和争夺政权相纠缠，为此招致了一些挫折。也由于皇室显贵的崇敬，受到过分优厚的待遇和保护，结果使僧尼的行为日益堕落，制度日益颓废。此时更由于桓武天皇迁都平安，政治中心遽然北迁，这使奈良佛教更加不利。法相宗因系藤原氏的家寺，随着藤原氏在朝廷逐渐得势，反而呈现盛况，但其他诸宗如三论宗、华严宗等，则均陷于绝境。然而传教、弘法两位大师却在此时兴起，在平安京城独树一帜，另创新宗。从这时候起到源赖朝在镰仓成立幕府为止，约四百余年间，奈良佛教各宗也并非完全失势，后期又有他力念佛门的宗派兴起，但是，仍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为天台和真言两宗的时期。奈良朝末年，政教分离的结果，佛教又一次倾向于对现世的祈祷方面，此时在中国恰是密教势力逐渐扩张的时候，所以其潮流也波及日本。象传教大师那样，开始时用天台一乘教和圆顿大戒来与奈良佛教对抗，但其目的仍不外乎是镇护国家。弘法大师以密教最充份地具备关于现世祈祷的仪式，专门传播密教而风靡一时；因此，后来睿山也

完全密教化，以至分成了台密和东密两派。所以平安朝的佛教，实际上是密教的事相极盛时代。

密教事相的极盛

而且这个时代在政治上是藤原氏得势的时期，社会风俗颓废，人情流于柔弱淫猥，地方豪族则逐渐扩张势力。密教事相的盛行，正与这种贵族风习互成因果。甚至要弄佛法的功德效验，形成“僧兵”跋扈，连朝廷也难以制服的局面。

僧兵的跋扈

到后来藤原氏衰落、平氏灭亡、源氏兴起的时候，他们党同伐异，既穿法衣又披甲胄，以三世诸佛的幢相和袈裟裹着剃除须发的头顶，攻伐无宁日，惨叫声不绝，此已属魔道而非佛教了。然而佛教的一个分期，正划到这个时候。

第三期的佛教

平安朝末年，眼看到佛法堕化为魔道，高僧们从四方奋起，企图挽回这种颓势。

恢复正法的时代

法相宗的解脱上人、华严宗的明慧上人、律宗的大悲菩萨和兴正菩萨，以及俊芿等人，还有法然上人、亲鸾上人、荣西禅师、道元禅师、日莲上人等著名高僧，都以正法兴隆为己任。

诸宗竞起

从平安朝末年到镰仓时代初期，他们努力于出世的宣传，从而震动了整个社会。自佛教传入日本以来，佛法未有如平安朝末年那样遭到玷污，而一时的盛观，实际也未见有象镰仓初期那样兴旺。不过这时奈良佛教已奄奄一息，以后的声势全让位于净土、禅、日莲三宗了。特别是临济禅宗，由于中国宋末[1]时社会混乱，这一宗的高僧为避乱而逃到日本的很多，北条氏对此宗深为皈依，因而此宗广泛传播于上流社会，经南北朝而到室町幕府，它愈益兴盛，其间对日本武士道的形成影响不小。

禅宗

足利氏末期“应仁之乱”后，文化典籍不受重视，使文学命脉得以延续到后代的，可说是“五山”禅僧的功劳。

当时佛教的中心

临济宗是本期佛教的中心。它所传布的地方主要在镰仓、京都及其附近，而曹洞宗却远达东北和关东，西到中国[2]、四国

① 原文作“明末”，现据正文更正。

② 中国：指日本的中国地方，即现在的冈山、山口、广岛、岛根、鸟取五县。

以西，教化了各地武士。在这以前，因源氏与平氏之战久未停止，战士远离故乡，生命朝不保夕，看到空幻如露的人世，并且对自身无怨而杀敌，无故而夺去他人生命，犯下如此罪孽感到悲伤，因而使宣传往生西方净土的教义深入人心。净土宗的良忠以后，专在东部地区传教，先是净土真宗的亲鸾上人在常陆成立宗派，日莲上人后来在相模布教。政治权力中心转到镰仓以后，佛教在关东地区大为盛行。经过南北朝到了室町幕府时期，将军在京都追求安乐，禅宗就成为其伴侣，短时期沉醉于五山十刹的虚名，但不久京都再次成为兵马蹂躏之地，寺院颓废，僧侣逃散。到了织田、丰臣二氏时代，战云蒙蒙迄未平息，佛教各宗虽均衰落，惟净土、日莲、真宗却在此时奠定了基础。从镰仓武家执政到德川氏在江户建立幕府，有四百余年时间，在政治上形成极复杂的历史，在南北二京的佛教古宗虽曾留下了一些伽蓝名寺，但到织田、丰臣时代巨刹大寺一朝化为灰烬，因此就佛教来讲，最后没有留下值得一顾的东西。总的说来，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为净土宗、禅宗、日莲宗的时代。真宗本是作为净土宗的一派兴起的。时宗以及天台宗真盛派虽然也是这时候兴起的，但仍然不出净土宗的一派或其余支的范围。

净土宗

东部地区的佛教

乱世的佛教

从德川氏掌握政权以来到“王政复古”[①]为止约二百六十余年间，天下民心厌乱思治，不少僧侣以兴隆文教为己志，且有人还俗归儒，讲论治国平天下。更有如天台宗的天海，禅宗的崇传等直接参与政治，对幕府的帮助很大。由于寺院当时与公家[朝廷]，武家[幕府]处于鼎立的状态，德川氏对寺院与公家同样看待，也给以虚位，制定法度，包括寺院、僧侣逐级升进程序在内的各种制度，奖励学业；褒其名称，增加寺田和寺领地，俾使其沦于柔弱境地，以利于武家长期统治。而且在织田氏时期，天主教大举传入日本，宣传

第四期的佛教

文教之世

德川氏的寺院制度

天主教的传入

① 指明治维新。

"天主如来"的功德，教会声势逐渐盛大，达到动辄可能违害国家的

改宗 地步。所以到了德川家光以后，便制定了所谓以"西佛"制"南佛"之法，颁布"改宗"法令，让僧侣掌管户籍，国民必须挂籍檀那[施主]寺，严格寺院与檀那的隶属关系，借以防备耶稣教的蔓延。与此同

神道兴起 时，神道也很兴盛，"唯一神道"采用许多佛教教义附会神典，后来吉川惟足到会津，创立"宗源神道"；转而形成山崎闇斋的"垂加神

神国思想与佛教 道"派，则把神典牵强地附会于朱子学。这虽然显得偏执可笑，但对于"神国思想"的兴起是有很大贡献的。神国思想兴起的结果，也影响到佛教，整个社会上的大儒都排斥佛教，无不崇神，有人指出借寺院与檀那这种关系强迫人家奉佛以兴隆佛教，在古代是未曾有过的。特别是会津的保科正之和水户的德川光国倡导的学风，更成为排佛之源，排佛气焰日见高扬；但由于僧侣已部分地参与到俗政之中，恣于衣食之享受，而对佛教之盛衰，本不介意。

当时的高僧 因此这期间虽有不少高僧辈出，如泽庵、白隐、月舟、卍山、慈云、运敞、普寂、凤潭、灵空、以及隐元、木庵、铁牛等，但对这种局面也无

名宗的割据 可奈何。天台宗、真言宗依靠公家，禅宗依赖武家，净土宗流行于武家和平民，真宗和日莲宗得到下层信仰，各在固定的地盘进行割据，长期停留在沉滞的境地。所以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为各宗持续的时代。总之，德川幕府时期，神、儒、佛、耶稣各教互相交错，佛教起到压制耶稣教的作用，儒教独自与当时的政治结合，处于培养人才和立言的地位，大儒四方辈出，各自分立学派门户。幕府与朝廷之间的矛盾由德川初期就已经积累下来，所谓"神国思想"早已在

国学派 人心内部弥漫，终于兴起了国学羽仓派①，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

---

① 羽仓派，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国学的"正统派"，因创立者荷田春满曾是伏见的羽仓氏养子而得名。其后有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以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鼓吹复古神道、皇权至上主义而著称。

田笃胤的学说接连出现，最后以浩荡的气势提出尊王之大义，是理所当然的。

明治的佛教

神国思想的兴起，打倒了幕府而使政权得以复归朝廷。加上采取开国进取的新方针。佛教终于受其余势的压制，一方面遭到“排佛毁释”之难，另一方面又受到破坏旧势力的新潮流打击，以至于一时失却生气。而且本来德川时期三百余年的佛教，在朝廷、幕府支持下得以恢复势力并逐渐深入社会，现在一旦遭到这种政治激变，原来的寺院与檀那的关系就完全分离，寺院的维持和僧侣的生活，几乎陷于绝路。而且象天台、真言等宗，由于接受了“神佛分离”的命令，把佛陀菩萨的尊像从神社内殿搬出，或加捣毁，或予出卖，甚至让身披袈裟的僧侣转入神社去当祠人。由此迄今，明治时代已三十几年，情况虽不无小变，但僧侣腐败之声独高，大法坠落之悲日深。

现依上述的顺序，将日本佛教史的变迁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可以说佛教的变迁毕竟是经常与政治的变迁互相伴随而发展到现代的。

第一期　三论宗和法相宗时代　（从佛教传入到奈良朝末年，有二百三十年[552—784年]）

第二期　天台宗和真言宗时代　（从平安时代初期到结束，约四百年左右[784—1192年]）

第三期　净土宗、禅宗、日莲宗时代　（从镰仓幕府初期到丰臣氏末期四百余年[1192—1603年]）

第四期　诸宗持续时代　（从德川时代初期到结束，二百六十年左右[1603—1867年]）

第五期　明治维新以后的佛教[1868—1898年]

第一期　三论宗和法相宗时代

[552—784 年]

第一章　佛教的传入及物部、中臣二氏与苏我氏的斗争

佛教初传到本土，东海灵岛之民深深领悟佛陀大悲的圆音，佛法真如终于冲破无明长夜的黑暗，呈现明月般的光辉。史载钦明天皇即位的第十三年［552］十月，百济的明王首次进献金铜释迦佛像一尊和经论、幡盖等物，并上表赞颂弘布佛教大法的功德。其文曰：

明王的表赞

“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辨无上菩提。譬如人怀如意法宝，所求无不如愿①。此妙法宝亦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洎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唎斯致契，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说，我法东流。”②

这是佛教传到日本的开始。我国西边与中国、朝鲜早已相通，往来频繁，因此在这以前也多少知道一些佛教的情况。而且在继体天皇的十六年[522]，梁朝的司马达等③ 来到大和，建筑草堂安置佛

司马达等

① 原文是日本式汉语：“譬如人怀随意宝，逐所须依情。”

② 这段文字出自用汉文体写的《日本书纪》（720 年作），引文仍用汉文。引文据其他史书在文字上作了校订，除上注一段稍有变动外，其他一如其旧。

③ 司马达等，有的书作“司马达止”，或把司马达等与司马达止作为二人。

像礼拜。当时的人都不知此为何物，只是把它看成是异域之神。尽管如此，这还不能作为佛教的正式传入，其正式传入，应是钦明天皇十三年，即在司马达等归化日本后三十年。

钦明天皇对百济王送来佛像非常高兴，对使者说："朕过去没有听到过这样微妙的法理，而且朕亦不能独自决定。"于是敕旨遍询群臣。大臣苏我宿祢稻目上奏说："西蕃诸国已经信奉佛法，本朝怎能不信奉呢？"大连[①]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奏说："我国已有天地社稷之神，今改拜蕃神，恐怕会招致国神之怒。"于是天皇因苏我宿祢稻目的请求，把佛像等物授给他，让他试行礼拜。稻目大喜，施舍出他在向原的房屋安置佛像。此后，因社会上疫病流行，人民死去很多，物部尾舆等人便上奏说这是国神谴责，便把佛像投到难波的堀江之中，放火把伽蓝焚烧干净。从此，物部氏与苏我氏之间的敌视逐渐加剧。

天皇遍询群臣

把佛像赐给稻目

把佛像投入堀江

物部氏是可美真手命的后裔，而中臣氏是天儿屋命的后代，他们都是国家的旧臣，历代建有功勋。其中物部氏，在垂仁天皇朝代担任过十千根、大连的职位，经常参与政治，直到成务天皇朝代。武内宿祢起于孝元天皇[②]末年，首任大臣的职位，此后，大臣与大连共同参与朝政，这时两家已有反目的征兆。苏我氏即出自武内宿祢一族，中间曾经一度势力衰落，而到了苏我宿祢稻目的时候，他把女儿许配给钦明天皇，最后成为大臣。由此可知，物部尾舆等人利用佛教传入的机会与苏我氏相争可知其由来已久，绝非一朝一

物部、苏我两氏敌视的远因

① 大连，相当于"大臣"之职。"连"原是所谓"神系"氏族氏上之姓，参与朝政则称"大连"，兼统辖"连"姓氏族。"臣"也是姓。"氏上"，氏族社会中的贵族。

② 这里叙述的钦明、垂仁、成务、孝元等天皇和物部氏、中臣氏及武内宿祢等都是传说中的人物。史学界一般认为日本大化年间[645—650]以前的历史是传说时代，缺乏可靠的史实根据。

夕之故。在钦明天皇死后，历经敏达、用明、崇峻这些朝代，尾舆之子守屋和稻目之子马子，仍然互相仇视，及敏达天皇死去，用明天皇即位，穴穗部皇子图谋不轨，守屋助他谋划，企图借此除掉马子，夺取政权。用明天皇在位仅二年就死了，守屋等最后想借游猎为名，拥穴穗部皇子即位。苏我马子听说，便奉炊屋姬皇后（敏达天皇的皇后）的诏书，派兵诛杀穴穗部皇子，又和泊濑部、竹田、厩户等各皇子以及重臣商议，攻杀了物部守屋。灭了物部氏，马子等人于是迎立泊濑部皇子即位，此即崇峻天皇。马子开始讨伐守屋的时候，曾祈祷说："战若胜，将为上天诸位善神建立寺塔，弘布佛法。"此时，便在飞鸟地方建造法兴寺。司马达等后被赐姓"鞍部"。在物部、苏我二氏相争之际，他常担任兴佛事务，曾到播磨迎高丽僧慧便入宫。他的女儿司马岛，十一岁即出家，号"善信尼"，曾往百济受戒；他的儿子多须奈，在用明天皇临死之际，为天皇出家修道，称"德济"；有名的"鸟佛师"，即是多须奈之子，司马达等之孙。

（马子、守屋的仇视）（守屋和穴穗部皇子共谋）（物部氏灭亡）（司马达等及子孙兴佛）

苏我马子除掉物部氏之后，逐渐骄横起来，杀死崇峻天皇，蛮横已极，在拥立推古天皇后，更加专权。在此之前，中臣镰子之子胜海，与物部守屋联合与马子对抗，但他在守屋之前被暗杀。中臣镰足是胜海之弟，黑田之孙，御食子之子。苏我马子之子虾夷、孙入鹿，世代专横跋扈，骄奢无度，以万乘之尊自拟，暗中抱有野心。当时的皇子当中，中大兄和大海人是皇后所生，古人大兄是苏我氏所生。然而古人大兄依仗外戚苏我家族的威势，嫉妒圣德太子之子山背王的名望，把他攻杀，企图入继皇极天皇之位。中臣镰足乃与皇子中大兄合谋，决定在皇极天皇四年六月接见三韩使臣的日子，于太极殿杀死苏我入鹿，又派兵诛杀其父虾夷。据说，兴福寺丈六释迦佛的尊像，就是中臣镰足为诛杀苏我入鹿而

（苏我氏蛮横已极）（中臣镰足）（镰足与中大兄皇子共谋）（苏我氏灭亡）

许愿建造的。

第二章　推古朝的兴佛和圣德太子的出世

最初，就在苏我、物部二氏相争的时期，佛教三宝从百济、高丽不断东传日本。到了苏我氏专权以后，佛教更加兴盛，百济的寺工、炉盘工、瓦工、画工等随着一些僧人来到我国。苏我马子向这些僧侣请教戒律，派善信尼等人去百济受戒，此后受戒出家的人逐渐增多。马子又督使来日的工人修建寺塔佛像。由于内外的支持，佛教三宝非常兴隆。推古天皇此时即位，立厩户皇子为太子，委以处理万机之大权，苏我马子仍任大臣要职。二年二月，发出兴隆佛教三宝的诏书，皇太子及大臣苏我马子等人自负兴佛的责任，从前朝以来相继到日本的百济、高丽僧人和群臣予以协助。到了推古朝，来日的高僧更见增多，其中有高丽的慧慈，百济的慧聪等，都在法兴寺的新堂说法。他们学德兼优，被称为佛教三宝的"栋梁"。特别是慧慈，为皇太子讲佛教教义。不久，百济僧观勒来日，送来了历书和天文、地理、遁甲、方术的书，朝廷选派书生跟他学习。十二年甲子，由于有观勒的赠书才开始用历书，纪年月。其他如高丽僧昙徵，兼通佛、儒，又精于绘画、工艺，首次传入颜色和纸墨制造法。此后，高丽僧慧灌到日本讲三论宗。僧正、僧都的任命，也在推古朝的末年。

（推古天皇即位前佛教东传日本）（推古天皇即位）（推古朝来日的高僧）

寺塔的兴建工程，从推古朝的初期就已盛行，在其元年，把已在用明天皇时动工的四天王寺迁到难波的荒陵修建，不久又兴建法隆学问寺。推古朝四年十一月，前朝以来马子因还愿而兴建的法兴寺落成，过了几年，又计划在该寺造佛本尊像。到了十三

（推古朝兴建寺塔）（四天王寺法隆寺及法兴寺）

法兴寺的丈六佛

年四月，又奉命准备建造铜绣丈六释迦佛像各一尊。高丽王听说这一盛举，遥赠黄金三百两以作赞助。天皇敕旨，由鞍部鸟主持这一工作。经过一年的设计经营，两尊佛像以及侍像都竣工建成，于是安置在法兴寺的金堂，在十四年的佛诞生日，举行了盛大的佛像开光斋会。此后就成了惯例，每逢四月八日和七月十五日，都举行斋会。此即为后世浴佛节和盂兰盆会的起源。建造这样的大佛像是空前的盛事。在这前后，还有法隆学问寺、四天王寺的落成；法隆寺的金堂内安置有用明天皇许愿兴造的药师佛，四天王寺里则安置有皇太子供奉的四天王像。不久又建造了蜂冈的广隆寺、中宫寺、菩提寺、法起寺、妙安寺、金刚寺等，到推古天皇末年，已建寺院四十六座，僧尼数达一千三百多人。其规模之宏大可想而知。其中尤以法兴寺、法隆寺、四天王寺等，殿堂齐备，最为壮观。于是，在推古朝，已使前几朝以来的佛教面貌为之一新，当时佛教兴隆一时的情况，可以想见。这虽然因为有天皇的圣旨，但担任政治大任的皇太子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由于皇太子是三十余年兴佛的支柱，所以他的一生也就是当时佛教兴隆的历程。

浴佛节、盂兰盆会的起源

寺院及僧尼的数字

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名厩户，是用明天皇的第二皇子，母亲是穴穗部间人皇后。他生于敏达天皇三年正月元旦，自幼聪明，出类超群，对于从百济等国传来的书籍，随得随讲读。年甫十四，就参加讨伐物部守屋的军事活动，在推古天皇初年被立为皇太子，掌摄政大权。摄政之职，大概是从圣德太子开始有的。太子从慧慈学佛，随博士觉哿学儒，而且都能精通。推古朝六年四月，他奉敕讲《法华经》、《胜鬘经》，此后又多次开讲，上自天皇、诸王、王女，下至百姓大众，都是他每次讲经的听众。十二年制定宪法十七条，其第二条就是“应崇敬三宝”。在此前后，他又劝天皇对贫民施行医药救济。十五年七月，他派大礼小野妹子为使到中国隋朝联系邦

宪法十七条

交，求取经论；十六年四月，妹子一度回国。同年九月再派妹子为使赴隋，率有留学生和学问僧多人。一行中有舒明天皇末年在宫中讲《无量寿经》的慧隐。总之，和中国的交通是由皇太子为求取经论而开辟的。以后，太子撰《法华经》、《维摩经》、《胜鬘经》的义疏，并颁给畿内各地。太子还到处修建寺塔，救济贫穷。推古朝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妃子菩岐岐美姬去世，第二天二十二日，太子去世，时仅四十九岁。消息传到各地，百姓如丧慈爱父母，哭泣之声充塞大街小巷。高丽[1]僧慧慈听说太子去世，为之举办追悼法会，说要随太子而去。圣德太子有山背大兄以下王子、王女十余人，都同太子一样信仰佛教三宝。

太子作《三经疏》

第三章　三论、成实两宗的传入

佛教初次传入日本以来，虽然三韩来的僧人和其他来日的僧人很多，但他们到底宣扬哪些教义，现已全部失传。从圣德太子所著的义疏引用提婆的空宗很多来看，其师慧慈当是三论宗系统的僧人。推古天皇十年，从百济来的观勒僧正，显然属三论宗系统，但他并没有大力宣扬其教义。推古朝三十三年，来日的高丽僧慧灌僧正开始宣讲三论宗的"八不中道"的教义。因此，古来以慧灌为日本空宗的始祖。慧灌曾入唐从吉藏受教。成实宗在中国虽然一度压过三论，但传到日本却未独立成宗，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三论的附宗，大概在开始是与三论宗同时传入的。直到天武天皇[673—686]时，百济僧道藏才注有《成实论》疏，并加宣讲。

佛教初次传入以来的宗派

日本空宗的始祖

成实宗是附宗

慧灌僧正到日本时，适逢大旱，奉旨讲"三论"求雨，结果有效，因而被授为僧正。在他以前观勒已受任僧正接着慧灌接受任命，因此观勒是第一僧正，慧灌是第二僧正。慧灌在孝德天皇大化二

慧灌僧正

[1]原书作"百济"，据前文改。

年[646]奉旨在宫中宣讲"三论"，讲完之日，列席为听众的慧师、慧轮、智藏等都被任命为僧正。慧灌开始住元兴寺，后来到河内[在今大阪]志纪郡开井上寺，并住在此地兴隆三论宗。

在慧灌僧正以前传入日本的佛教虽然不清楚其宗派，但据当时中国、三韩的情况来推测，大部分应属于三论、成实二宗。到慧灌僧正讲演"三论"的时候，才可以说日本开始有了一个佛教宗派。

日本佛教宗派的开端

因此，三论宗是日本有佛教宗派的开端。这是自钦明十三年以后七十余年的事情。慧灌的门徒很多，从僧旻、福亮、智藏、慧师、慧轮诸僧正起，到以架设宇治桥著名的道登及慧云、灵云、慧妙、常安、慧邻、智国等皆出其门下，他们都曾入唐求法。福亮僧正本是中国吴人，归化我国后剃发为僧，受教慧灌门下。智藏僧正是福亮在俗时之子，也跟慧灌学法。他们都是入唐求法的高僧，而以智藏僧正最有名。他的门下出了道慈律师以及智光、礼光这三个高徒，日本的三论宗从他以后更加兴盛。通常把慧灌、智藏，加上道慈合称为三论宗的"三传"。

三论宗的三传

道慈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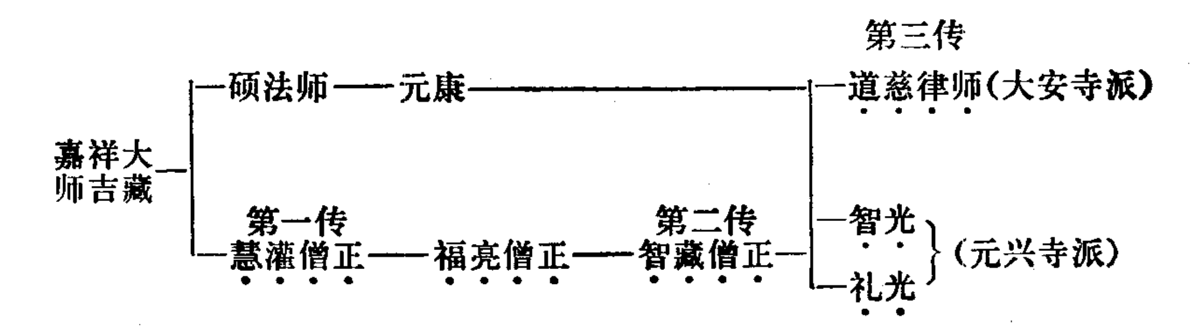
道慈律师，俗姓额田氏，和州人。从智藏僧正学"三论"，又随义渊僧正在龙门寺学"唯识"教义。大宝元年[701]，他乘遣唐使船入唐，从吉藏的法孙元康受空宗的奥义，又历访各宗名僧，据说他共传入六宗(法相、三论、律、成实、华严、真言)。道慈性情严峻，不媚权贵，归国后住大安寺，与神睿并为当时佛门的俊秀。后来他隐居于竹溪山寺，因感叹当时很多僧尼违法犯戒，著有《愚志》一卷。

智光、礼光

智光、礼光两位高僧的事迹，现多失传。他们建立了仙光院，传布三论宗，又归命于阿弥陀佛，创立了极乐房，并安置有西方极乐依正图，此即为"智光曼荼罗"。智光、礼光的门徒有灵睿、药宝，其流派的中心在元兴寺，故被称为"元兴寺派"。道慈律师下传于善议、庆俊，其流派以大安寺为中心，故称为"大安寺派"。因为成实宗已

三论的两派

为三论的附宗，所以不另谈它的传授源流了。



第四章　三论、成实两宗的起源及其教义

三论、成实两宗的关系

三论、成实二宗之间虽有大、小乘的区别，但二者皆起源于印度，且其教义方面有出于同样论旨的内容。因此古来把成实宗称为“小乘空宗”，把三论宗称为“大乘空宗”。两宗在教义上既然有这种关系，所以无论其传到中国也好，传到日本也好，都是互相协同的，而且经常成为其他各宗的先驱。

宗名的由来及三论

三论宗传入中国的开始

《成实论》

三论宗的教义是根据《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三论提出的，并因此得名，其中《中观论》和《十二门论》是龙树作其本颂，青目写有长行释疏；《百论》的本文是提婆作的，婆薮述其注释。西域龟兹国[1]的三藏鸠摩罗什从沙车国[3]王子须耶利苏摩受“三论”传授，姚秦时传到长安，把梵文译成汉文，并传播其教义。这是印度三论宗传入中国的开始。罗什同时又传译出《成实论》。此书为成实宗所依据的经典，是印度诃梨跋摩的著作。它比较探讨了小乘二十部的教义，特别反对萨婆多部[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因此它的教义与

① 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
② 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县。

小乘的俱舍宗不同，反而有的地方与大乘三论宗相同。

中国三论宗的传承

三论、成实二宗一并由罗什传入中国后，曾盛极一时。三论宗古来是从罗什开始，中经道生、昙济、道朗、僧诠、法朗等泻瓶传承的、到了隋朝的吉藏，三论宗教义有很大发展，使印度的三论宗增添前所未有的精华。吉藏即嘉祥大师，是日本慧灌僧正受法之师。

三论宗的教义

二藏及三转法轮

吉藏最早以“二藏”和“三转法轮”解释教相，以“八不中道”确定教旨。“二藏”是说在佛教中有声闻藏和菩萨藏二部；“三转法轮”是说“二藏”之中心无非是显彰一理。就是说，以华严的一乘教为“第一根本法轮”，以其他的三乘教统称为“第二枝末法轮”，而以法华的一乘教称为“第三摄末归本法轮”。虽说教相前后不同，但教旨彼此相通，不外乎显彰一理，只是其显彰的方法，即三轮的说法有所不同罢了。这里所说的一理，是所谓“天真独朗”的，然而却被人们的邪见所隐蔽。所以要显彰此理，首先必须打破一切邪见，但邪见的种类非一，因而破除邪见的教相不能只有一样。这虽然同为显彰一理，但在说法上却产生了三轮的差别。教相虽有种种不同，但最后都归到破邪与显正两个方面。破邪、显正实际是三论宗的纲领，并且是一代佛教的纲领。若将破邪、显正加以根本的分类，则离不开“不生、不灭、不一、不异、不去、不来、不断、不常”这“八不”。以这“八不”指出“中道实相”，称作“八不中道”。

八不中道

成实宗的教法传承系统

成实宗如同三论宗，在教法传承系统上虽有不明确的地方，但从罗什以后，有僧睿、僧嵩、僧渊、昙度（以上属北方成实宗）以及弘称、僧柔、法云、智藏、僧旻（以上属南方成实宗）等名僧辈出，在梁朝时代实际竟凌驾于三论宗之上。成实宗的教义是依据《成实论》，而《成实论》的主张不外是我法二空论。即，从世俗谛方面说，我、法是并存的，从真谛方面说，无我也无法；不是我、法俱空，就没有真正的涅槃，所以，我们要宣扬，必须破除我、法存在的见解，而观

成实宗的教义

我法二空

我、法二空之理，以欣求涅槃。

以上三论、成实二宗，传到中国后，在教义研究史上颇有成绩，而在我国，只是在研究的精细方面有可观之处。

第五章 法相宗的传入及该宗的高僧

道昭僧都

三论宗传入后经过三十余年，在齐明天皇[655—660]朝，道昭大僧都传入法相宗。俱舍宗是法相宗的附宗，大抵是同时传入日本的。道昭俗姓船连，河内丹比人，是百济王辰尔的后代，父名惠尺。他在白雉四年[653]五月，随遣唐使赴唐，受教于玄奘三藏，并且傍学禅宗。在唐七年，归国后住元兴寺，盛张法筵。他周游各地时，在路旁凿井，于渡口设船，做了许多其他有利于民众的事情。在文武天皇即位的第二年[698]，他以七十二岁圆寂于元兴寺禅院。据他的遗言，举行火葬。这是日本举行火葬的开始。齐明天皇四年[658]七月，即道昭赴唐后的第五年，智通、智达二人又乘新罗船西航赴唐，跟玄奘和窥基(慈恩大师)学法相教义。到大宝三年[703]，智凤、智鸾、智雄等人奉旨赴唐，跟智周学唯识教义。以上的三传中，第一、第二两传，合称为"南寺传"或"元兴寺传"，而把第三传称为"北寺传"或"兴福寺传"。

智通、智达入唐

智凤、智鸾、智雄入唐

法相寺的两传

在南寺，道昭、智达下面有行基菩萨。在北寺，智凤僧正下面有义渊僧正。行基也曾受教于义渊。奈良朝[710—784]时的法相宗，到义渊以后教派势力有很大发展。义渊僧正，俗姓市往氏，其父母情况不详。天智天皇把他收养在冈本宫，稍长，深信佛教三宝，遂奉旨出家，在元兴寺以智凤为师，以后开了龙门、龙盖、龙福寺等五个龙寺，大力培养门徒。行基、玄昉、宣教、良敏、行达、隆尊、良辨等人，被称为渊门七高足。三论宗的道慈，实际也是出

义渊门下的七高足

于他的门下。所以,也有渊门八高徒的说法。义渊受到天智、天武、持统、文武、元明、元正、圣武七朝的崇敬,其学、德都是当代最高的,官至僧正,神龟五年[728]十月圆寂,年六十多岁。

行基菩萨

行基菩萨,俗姓高志氏,是和泉国[在今大阪县]大鸟郡家原人,十五岁出家,入药师寺,后来在道昭、义渊门下学《瑜伽》、《唯识》妙义。他三十五岁时回到故乡,从此周游各地,大力从事弘法事业。

行基的弘法事业

常常沿街行走独自高唱阿弥陀佛的名号,道、俗跟随如市,当时人们一听说行基到来,都出来礼拜。他的足迹所到之处,建寺院、掘池塘、开荒地、架桥梁、修道路、筑港湾、救济贫民,帮助医病,几乎走遍六十余州。他所建立的寺院,仅在畿内地区据称就有六十九所。象菅原寺、昆阳寺等有名的寺院很多。从难波通到西国的航路,每隔一日路程设置一个港湾,又开凿难波的堀江,在木津川、泉川等河上架设桥梁。有马温泉也是他所开辟的,施药院等就建在此地。其他事业不胜列举。当时人尊敬他的德行,称之为菩萨。到圣武天皇[724—748]时,他帮助天皇建成了国分寺和东大寺,自任东大寺的劝化之事,天平十七年[745]正月,一跃受任大僧正。大僧

大僧正的开始

正的官位始于此时,此后二百余年不见此名。接着,他又担任天皇、皇后、皇太后出家的戒师。天平感宝元年[749]二月,他把所写遗诫留给弟子,以八十岁高龄寂于菅原寺。据说他亲度的弟子有一百余人,受菩萨戒的弟子达三千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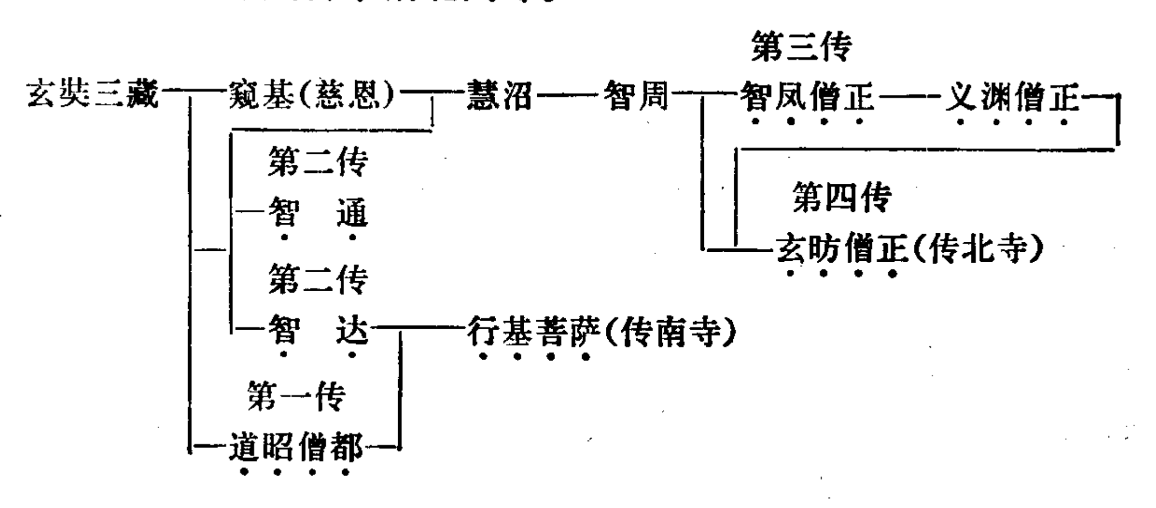
玄昉僧正

义渊僧正门下七高足当中,传记详细的很少,只有玄昉僧正名望最高。玄昉,俗姓阿刀,养老元年[717]三月乘遣唐使船赴唐,跟智周学习法相教义,在唐十八年,玄宗皇帝爱其才学,授位准三品,并赐给紫袈裟。天平六年① [734] 十一月,他带着藏经归国,住

① 原书是天平十六年,查史书应为天平六年。从养老六年到天平六年正是十八年。

在兴福寺。古来把道昭、智通和智达、智凤、玄昉并称为法相宗的四传。天平九年天皇下诏赐给他紫袈裟，准予出入内道场。其势倾朝，其行为稍有背于沙门本旨。天平十七年被任为筑紫观世音寺的别当，并赴太宰府①去主持该寺营建工作，第二年完成。在寺院开供之日，他突然死去。玄昉的弟子有善珠僧正。行基之下有胜虞僧都。分别传承南北两寺。

法相宗的四传



第六章　法相、俱舍两宗的起源及其教义

法相宗与俱舍宗的关系，很象三论宗与成实宗的关系。法相、俱舍二宗同起源于印度，虽然它们的教义有大小乘的区别，但是彼此俱取相同的理论。所以从古以来把俱舍宗称为“小乘有宗”，而把法相宗称为“大乘有宗”。由于有这种教义的关系，二宗相携一起传到中国和日本。法相宗虽然广泛依据六经十一论而创立，但是它主要是依据《瑜伽论》、《唯识论》建立教义。所以它有唯识宗或瑜伽宗之名。《瑜伽论》虽然是弥勒所讲说的，但却出于无着

法相、俱舍二宗的关系

《瑜伽》、《唯识》二论

① 太宰府，在筑前(在今福冈)，管理九州、对马、壹岐，兼管当地外交、国防。

之手。《唯识论》的本颂虽系世亲所作，但其释论是护法等十大论师作的。护法的门下有戒贤，他在中印度的那烂陀寺大力宣扬《瑜伽》、《唯识》的教义。当时中国唐朝的玄奘到达此地，亲自谒见戒贤，彻底究明此宗奥义。俱舍宗是依据《阿毘达磨俱舍论》而创立的，故由此得名。《俱舍论》与《唯识论》一样，都是世亲的著作，这是批判性地研究小乘二十部中的萨婆多部的《发智》、六足论①以及《大毘婆沙论》的总结。此宗在印度也极为流行，玄奘在该地汇总并研究众论，把它传到中国。

玄奘三藏入印

《俱舍论》

法相、俱舍两宗传入中国的开端

玄奘在印度留学前后十七年，贞观十七年[643]回国，所以这是把法相、俱舍二宗传入中国的开端。在此之前，虽然真谛已把《俱舍论》传到中国，但并没有大力传播，而玄奘以后，法相、俱舍二宗在中国盛极一时，因此把传入二宗的功劳归诸玄奘。据说玄奘有门徒三千，达者七十，高足四人；他把法相的教义传授给慈恩大师窥基，把俱舍的教义传授给普光、神泰二人。因此玄奘虽有传入这二宗的功劳，但法相宗在窥基以后才有大的传播，俱舍宗则依靠普光、神泰二人而兴起。所以，窥基是中国法相宗的初祖，窥基之下有慧沼，慧沼之下出了智周，这三人合称为法相宗的三祖。

中国法相宗的初祖及三祖

法相宗的教义

三时教

法相宗以“有、空、中”的“三时”来解释教相，以“遍、依、圆”的“三性”来明辨教理。其所谓“三时教”，是说释迦牟尼佛一代的说教有三期之别，第一时，有教(《阿含经》等)；第二时，空教(《般若经》等)；第三时，中道教(《华严》、《解深密》等)，最初二时，都不是“真实了义”之说，唯独第三时才是“真实了义”之说，本宗之说即与此时相当。所谓第三时的教义，是具备“遍、依、圆”三性的说教。

三性

所谓“遍、依、圆”三性，即把世界万有解释为三种性状，其一是“遍

① 六足论：异门足论、法蕴足论、施设足论、识身足论、品类足论、界身足论。是说一切有部的六部论书。

计所执性”,其二是“依他起性”,其三是“圆成实性”。世界万有虽多,但概括起来则不出五位① 百法。对于这百法,凡是人所见的,就是“遍计所执性”,其真实体性就是“圆成实性”,其差别性现象就是“依他起性”。就“依他起性”来说,则有八种“心王”和五十一种“心所”,而且在这些心王、心所之中必有“四分”(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法相宗试图以这个道理创立万法唯识的教旨。既然万法唯识,那末我们就要首先深入观察和彻悟唯识的教义.最后可达到真如的妙理境界。破迷觉悟之法,唯在于此。

俱舍宗的教义

俱舍宗因为是小乘,所以不进行教相判释。其教义与成实宗相同,不外乎“四谛”、“三法印”②。它们虽同属小乘,却不可不知俱舍与成实的区别。

俱舍宗与成实宗

它们的区别虽多,但可概括为“我法二空论”与“我空法有论”这样大的差异方面。此外,《俱舍论》虽然原是依据《发智》、六足论、《大毘婆沙论》而作,也不是说它与《发智》、六足论等完全没有不同的地方。例如,以二十四种的“不相应行法”来讲,《俱舍论》把它作为“实物”,而《发智》等认为它不是“实物”。俱舍宗对万有客观地进行分析,得出五位、七十五法;又主观地进行分析,得出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人们由于烦恼而造了种种的业,因业而生死轮回于三界的火宅,永不停止,因此我们应当断绝烦恼的关系;烦恼的关系一断就不再造诸业,不造诸业所以死而不复生,这就是达到涅槃。

以上的法相、俱舍二宗,只是把在印度的教义传入中国,把中国的研究带到了日本,到日本后,虽然研究十分精细,但在教义的根本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动。

① 五位:即“心、心所、色、不相应、无为”。

② 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印,确定教义者。

第七章 大化革新以后的趋势

中臣镰足帮助中大兄皇子消灭了苏我氏，迎立轻皇子，轻皇子坚持辞让给古人大兄，古人大兄剃发逃避到吉野，轻皇子即位，这就是孝德天皇[645—654]。他立中大兄为皇太子，以中臣镰足为内臣，政治大权垄断在这二人手里。当此之时，日本与中国唐朝的交往逐渐频繁，文化输入也相应地增加，然而当时氏族制政治的弊害已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在文化交流的影响之下，终于打破了这种氏族制政治的局面。朝廷依照所谓"班田收授法"把"口分田"均等地授与农民，以堵塞土地侵夺兼并的道路；在诸国设置国司；朝廷制定八省、百官制，使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这就是所谓"大化革新"。"大化革新"的一切措施都是由有入唐留学生的参与而实现的，其中被任命为国博士的僧旻及高向玄理等人贡献最大。"大化革新"不仅使政治发生这样的大变化，而且也使佛教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大化元年[645]，在百济大寺召集僧尼，颁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首次任命十师，又设置法头检查全国各寺的僧尼，对于僧尼脱籍的寺院，都要施给土地，此外，对于上自天皇下至"伴造"[①]所造的寺院不能营造完成的，天皇都予以帮助。

孝德朝的佛教

佛教的全新时期

天皇一向深信佛法而轻视神道，加上皇太子与中臣镰足也信佛，因此他们大力推行佛教。另一方面，当时急于输入物质文明，而其媒介者又大多是僧侣，无疑他们对于兴佛也有很大帮助。就拿入唐留学生来说，其中一大半是由僧侣充任，包括慧灌僧正的门徒在内，还有镰足的长子多武峰地方的定慧、辨正僧正以及道昭僧都、智通、智达、智凤等人，其数之多，不可胜计。因为他们有才能，

佛教与物质文明

① 伴造：日本古代的下级官吏，一般负责管理部民，从事工艺等专门业务。

朝廷让其中不少人还俗，以供使用。当时僧侣参与外交事务，担负接待外宾之任，又经常在寺院接待。由此足可想到当时的情形。至于建筑、绘画、工艺、美术，以及算术、历法、天文、医学和其他技艺方面，得力于入唐的留学僧和来日外国僧者亦不少。

从孝德天皇，经过齐明、天智、弘文三朝，即自大化革新过了三十年左右到天武天皇［673—686］朝时，佛教仍异常兴隆。天皇也深信佛教，常到各寺举行法会，礼拜佛像，并让在宫中及诸国讲读《仁王》、《金光明》等经，还进行安居［坐夏］；公布大赦令，优待僧尼，整备针对寺院僧侣的法制；他又下令各国①，每家必须建造佛堂安置佛像、经卷，进行拜佛，佛教的传播逐渐遍及各地。日本各户所供的“内佛”，就是起源于此。此后的持统天皇［687—696］以天武天皇的皇后身份即位，她继承先帝的遗志。东北从陆奥、越州等地，西边远达大隅、阿多等地，全国的寺院多达五百四十余所。在文武天皇［697—706］大宝二年，开始在各国任命“国师”。

佛教传播到地方

国师

从孝德天皇到圣武天皇，其间约有八十年左右。以天武天皇朝为中心，其前后各三十年，到元明天皇［707—714］进入迁都奈良的时期。元明、元正两帝在位共二十年左右，此后便过渡到圣武朝。在此之前，天智天皇朝制定了“近江令”，到文武天皇时又公布“大宝令”，大化革新至此才完成成文法。此后，兼并的旧弊逐渐恢复，地方豪族和寺院的檀越大都假借寺田的名义占领田地，甚至完全控制寺产而不许僧侣从事佛事，僧侣不得不到民间帮工以维持生计。因而出现房舍不修，牛马杂聚，门庭荒废，佛像埋于尘土之中的凄凉景象。为了振兴败落的佛法，天皇最后在灵龟二年［716］发布了合寺令，并且在养老五年［721］派七道观察使和太宰府巡查各寺，

元明、元正两朝的佛教

寺院的荒废

合寺令

① 国是日本古代的行政区划之一，相当于现在的县，但范围比县略小。“各国”与“各地”意同。

并合并寺院。此外，由于豪族兼并的结果，产生了许多流民，他们为了逃避课役，离开了原籍，或者沦为资人①，不然就得剃度出家；这样，为求食糊口而出家为僧的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不良僧徒假借预知祸福，宣扬邪道，花言巧语迷惑人民，以致社会上诈骗之徒大量出现，其害不可胜言。于是在养老四年[720]建立制度，严禁随意剃度出家，对于有学业造就的人，特授"公验"②才许出家。可见元明、元正两朝的佛教，恰好处在大化新令的弊害陆续出现的时候，在这种影响下面，一时境遇是相当悲惨的。

不良僧徒大量出现

公验

第八章 东大寺及国分寺的建立

日本古代的政治是所谓"祭政一致"，其后政教虽分离，但仍然深深保持崇敬祖宗神明的习俗。佛教传入后，又与佛教思想结合，经过许多世代，到圣武天皇时达到顶点，以为冥、显一致，才能使国家平安，人民康乐。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终于着手在各地建立国分寺，在京城则准备建立东大寺。关于国分寺的由来，其起源颇早，特别在天武、持统两朝就有萌芽，开始是朝廷把《金光明经》颁发各地，让臣民讲诵，此后又颁发《仁王经》、《般若经》，而到文武天皇朝在各国任命国师。到圣武天皇朝，更得到进一步发展，以《最胜王经》代替《金光明经》，并让各国另备《法华经》，命令各地修造丈六的释迦佛像及侍者菩萨像，又让各国修造七层塔各一座。天平十三年[741]三月，圣武天皇发布建立国分寺、国分尼寺的敕命，重申建造丈六佛像和七层塔的旨意，并让抄写《最胜王经》、《法华经》各

建立国分二寺的敕命

① 据"大宝令"，"资人"是朝廷赐给五位以上官员充作杂役的人。

② "公验"，僧人受戒后由官府发给的证书叫做"公验"，详见本书第120页 注①。

十部。天皇还准备亲写金字《最胜王经》各塔送存一部。又规定，凡僧寺有二十僧者，可施以封户五十，水田十町①，名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尼寺有尼十名，施给水田十町，寺名“法华灭罪寺”。并命在各地选择最好地点修建国分寺。十六年七月，行诏于畿内七道，要各国取出正税四万束[稻]，分给僧、尼二寺各两万束，每年贷借出去，以其利息永供建寺之用。以后虽屡有造寺、造像之事，但到圣武朝结束，修造工程并没有全部完成。

东大寺和大和法华寺

统辖国分寺的是东大寺，统辖尼寺的是大和法华寺。在树立这些事业的过程中，行基、良辨等高僧虽出力不少，但大力协助的却是光明皇后。特别是尼寺以及法华寺，完全是按她的主意兴建的。法华寺是由皇太后宫子施舍其宫殿改为尼寺的，此即总国分尼寺。东大寺是总国分寺，天皇准备建立此寺，虽说较早，但开始发愿铸造大佛，在天平十二年。天平十五年[743]十月，圣武天皇先发布铸造昆卢舍那大佛像的诏书，诏敕说：“有天下财富者朕也，有天下权势者亦朕也。以此财富权势而造此佛像，事成易，心至则难。唯恐徒劳人力，不能感圣，或生诽谤，反陷罪辜。是故有智之人，恳发至诚，可招祥福。”最后又说：“若有持一草、一土而愿助造像者，有司应许之。国郡等司，不可借此事而侵扰百姓，强行收敛”，用心之深是值得尊敬的。以前，天皇最初想把佛像建立在近江[今滋贺]滋贺，迁都恭仁后，仍常往来紫香乐宫②，终于再次迁都滋贺，在甲贺寺开始建造大佛像的事业。天平十六年十一月，开始造模像，建立骨柱。当时天皇亲自为之拉绳。但是滋贺这个地方本来不适于盖宫殿，很多百姓也都请求返回旧都平城③，同时，甲贺

铸造大佛像的诏书

滋贺甲贺寺建造大佛像

① 一町合99.15公亩，14.87多市亩。

② 紫香乐宫，在近江国[今滋贺]，下面提到的甲贺寺也在它的范围内。

③ 在元明天皇和铜三年[710]，曾建都平城(奈良)，故此称“旧都”。

寺的工程也不如意，天皇便再次定都平城。天平十七年［745］八月，在东山建筑大佛地坛，天皇亲自以袖运土砂，加佛座。此地即“不空羂索院”，后改称“金钟寺”；成为“大和金光明寺”，后来变为“总国分寺”。天平十九年开始铸造大佛像，到天平二十一年完成，其间一再修改，因而称为“三年八次改铸”。然而当时，日本不产黄金，佛像已造成，而涂金工程不能进行。天皇敕诏各神社佛寺，命其祈祷产金。当时陆奥［今青森］守百济王敬福，上奏说他管辖内的少田郡（金华山）出产黄金，并把黄金献上。天皇大喜，率皇后、太子以及百官礼拜大佛，在佛前自称“三宝之奴”。天平胜宝四年［752］正月，下诏从正月三日到十二月三十日，禁止全国杀生，对沿海的渔民，按人数日给稻米二升。此年四月九日，在佛像涂金将半的时候，举行盛大的佛像开光供养会，天皇亲率百官亲临，请到一万僧，有隆重的音乐歌舞的仪式。这是自佛法传入日本以来的空前盛举。天竺沙门菩提仙那担任这一法会的导师。世称东大寺，是“四圣”建立的伽蓝。（四圣是：圣武天皇<观音>发愿，良辨僧正<弥勒>奠基，行基菩萨<文殊>劝化，婆罗门僧正<普贤>导师。）第二年正月，工程结束，朝廷施给东大寺封户五千、水田一万町，圣武太上天皇亲自写愿文刻碑，垂范后世，碑文曰：“以世代国王，为我寺檀越。若我寺兴复则天下兴复，若我寺衰弊则天下衰弊”，并告诫后世不道之主，邪贼之臣，苟犯此命，必堕地狱，永无超脱之期，诸天善神，必兴大祸，永灭其子孙。从这点上可以知道，当时此寺是怎样受到重视的。

（旁注：奈良东山建造佛像；由陆奥贡献黄金；大佛开光供养会；东大寺金铜碑）

第九章 华严宗的传入和起源及其教义

一般地说，在奈良朝传播的佛教按其宗派进行分类，三论宗和

奈良佛教宗派的分类

法相宗属于权大乘教，而成实宗和俱舍宗是小乘教。由于这四宗都根据“论部”创立宗派，所以称为“论宗”。律宗是“分通大乘教”，因为依据律部创立，所以名为律宗。除了上述论宗、律宗之外，其他依据“经部”创立的宗派就是所谓经宗；而属于“实大乘教”的称为华严宗。《华严经》传到日本是相当早的，在元正天皇养老年间[714—723]，天皇为追善修福曾已让人謄写了《华严经》。但讲解《华严经》却是在圣武天皇以后。天平八年[736]道璿律师来到日本，据说带来许多《华严经》的章疏，而且与他同船的婆罗门僧正也经常诵读《华严经》，由此看来，日本的华严宗无疑就是由他们兴起的。当时新罗的审祥高僧来到日本，住在大安寺，他精通华严宗深义。开始无人知道他的德能。恰巧良辨僧正深怀兴隆华严宗的愿望，在天平十二年，他为灵梦所感，请审祥到金钟寺道场首次开讲《华严经》。这是日本华严宗兴起的开始。所以，一般把审祥看作本宗的第一祖，把良辨看作第二祖。

《华严经》的传入

高僧审祥

日本华严宗兴起的开始和华严宗的一、二祖

良辨僧正

良辨僧正，江州[近江，今滋贺]人，俗姓浅部氏，虽然民间对他有种种不同的传说，但身世不详。据说，良辨二岁时，母亲领着他到桑林里，忽然被大鹫捉去放到大和春日祠① 前，义渊僧正见而收养。稍长出家，一面服侍义渊僧正，一面学习法相宗义。后来退隐东山，建筑一个小堂，安置自刻的执金刚神像，日夜练心修行，时人称之为金钟行者。圣武天皇闻其德风，特别敕赐不空羂索院。此后就改称金钟寺。这是天平五年[733]的事情。以后审祥于此寺前讲说《华严经》，把金钟寺当作弘布华严宗的道场。后来东大寺就建立在这里。良辨首任东大寺的别当，司寺务，兼法务；其官职从僧都升到僧正。宝龟四年[773]闰十一月十六日他八十五岁时圆寂。良辨的徒弟有实忠。在实忠以后虽有等定、正进继承此宗，但

① 春日祠是春日明神的神祠，为法相宗所尊奉，亦称为“慈悲万行大菩萨”。

已不见良辨在世时那种盛况了。

奈良佛教中的中国宗

在奈良六宗之中，可称为中国宗的只有华严一宗，其他如三论、成实、法相、俱舍等，都可称为印度宗；至于律宗，其教相的判释直到道宣等人才完成，其教义即戒法则是从印度传来的，并不是传到中国兴起的。华严宗的经本虽然原来是从印度传来，但其教相的判释、教义的组织，无一不是在中国完成的。华严宗依据《华严经》创立教义。《华严经》东晋时由觉贤三藏翻译。此后虽有不少高僧硕学研读此经，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宗派。直到隋末唐初之际，杜顺禅师才确立本宗的纲纪，其门下智俨大师根据师说进行了整理，他的下面又出了贤首大师法藏，使华严宗教义全部完成。贤首之后有澄观、宗密二人，再兴了贤首的教义。因此，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称为五师，是中国华严宗的五祖。就是说，杜顺为创始人，而集其大成的是贤首。贤首实际是中国华严宗之大祖，又是日本华严宗初祖审祥的老师。因而东大寺的传承关系，是以审祥为华严宗的第四祖，以良辨为第五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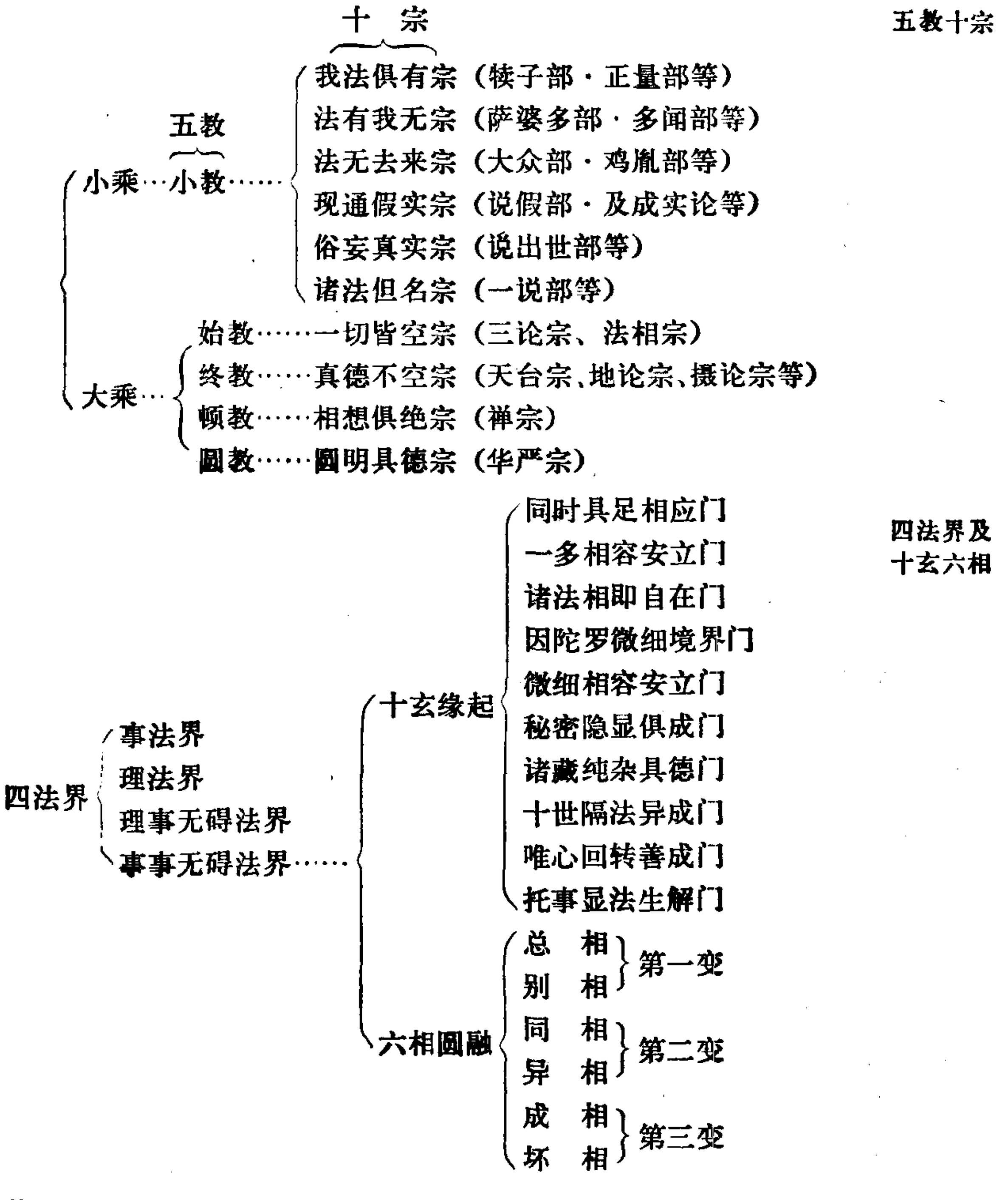
华严宗的起源
华严经传入中国
中国华严宗的成立及其大成

奈良佛教中的实大乘教

华严宗在奈良佛教中，自认为是唯一的一乘教，以"实大乘"自夸，极端蔑视其他宗派，标榜其教义是最高尚深远的。本宗以"五教"、"十宗"来解释各种教相，以"四法界"来表示各项教义，以"十玄"、"六相"来论证所谓"事事无碍法界"。这个"事事无碍法界"，就是本宗独得的教义。这些就是本宗教义的纲领，由杜顺发明，经过智俨，到贤首集而大成。

五教十宗

四法界及十玄六相



华严宗教义的要点，实际就这些。总之，真如的理体是绝对无限的，是不二无别的。由于理体与事象互相交融，其间不可容秋毫的界线。在理体不二无别的同时，事象也彼此交融，相即相入必须事事无碍，必须物物相融。果而事事无碍，物物相融，则一物为万

华严宗的主要教义

物，万物为一物；同时一善为万善，万善为一善；一行通万行，万行融于一行。所以人们的一善一行，有代替万善万行的功用。既然"一行即一切行"之理成立，那末还必须有"一位即一切位"之理。所以依据圆教，可以观察法界缘起之宗旨，劝奖善行。成佛得道虽然比登天还难，但还能易如反掌，这就是华严宗的大旨。这些教义全都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又传到了日本；在日本，致力于把它应用到现实社会当中，而在教义上的发展则很少。

第十章 戒律宗的传入及鉴真和上的事迹

日本的戒律，最初是善信尼去百济传受来的，推古天皇朝虽有律师来日，但还不足称道。传到日本的南山律宗前后有过三传。天武天皇朝道光律师入唐受传戒律是第一传；圣武天皇天平七年[735]道璿律师来日是第二传；天平胜宝六年[754]鉴真和上来到我国，是第三传。道璿、鉴真两位高僧都是应入唐求律的日本僧侣荣睿、普照的请求而来的；荣睿、普照二僧都是在天平五年奉旨赴唐的。道璿当时在洛阳的大福先寺。二僧首先拜谒道璿，并请他东渡，不久又到了扬州拜谒鉴真和上。和上此时在扬州的大明寺，为众僧讲律。荣睿、普照向他讲述邀请的本意。和上对徒弟们讲："日本是兴隆佛法的有缘之地，今天二僧来求戒师，你们当中有谁愿意应请而去？"① 众僧考虑路途遥远，相顾无人敢答。鉴真和上决然地说：

南山律宗的三传

荣睿、普照求律

鉴真和上

① 《唐大和上东征传》原文："大和上答曰：昔闻南岳慧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今我同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

“为了大法，宁可不惜身命，你们感到为难，我自己去！”①于是，徒弟们都相继说：“和上如果去的话，我们怎能独自留下呢？”鉴真的高足祥彦、道兴、道航以下二十一人，互相结誓东渡日本。可是同行僧如海，却故意加以阻挠，以通海贼为名而告官，于是州吏逮捕道航等人。时在唐天宝二年[743]六月，鉴真五十六岁。后来弄清了冤情，鉴真等人又买船离岸东渡，前后两次因海风受阻，或是冬天潮水浸身，或是无食物漂流海上，饱尝艰辛，而鉴真和上毫不气馁，又准备第四次东渡。有的僧人不愿意鉴真东渡，告官逮捕荣睿。荣睿以诈死获免。于是鉴真此时又整船东渡。其徒灵祐，不忍看到鉴真登山涉海，历尽艰辛，秘密请官阻留。官吏乃令鉴真停止此行。天宝七年[748]，和上第五次再次出发，三度遇上暴风。在海上漂流十余日，又回到岸边。此后他周游各州，因苦心焦虑患了眼症，最后完全失明，然而所到之处，开讲授戒，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荣睿和祥彦，同在途中圆寂，普照因故与鉴真分手。鉴真和上自从发愿东渡到此时为止，前后挫折五次，在路上共十一年，而愿望仍未实现，相随的人大部分已离开，或者在中途死去。他在与普照分别的时候，拉着普照的手泫然垂泪。天宝十二年[753]，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人到唐朝，听说鉴真和上的事情，前去拜谒并请他一起东渡，又和普照相会。和上东渡前后六次，到天平胜宝五年[753]十二月，才得以到达萨摩的阿多，第二年正月进入京师。天皇下诏安置在东大寺。四月，在毘卢舍那大佛的前面建筑戒坛，天皇、皇后和皇太子等人登坛受戒，一时受戒的达四百余人。后又在大佛殿的西边创设**戒坛院**，又在**下野药师寺**、**筑紫观世音寺**建筑了戒坛，以备各地前来受戒者用。当时称之为“**天下的三戒坛**”。天平宝字

结誓东渡

东渡挫折之一

东渡挫折之二、之三

东渡挫折之四

东渡挫折之五

荣睿、祥彦圆寂

和上到达萨摩

天皇登坛受戒

天下的三戒坛

---

① 《唐大和上东征传》原文：“大和上曰：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

招提寺

元年①[757]为了学律者的方便另建唐律招提寺，也建筑了戒坛。鉴真把戒坛院交给高足法进，自己移住招提寺。和上官至大僧都，但因不愿管理僧纲②事务而辞职。朝廷进而授给他“大和上”之尊号。天平宝字七年③[763]五月，七十六岁时圆寂。和上俗姓淳于，扬州人，自幼出家，跟随道岸、弘景二位律师学律，兼习天台宗，二十六岁业成，教授于江淮之间，四十余岁以戒律闻名于江左，门下

跟随来日的僧徒

蔚然，见重于一方。其徒跟随来日本的有法进、法载、思托、如宝、义静等二十四人。和上圆寂前，以招提寺托付给法载、如宝、义静三人。和上东渡之前，日本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律宗，但因为得不到

日本律宗的初祖

规定的三师七证④，所以，不能执行白四羯磨⑤的别授戒。现在有了和上所带领来的律僧，才开始能够进行符合法制的别授戒。所以以鉴真和上为日本律宗的初祖。和上圆寂之后，门下虽然继承了他的事业，但随着年月的变迁，宗风消沉，戒坛长期不振。特别到了平安[784—1192]初期，由于传教大师最澄在睿山开设戒坛，和上创立的四个戒坛更加衰落不堪。但到镰仓幕府[1192—1333]的初期，又一度出现过复兴的景象。

第十一章　戒律宗的起源及其教义

宗名的由来

概括释迦佛的一代教法，不外乎经、律、论这三藏。各宗派大部分是依据其经藏或论藏建立宗义，唯独本宗是依据律藏，所

① 原书作天平胜宝元年[749]，疑误。

② 僧纲：僧正、僧都、律师称为僧纲。

③ 原书作天平宝字元年，疑误。

④ 三师七证：三师指戒师、羯磨师、教授师。七证指七证明师。

⑤ 白四羯磨：白是向僧众读授戒的表白文；“羯磨”，梵文 karma 的音译，“授戒”的作业之意，也是一种表白文，向僧众读三次。一次读表白文，三次读羯磨，称为“白四羯磨”。

以叫做律宗。佛灭后不久，在印度关于佛最初所说的律藏产生了争论，最后分为五部。昙无德部的《四分律》就是其中的一部。这个《四分律》的戒法，在曹魏时代由印度僧昙摩诃罗及昙谛首次传到中国，到姚秦时，由佛陀耶舍把《四分律》全部翻成中文，在北魏孝文帝以后，前后出了法聪、道覆、慧光、道云、道洪、智首等律师，到了唐朝，四分律由道宣、法砺、怀素分成了三派。道宣的教系名为"南山宗"，法砺的脉统称为"相部宗"，怀义的流义叫做"东塔宗"。律宗的形成实在此时。鉴真和上虽然兼学律宗的三派之学，但他本来是道宣系统的人，所以日本的律宗属于南山宗。

印度的戒律分为五部

四分律传入中国

中国四分律的三派

在这里所要讲述的日本律宗的教义就是四分律。"四分律"六十一卷是本宗所依据的原书。因为四分律本来是小乘戒而非大乘戒，所以律宗对于四分律属于小乘还是属于大乘，还存在着不同看法。然而认为南山宗是应用大乘的教理解释小乘律的。按照道宣律师的意思，僧的仪式尽管是大乘的，但也不能不依据小乘的戒律。"四分律"的戒法原来是属于小乘的，但如果以大乘的理想受戒，就可成为大乘戒。所以戒的大小完全是根据受戒者的理想如何而定。道宣律师以大乘的教理解释"四分律"，使小乘戒成为大乘戒，为此，他在判释教相时，指出大的分为"化"、"制"二教，而小的可区别为"三观"、"三宗"。其意如下：

四分律的所属

律宗的判释

化　教	性空观	制　教	实法宗
	相空观		假名宗
	唯识观		圆教宗

现在在叙述判释教相的要点时，佛教大体有两类：一是精神方面的，即转化无明妄想，开发真正的智慧；一是仪式方面的，即制止不良行为，修持善良行为。前者是"化教"，在经、论里记载，后者是"制教"，在律藏里表示之。而化教、制教都有三个阶段，皆由浅至

深，浅虽不及深，但深必兼浅。因为大乘见于圆教的深旨，所以小乘戒也全用大乘的戒律，而大乘佛教徒一般也接受小乘的戒法，这样它就成为修练戒定慧三学所不可少的部分。因此，四分律的小乘戒成了大小乘的共同戒律。

律宗的教义

律宗的真意在此，所以作为律宗的教义按法制要接受五戒、八戒、六法、十戒、二百五十戒，佛教徒等级的高低是根据受戒的多少、前后来定。就是说，男子受五戒或六法者，称为“优婆塞”（信士），女子受五戒或六法者，称为“优婆夷”（信女）（以上属“在家”）；童女受六法，称为“式叉摩那”（正学女），女子受十戒名为“沙弥尼”（勤策女），男子受十戒名为“沙弥”（勤策男），女子受二百五十戒[①]称为“比丘尼”（乞士女），男子受二百五十戒称为“比丘”（乞士）（以上属“出家”）。称之为“佛弟子七众”。这样，虽然是小乘的戒法，但是却以大乘的教理来解释，大乘教徒，也同样要受这些戒。此即鉴真和上传来的律宗。此后，与传教大师在睿山所兴的大乘戒发生了冲突。但是，这个律宗到了镰仓时代，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后章将谈到。

第十二章　皇室、贵族的皈依和营建诸寺（一）

佛教传来后，历代天皇都致意兴隆佛法，大臣中虽然一度有物部氏、中臣氏排佛，但在苏我氏一旦取胜之后，借圣德太子的力量，佛教日益兴隆，创建了法兴寺、法隆学问寺、四天王寺等大寺。其中法兴寺是由苏我氏建立的，后来改为元兴寺，或称为飞鸟大寺，由朝廷任命寺司，几乎成了朝廷的祈祷寺。及舒明天皇朝，把圣德

太子和马子的造寺

①当为“五百戒”，实三百四十八戒。

太子的熊凝寺移到百济河边，称为百济大寺，后遭火灾，堂塔化为灰烬，及皇极天皇即位就继承先帝的遗绪，从各国搬运大批材料，日以继夜的经营重建，到孝德天皇时，百济寺已设置寺主。皇极天皇初期，中臣镰足、中大兄皇子为诛灭入鹿父子许愿建造丈六佛像，以后就安置在山阶寺。齐明天皇三年[657]，中臣镰足有病，让百济尼法明诵念《维摩经·问疾品》祈祷，见效后镰足大喜，在山阶建立伽蓝安置丈六佛像，第二年请福亮僧正到此，讲诵《净名经》。这是有名的山阶寺维摩会的起源。苏我石川麻吕与镰足一块诛灭入鹿，官至右大臣。在大和十市造山田寺，作为他的家寺。后来因异母弟日向进谗诬他谋反，结果他在山田寺自杀。临死前，他对山田寺僧以及其子兴志说："身为人臣，岂敢图谋逆君之事，今造此伽蓝，本非为己，乃为天皇所建，现不幸遭谗，虽临黄泉而犹怀忠贞，其所以逃至此地者，唯求快死耳！"说完，开了佛殿的门，发誓说："愿我生生世世不怨君王。"最后自经而死。由此也可见到当时上流社会信仰的一斑。齐明天皇朝，建立了河原寺(一名弘福寺)，盂兰盆会、仁王会等就是这时候开始的。天智天皇即位，大修百济寺，迁都滋贺后，又修建崇福寺。天武天皇定都净御原，把百济寺移到高市，称为高市大寺，后更改为大官大寺。当时皇后生病，让僧祚莲向丈六药师佛祈祷，见效。乃另铸金铜药师像，还没完成，天武天皇死去。皇后即位后，在高市营造药师寺安置金铜药师像，文武天皇继续把工程完成。和铜三年[710]，元明天皇迁都奈良，元兴寺、大安寺、兴福寺诸寺大多移建，药师寺则于元正天皇养老二年移到奈良。大安寺即大官大寺，兴福寺即山阶寺。

百济大寺

山阶寺的维摩会

山田寺及石川麻吕谗死

河原寺

崇福寺

大官大寺

药师寺

迁都奈良与诸大寺

象圣德太子那样以尊贵的地位，亲自穿着袈裟讲经的例子不多。在他以后以皇子身份而出家的在孝德天皇即位时有古人大兄皇子，他是因为拒绝轻皇子的让位而逃到吉野出家的。其次是天武

藤原氏的兴佛

天皇，他在天智天皇临死之际为了避位而剃发逃到吉野的。藤原镰足[①]的长子定慧，入慧隐之门学习“三论”；不比等在奈良大力兴建兴福寺，其长子武智麻吕，在担任近江守时，看到诸地的檀越假寺田之名从事兼并，霸占寺产，感叹佛法趋向衰颓，因而向朝廷条陈整顿；还有文武天皇的夫人宫子、圣武天皇的皇后安宿媛，都是不比等的女儿，她们信佛都很虔诚。圣武天皇是文武天皇之子，他的母亲就是宫子夫人。夫人以其妹作圣武天皇的皇后，圣武天皇在继承天武天皇以来的遗教之外，又得到皇后的内助不少。所以这时候佛教隆盛之极不是没有原因的。安宿媛就是光明子。前几章已经讲过光明皇后曾帮助天皇建立东大寺、法华寺以及国分僧寺、尼寺。大安寺也是根据道慈律师建议，仿照唐朝西明寺的规模所建，到圣武天皇时又加改建。

天皇、皇后受戒出家的开端

天平二十年[748]，天皇、皇后和皇太后（宫子）由行基菩萨主持出家授戒，天皇法名胜满，皇后法名满福，皇太后法名德满。以万乘之尊而剃发受戒，以此为开端。皇后出身于藤原氏，所以对兴福寺最为关照，并在寺内设了施药、悲田二院，救养穷困疾病之民，以期深深向往西方极乐净土。孝谦天皇是圣武、光明二皇所生，也极信奉菩提之道，鉴真和上来日时，她亲登其戒坛，

孝谦天皇出家

让位后在天平宝字五年[761]六月，又随鉴真和上出家，法名法基。

孝谦天皇建寺造像

她曾设置造寺司，大力兴建法华寺、西大寺、西隆寺、新药师寺，而最致力于兴建法华寺，据说，西大寺的四天王金铜像铸造时，她前往工地，亲手搅拌洋铜。孝谦天皇死后，政治局面为之一变，天武天皇的系统到此已绝，都城迁到了平安。沿续九代一百年左右的帝系又归于天智天皇的后裔，而佛教的状况也为之转变。

① 中臣镰足，后赐姓藤原氏，改称藤原镰足。定慧、不比等皆其子。

第十三章　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佛教是镇护国家的要法，这是以前数朝以来用国帑谋划兴隆佛教的原因。随着佛教信仰思想的逐渐发展，终于如前章所述，采取了建立东大寺、国分寺的行动，其目的是希望借佛陀善神幽灵的帮助以求国土的安宁；而作为政治佛教，比之更进一步。此时，国家正急于输入中国的文物制度，而当时僧侣最精通唐朝的情况，最富有新知识，因此最后必然插手政治。尽管如此，从僧旻法师之后到玄昉僧正为止这样长久的时间里，还没听说出家人而参与政治的。玄昉僧正，元正天皇时入唐，在圣武天皇佛法兴隆的盛世与吉备真备等一起回国。这时，中臣镰足之子不比等受其父亲的馀荫而官至右大臣，死后追赠正一位太政大臣。他的二女先后在文武、圣武二朝时进入后宫，其四子分别分成南、北、式、京四家。长子武智麻吕，升至左大臣，其女又入圣武天皇的后宫，武智麻吕的儿子丰成任大纳言，其弟房前、宇合、麻吕，及丰成之弟仲麻吕等，曾担任参议，此后这四家子弟都曾位居要职，藤原氏的势力逐渐扩大。玄昉正在此时由唐朝归国，出入宫中的内道场，与吉备真备共同参与政治。于是不可避免地与藤原氏一派发生冲突。天平十二年[740]，宇合的长子太宰少式广嗣以排除玄昉、真备为名在太宰府起兵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此后，虽然大野东人等在松浦的值嘉诛灭广嗣，玄昉、真备等也都被贬到西边。传说玄昉死于筑紫，是因为广嗣的灵魂作祟。此后孝谦天皇即位，重用藤原仲麻吕，任命他为紫微内相，最后授以大师官职，赐名惠美押胜，皇太子道祖王被废之后，天皇采纳他的建议立大炊王为皇储。天平宝字二年[758]，大炊王即位称淳仁天皇。当时僧道镜得宠于孝谦女帝，被

政治佛教

玄昉僧正干预政治

藤原氏与僧侣的冲突

广嗣之乱

惠美押胜和道镜的冲突

升任为少僧都，逐渐掌权。惠美押胜对此不满，矛盾日深，进而使

二帝不和

得二帝［淳仁与孝谦太上皇］不和。上皇入法华寺出家，但仍掌大权，只将小事交给天皇决定。押胜终于起兵反叛。当押胜专权时，

藤原氏同族之争

北、式二家的子弟多被排斥。此时，永手、真楯（北家），宿奈麻吕（良嗣）、雄多麻吕（百川）、藏下麻吕（式家），都在讨伐押胜当中立

押胜失败，上皇再位

功。押胜死后，上皇废天皇迁至淡路，再次登位，此即称德天皇。

弓削道镜

道镜俗姓弓削氏，河内人，是义渊僧正之徒。押胜败后，天皇以道镜为大臣禅师，以为出家的天子不可无出家的大臣。接着晋封他为"太政大臣禅师"，并授以"法王"之位，称其居处为"法王宫"，并设法王宫职，以其弟子圆兴为"法臣"，圆兴弟子基真为"法参议"。

藤原氏和弓削氏的冲突

这样，道镜之势与日俱增，以他的弟弟净人为首的家族子弟，一时都居朝中贵位显爵。于是，藤原氏家族为之侧目。当时宇佐八幡的主神阿苏麿为了取媚于道镜，示意道镜求取皇位。致使天皇大惑，派和气清麿去请求神的启示。清麿从宇佐返回，其所奏言极为愤激。道镜大怒。天皇也怪其奏言有诈，把清麿① 及其姊法均一起处以流罪。此时天皇屡次到弓削氏的地方，建立由义宫，称为西

称德天皇去世

京，修建弓削寺。不久，称德天皇得病，在宝龟元年［770］八月去世。右大臣吉备真备等想迎立天武天皇之孙、长亲王之子文室大市。而藤原百川以及宿奈麻吕、藏下麻吕等合谋，诈称奉遗诏而迎立天智天皇的孙子白壁王为天皇，此即光仁天皇［770—781］。坂

道镜贬谪

上刈田麻吕奏称道镜怀有异志，天皇下旨贬道镜为下野药师寺别

政治佛教的失败

当，他的子弟也都被斥革。想用佛教来祈求国家的平安，以致到最后出家来统御天下，政教合一，其弊害不可收拾；加以其间还有藤

① 史载，阿苏麿假托神意让道镜要求当皇储。清麿加以反对，从八幡回来后奏说："以臣为君，未之有也。天日之嗣，必立皇绪。无道之人，应早除之"。天日，指所谓天皇的祖神天照大神（太阳神）。

原氏争权的事，这样使政治佛教完全绝迹。

第十四章 关于佛教的制度（一）

关于佛教的官职，可分从事于世俗事务的和从事于佛法事务的两种。从事世俗事务的官职专由俗人担任。推古朝时设有法兴寺司，由苏我马子之子善德臣担任。这是设置有关佛法官职的开始。寺司仅从事一寺的事务。而关于佛教全体的事务，检校僧尼寺院之数和管理田园事务的，称为“法头”。在日本历史上，只是在推古、孝德二朝各见过一次“法头”之名。

关于佛教的官职有二

寺司、法头

受任佛教法务官职的是僧侣。有僧正、僧都、律师三个官阶，总称为僧纲。僧正有大僧正、僧正、权僧正的区别；僧都有大僧都、权大僧都、少僧都、权少僧都的区别；律师也有律师、权律师的区别。在此三阶九级的僧官之中，权官在奈良朝以前未见，全都是以后设置的。因此当时僧官只有三阶五级，即所谓大僧正、僧正、大僧都、少僧都、律师。律师虽有大律师、中律师的名称，但这只是在称德天皇朝道镜执政时为了起用他的同党基真、圆兴而设置的，此后到了桓武天皇的延历十三年[794]，就全都废掉了。这样，存在大、中律师之名的时间仅有二十七年，其前其后都未见此称。

僧官

日本首次设置僧官是在推古天皇的三十二年[624]。无疑，是由于佛教传入以后，寺院渐渐增多，僧尼也增加了，随着数量的增大势必要进行统一管理。据传说，在推古朝，有一个僧人以斧殴打祖父。天皇听说大怒，告臣下说：“今僧尼居于持戒之地，反作恶逆。凡住诸寺之僧，悉召而讯问之。凡有犯戒者，皆予重罚不贷。”当时百济僧观勒上奏天皇，以为佛法传到皇国还不到百年，僧尼中不习戒律的人很多，因此才犯了恶逆之罪，希望天皇对其他僧侣皆

设置僧官的开始及其原因

赦罪不论。天皇采纳了他的奏言，才开始任命僧正、僧都，检校僧尼。并命观勒为僧正，鞍部德积当上了僧都。此后数十年间，其任命断续无常，天武天皇朝在僧正、僧都之下设置律师，但其名字没传下来。在以上僧官之外，还另设立了僧位。首次设置僧位是在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四年[760]，依照僧纲所奏而设置的。僧位分传灯大法师位、传灯法师位、传灯满位三种，名叫师位，由天皇敕授，其下还设有十三阶，按奏请任命。

僧位及首次设置僧位

僧官

- 僧正
  - 大僧正（圣武天皇天平十七年行基首任）
  - 僧正（推古天皇三十二年观勒首任）
  - 权僧正
- 僧都
  - 大僧都（文武天皇二年道昭首任）
  - 权大僧都
  - 少僧都（天武天皇二年义成首任）
  - 权少僧都
- 律师
  - 律师（天武天皇十二年设置）
    - 大律师（称德天皇天平神护二年基真首任）
    - 中律师（同年圆兴首任）
  - 权律师

德积之后未见单称僧都的。奈良朝以前无权官之名。

僧位

传灯大法师位

传灯法师位

传灯满位

以上三师位敕授

十三阶(名称不详)奏授

统管佛教的官衙

大宝令发布以来，关于寺塔僧尼的事务都总归治部省玄蕃寮管理，僧纲必须在治部省具状，才可行事。僧纲最初在担任者住的地方处理其所管的纲务，后因事务繁多延宕，以药师寺定作纲所。而关于僧纲的任命，统一依据大宝令的规定。大宝令的第七章是

纲所

僧尼令

僧尼令,由二十七条组成。从僧尼的品行到衣服、饮食、住所等,都有详细的法规,其他关于僧纲的任免选定以及赏罚,也都有明法规定。其刑法包括“还俗”和“苦役”,苦役是从十天到一百天,劳役以上的处罚是还俗。此后为了体现朝廷对僧尼的优待,又加上关于对出家人都不施行通常刑罚的条文。

第二期　天台宗和真言宗时代

[784—1192 年]

第一章　天台宗和真言宗的创立以及两宗的入唐求法

奈良末期平安初期的佛教

奈良朝末期的佛教,已经与政治脱离关系,政权移到藤原氏,留给佛教的事情,就是祈祷国家平安。这个过渡时期,可以说是从政教合一转变到政教并立,并且在桓武天皇[781—806]迁都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的移动,奈良佛教① 向来的地位也到了应当发生变革的时候。当时的佛教状态,一般是以朝廷的优厚待遇而夸耀,并自恃朝廷的支持而已有堕落的倾向,可见,奈良的佛教无疑是在颓败之中。即使那些以高行闻名的僧人,也有违背僧宪法令的,或没有公验② 而冒充已死僧尼之名的。有的假托佛验制造邪说,诖误愚民,至于蓄妻养子从事生产的,则不可胜计。还有不少寺院专擅山林水泽之利,放债牟利,兼并土地。因此延历四年[785]天皇下旨,把违背法律的惑民妖僧赶到外地。此后在延历十四年[795],由于还有很多僧侣秽乱法门,并且违犯国法,天皇指示僧纲严加整顿;同时严行出家得度之法,制止随意出家,对各地国分寺的僧侣进行清理淘汰等;并几次下令戒饬僧尼。

① 奈良佛教,指奈良时代传人的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等宗。因奈良位于平安[京都]之南,故又称南都佛教,或南京佛教。

② 公验,参看本书第 26 页注②和第 120 页本期第二十六章及注①。

迁都平安及东寺西寺

桓武天皇在延历三年［784］派人去长冈观察地形，并迁都至此，十三年［794］又在葛野郡宇多村建筑平安皇宫，把国都迁到这里。平安都城的市街区划，完全仿效唐朝长安的样式，从中央朱雀门过了朱雀大路是罗城门。延历十五年［796］在罗城门东西两侧创建二寺，称为东寺、西寺，又设置造寺司，任命造寺长官。这大概是佛教中心逐渐离开奈良转移到平安的象征。从称德天皇以来最重视的造法华寺司已在延历元年废除，到了延历八年又废除造东大寺司，相反，却在江州建立了梵释寺，并大力兴隆天智天皇时修建的崇福寺。这是佛教势力渐渐向北发展的一些现象。传教大师离开国分寺到比睿山建立比睿寺，也在此前后。

传教与弘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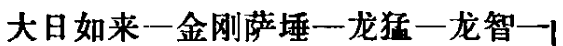
传教、弘法对南都佛教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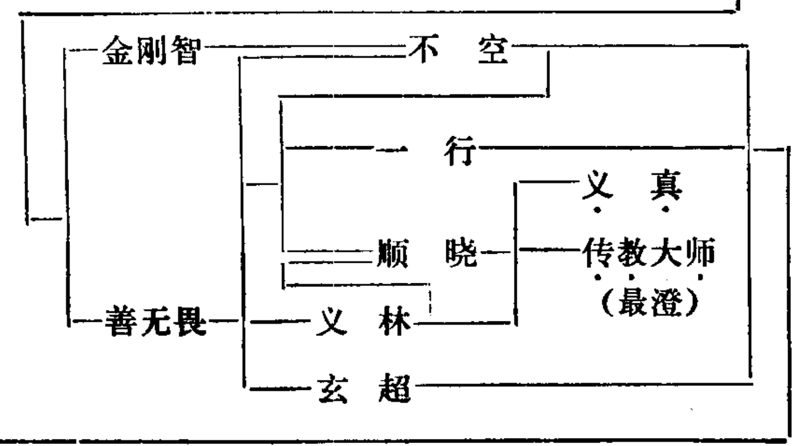
在奈良佛教颓堕和远离政治中心、失去地利的时候，传教、弘法两位大师的出世，可以看成是新佛教在新都平安兴隆的开端。这两位大师开始都在南都研究性相之学，后来传教大师在东大寺得到鉴真和上带来的天台宗的教籍，此后深深皈依三谛一如的妙教，和徒弟义真一起入唐，求取天台宗没传到日本的经释典籍；弘法大师也同船入唐，探求真言密教的奥义。传教大师在唐一年，弘法大师在唐三年归国，一个以东寺为中心，一个以比睿山为基地，他们都与南都佛教相对立。传教大师依据折伏［制伏恶者］之道，弘法大师采取摄受［收容善者］之法。天台宗在以前已由鉴真、法进等人传过，行贺僧都也到唐朝学过。真言宗也由玄昉、道慈等人带回过一些典籍。但是，作为独立的宗派开创盛大的局面，则都是在这两位大师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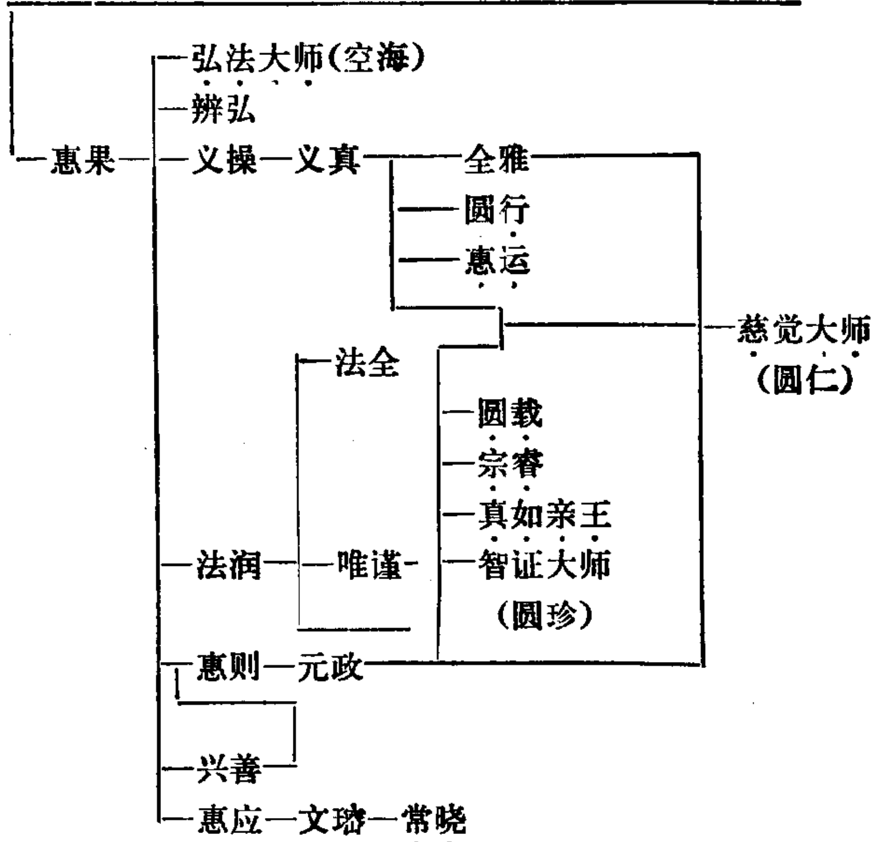
天台宗的入唐僧

中国密教的形势

天台宗在传教大师以后，有慈觉、智证两位大师入唐。此后虽然有智证大师的弟子成寻，和鸿誉之徒运昭、源信僧都的弟子寂照等人入唐，但这三者的影响不大。当时，印度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三藏来到中国，大力传播密教，使密教盛极一时。因此，日本







这个图表合并了金、胎，综合了东、台二密①，只能看到其流派的大致情况，其错综复杂非一表所能说明，特别是在惠果以前，异说纷纭，尚未弄清。

---

① 密宗把成佛之法分为金刚界、胎藏界，以此象征大日如来的智、理二德，按事、理、因、果来分，则金刚界是事、是果；胎藏界是理、是因。日本的东密系统是遵奉事、理的程序，称为"金胎"程序；台密系统是遵奉因、果的程序，称为"胎金"程序。

的入唐者很少有不接受密教传授的，而弘法大师是其中最纯的。平安初期的佛教是以政教并立、镇护国家、除灾消厄为宗旨，而密教恰恰与这种趋势相适应。在比睿山，传教大师传授了密教之后，经过慈觉、智证予以推广，最后形成台密[天台宗密教]系统。从东密[东寺密教]系统入唐求法的有常晓、圆行、慧运、宗睿等人。他们四人再加上传教、弘法、慈觉、智证并称为入唐八大家。此外，圆载离开睿山在唐三十余年，回国时因为船舶覆没而亡故。日本的留学生很少有比圆载在唐时间长的。真如亲王想从唐朝到印度去，在路上归寂。现将密教的传承关系图示如上：（见46页图表）

东密的入唐僧

入唐八大家

圆载及真如亲王

此后日本的佛教，几乎全根据密教加以变革。即在南都奈良，密教也以东大寺为中心风靡一时，而在睿山也唯有台密系统兴隆，终于以"理同事胜"进行教判①。

平安朝的密教

第二章　南都佛教的大势

一进平安朝，南都佛教虽已现出衰落的征兆，但仍可出入宫中，其余势仍然不是新宗派所能相比的。何况法相宗在本期反而更加得势，甚至在天台、真言两宗达到极盛的时期，本宗仍涌现出很多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高僧。南寺出了护命僧正、仲继律师、明诠僧都，以及隆光、贤应、三修等；北寺出了贤憬、玄宾两大僧都、善珠僧正、行贺大僧都、明福大僧都、修圆已讲，以及松室的仲算、喜多院的真喜等，其数甚多。只有华严宗、三论宗颇为衰颓。延历二十二年[803]，因为人们只崇尚法相宗，三论宗行将失传，所以天皇特下旨规定，每年由朝廷特许的受度出家者分配给这两宗各五人，由于第二年各寺的学生受度入三论宗的太少，所以又重行规定

法相宗的隆盛

华严、三论的衰颓

① 参看本期第四章、第二十章。

两宗受度者之人数,不使相争;到延历二十五年[806]根据传教大师奏言,为了不使各宗逐渐绝灭,规定各宗每年度者之数是:华严二人,律二人,三论二人,法相二人,因为俱舍、成实属于法相和三论二宗,所以各一人,又特别加上天台二人。这是在华严宗和三论宗行将绝灭用以维持其余脉的措施,由此可见当时南都佛教的状况,也可看出北京新宗已与南都佛教不相上下的情况了。

法相宗南寺传

法相宗的南寺[元兴寺]传,在行基菩萨之下是胜虞大僧都。胜虞推举护命、守印等人为"上首"①,被称为"门下得其人"。护命僧正以后有延祥僧正和仲继律师。护命僧正是美浓[今岐阜县]人,俗姓秦氏,开始时在吉野山葺茅屋苦行,后得到天皇的器重,被任为僧正,承和元年[834]寂于元兴寺小塔院,年八十五岁。其徒仲继,门下很多,而以音羽明诠僧都为首。他与秋篠善珠两人迄今尚为学人所敬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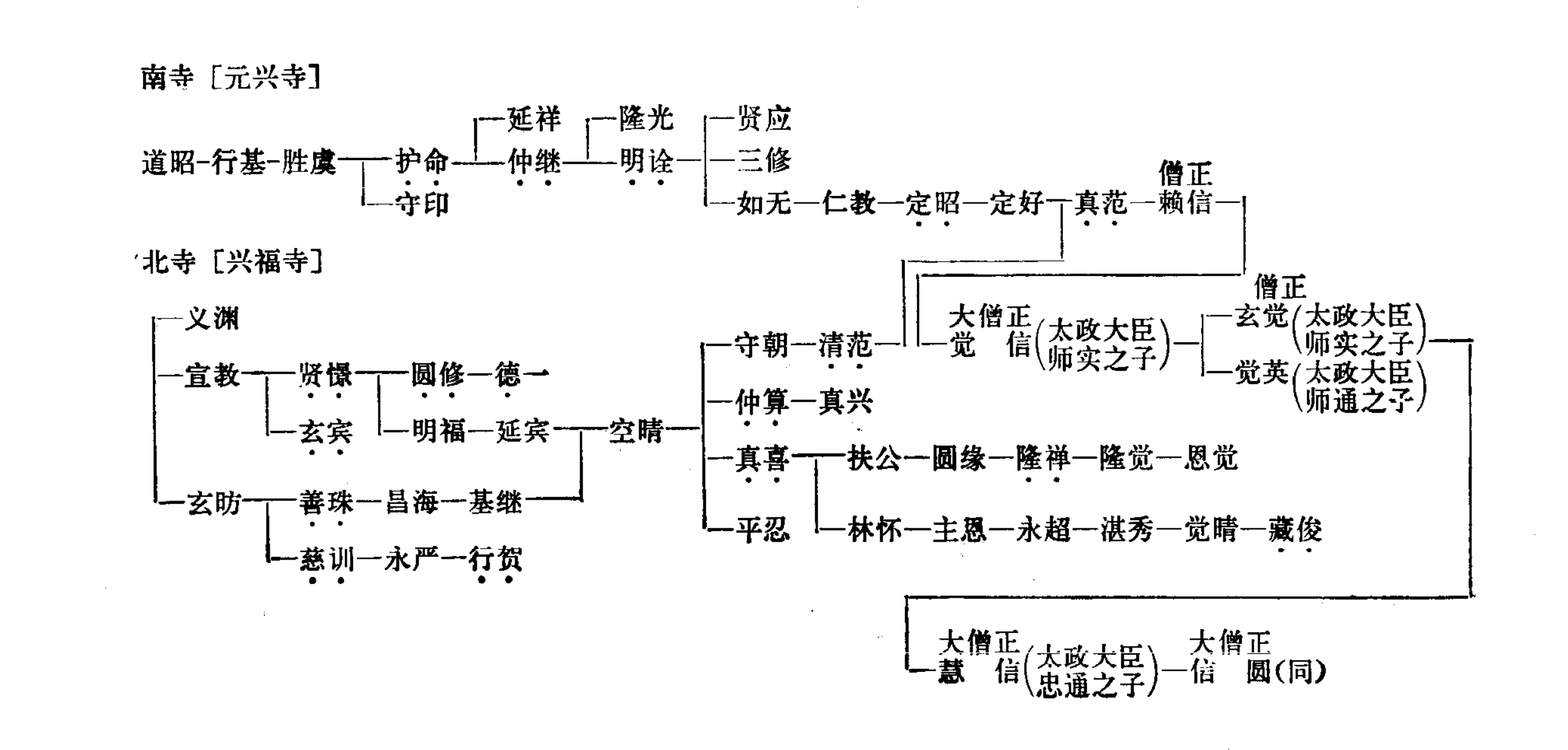
法相宗北寺传

善珠僧正[北寺(兴福寺)的]是玄昉僧正之徒,俗姓阿部氏,京师人,著书很多,有关唯识、因明之学的著作,至今仍是楷模之作。延历十六年[797]七十五岁时圆寂。慈训僧都也同善珠一样,出于玄昉僧正之门。行贺僧都即慈训之徒,永严的弟子,在唐三十余年回国。从善珠经昌海、基继再传到空晴。空晴从延宾受学。延宾是宣教大师的法裔,宣教之后有贤憬、玄宾这两位僧都,贤憬之下又有明福、修圆。修圆门徒虽多,而以筑波的德一最为有名。空晴门下有仲算、真喜、守朝、平忍四高徒。仲算之后又有小岛真兴。真喜则三传而到隆禅大僧都,他是大乘院之祖。

南北两传的合一和一乘大乘的二院

南寺从明诠僧都三传到一乘院之祖定昭。至此,南北两传都汇合于兴福寺,分为一乘、大乘二院,成为法相一宗的中心。

① 指众僧中占主位者,按各经要求人数不等。


南寺［元兴寺］
道昭-行基-胜虞
护命
守印
延祥
仲继
隆光
明诠
贤应
三修
如无
仁教
定昭
定好
真范
僧正
赖信
北寺［兴福寺］
义渊
宣教
贤憬
圆修
德一
玄宾
明福
延宾
玄昉
善珠
昌海
基继
慈训
永严
行贺
空晴
守朝
清范
仲算
真兴
真喜
扶公
圆缘
隆禅
隆觉
恩觉
平忍
林怀
主恩
永超
湛秀
觉晴
藏俊
大僧正
觉信（太政大臣师实之子）
僧正
玄觉（太政大臣师实之子）
觉英（太政大臣师通之子）
大僧正
慧信（太政大臣忠通之子）
大僧正
信圆（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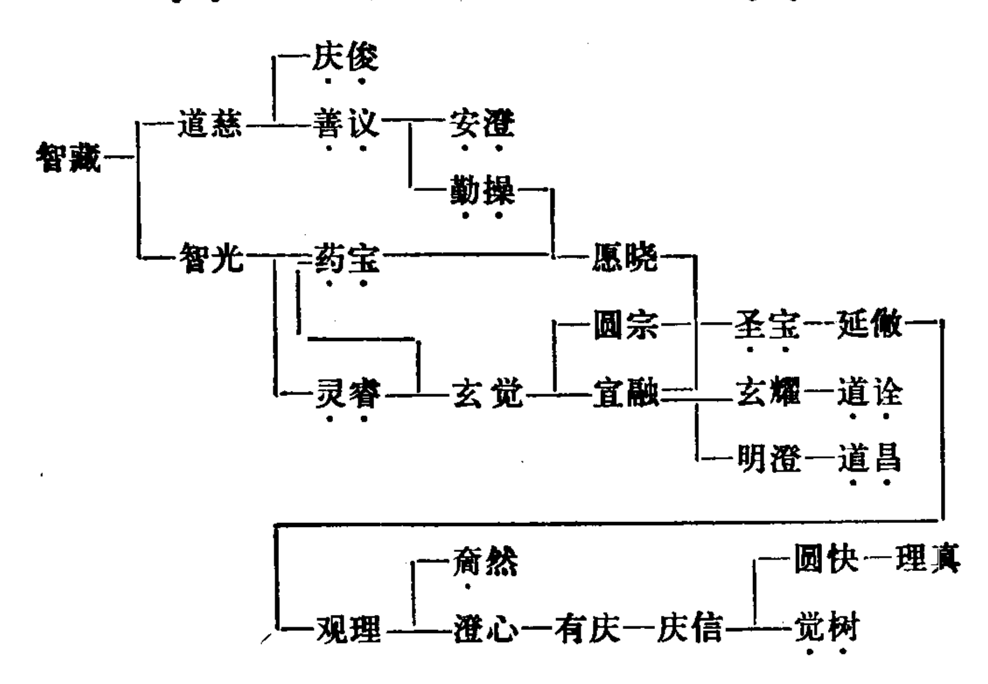
三论宗虽然一时十分衰落，但在道慈律师之后有庆俊、善议二杰。善议之下有安澄及勤操赠僧正。这是大安寺一派。元兴寺一派则在智光之后有药宝、灵睿。灵睿之下有玄觉。再下有宣融、圆宗。宣融之下有玄耀、明澄。富贵道诠律师出自玄耀之门，法轮寺的道昌赠僧正则出于明澄之门。道昌俗姓秦氏，赞岐［今香川县］人，又从弘法大师学密教，是法轮寺的开祖，贞观十七年[875]七十八岁圆寂。道诠是武藏［今东京、琦玉一带］人，姓谱不详，在法隆寺近四十年，大力颂扬空宗。晚年退居和州［大阪］富贵山。贞观十八年圆寂，年七十余岁。圣宝僧正是弘法大师的高徒，密教的泰斗，又从愿晓和宣融、圆宗学三论，汇总大安、元兴两寺之传创立东南院，以此为弘布三论的总基地。由此三论宗又稍见兴旺。但以后三论宗因常随密教传布而逐渐失去独立性。从灵宝到观理，又出了弟子奝然，他以入宋求法而闻名。此后觉树的门下最有成就。

三论宗大安寺派

三论宗元兴寺派

大安、元兴两派的合一及东南院

三论宗和密教



华严宗的传承

至于华严宗，进入平安朝后全宗的势力几乎濒于灭亡。从实忠和尚经等定、正进，仅能延续法系，而从正进之徒长岁及以后的

道雄起，都归到弘法大师门下，接受密教灌顶仪式；弘法大师在弘仁元年[810]担任东大寺别当以后，华严宗的本寺一度移到真言宗手中，虽然道雄有不少高徒，但都兼受密教。以后，经基海到良绪，其弟子有光智大僧都。光智俗姓平氏，山城人，深通重重法界的教义，前后掌管东大寺四次，共十五年，致力于华严宗的兴隆，天历元年[947]建立尊胜院，作为弘布本宗的基地。华严宗由此才稍有起色。

创建尊胜院

总之，法相宗在兴福寺有一乘、大乘二院。三论宗有东南院。华严宗有尊胜院。从平安中期以后，虽然各有基地，但三论、华严二宗几乎成为密教的附庸，特别是象东南院历代都兼奉空、密二宗，即如法相宗的定昭亦以宽空僧正的高徒闻名。尽管如此，法相宗仍依仗藤原氏的权威，势力很大。兴福寺的别当以及二院的法务，皆出自显贵之门，而非根据学德选任。住在这里就决定了升任大僧正的荣耀，其下又有武装的“奈良法师”①。南都僧众与北都僧众互相对峙，常常扰乱帝京，以后的南北佛教都离开正道了。

奈良佛教成了密宗的附庸

法相宗的末路

第三章　传教大师及其门徒

传教大师名最澄，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父净足（百枝），江州[即近江]滋贺人。其祖先是后汉孝献帝的后代。大师生于称德天皇神护景云元年[767]。幼年跟随近江的国师行表高僧，后赴南都，开始学习鉴真和上带来的天台宗经释。二十岁时感慨末法②的浇

俗姓世系及其诞生

始见天台经释

① 即僧兵，详见本期第二十一章。

② 按照佛教的说法，佛教在世间流传，有三个时期，就是所谓“正法”（鼎盛）时期、“像法”（延续）时期和“末法”（衰微）时期。“末法”意指离佛世久远，佛法逐渐衰微。佛教认为“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

隐遁睿山

创造根本中堂

中堂第一次的供养会

漓，世态的无常，进入睿山无人之境，结草庵居住，独自冥想三观之理。延历七年自刻药师如来的尊像并营建佛殿安置。此即根本中堂，此后称为一乘止观院，也即比睿山寺。延历十三年[794]举行盛大供养法会，其仪式之隆重令人吃惊。他看到日本只有权教、小乘教①，而没有显彰一乘教奥妙教义的教派，就自怀大志，首先把南都的十高僧请到山上宣演法华十讲，以后亲临和气弘世等人的高雄山寺的法华会，担任证义者②，大力发挥天台宗的妙旨。善议、勤操等老僧都深服他对佛法造诣的高深。大师之名轰动一时，天皇也深受感动，在法华会进行不到一半之时，批准大师的奏言，命他做一年的还学生，由徒弟义真当求法翻译到唐朝求取天台宗教籍。

义真和尚是相州人，俗姓丸子连，从小出家，在南都学习法相宗。后随传教大师学天台教义，因为他曾随东大寺慈贤学会汉语，所以在大师做"还学生"入唐之际，因大师之请，接受充当翻译的任命。延历二十二年[803]四月，大师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乘第二号船，从难波[大阪]出发，在海上遇到风暴折回；第二年七月又从筑紫[今福冈]出发，又一次遭遇风波之难，在同年九月，才到达唐朝明州[宁波]的海岸。大师先到台州的天台山，从修禅寺的道邃、佛陇寺的行满学习圆教，又与义真一起从道邃和尚受菩萨大戒。道邃和行满都是荆溪的门下。这个期间，大师还另外从禅林寺的翛然学得牛头山之禅。大师幼时的老师行表高僧，是从道璿律师受北宗③之禅。因此睿山之禅以行表所传为正传，以大师为达磨

① 权教指三论、法相，小乘教指成实、俱舍。

② 证义者，法华会上有探题、证义者。证义者，断定与众问答的是非。

③ 中国禅宗在五祖弘忍之后分为南北两支，北宗是神秀之后，南宗是慧能之后。上面提到的牛头山之禅属禅宗四祖道信弟子法融的法系。

付法十代的法孙，而以翛然之禅为旁传。大师离开天台山以后，又到达越州龙兴寺，遇见顺晓阿闍梨，与义真同受三昧灌顶，得授法文、图样、道具等。大师在唐一年，其所传的法门遍及圆、密、禅、戒四宗，称之为“四种相承”。延历二十四年［805］六月回国。

四种相承

回国

七月，传教大师入京师，奉天皇敕命为南都八高僧讲授天台宗法门，又在高雄山寺建筑法坛，为道证、修圆、勤操、正能等八位大德授灌顶。这是日本有灌顶之始。传教大师又想扩展睿山规模，指定了建筑十六院的用地，而且要在日本国内建立六处宝塔院，各院放置《法华经》一千部，每日延续讲颂《金光明》、《仁王》二经，以祈求国家的安宁。延历二十五年［806］正月上表说，在历来的诸宗中要新加上天台法华这一宗，山上每年受度者二人，设置止观、遮那二业，以《法华》、《金光明》、《仁王》和《遮那》、《孔雀》、《守护》分别作为这二业的三部经，此外，睿山应脱离僧纲的统摄，舍弃南都的小乘戒而另在睿山建筑大乘圆顿戒的戒坛。对此，南都的僧纲以及东大寺的景深等人，都攻击大师，致使其奏言没被采纳。在弘仁十三年①［822］六月四日，大师将后事托付义真，于中道院圆寂，年五十六岁。清和天皇贞观八年［866］赠最澄“传教大师”的谥号。这是日本有大师号的开始。大师所著《显戒论》及《守护国界章》等，最为著名。

日本灌顶之始

十六院及宝塔院

在历来的诸宗上加入法华一宗

二业及二业的三部经

大乘圆顿的戒坛

大师示寂日

大师号之始

著书

大师灭后，天皇特别下达诏书，根据大师生前的奏状，准予传授大乘戒，而且赐以延历寺的敕额。最初大师的高足光定，经常为天皇承担文牍工作，天皇对他十分亲近。大师有关大乘戒的奏请的批准，光定出力不少。光定是伊豫［今爱媛］风早郡人，跟大师及义真和尚学习天台宗教义，曾任后山的别当，人称别当大师。义真和尚在接受传授大乘戒敕后，在此年四月自任传戒师于中堂举行

敕许传授大乘戒

延历寺光定

义真管理全山

① 原书作弘仁三年，疑误，应为十三年。

大乘的授戒会。天长元年[824]淳和天皇赐敕义真为天台一宗的“儒者”。这是睿山座主的起源。义真为了成就先大师的遗志，又建立了戒坛院，晚年更修建修禅院，并退居此地，天长十年五十三岁圆寂。他即修禅大师。

睿山座主的起源

戒坛院

圆寂

义真和尚寂后，圆澄继承其位统管全山。圆澄也是大师的上首之徒，武州埼玉郡人，姓壬生氏，自幼跟随大师，大师赐名“澄”，承和元年[834]三月，担任延历寺的传法师。大概当时还没有座主的称号。圆澄继承先师之志，修建西塔院，弟子延最、增命等协力促其完成。这是六处宝塔院之一。他又建造寂光院居住，承和三年十月，五十六岁园寂。自谥为寂光大师。

第四章 天台宗的起源及其教义

中国天台与日本天台

日本的天台宗与中国的天台宗不同。它是在中国天台宗基础上又加上密、禅二宗以及菩萨圆戒而建成的更庄严的宗派，比起中国的天台宗更进一步。因此安然曾自赞说：在印度、中国都没见到这种盛宗。这是与奈良时代的六宗不同的地方，平安朝以后的宗派，不再是单纯的中国佛教，而是作为多元的日本佛教而兴盛发展的。尽管如此，日本的天台宗仍称天台宗。因为它以天台圆教之意来接受密、禅及圆戒，所以要了解日本天台宗的特色，首先就必须了解中国天台宗的概要。

天台宗的起源和宗名

天台宗的教义

天台宗虽然在中国南北朝时由北齐的慧文所兴起，并由南岳的慧思禅师作过一些修正，但却是由天台山的智者大师[智𫖮]成立的，所以据宗祖，确立了天台宗之名。其教义的要领，可归为教相门和止观门这两部分。所谓教相门，就是把释迦一代的说教予以分类，判断其方便、真实，论决哪些是作为释迦本怀而阐扬的真

实说教。因此，这部分是对佛教的理论研究。而止观门则是实践躬行的方面，即客观地去认识在教相门中所研究的结果，不是把它当成死的东西，而要把它应用到我们的心中，去修成佛陀。因此可把教相和止观分别看作是智解和修行这两部分，正如眼睛和脚一样，二者缺一不可。

天台宗的判释

天台宗以“五时八教”的范畴来判释教相。五时即华严时、鹿苑时、般若时、方等时、法华涅槃时，这是按时间进行分类用以了解释迦说教的顺序。所谓八教是指“化仪四教”，“化法四教”，两者合称为八教。“化仪”就是进行说教感化所需要的仪式方术，即顿教、渐教、秘密教、不定教四种，总名为化仪四教；“化法”就是运用化仪四教去阐扬真理的分类，即藏教、通教、别教、圆教四种，合称为化法四教。从这种种方面来进行分类的目的，就是说明出世的《法华经》是作为释迦的本怀而加阐扬的真实教。凡是借用仪式方术的教义都是方便说，而不需要仪式方法的即为真实教。《法华》以前的说教都需要借用仪式方术。即无不夹杂有藏、通、别三教的东西。因此，《法华》以前的说教都是方便教而不是真实教。唯独《法华经》不使用仪式方术，即不杂有藏、通、别三教的东西，而是纯粹的圆教。所以，《法华》是纯圆独妙的真实教，是超八教的醍醐味①的最完善的教义。这是天台宗教判的基本点。

出世本怀

如此判释教相的结果，《法华》最后成为了真实教，而在为把《法华》圆教之旨应用到人们心里，为实际运用而设的止观门里面，又设立了“十乘的观法”，又以所谓六即的阶梯作为实践躬行这十乘观法的进步发达的顺序。十乘的观法是：一、观不思议境；二、真

十乘的观法

① 原作“超八醍醐味”，这是天台宗术语，意指法华涅槃之教是超八教的最上味的教义。醍醐，是提炼牛乳时到最后的制品（即乳—酪—生苏—熟苏—醍醐），比喻“世上第一上味”。

正发菩提心;三、善巧安心止观;四、破法偏;五、识通塞;六、道品调适;七、对治助开;八、知位次;九、能安忍;十、无法爱,这十科的要点,就是让人们的妄念乱动不止的心去了解彻悟四教的旨义。圆教之旨不是别的,就是空、假、中的"三谛圆融",以及一起一念当中都含有三千圆满无缺的诸法实相这样的深刻教义。所谓六即,就是从未修这十乘观时起,到已修、修成为止的六个阶梯,一是理即,二是名字即,三是观行即,四是相似即,五是分证即,六是究竟即,假若今天我们不在第一的理即的阶梯,就不能到达第二名字即,至于第三观行即更是寥寥不可求。

六即

由传教大师辛苦经营,在睿山创立的日本的天台宗,给上述的天台宗又增添了一层光彩,即在智者大师的天台宗上面又合并了金刚智、不空的真言宗,达磨传来的禅宗,而使其成为一大圆教。大师之所以把这些教合并为一大圆教而命名为天台宗是因为天台宗是圆教宗,而圆教又是所谓空、假、中的三谛圆融之教,那末根据三谛圆融之旨是睨视密、禅二宗的,但是真言宗的事相"六大","四曼"、"三密"是圆教的"有门",应当说这就是"假谛";达磨传来的不立文字宗是圆教的"空门",应当说这就是"空谛";而兼有这"有、空"二门,融通这"空、假"二谛的,正是圆教的"中谛",这就是天台宗。这样,从教相门来讲,台、密、禅三家门户虽异,但如果追寻其教旨,则不外是圆教的三谛,因为这个缘故,把它们合并使之全山兴隆,并以天台宗来命名。

天台和密禅

三宗一致的天台宗虽然本是传教大师英明地创立的,但也不是说没有其传承关系,从大师的传法承继关系来看,可分为教派的相承与教旨的相承。所谓教派的相承,就是跟随宗门不同的人个别接受台、密、禅的教相不同的教旨;所谓教旨的相承,就是跟随一师继承台、密、禅相一致的教旨。其教派的相承关系如下:

传教大师禀承的两个方面

师	宗派	
行表、脩然	禅宗	传教大师最澄
道邃、行满	天台宗	
顺晓	真言宗	
道邃	梵网宗	

教旨的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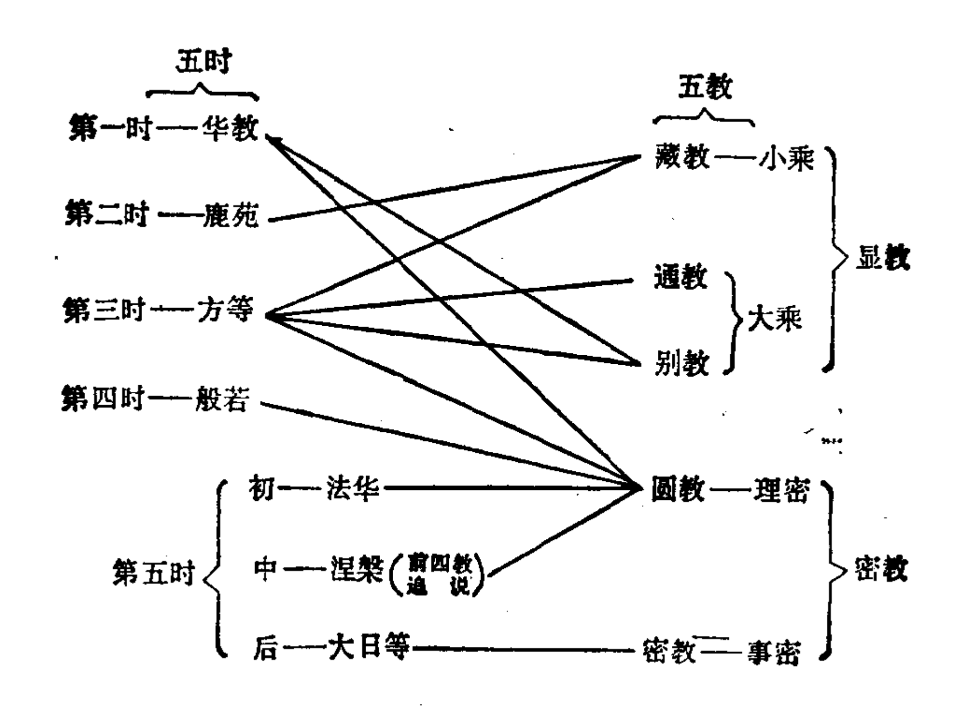
大师跟行满传承天台宗的教相，跟道邃接受天台宗的止观，并且受梵网戒。而道邃的止观传授，如同行满的教相传授一样都不是单纯的天台宗，而是复合的天台宗。就是说大师传受的是台、密、禅一致的天台宗。因此台密家传称：教相门始觉的传承者是行满，止观门本觉[①]的传承者是道邃。这两种传承，以后分为慧心、檀那两个流派。

日本天台的发达

大师在接受道邃、行满二师的传承的同时，还以自己的慧眼，在台、密、禅之上加上了圆戒，合四宗成为一个天台宗，奠立了睿山佛法的基础，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对台密两教的异同进行教相判释。到了慈觉大师时，才以“随他意”、“随自意”来辨别显教、密教，以“理密”、“事密”来辨别《法华》、《大日》两经的异同；到了智证大师时，他最留心深入钻研密教，以“五时五教”来进行教判，最后判释为：“显劣密胜，理同事胜”。五大院的安然，取慈觉、智证之意，建立四一（一时、一佛、一处、一教）和十门（说、语、教、时、藏、分、部、法、制、开），大大地发展了“五时五教”的范畴。日本天台宗的教相判释，到了安然才可说最后完成。

① 所谓一切众生的本性就具有常、乐、我、净的四德，这是本觉。顺着本觉逐渐觉悟，产生始成的四德，这就是始觉。

五时五教



第五章 睿山戒坛的创立

小乘戒和大乘戒

如把佛法戒律加以分类，有小乘戒和大乘戒两种。所谓小乘戒，是得到三师七证，经过白四羯磨①的手续个别地接受二百五十戒；而大乘戒，是由一师授戒，经过一次羯磨手续接受十重戒四十八轻戒。在传教大师以前设置的四所戒坛，全是小乘戒坛。即便是道璿、鉴真和上完全传授《梵网》的大乘戒，但也没能脱离小乘的羁绊。因此传教大师在《显戒论》中说："这十重戒以前虽有传授，但仍属小律仪，而不知圆教，所以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大师入唐以后，以道邃为师受大乘戒，回国的第二年在睿山的止观院，对圆澄以下一百余僧授以大乘戒（大同元年[806]二月），此后仍屡次授戒。尽管如此，大师仍然对当时内外的形势作了深刻的考虑，没有不请示官府的准许而随意舍弃小乘戒。但到归国后经过十三年，

道璿、鉴真所传之戒

舍弃小乘戒

① 参看本书第34页注⑤。

即弘仁九年[818](大师五十二岁)时,他下了决心,对弟子们说:“自今以后,我想学习大乘菩萨僧的威仪,而舍弃已往所受的小乘戒,停止学习小乘声闻的威仪。为此,我宗的学生也要脱离小乘下劣的戒定慧,而进修大乘圆顿的戒定慧。这是我的誓愿。”按当时佛教的状况来看,奈良的六宗已经与小乘声闻的威仪密切结合,因此大师起来反对,是必须有和当时所有的教派为敌的决心的。大师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事实上是全力以赴的。他常对弟子光定说:“我为了戒法,身命亦不足惜。”大师晚年辛苦经营的事迹,确实足以激励后人。

大师独立地为大乘戒鞠躬尽瘁的情况

大师为兴隆大乘戒不惜付出身命,其中还包含着更深刻的原因。当时比睿山的止观院,其权势、财力,本来就不能与奈良的各大寺相比。因此,假若圆顿大乘戒的独立得不到朝廷的许可,按照当时的制度,睿山之徒也都要到南都受戒得度,不能不接受反对天台宗的奈良僧纲的管理。而惑于名利之人乃古今之常情,因此在弘仁九年的学生名簿上可以看到,在大同二年以后(其间十一年)成业者二十人当中,为法相宗夺去的人达五人之多。大师生前尚且如此,若大乘戒得不到独立,则大师灭后睿山佛教又当如何呢!可见大乘戒能否独立对于睿山佛教确实有极为重大的关系。大师向朝廷,申请公开承认的理由有两个:一、镇护国家利益的是大乘,因此,要为国家的利益推行大乘佛法,必须培养大乘僧,而为了培养大乘僧就必须根据大乘的戒律传教;二、戒定慧是一个整体的法,如果定慧是小乘,那么戒也应是小乘,定慧是大乘,则戒也应是大乘,而我睿山是修大乘圆教的定慧之所,因而也必须用大乘的圆戒。

大乘戒独立的理由

基于这种情况和这种理由,大师从弘仁九年到弘仁十三年,一直为兴隆大乘戒而焦心苦虑。为此而担当上奏天皇之劳的,是弟

子光定。他在弘仁九年[818]四月，借祈雨的机会，初次奏呈天皇，五月，又上奏六条规则和一篇奏文，同年八月，完成八条规则，第二年又上奏四条规则及一篇奏文。天皇于是咨询于僧纲。这些六宗的信徒，既已习惯于小乘戒，看到大师要舍弃小乘戒，就产生了象对待外道那样的感情，并且忧虑损害奈良佛教权势，因此一齐在朝廷起而对抗，驳斥大师的说法。大师进而在弘仁十一年作《显戒论》、《血脉谱》来反驳僧纲的非难，使奈良学者哑口无言，不久在十二年又起草了《显戒论缘起》上奏。然而朝廷仍有所顾虑，未能答应大师的请求。到了弘仁十三年，大师虽然没有如愿以偿而圆寂，但到六月十一日，朝廷向比睿山下达了关于得度授戒式及一纪十二年制的敕许官符。第二年又批准了大师的奏状，规定了天台宗每年受戒得度之数，在睿山可以授戒，并设置“俗别当”进行管理，使睿山处在南都僧纲的管理之外。在这一年，睿山才得以公开进行授戒仪式，第二年(天长四年五月)，又蒙敕许建筑戒坛院。至此，大师生前的素愿全部得以实现。此后，山上前后出了许多名僧，呈现出圆教之花烂漫、戒律之香馥郁的盛况，而象下野药师寺却因而趋于衰颓。但是，此后山上的圆戒也渐渐出现不振的局面，到慈慧僧正主持以后，才得重复旧观，尽管如此，由于比睿山与三井寺二门的倾轧，圆戒也渐渐失去原来的光泽而仅能照耀比睿山这一个角落而已。

(旁注：六条规则、八条规则及四条规则／奈良僧纲的反抗／《显戒论》、《血脉谱》及《显戒论缘起》／寂后下达敕许得度授戒式及一纪十二年制／睿山处在僧纲所管之外／戒坛院)

第六章　弘法大师及其门徒

弘法大师与传教大师同世而出。大师在宝龟五年[774]，即传教大师生后的第七年，出生在赞岐国多度郡屏风浦，俗姓佐伯氏，自幼跟外舅阿部大足学习儒教，稍长，出游京都，入大学明经科，但

(旁注：诞生、就学)

并不以此满足。后致志于佛教，得«求闻持法»①一部，跋涉各地高山大川，求寂静无人之境精修练行，以后又回到京都，著«三教指归»三卷，在延历十七年[798]二十二岁时出家，投奈良的大安寺学三论宗。接着在延历二十三年[804]三十一岁时与传教大师同行，随遣唐使入唐。在长安，他敬仰青龙寺的惠果阿阇梨，拜其为师，得受两部«大曼荼罗秘密法»，同时又从般若三藏等人受学«悉昙»。弘法大师在唐二年，于大同元年[806]携带内典、外典等数百部书册回国。弘仁元年[810]，经上奏天皇，他在传教大师曾建立毗庐遮那坛的高雄山寺严修«仁王经»的大法，为镇护国家进行祈祷。这是他首次建坛修法，以后德誉渐渐传到四方，诸大寺的学僧争相前来问学，承其教示者很多。此后，他虽然被任命为东大寺别当，但不久就辞职，再次幽居于高雄山寺。东大寺的杲邻、道雄，元雄寺的道昌等人前后投其门下，受灌顶成为弟子。传教大师也屡次访问高雄，谈法论义，并派弟子来学习真言宗教义。智泉、真绍、真雅、真然等人都是弘法大师在俗时的亲友，也先后到高雄寺接受灌顶。大师与这些弟子们一起在树林茂密的山中，日夜从事讲经说法。当时的嵯峨天皇酷爱文学艺术，对大师的诗文、书画十分喜爱，屡次下诏招请，大师也深感天皇之宠遇，把从唐朝带来的诗文集、书帖等物献上，以供天皇阅览，而且时时被召入宫，在方外清谈中甚至忘记尊卑之别。大师曾想远离城镇，据闲静地方另外创立道场。他在弘仁七年[816]离开高雄山寺，从大和出发巡行纪伊山中，来到高野观察山上地形，同年七月，蒙天皇敕许，带弟子实慧、圆明等人安排营建之事，经数年而成。此即高野山金刚峰寺。大师在这个工程完成之后，遍历东海诸地，到下野，登二荒山访胜道上人遗迹，不久又回到京师，接着到了赞岐[今香川]，从事开凿万农

有志于佛教

«三教指归»

出家

入唐

回国

学徒争相求教

天皇宠遇

建立金刚峰寺

① 全名是«虚空藏菩萨能满所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

赐东寺　池的工程。弘仁十四年[823]，天皇下诏把东寺赐给大师，特别安置真言宗僧五十人，作为传布真言宗的永久基地，赐号为“教王护国寺”。此后大师与弟子都在此居住，营建讲堂、层塔等。到天长三年前后，这项土木工程竣工。淳和天皇[823—832]最深信大师。天长元年[824]，大师率领实慧、真济、真雅、真绍等弟子在神泉苑熏修请雨经法，结果灵验。天皇敕任少僧都，大师上表辞退，天皇不

敕任僧官　许。不久升任大僧都。这期间大师常住东寺，出入宫中，致力于为镇护国家的祈祷和弘布真言秘密的法门，天皇的妃子如意尼等多人都从他受法和灌顶。仁明天皇[833—849]即位，在宫中设真言院，创办“后七日御修法”①，大师担任法会的大阿阇梨。此后，

隐遁高野山　大师隐遁高野山，召集弟子留下数条遗戒，于承和二年[835]三月

大师示寂　二十一日结跏趺坐圆寂于山中真言堂，时年六十二岁。后追赠法印大和尚位僧正，在醍醐天皇[897—929]延喜二十一年[921]敕

大师号著作　赐“弘法大师”的谥号。其著作有《即身成佛义》、《十住心论》、《秘藏宝钥》、《般若心经秘键》、《二教论》、《声字实相义》、《吽字义》，以及关于其他事相的著作，数量很多。《性灵集》是弟子真济后来汇

附法弟子　集成书的。弘法大师附法弟子有数十人，其中真济、真雅、实慧、道雄、圆明、真如、杲邻、泰范、智泉、忠延并称十大弟子。真济僧正继承高雄的神护寺，后入东寺；真雅、实慧在东寺继承遗业，他们都致

实慧僧都　力本宗的兴隆。实慧僧都与大师的俗姓生地相同，在弘仁元年从大师受传法和灌顶，世称日本的第二个阿阇梨。大师灭后，他受命管理东寺，作为长者而统理诸项事务，一切法会用不着请示治部省就能举行，一切和延历寺的例规相同。承和十年[843]十一月，实慧开始在灌顶院举办春秋二季的两次灌顶的仪式，此后年年举行灌顶。晚年他在河内桧尾附近建立法禅寺并居住其内。承和十四

① 每年正月8日—14日在真言院举行的真言宗的祈祷法会，称后七日御修法。

年[847]十一月六十二岁圆寂，民间称之为“道兴大师”。纪僧正真济，与实慧同住东寺，监督寺务。真济，俗姓纪氏，京师人。曾随大师担当大阿阇梨，受大师之禅，住高雄山寺，兼监宫中真言院。承和三年[836]，准备入唐，因遇暴风没能遂愿，后担任东寺的二长者[①]、接着担任一长者，齐衡三年[856]受任僧正。这是本宗受任僧正的第一个人。贞观二年[860]二月，六十一岁圆寂。著书很多，有《曼荼罗次第》、《高雄口诀》、《金刚胎藏总行五部肝心记》等。实慧、真济灭后，真雅僧正继承长者之职，门下有不少英才。真雅僧正是大师的族弟，年刚九岁，在高雄随大师出家，接受两部[②]的秘密灌顶。嘉祥初年，拜受敕请，在宫中诵真言三十七尊的梵号。僧正曾跟大师学声明法[③]，其声清亮委婉，听者深感喜悦和赞赏。天皇为此皈依更深。真雅僧正的声明法与慈觉流派在当时齐名。贞观二年[860]，他越过二长者真绍成为一长者，五年，担任僧正，受补“法印大和尚位”，诏许乘辇车入宫。真雅僧正是第一个作为僧侣身份而享此盛典的。贞观十四年，他七十二岁任法务之职。此职是推古天皇朝由观勒开始的，此后时断时续，自从护命一度担任此职以后，过了三十余年才又有任命。元庆三年[879]，他以七十九岁圆寂。其附法弟子有真然、源仁、真如、载宝、慧宿等，门下枝叶繁盛。贞观寺，是他与藤原良房共同建立的。真如上人，是嵯峨天皇所废的太子高岳亲王，曾随弘法大师学法，后入唐，再从陆路到印度，在罗越国的旅途中去世。恒寂亲王以及壹演僧正都是真如上人之徒。除上述以外，室生山的坚慧、法轮寺的道昌等人，都

真济僧正

真如上人

① “长者”，总管东寺，有“一长者”，“二长者”之别。

② 指大日经和金刚顶经。

③ “声明法”，也就是“声明业”，梵语的“摄拖苾驮”。此指“音曲”，即诵偈念佛的音调。日本的“声明业”分天台宗、真言宗两家。下面提到的“慈觉流派”，即指天台宗慈觉(圆仁)的“声明业”。

是弘法大师门下的高徒，均以德高而为世所尊崇。

第七章　真言宗的起源及其教义

正如传教大师的天台宗不可混同于中国的天台宗一样，也不应把弘法大师的真言宗同流行在印度、中国的密教看作是相同的。密教最初由印度的龙树、龙智兴起，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到中国，在唐朝中叶颇为盛行，如前所述，在奈良时代已经传入日本，到了平安朝初期，有所谓八家的传入，但其中专修密教而且得到正统密诀的归国者却只有弘法大师空海。并且大师与其他密教家不同，为密教作了教相判释，说明了整个佛教对密教的关系，阐明了整个佛教的终极妙义在于密教。这正如传教大师的天台宗在印度、中国不见其类一样，弘法大师的真言宗在日本传播的盛况不能不说是在印度、中国前所未见的。

（印度中国的密教）（密教的传入）（弘法大师的密教）

大师以《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作为根本经典，以《释摩诃衍论》、《菩提心论》以及《大日经疏》作为扶助的论释，又参酌其他各种经论及仪轨，精致地判释教相，创立真言宗。真言宗也称密宗，完整地应称为"三秘密宗"。释迦的说教，因为全是"随他意"的说教，所以不可称为"真言"；既然是"随他意"的，就是浅显易知的，因而可称为"显教"。大日如来的说教因为是"随自意"之语，所以可称为"真言"；既然是"随自意"的，就是很难了解的，故也可称为"密教"。难，不仅仅是"语"的难以了解，就是身、意，也不全是显教之徒可以了解的，所以完整地讲称为"三秘密宗"。因为本宗是废显教、立密教的宗教，所以有真言宗或秘密宗的名称。大凡教门的优劣，以佛身论作为根本。而如果说佛有法、报、应的三身，那末教也应分为三类。"应身说"是小乘教，"报身说"是大乘教，"法身

（大师依据的经释）（佛身论）

说”是秘密教。相对于“法身说”这个秘密教来说，报、应二身说的大乘、小乘，可以合称为显教。所以，从横的方面看，就可分为显密二教；显教浅近，密教深奥。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显、密二教深浅差别，大师又创立“十住心”：一，异生羝羊心；二，愚童持斋心；三，婴童无畏心；四，唯蕴无我心；五，拔业因种心；六，他缘大乘心；七，觉心不生心；八，如实一道心；九，极无自性心；十，秘密庄严心。这是弘法大师领会了《大日经》住心品的含义，把当时各外道、各佛教分到十段之中，用以说明它们的深浅高下的差别，把显教分在前九心里，而把密教列为第十心。这样，真言的秘密教位于各种显教之上，而要登上这个最顶点的秘密台，不可不经过显教九心的阶梯。使密教有这样崇高的资格，确实是弘法大师的功绩，金刚智、不空没有这种论证，慈觉、智证的论证，也没有达到这种境地。

二教及十住心

真言宗的要领可以用“体、相、用”的“三大”来说明。地、水、火、风、空、识是“六大体大”；大曼荼罗、三昧耶曼荼罗、法曼荼罗、羯磨曼荼罗是“四曼相大”；身密、语密、意密是“三密用大”。如显教把万有的本体说成是真如、法性、黎耶、一心等等。既然它不是消极论，就是理想论。而现在密教以显明的地、水、火、风、空、识为万有的本体；佛是六大，鬼也是六大，天地也是六大，人们也是六大，虽然法界无限，但皆为六大所造。这就是“即事而真”。把此六大分开，则地、水、火、风、空属于胎藏界，识大属于金刚界。或者可把这两部分分为理、智，可分为色、心，可分为因、果。尽管如此，六大是无碍的，举一全收，所以胎藏金藏、理智、色心、因果是不二而二，二而不二的。

体相用的三大

六大

这样胎、金两部的六大，也不是没有其固有的相貌。其相貌虽多而无数，但概括起来则不超出四类。第一是大曼荼罗，凡是诸佛、菩萨、诸神、诸鬼，以及人们的身形、万物的形象皆如是。第二

四曼

是三昧耶曼荼罗，凡是诸佛、菩萨、诸神、诸鬼的印契，或如所用的东西，以及象人们的衣服等，皆属此类。第三是法曼荼罗，就是诸佛、菩萨、诸神、诸鬼等的名号。第四是羯磨曼荼罗，就是诸佛、菩萨、诸神、诸鬼的威仪、事业。以上统称为金、胎两部的曼荼罗；这四曼荼罗，是六大体中所本有的义相。而因为这无限的六大是互相涉入融通的，这四曼自然也是互相涉入融通的。即诸佛等的四曼人们都具备，而人们的四曼诸佛等也不可不具备。所谓曼荼罗具有“轮圆具足”之义。这样，表达这“大、三、法、羯”的义相的互相涉入的法旨，名之为曼荼罗。而“四曼相大”之表现于人“身”，例如手按照法则去结印契①，此为身密；“口”诵各种真言陀罗尼②，此为口密；“意”认识心、佛、众生三平等的观念，此为意密，统称为三密用大。如果成就了这三密，此身立即成佛。所以龙树说：“父母所生身，即证大觉位。”

三密

根据上述原理，真言宗提出三种即身成佛，称为“理具成佛”、“加持成佛”和“显得成佛”。所谓“理具成佛”就是依据“体”的六大，“加持成佛”是依据“相大”的四曼，“显得成佛”是依据“用大”的三密相应。而所求的不是“理具成佛”，也不是“加持成佛”，而在于“显得成佛”。以上只是关于真言宗的教相。此外，本宗虽也规定了仪规非常繁杂的事相，但这里略而不述。这是因为事相不应笔录的缘故。

第八章 真言宗分派的渊源

弘法大师

弘法大师的门徒虽然很多，但只有实慧僧都为其上首，真雅

① 指标帜之类，即各种特定的手式。

② “真言陀罗尼”：陀罗尼，梵文 Dhāraṇī 的音译，“总持”之意，此为真言咒之意，主要有火界咒，慈救咒，心咒。

僧正的门徒最多。真济以后，宗门不振。真如法亲王在外国寂灭以后，其他后来入唐者当中，常晓开法琳寺，修大元帅法；圆行住在灵岩寺，接着开了播磨的大山寺，又初次补任天王寺的别当（以上是弘法大师之徒）。慧运是实慧之徒，归国之后奉敕担任安祥寺的初代寺主。虽然这些高僧皆负一代之盛名，但对于后代的影响未必很大。只有宗睿僧正，继实慧、真绍之后，与真雅的法脉并立，这隐约形成真言宗分派的渊源。

门下的二高僧

后入唐诸人

真绍僧正，俗姓池上氏，京师人，年十六岁投弘法大师门下。大师灭后，承和十年[843]为实慧附法的正嫡，是日本的第三阿阇梨。以后担任东寺的二长者，接着升任一长者。贞观五年[863]创立禅林寺，贞观十五年七月，七十七岁圆寂。门下宗睿僧正继承其法。宗睿僧正与真绍同姓，是他在俗时的外甥，自幼登睿山出家，跟义真和尚学天台教义，又跟慈觉、智证二大师传密教，后从实慧受金刚界的秘法，接着继承真绍之法成为日本的第四阿阇梨。贞观四年[862]曾与真如法亲王一起入唐，登天台山研究三观的玄妙教旨，由玄庆、法全等阿阇梨受灌顶，掌握了金、胎两部的奥义，又跟慈恩寺的造玄、兴善寺的慧轮等人承受奥秘，到洛阳拜访善无畏三藏的旧院，得到经论仪规等。他在唐五年，贞观八年[866]归国。最初清和天皇[858—876]幼时，宗睿僧正常侍于左右护持不怠，天皇即位以后对他与真雅僧正倚重至深。于是宗睿回国，天皇很高兴。宗睿在东寺开设灌顶坛，教授金、胎两部密教，四方学徒云集。十六年[874]向天皇授金刚三昧耶戒并以镇护国家为名在宫中安置金、胎两部的大曼荼罗。真雅灭后，宗睿独受崇敬，元庆三年[879]担任东寺长者，官位至僧正。在此之前，天皇让位于皇太子，住清和院，此年又建筑了圆觉寺，跟宗睿僧正剃度受灌。第二年，清和上皇由宗睿陪同游览畿内名刹。元庆八年[884]三月，

真绍僧正

宗睿僧正

僧正的显密传承

入唐

回国

天皇剃度

圆寂

宗睿僧正以七十六岁圆寂于禅林寺。世称“后入唐僧正”。其附法弟子有峰敩、禅念、会理等，源仁、益信也属于其门下。

真然僧正

真然僧正是真雅僧正的门下，与继承实慧法脉的宗睿等人并列。僧正是弘法大师的外甥，九岁皈依大师门下出家得度，大师入定时，根据遗命被任为金刚峰寺的后董，不久欲与真济等人一同入唐，但未能如愿。元庆八年[884]继宗睿僧正后任东寺长者，不久隐退高野山，专事经营金刚峰寺。仁和四年[888]奏请天皇设置金刚峰寺座主，举弟子寿长担任此职，晚年在山中创建中院，宽平三年[891]九月，于院内圆寂，年八十八岁。他的附法弟子有寿长、无空等。源仁、圣宝、增利，也归到他的门下。

金刚峰寺座主

圆寂

源仁僧都和真然僧正一起在真雅僧正的附法弟子中，都以学德特别受到推崇。他的俗姓生地不详。最初，他跟元兴寺的护命僧正学习法相宗，以后随真雅、宗睿学得密宗的奥秘。仁和初年被任为少僧都，与一长者真然同时补任二长者，在仁和三年[887]十一月七十三岁示寂。世称“南池院僧都”。其门徒中出了益信、圣宝二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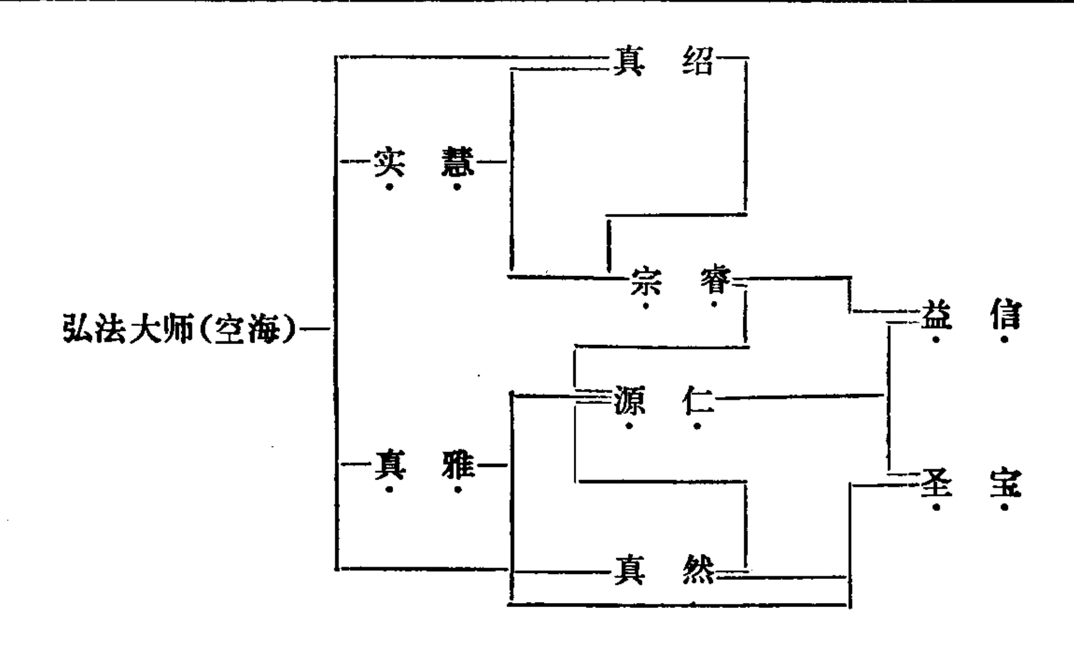
示寂

门下二杰

实慧真雅二派

弘法大师的弟子数目虽多，但到了实慧、真雅以后才见有长期的兴盛。实慧之徒宗睿随义真受天台教义，从慈觉、智证二大师学习密教，可以说宗睿是兼受东密、台密二传，在弘法大师的门下产生了一个异流。真雅之下由真然传法；而源仁僧都还吸取宗睿、真雅两派的法教，他虽然传法给益信、圣宝，但益信却独自亲近宗睿这一流派，而圣宝则亲近真雅门下这一流派。此后东密各流派中，唯独仁和寺与睿山的关系深厚，可知其有所由来。现将上述的附法就学的关系图示如下。

弘法门下的一个异流



第九章　益信、圣宝二僧正及其门下

真言宗自从出了益信、圣宝两位僧正之后，更加兴隆。当时门下的兴盛不可不推圣宝僧正，但益信僧正得到宇多上皇的皈依，为上皇灌顶，使真言宗在宫中益见盛行，上皇又兴建仁和寺，为真言宗增加了势力，并对平安朝佛教产生极大的影响。

益信僧正

益信僧正俗姓品治氏，备后人，自幼投大安寺从明诠僧都学习法相宗，后来就宗睿僧正学习真言宗。不久之后，南池坊的源仁脱离法相宗投归真言宗、唱导"三密加持"灵验时；益信也离开法相宗投到源仁的门下，努力研究真言宗的奥秘，遂成其附法弟子，与圣宝一起被称为其门下二杰。源仁灭后，益信继其后，任东寺的二长者，后升任一长者，兼东大寺别当；圣宝同时任权法务职。此后东寺的势力巍然压倒南北各寺。

宇多天皇的皈依

宇多天皇［887—896 年在位，后为上皇］特别皈依益信僧正，昌泰二年①［899］行幸仁和寺，召益信僧正受三归十戒，后又行幸东寺的灌顶院受灌顶，称"法皇"，以至尊之

① 原书作昌平二年，"昌平"乃"昌泰"之讹。

身成为益信僧正的付法弟子；并跟增命、神日学密宗一家的奥秘。他又在仁和寺营建御室如法修行，法名“空理”，灌顶名号是“金刚觉”。益信于延喜六年[906]三月寿八十岁圆寂。法皇继承其后，为真寂亲王及宽空授灌顶仪式。宽空僧正又继法皇之后管理仁和寺。他是河内人，姓文室，最初从灵岩寺的圆行及观贤、神日等受灌顶，后又从法皇重受灌顶，并为其附法弟子。他深感法皇的恩德，在法皇驾崩之后，为报答法皇乃断绝一切细米饭食，进行苦练修行。他担任东寺长者并兼任金刚峰座主，接着又补任仁和寺别当，兼理法务，天德年间在宫中熏修《孔雀王法》、《不动王法》，因有灵验，升任僧正。他在仁寿殿安置两尊观世音像，每月十八日举行观音供。“观音供”本是弘法大师为护佑天皇圣体而一度供养在宫中的，但此后断续不常，到此时才成为惯例，被称为“二间供”。到了天禄元年[970]，宽空辞去诸官职，三年二月八十九岁圆寂。附法弟子有宽朝、宽忠、定昭等人。宽朝继其后留住仁和寺，与醍醐寺的仁海同世。

（旁注：益信圆寂；宽空僧正）

（旁注：圣宝僧正）

益信僧正的同门圣宝僧正，生于大和。也有人说他是赞州人，生于光仁天皇末年。还有人说他生于嵯峨天皇的末年。开始，他到东大寺，投拜真雅僧正出家，在元兴寺学三论宗，又跟东大寺的平仁传法相宗，从玄永学华严宗的玄旨。贞观十一年[869]被推为兴福寺的维摩法讲师，创立三论宗的一个旨义，驳倒众议后他的名声更大。圣宝在研究了显教各宗之后，再归真雅僧正之门，学习真言宗，接受《秘密仪轨》，周游各地山川，在闲静的地方依照仪轨苦修。他特别敬慕役少角①之事迹，曾登上大和的各个高峰，在金峰

① 役少角，即役小角，姓役公，名小角，生于630年，卒年不详。曾住在大和国葛城山，进行苦修，后被称为“修验道”之祖。修验道为日本佛教一流派，分为天台宗、真言宗两支。

山的山顶修造和安置金刚藏王之像，并且又在吉野川设置渡船，开辟登山之路。由此，役少角的遗风大为盛行，因此被称为真言的修验道。贞观末年，圣宝在醍醐山中草创一寺，作为修行的道场，此即醍醐寺。真雅僧正圆寂之后，圣宝跟其附法弟子真然僧正受学两部灌顶，不久，又向源仁求教，进而掌握了真言的奥秘，他与益信二人都是源仁门下的名徒。宽平二年[890]由真然僧正推举，他继承真雅僧正担任贞观寺座主的职位，并兼东寺权法务，延喜二年[902]升任权僧正，与益信僧正并列。东寺有两个僧正，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当益信僧正接受宇多上皇的皈依而出入宫廷的时候，圣宝僧正则常到南都奈良致力于营修东大寺。寺正门二丈的二天王像，即由圣宝僧正发愿修建的，他请了南北众僧一千二百余人举行二天王像的开光供养法会。延喜年间他在东大寺中建立东南院，作为三论宗的基地，自任第一祖。益信僧正圆寂后，他继为东寺一长者，升任僧正。他在东寺时，曾兴修各堂宇的土木工程，并修造、安置佛菩萨像，举行四天王的开光供养法会时，法皇曾亲临法会。延喜九年[909]六月，圣宝以老病辞退诸官职，退居深草的普明寺，不久到七月十六日就寂于本寺，寿七十八岁。天皇命众僧于圣宝灵前诵经，且布施调布二百端。圣宝僧正的门徒很多，显、密二教的法师中，有不少皆出于他的门下。延僦受三论宗成为东南院第二代祖，观贤和观宿等是真言宗附法弟子，在东寺、醍醐寺振兴他的遗业。其中观贤，被称为嫡传的高徒。在东山天皇[1687—1708]宝永四年① [1707]圣宝被赐以“理源大师”的谥号。

真言的修验道

建醍醐寺

建立东南院和兴隆三论宗

僧正示寂

门下的法师

敕谥号

观贤权僧正，俗姓秦氏，生在赞岐，圣宝僧正传教时经过该地，得其父母同意，把他带回收养。他最初传三论宗，后学真言宗，受灌顶。观贤在般若寺举办法席，宣讲显密二教，数次被推为维摩会

① 原书作永宝四年，永宝乃“宝永”之误。

讲师,盛誉传遍南北各大寺。圣宝僧正示寂以后,他成为东寺一长者,照例兼理法务,并且补任东大寺检校,受到南北僧徒的尊重。延喜十九年补任醍醐寺座主,振兴师业。这是醍醐寺有座主的开始。观贤在东寺首次举办供养御影①的法会,以称颂弘法大师的恩德。他还担任金刚峰寺座主,整修了弘法大师的灵迹,据传他曾开洞扉拜谒入定的弘法大师。这是东寺的长者兼任金刚峰座主的起源。真然僧正圆寂以后,只有东寺兴盛,而弘法大师入寂的灵迹之地金刚峰寺却渐渐荒废,到了观贤担任该寺座主的时候,才渐渐又恢复旧日的光彩。延长三年[925]六月,他七十五岁时圆寂。附法弟子中淳祐继其法统,在醍醐寺开张门户,陆续出了元杲、仁海这样的英俊。圣宝僧正的系统非常繁盛。

附法弟子

第十章　宽朝、仁海二僧正的出世

益信、圣宝的二派和宽朝、仁海

益信、圣宝二僧正以后,真言宗形成了两大流派。如前所述,这两位僧正虽然都出于源仁僧都的门下,但他们的修学系统却有不同。益信最初跟兼传台密的宗睿僧正学习,以后又归於源仁门下并掌握了其教义的奥秘。而圣宝前后师事真雅、真然,只接受弘法大师一派的灌顶。益信僧正以后,宇多法皇又从宗睿的末流神日重学真言教义,并且跟智证大师之徒增命学习密教的奥秘,因此,仁和寺的流派,与作为弘法大师嫡系的圣宝僧正流派所传授的教法相比,其事相有所不同,他们互相比法;益信这一支,到了宽朝时兴盛起来,而圣宝这一支,到了仁海时才兴盛起来。

宽朝僧正

宽朝大僧正是敦实亲王的次子,宇多法皇的皇孙。延长四年[926]刚十一岁时就投拜法皇门下出家,后景仰莲台的宽空僧正,

① 供奉御影:指供养弘法大师像。

在仁和寺的灌顶堂受两部灌顶，又从圣宝、观贤系统的壹定律师重受真言奥义，开辟了广泽的遍照寺，大力宣扬真言一家的教义。仁海比宽朝后进，当时还在高野山真雅之门学习，尚未为世所闻。康保四年[967]宽朝继承其师宽空僧正，担任仁和寺别当，不久兼东大寺别当、西寺别当、东寺二长者，并且还担任法务的重职。永观之初，根据敕请，宽朝担任圆融寺落庆供养法会的导师。作为奖赏，天皇布施给遍照寺"理趣三昧料封"①一百户。此后，宽朝屡次进宫中参候天皇，熏修秘密法。在"平将门之乱"②时，他曾与南北诸高僧共同祈祷降伏此乱，以有灵验而闻名。宽和初年，圆融上皇出家时，他受敕担任戒师，第二年升任大僧正。弘法大师的后继者中担任这样高官的，宽朝是第一个。永祚元年[989]，圆融上皇仿效宇多上皇的先例，行幸东寺的灌顶院，受两部的灌顶，由宽朝担任灌顶仪式的大阿阇梨。同年，他在遍照寺传法给弟子济信，长德四年[998]圆寂，寿八十三岁。济信大僧正继其后，一传至大御室性信大僧正，仁和寺此时兴旺到了顶点；再一传至宽助大僧正，其门下的英俊云集。

出家受灌

广泽的遍照寺

圆融天皇皈佛

真言大僧正的开始

僧正示寂

仁和寺的传承

与宽朝大僧正并列的有仁海僧正。天历九年[955]生于和泉[今大阪]，自幼出家，登高野山拜真雅为师，后投醍醐寺，跟石山寺的内供奉[僧官名，供奉内道场]淳祐的附法弟子元杲僧都传法受灌顶。宽朝圆寂后，仁海的声誉传扬开来。宽仁二年[1018]在神泉苑熏修请雨经法，受赏任权律师，不久被任为东寺的二长者、补任东大寺别当，后升任僧正。长元年间，他在醍醐寺的附近地方小野开

① "理趣三昧"：指专心读不空译的"理趣经"；"理趣三昧料封"即读经赏封。料指资财，封指封土或封户。

② 平将门(?—940)，平安中期的武将。镇守府将军平良将之子。天庆二年(939)谋反，占据关东一带，自称新皇，在下总国猿岛建皇宫，置文武百官，第二年被平贞盛讨平。

小野的曼茶罗寺

辟一寺，安置两部的曼荼罗，称为曼荼罗寺，此后住在此处，传布自圣宝僧正以来的嫡系真言教义，门下甚多。仁和寺的性信大僧正也来问学受教。当时的天皇屡召仁海僧正，让他传习秘密法，特别是请雨经法，据说是弘法大师以来独家相传的，灵验显著。长久四年[1043]正月到五月的一百五十天内，各地缺雨，草木枯死，河井干涸。天皇敕命七大寺的僧众不间断地祈祷求雨，又在宫中建立大坛，令千僧读经修行，但毫无效验。于是，天皇特敕召仁海僧正，仁海以老病推辞。天皇再三召请，他难于辞谢，从六月八日开始在宫中修法，六天之后，大雨沛然而降，朝野为之惊喜，皆讴歌僧正的大德。天皇赏赐，许其乘辇车，并赐封七十户。此后，社会上称他“雨僧正”。永承元年[1046]五月，在曼荼罗寺圆寂，寿九十二岁。比宽朝晚四十八年。其附法弟子有成典、成尊等。成尊继承师业住在醍醐寺，与仁和寺的性信、宽助等相对峙。成尊之后，再传而至胜觉、严觉，宗门极其繁盛。

雨僧正

僧正示寂

附法弟子

第十一章　东密事相的分派

在益信、圣宝二僧正以后，产生了东密事相的分派。益信之后称为广泽派，圣宝之后称为小野派。以后又渐渐产生分派，以致有所谓“野、泽十二派三十六支派”之说。圣宝之下有般若寺的观贤，观贤之下有石山寺的淳祐，淳祐之下有延命院的元杲。元杲从益信的继承者宽空、宽朝处受学传法，学德兼优。他的下面出了小野的仁海僧正，仁海在小野开曼荼罗寺，以请雨经法闻名。仁海与广泽的遍照寺的宽朝僧正同时在世，形成对峙。这就是被称为小野派、广泽派的来由。仁海门下如云，曾盛极一时，而小野的成尊僧都继其后管理曼荼罗寺，也同样以请雨法见闻名。成尊之下有义

野泽十二派三十六支派

小野、广泽两派

范、范俊、明算等。其中义范、范俊二师，并负盛誉，互相比赛加持祈祷[①]的效验。义范在醍醐寺也以请雨法闻名，范俊留住劝修寺屡次修习大佛顶法，在这二师以后，小野派开始发生分裂。范俊继承曼荼罗寺，下面有严觉。严觉的门下产生了所谓小野三派。即宽信继承严觉之后兴劝修寺派，增俊开随心院派，宗意创安祥寺派。义范之下有三宝院的胜觉权僧正，世称为圣宝以来的嫡派。胜觉最初以定贤为师，后归义觉之门，从范俊得到奥秘的传受，据说有八十余法，日日暗诵。他特别修持请雨法、孔雀王法，以法验而闻名于世。其门下如市，所谓醍醐三派就是在他以后产生的，与小野三派相对峙。这三派是：定海大僧正继承胜觉之后倡导三宝院派，贤觉创立理性院派，圣贤开创金刚王院派。以上小野的三派、醍醐的三派都是产生于圣宝以后的系统，所以总称为小野的六派。这六派之下又产生数十个分派，这就是源运的照阿院派；一海的松桥派；成贤的地藏院派；定济的宝池院派；定晓的妙法院派；玄庆的岳西院派等，都传播到后世。另外，义范、范俊的同门明算，在受学于成尊以后上了高野山，重兴颓废的金刚峰寺，另外成为中院派之祖。良禅、兼贤等相传承，到了觉善，又出了引接院派，经过道范、贤定，到仁然时又产生了正智院派，都盛行于后世。

小野三派

醍醐三派

小野的六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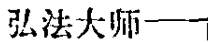
中院派

益信僧正，如前所述，把源仁传承之法传付给宽平法皇，法皇住在仁和寺宫殿，附法于宽空僧正。宽空之下有宽朝、宽忠等。宽朝住广泽的遍照寺，有"广泽派"之名。宽朝之后有济信，济信之下有大御室性信亲王，大大地振兴了宗门。亲王修孔雀王法，据说前后达二十余次。他传法给成就院宽助大僧正。世称"佛法关白"[②]。

---

① 加持祈祷，即俗称的"祈祷保佑"。"加"，谓佛加力于人；"持"，谓人受佛助。

② 关白：平安时期的官职，位于太政大臣之上。887年，宇多天皇讲："政事万机，概关白于太政大臣。"此太政大臣即指藤原基经，他当时担任摄政，此后以"摄政关白"连用，终平安朝皆由藤原氏把持。



- 真雅—真然—源仁
  - 益信—宽平法皇—宽空
    - 宽忠
    - 宽朝
      - 济信—(大御室)性信—宽助
        - (御派)觉法
          - 觉性—守觉
            - 道法……
        - (保寿院派)永严
        - (西院派)信证
        - (华藏院派)圣慧
        - (忍辱山派)宽遍
        - (传法院派)觉鑁
        - (持明院派)真誉
  - 圣宝—观贤—淳祐—元杲—仁海—成尊
    - 范俊—严觉
      - (劝修寺派)宽信
      - (随心院派)增俊
      - (安祥寺派)宗意
    - 义范—胜觉
      - (三宝院派)定海
      - (理性院派)贤觉
      - (金刚王院派)圣贤
    - (中院派)明算
- 实慧—宗睿
- 真济
- 道雄
- 圆明
- 真如—恒寂
- 杲邻
- 泰范
- 智泉
- 忠延
- 真绍
- 坚慧
- 道昌

其法名轰动一时，受法的门徒，仅记名的就有几十名之多。于是，广泽以后也产生了分派，觉法亲王传给仁和寺派，平等房的永严创保寿院派，信证开西院派，合称为仁和寺三派。圣慧亲王同样是宽助的门徒，又是觉法亲王的皇弟，住在华藏院，开创华藏院派。宽遍由宽助僧正受灌顶，上大和登忍辱山专事修练，以灵德闻名，因他住在忍辱山，所以把宽遍派称为忍辱山派。以上二派加上传法院的觉鑁的传法院派，合称广泽三派。而与圣宝的继承者相对应，广泽、仁和各派合称为广泽六派。宽助的门下有真誉，开创持明院派，此不在广泽六派之中，但此派在后世也大为传播。现将以上所述列表如上。（见 76 页图表）

仁和寺三派

广泽三派

广泽六派

持明院派

第十二章　密教的兴盛和修法法会

八家入唐传受密教，致使平安佛教成为密教的时代。朝廷屡次召请诸高僧修加持祈祷，保祐消灾增益，并且奖励各地的讲师、读师专修密教；因此，当时的朝野都信仰此教的灵验，从宽平［889—898］、昌泰［898—901］年间到长和［1012—1017］、宽仁［1017—1021］年间，密教兴盛到了顶点。

日本加持祈祷的由来

大概在奈良朝以前，加持祈祷已经逐渐盛行，而在奈良朝，已经有了如意轮法和吉祥天法等的传布。然而当时建坛修法的仪规尚未完备，到了平安朝，传教大师才首次在宫中修演毗卢遮那法，不久弘法大师又根据《秘密仪轨》如法修行仁王经法、请雨经法等，由于显现出灵验，上下更加信仰，而在宫中设立真言院，实际是密教兴隆繁荣的中心。承和元年［834］十一月，弘法大师上奏说，应仿照唐朝的神龙道场的例子，在宫中设立如法修行的真言道场，为国家的安宁进行祈祷；根据这一奏请，第二年正月，在中务省创建曼

宫中真言院

茶罗坛，从正月八日到十四日这七天里，大师亲自熏修真言法。这就是所谓“**后七日御修法**”。此后成为惯例，每年由东寺长者担任大阿阇梨，虔诚地修行真言秘法。据说大师一生建坛修法达五十一次。弘法大师之后，山门[指睿山]的慈觉大师，从唐朝传来大炽盛光法、七佛药师法、大安镇法、佛顶法等；智证大师传入了尊星法等；此外，小栗栖的常晓传来了大元帅法，从仁寿二年[852]以后在法琳寺每年熏修此法，诸事都遵照宫中真言院的御修法。山门的相应、喜庆则盛修不动法。振兴寺门[指三井寺]事相的余庆，也同时修不动法。从宽空、宽朝以来的仁和寺的法匠，皆以修孔雀王法而闻名，自从“雨僧正”仁海以来，醍醐寺以修请雨法而著名。仁海之时，有池上的皇庆阿阇梨，他兼传“东台两密”，大力地发展山门的事相，屡次熏修普贤的延命法。这样一来，山门、寺门、东寺各有**大法**、**准大法**、**秘法**、**通途法**的类别，其种类日益增多，碰到天变、地妖、降贼、治病等情况，即可按事如法修行。现把大法、准大法列举如下。

（旁注：御修法；慈觉、智证所传事相；大元帅法；台密的不动法；仁和寺的孔雀王法；醍醐的请雨法；皇庆的兴隆台密）

东寺及山、寺二门的大法、准大法

- 东寺（弘法大师派）
  - 大法—孔雀王法（一切消灾增益之事皆可修之）　仁王法（镇护国家大法中古以来东寺专修）
  - 请雨法（中古以来东寺专修）
  - 准大法—如法爱染法（敬爱法，成尊以来东寺专修）　如法尊胜法（为增益之事可修之）
  - 大北斗法（天变、地妖等消灾情况，可修之）　普贤延命法（增益法，为延年益寿可修之）
- 山门（慈觉大师派）
  - 大法—大炽盛光法（镇护国家的大法山门专修）　七佛药师法（凡消灾增益，可修之）
  - 普贤延命法（增益法，为延年益寿修之）　大安镇法（建造宫殿时，山门必修）
  - 准大法—法华法（消灾法，其中为了忏悔灭罪而修之）　六字河临法（六观音之法山门专修）

如法北斗法（消灾法，因天变地妖而修之） 如法佛眼法（为消灾等山门专修）

寺门（智证大师派）
- 大法—尊星法（天变地妖时，寺门专修）法华法（消灾法，其中为忏悔灭罪而修之）
- 准大法—大北斗法（消灾法，天变地灾时修之）

除此以外，还有一字金轮、佛眼、降三世、军荼利、大威德、金刚夜叉、五坛法等等，不下数十余种。而这些法，随时可修演，几乎可日夜不间断地进行。 其他秘法

既然讲了真言法，也要讲讲与此同时奉行的宫廷佛事法会。在宫中举行的最重大的佛事法会，就是御斋会、仁王会等。御斋会是在太极殿讲颂《最胜王经》的仪式，其开端是在称德天皇的天平神护三年[767]。仁王会的起源是早在齐明天皇[655—660]的时候。此外有维摩会，在齐明天皇的朝代，由于藤原镰足有病，召请法明尼讲《维摩经》，这是开端，但在承和元年[834]以后，照例每年必修。天长六年[829]首次在药师寺举办最胜会。社会上把宫中御斋会、兴福寺的维摩会、药师寺的最胜会合称为"南都的三大会"。法华会是南北一起盛行的，南京奈良的法华会，在弘仁八年[817]才在兴福寺举行，北京平安的法华会，在延久四年[1072]十月于圆宗寺开始举办。承历二年[1078]在法胜寺开设大乘会，永保二年[1082]在圆宗寺开设最胜会，这是与南京的三大会相对应的称之为北京的三大会。延历寺还有十一月会（或叫霜月会）、六月会，都按照御斋会的样式举办；在东寺，例年的仪式都准照敕会的样式。佛名会是由于承和五年[838]静安的奏请而开始的，这是从天长年间静安、道昌等人被召进宫中诵《佛名经》而来的。这一年的十二月，召请静安、愿安、实敏、愿定、道昌等人在清凉殿诵颂《佛名经》，以后成为惯例。承和十二年[845]天皇诏敕各地都要举办佛名会，贞观末

宫廷佛事法会 御斋会 仁王会 维摩会 药师寺最胜会 南都三大会 法华会 大乘会 北京三大会 睿山东寺的大会 佛名会

年，又向各地颁发佛像图画，进一步予以奖励。在承和七年[840]，紧接着佛名会又兴起了浴佛会①。浴佛会又叫佛生会，其初虽始于古代推古天皇朝代，但此时又是由于静安的奏请而在清凉殿隆重举行的，以后也成了惯例。到宽平三年，更在宫中设立浴佛道场，仪式年年都很盛大。此外，二月、八月二季的宫中读经，早在奈良朝已开始了，但从贞观前后，每季一定召请高僧到宫中隆重举行，长期未断。其他如文殊会、舍利会、涅槃会、常乐会、法华八讲、十讲、二十讲等，在各大寺都有举办，其种类甚多，兹不一一列举。

浴佛会

二季的宫中读经

其他法会

第十三章　慈觉大师及其门徒

俗姓生地

传教大师的训育

慈觉大师名圆仁，俗姓壬生氏，下野人，年十五投传教大师门下，深得其钟爱，彻悟圆教之奥旨，兼受传法灌顶。传教大师最初在山上设置四种三昧时，让慈觉大师创设常坐三昧堂（后成为文殊楼院）。传教大师圆寂后，慈觉按照先师的本愿进住堂内，修行一行三昧，打算十二年间深锁山门，然因山众的再三请求未能如愿，便在六年后出外传教。四十岁的时候，因感到身体疲惫寿命不会太久，乃于山上北部幽深之地，进行三年的隐居修练。这个地方就是横川首楞严院的根本如法堂。此后他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在承和四年[837]由义真和尚推举，山上僧众的拥戴，获选入唐“请益”。第二年，楞严院制出九条式袈裟，而且在六波罗密、三德的九峰、以及兜率等的四院，设置安禅房舍，确定各处检校人员，由安慧作总检校，等待慈觉大师的归国。

横川首楞严院

受命入唐请益

入唐

这一年，慈觉大师与遣唐大使藤原常嗣一起从难波出发，但因

① 浴佛会，原文是“灌佛会”，此即于每年四月八日所谓“佛诞节”举行的浴佛法会，取法传说中“佛生时，龙喷香雨浴佛”的故事。

为得不到顺风在太宰府停留了两年，承和五年[838]才解缆出发，七月二日到达扬州的海陵县。大师本来就想巡游天台山、五台山的圣迹，寻求教法。但是当时的唐帝因故不许，仅在扬州与宗睿邂逅相遇，跟他学习汉梵二语，又跟全雅受灌顶，并得到金刚大教及曼荼罗，第二年想与大使一起回国。但因海上遇风又回到扬州。慈觉大师对于自己没有达到入唐的本愿而遗憾，禀请大使下了船。扬州刺史又让他乘入唐使的第二只船。第二船又遇逆风漂荡，大师再次回到登州海岸。他与徒弟惟晓等共同发誓，再次出游，到了赤山的法华院，共同祈祷山神的保佑。由于州的军将登咏①的帮助，才得到许可去巡拜圣地。他们想去五台山，路过当州，从居士萧敬中传受教外之旨[禅宗]。到达五台山以后，朝拜了文殊菩萨圣容，许愿建造文殊阁。八月，他们终于到了长安。皇帝诏敕其住在资圣寺。慈觉大师在长安期间，会见了元政、义真、法全、元侃、宝月、义操、法润等人。他在唐朝所受到的密灌，一般称之为"十三重的灌顶"。他还跟净影寺的惟谨学习密教，与五台山的志达、玄鉴、以及醴泉寺的宗颖一起传学圆教止观的玄旨，并跟宝月三藏学习悉昙[梵字学]。慈觉在唐前后十年，渐渐思归，正在准备回国之际，碰上会昌[唐武宗年号，破佛是五年，即845年]破佛的法难，因装扮成俗人得免，离开京城，在承和十四年[847]从越州出发到达了太宰府。

赤山法华院

十三重的灌顶

止观及悉昙

慈觉大师回国以后，由于山上的请求，特别上奏天皇举行灌顶。到淳和天皇驾崩，文德天皇即位后，又奏请仿照唐朝按照新密法设立皇帝本命的道场，修炽盛光法，祈祷宝祚的长久；并设总持院，置十四僧，以镇护国基。在大师入唐前，按照仁明天皇[833—

皇帝本命的道场

①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四年七月八日作"新罗通事押衙张咏"。

849]的本愿已建设了定心院。在承和十四年，首次设置十禅师，而文殊楼院、法华三昧院、常行三昧院(在四三昧院之中)等，都到慈觉大师时才完成了先师所留下的这些遗业。此外，他首次在食堂设置天台大师供，在总持院发起舍利会，又效仿五台山竹林寺之风，修净土院庙供，改传法华忏法，兴起不断念佛。总之，传教大师的事业，可以说都到慈觉大师时才得到完成，而睿山的基础，至此才渐渐巩固。仁寿四年[854]，上奏天皇，以安慧、慧亮二人为三部大法的阿阇梨。这是以朝廷之命设置传法灌顶阿阇梨的开始。贞观二年[860]，慈睿、承云、性海、南忠四人，也受到这种任命。此外加上长意、常济、元訾三人，合称为大师面授灌顶的九人。慧亮最初是义真和尚之徒，慈觉大师归国后慧亮归于他的门下。世上尊他为"大乐大师"。最初是西塔宝幢院的院主。九人之外，象遍照、安然、相应等人，也都是大师的上首弟子。遍照是良峰安世之子，仁明天皇时，官至"藏人头"①。天皇驾崩，他哀悲不已，登睿山归依慈觉大师门下，逐次升至僧正，创元庆寺，补任座主。世上称他为"花山僧正"。安然，跟着慈觉及遍照受显、密二教，学识深远，建立五大院幽居，不争名位，世上尊称他是"五大院的先德"。他著有《菩提心义》、《教时问答》、《悉昙藏》等，著书很多，睿山的佛教至此集而大成。世称"阿觉大师"。相应和尚，从慈觉大师学不动别仪护摩法，据说他修练精勤，最有成果。他受慈觉大师的遗命，移建常行堂，又刻等身不动的尊像，在贞观六年[864]建立了无动寺予以安置。因此，人称"建立大师"或"南山大师"。大师的其他门学也有成就，虽然不能一一列举，而圆密一致的教法，从此蔚然大兴。

大师建立的寺院

三部大法的阿阇梨大师面授灌顶的九人

慧亮

遍照

安然

相应

① 藏人头，主管财政，相当于财政部长。

慈觉大师在仁寿四年[854]成为延历寺座主。这是有“座主”公称的开始。大师坚决辞退，但推辞不了。在治理睿山十年以后，于贞观六年[864]正月十六日圆寂，寿七十一岁。贞观八年，根据相应和尚的奏状，天皇在赐“传教大师”谥号的同时，赐圆仁以“慈觉大师”的谥号。文德[850—857]、清和[858—876]二帝，淳和(正子内亲王)、仁明(五条后顺子)两太后，皆从大师受菩萨大戒。至于大臣百僚受戒者，不知其数。大师寂后，由金轮院的安慧任第四代座主，露地房的长意，以后成为第九代座主。大师临寂时遗言，在净土院庙之外禁止在山上造修诸人之庙。慈觉大师之墓在横川花芳峰，所以也称“花芳大师”，大师常住之处称为“前唐院”。

座主的公称

大师圆寂

赐大师号

贵显的皈依

第十四章　智证大师及其门徒

睿山的第五代座主智证大师圆珍，俗姓和气公，赞岐国那珂郡人，是弘法大师之侄。年十五归于义真和尚门下，天长十年[833]在年分试中及第，又回到山上幽居了一纪十二年。承和九年[842]从传教大师的法孙、广智阿阇梨之徒德圆受传三部三摩耶。十三年，满山的僧众议论说：“圆珍大德，年齿虽轻，但习学显密二教，博览其他宗义，才德超伦拔萃，智略高深。应选拔他当本宗学头，以劝勉长幼，扶掖上下。”圆珍即被推举为睿山真言宗的学头。此时圆珍三十二岁。嘉祥三年[850]，他立志去唐朝求法，向天皇上表陈述其意。天皇深感其诚恳，许他入唐求法，并且另外敕命他任“内供奉”。仁寿元年[851]四月圆珍离开京师去太宰府。由于无便船，白白地经过二年多，仁寿三年八月，乘唐朝商船离开本国，因遇海风漂泊到琉球，第六天才到达唐朝福州的连江县，州吏对他款待很周到。圆珍入福州的开元寺，会见般若怛罗三藏，受传梵学和

俗姓生地

归于义真门下

传三部三摩耶

成为睿山真言宗的学头

入唐

学梵学

密教，且得到诸部的经疏三百余卷；接着前往台州，至国清寺，听物外和尚讲止观之教。物外是道邃的弟子广修的门徒。在这里，圆珍抄得天台宗教法有三百卷左右，又拜访禅林寺，参拜智者大师的遗迹。后又到越州开元寺，从良谞和尚受学天台宗教旨。良谞与物外是同门，是智者大师的九代法孙。唐大中九年[唐宣宗年号，855]，圆珍辞别众人从洛阳赴长安，拜谒法全阿阇梨，受瑜珈密旨，与日本的圆载一起入金、胎两界的曼荼罗[坛场]，受苏悉地的大法。接着，又请受三摩耶戒，受传两部的大教阿阇梨位灌顶。又到大兴善寺会见智慧轮三藏，学两部的秘密旨义。大中十年五月，回到越州的开元寺，再次谒见良谞和尚，得经法文共七十余卷，拜别以后又前往天台山。当初传教大师入唐时，曾在禅林寺建造一院，以备后来学法的僧侣居住。"会昌法难"后，院舍随之颓毁。于是，智证大师乃在国清寺的止观院里建造止观堂，且修建一所房子，以成全祖师的愿望。全寺的僧众都很高兴，题名为"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僧清观为其住持。大师在天台山只一年，大中十二年[858]六月，乘商人李延孝的船只，经十余日后于天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回到太宰府。

受天台学

受密教

在国清寺建立止观堂

三圣[最澄、圆仁、圆珍]入唐，虽然所传受的互相不同，但在携来的典籍方面，唯独智证大师圆珍带回的最多。其数目达四百余部一千卷。回国以后，一个叫做李达的人根据大师的嘱托，送来了藏经的阙本一百二十余卷，大师后又派僧三慧去搜求抄写了阙经三百四十余卷。大师在唐前后六年多，归国后，据敕旨住在睿山的山王院。其携来的书全部由太政官收藏。在贞观元年[859]，由于江州大友氏的请求，大师把书迁移到三井园城寺，贞观八年奏请以此寺作为天台宗的别院，他被命为此寺别当。他又创建唐坊，把携回的典籍移存此处。贞观十年，蒙敕以三井寺作为传法灌顶的道

携来的典籍

三井园城寺

场。此年六月担任天台宗座主。在职共二十四年，于宽平三年[891]十月二十九日圆寂，年七十八岁。智证大师出于慈觉大师之后，大力地发展了台密教派，在总持院的灌顶坛，奉敕为遍照僧正授三部的大灌顶；在园城寺的灌顶坛，又为宗睿僧正行密宗灌顶；这个苏悉地的大法，完全与其他各部不同。规定此法必须登上阿阇梨位后才能传授。智证大师以猷宪、康济二人作为三部大法的阿阇梨，贞观六年[864]，在仁寿殿设立大悲胎藏的灌顶坛，入坛者有天皇及太政大臣藤原良相等三十余人。贞观八年又在冷然院建立持念坛，专为宝祚长久进行祈祷。大师又首次奏请，为睿山的大、小"比睿明神"设置《大毗卢遮那》、《佛顶一字轮王》二经的年分度者。大师的官位至法眼少僧都。延长五年[927]十二月，追赐圆珍以"智证大师"谥号。

大师圆寂

大师兴隆密教

追赐智证大师谥号

大师灭后，其徒惟首(虚空藏座主)、猷宪(持念堂座主)、康济(莲花房座主)、增命、良勇(谷座主)、玄览(华山座主)、尊意(法性房座主)等人都先后继承座主的职位，管理一山。增命最初是圆澄和尚之徒，在延最的门下，后随慈觉学习天台教义，又从智证大师受传三部的大法，他继承传教大师和圆澄的遗志，与延最共同建成了西塔院。延喜五年[905]，宇多先帝行幸睿山，由增命授大戒、灌顶以及苏悉地的大法，又在千光院，接受阿阇梨位。其先，增命是园城寺的长吏，接着受任睿山座主，以其法有效验升任僧正，临寂之时，遗奏天皇，请赐先师圆珍以大师谥号。增命就是静观和尚。尊意和尚也深深通达密法，有"意外灵验"的名声。当平将门反叛的时候，他在睿山讲堂修演不动安镇之法，以降伏此乱。这个奇异传说，至今仍脍炙人口。

大师的弟子

增命

尊意

第十五章　睿山的兴盛及慈慧僧正的出世

慈觉、智证的二门徒

睿山的佛教，自传教大师创立以来虽由慈觉大师大成其事业，但在智证大师以后的七十余年间，几乎全是智证的法孙在山上掌权，而慈觉的法孙则在山外的法性寺、元庆寺等地保有其势力，然而到了慈慧僧正时，他大大地振兴了楞严院的家风。当时特别是右大臣藤原师辅皈依慈慧僧正的法教，在横川建立了法华三昧堂，为藤原的家运兴旺祈祷，其子藤原兼家等也尊崇之，开创了慧心院；在慈觉大师入灭以后横川颇为冷落，楞严院的主僧仅有一两个人，到这时常住的僧侣多至二百多人，大大地发展了慈觉门派的力量。加上在承平五年[935]三月(座主是尊意)，睿山的中堂、钟堂、食堂等四十余所房屋，全部被火烧毁；此后又经过了三十年，到康保三年[966](座主是喜庆)，睿山又发生火灾，把讲堂、钟楼、文殊楼院、常行堂、法华堂和所属的其他房舍，大多化为灰烬，满山极其荒凉。从尊意和尚以后经历了五代座主的更替，在天元三年[980]才举行重建根本中堂的供养法会，承平的火灾以后经过了四十余年，山上的规模才渐渐恢复旧观。这完全是由于慈慧僧正的努力。慈慧僧正又大力严格"笼山结界"的制度①，才戒饬了违背此规的笼山僧，并制定二十六条式，作为一山之规。有人说：他养了许多僧兵，举用愚钝无才的僧侣，作为武装徒众，用以维护正法，打击"权教"；此即所谓"像季的对治悉檀"②；并说这是天台僧兵的起

慈慧出世后的慈觉流派

睿山两次烧毁

天元中堂的供养会

山上僧兵起源的谬说

① 笼山结界，比睿山和高野山执行过的制度，规定修行僧在一定时间不许下山，专事修行。

② 像季，所谓像法的末季，传说佛灭后五百年是正法，正法以后一千年是像法，"像季"其意通"末季"。"对治悉檀"，对贪欲多者教慈心，对愚痴多者教因缘观，等等，这种对治教法叫对治悉檀。悉檀，梵文 Siddham 的音译，成就之意。

源。这大概是后人托词于僧正，以掩盖自己之谬说？慈慧僧正官至大僧正，其徒寻禅同时担任权僧正。他的门徒当中有豪放的，有深沉的，有洒洒落落的，有奇伟的，有贵族，也有贱民，门下蔚然成林，人才济济。圆、密、戒三法，都因而兴盛，此时可称为"睿山的极盛时代"。传教、慈觉、智证三位大师，再加上安然和慈慧，被称为"三圣二师"，在古代日本的天台宗中特别受重视，自然不是偶然的。

睿山盛极一时

三圣二师

慈慧僧正，名良源，俗姓木津氏，近江国浅井郡人。自幼跟随梵释寺的觉慧，十二岁时登睿山，投归理仙大师门下。五年后，理仙圆寂，跟相应和尚登坛受戒，后受学于相应、觉慧、喜庆、云晴等人，学业卓著，特别在承平七年[937]的维摩会上，以不满二十六岁的年龄驳倒了南京[奈良]的俊才义昭，在应和三年[963]的法华会上，竟使法相宗的耆宿法藏箝口无言。由此名声大振。应和四年，座主延昌寂灭，天皇诏敕由他嗣后，他辞而不就。同年不久，镇朝座主圆寂，慈慧再次受命，他仍谦退不受。此年他任内供奉，第二年担任权律师，第三年被任为法性寺座主，接着担任天台座主，兼律师，次年升任权少僧都，天延三年[975]任少僧都，第二年任大僧都，贞元二年[977]改任僧正，天元四年[981]天皇有病，他修法有效验。七年间多次进升而为大僧正。自从圣武天皇时行基菩萨受任大僧正的职位以来，至此历二百三十余年之久，才又有这个任命。其在当时受敬崇的情景，可想而知。

慈慧的俗姓生地及学历

承平的维摩会

应和的法华会

多次进升官位

大僧正

东塔、西塔以及横川，古来称为"三塔"或"三院"。横川能够达到与东塔、西塔相并的地步，固然是依靠慈慧僧正的力量，但无容置疑，藤原大臣一家的在外护持是最主要的原因。寻禅和尚是右大臣藤原师辅的第十爱子，受教于慈慧僧正而成为其弟子，并成为"一身阿阇梨"，被直接任为权少僧都，进而升为权僧正。这是大臣

三塔

寻禅

一身阿阇梨

大臣之子成为僧纲的开端

之子受任僧纲的开端，也是“一身阿阇梨”的起源。慈慧僧正还在横川开了定心房、寂定院等，并在此居住，又在饭室谷创设妙香院，

慈慧僧正圆寂

但工程进行不到一半而于宽和元年[985]正月三日圆寂，寿七十四岁。遗嘱把妙香院托付给寻禅僧正，让他完成。天皇依照寻禅的奏请，赠以“慈慧”的谥号。下面的人尊称他为“大师”、也称“元三大师”，或“御庙大师”。

僧正之徒古来称为三千、得意弟子七十，以此与古时的孔子相比拟。其中源信、寻禅、觉运、觉超被称为四杰，而只有源信得到师

慈慧僧正门下的俊杰

教的真髓。寻禅僧正在慈慧灭后，拜受座主之任，治山五年上奏辞谢座主和权僧正的职位，隐遁到饭室，又建成妙音院。世称他为“妙音院座主”或“饭室先德”，寂后敕谥为“慈忍”。其他如书写山的性空上人、多武峰的增贺先德、丹后的宽印先德安海、明豪诸大德，和暹贺、觉庆、院源等各座主，都出于慈慧僧正的门下。而性空、增贺、安海等人，都名闻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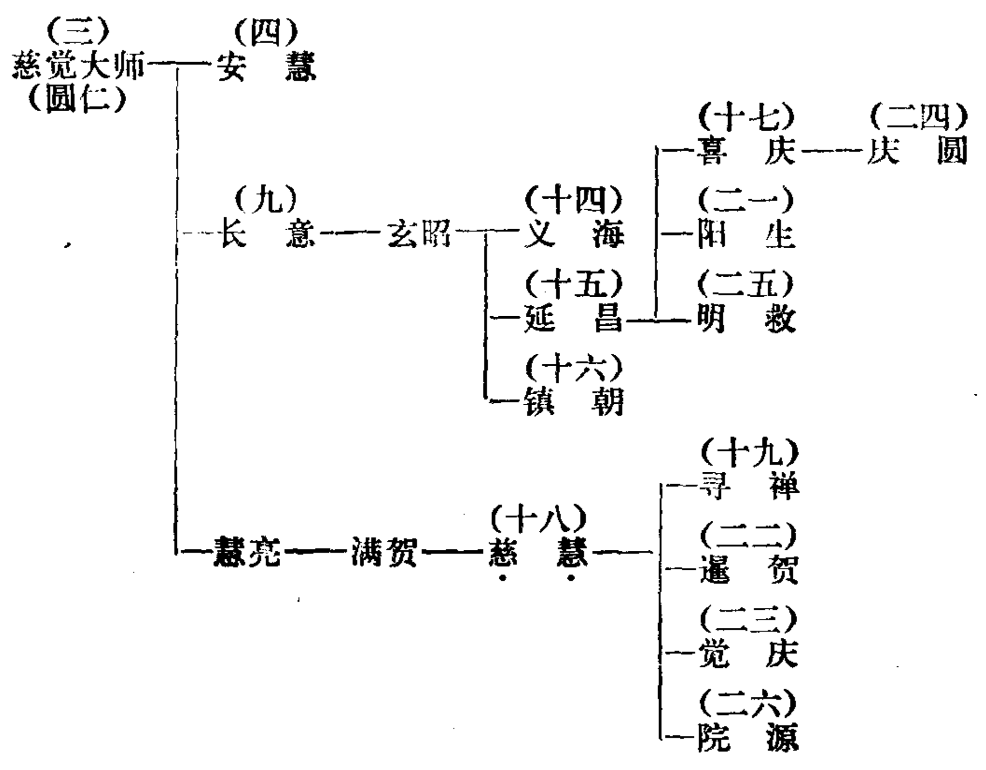
第十六章　山、寺二门的分立

根本大师传教的高徒虽然不止一两个，但在后代最有名的，是义真、慈觉二人。义真和尚回国以后，曾大力帮助传教大师进行教化，在传教大师寂后，又在山上建立大乘戒坛、创立戒坛院，可惜不久就去世了；因此传教大师的规划全靠慈觉完成的。然而智证大师从义真门下出现时，就与道誉、慈觉处于并列地位，而慈觉、智证两位大师的门下，当时也都是英俊辈出的。慈慧僧正出于慈觉的门徒，在他当山门[睿山]座主的时候，门下出了不少俊杰；而当时

慈觉、智证两门的破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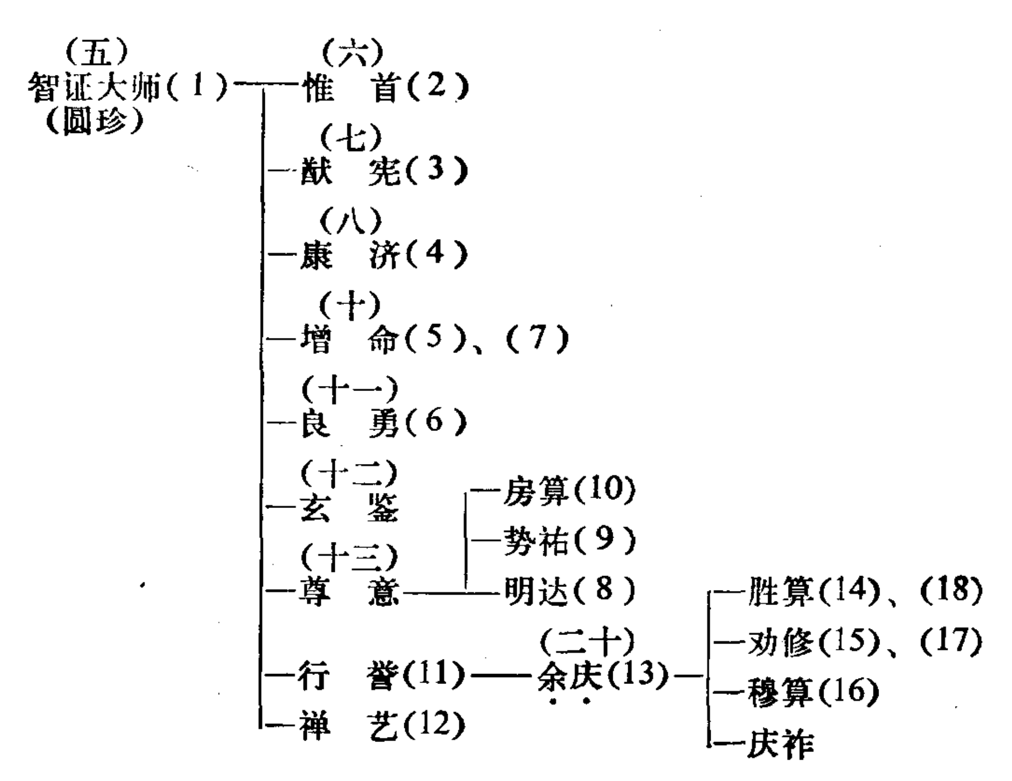
智证的门徒当中，也有不少高僧接踵而出。其中的余庆僧正与慈慧僧正名声不相上下，他的门下有劝修、穆算等名僧。于是两门的

倾轧加深，最终关系破裂。



名字上的数字，是天台座主的代次。

慈觉大师以后，金轮院的安慧当了第四代座主，接着是智证大师继安慧任五代座主，此后直到十三代的座主，除了长意一人之外，全由智证大师的门徒担任，而从义海开始，经过延昌、镇朝、喜庆到慈慧僧正时，都担任天台座主，才渐渐地巩固了慈觉门徒的基础，等到慈慧僧正寂后，余庆僧正继寻禅被命为天台座主时，两门之间从此非常嫉视，以致最后智证的门徒不得已逃避到山外去。从前后的图表，可以了解到这个情况。



名字上的数字，表示天台座主的代次。
名字后的数字，表示三井寺的代次。

由此看来慈觉大师的门下虽然不乏其人，但很明显，长久以来山门全由智证的门徒负责管理。直到慈慧僧正，再次扩张慈觉门徒的势力，其势披靡山上，他们竭力排斥智证门徒，而到了余庆僧正等人要重新掌权时，争端的再开已成自然之势。

慈慧僧正以前的睿山座主

余庆僧正

余庆僧正，筑前[在今福冈县]早良人，其事迹不详。他在天元二年[979]担任园城寺长吏，四年受任为法性寺座主。他被称为"智辨大师"或"观音院僧正"。一般把劝修、胜算、穆算、庆祚称为余庆门下的四杰。劝修即智静僧正。劝修、庆祚以下有志贺僧正明尊，再下面有行尊，当时还有三井寺的增誉，天台宗的修验道就是由他们兴起的。最初余庆僧正担任法性寺座主时，慈觉的门徒到朝廷诉说："贞信公[忠平]创设法性寺以来，已经历九代座主，慈觉的门徒常受此任，现在忽然以智证的门徒担任此职，是没有道理的。"喧扰

天台的修验道

余庆任法性寺座主

山上喧扰

纷争，事不易决。天皇（圆融）大怒，说："忠平开法性寺，未必付诸慈觉一门，现余庆虽出于智证之门，但已有智行之誉。败德之徒，徒事喧嚣，毕竟非清静僧侣之事！"下诏停止一百六十余人的封职。从此以后，两门之间的不和更形表面化了。

以后两门之间逐渐互相倾轧，智证的门徒渐渐离开睿山分散了。当时流言四出，有的说座主良源[即"慈慧"]嗾使其徒要烧千手院，要杀死余庆及穆算等。朝廷大惊，敕命守卫千手院的经藏，并且谕示座主停止这种行动。慈慧僧正上表说明这是无稽流言。此后，山上的智证门徒，由余庆率其门徒数百人一起下山住到观音院，胜算、劝修、穆算等也各率门徒分别下山居住。其余留在千手院的众僧，仅有百余人。然而到了永祚元年[989]，寻禅辞去了座主之职，余庆受敕任天台座主职。于是，慈觉的门徒进行抗拒，坚闭讲堂的门户，并在路上驱逐朝廷的命使。朝廷不得已再次派遣使官上山，让检非违使[①]予以保护，在前唐院宣布诏命，并且祭告慈觉大师之灵。因为众徒行为暴戾，诏命中有称众徒为"狮子身上之虫"的话。这就是有名的"永祚宣命"。余庆担任座主仅仅三个月，因山门僧众不服而辞职。到了正历四年[993]，由于观音院一个叫做成算的童子的事情，慈觉门徒一哄而起，烧了千手院的房舍，把胜算所管的四所房舍化为灰烬，连同莲华院（由冷泉天皇发愿建造）、佛眼院，以及已故良勇、房算的房屋、穆算所管的房舍共四十余间，全都烧毁，山上的一千余智证门徒都被赶出。庆祚等和其门徒一起移住三井寺。从此，山门（睿山）、寺门（三井寺）完全分立，长期没有相和。

流言百出

余庆任座主

山上僧徒抗拒

永祚宣命

正历四年山僧纷争

山、寺完全分立

① 检非违使，日本古代官名，掌京师的治安、追捕、听讼、断罪之责。

第十七章　慧心院、檀那院的二僧都及慧、檀两派教义的差别

慈慧僧正门徒中，深解密教旨义的尚有性空上人，通达显教旨义的尚有安海大德，然而唯独源信、觉运两位僧都门派繁盛，所谓慧、檀两派教义的差别，正是由此产生的。有人说："慧心院源信、檀那院觉运二人同是一师之徒，如说当时教义已有二派的差别存在，是不足信的。这或许是后世争相传扬他们的名声假托于二师而编的。"但事实未必如此。

源信僧都

源信僧都，大和[今奈良县]葛木郡人，俗姓卜部氏，少年登睿山师事慈慧僧正，才智超众，显、密二教无不精通，对于五种法师[①]、四种三昧都有很深的造诣。源信住慧心院教授门徒，厌弃世上荣华而深居院内从事著述。他又最向往西方净土，编著《往生要集》三卷。此书依照念佛这一门，编集了经论的重要文篇，以表达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旨义，阐明"往生极乐之教行，浊世末代之目足[②]"的道理。其他著作约有七十余部，一百五十余卷。其中《一乘要决》，说明众生成佛之义，驳斥定性无性的偏执，详细阐明了一乘是真实之理，而五乘是方便之说。宽和二年[986]，托便船把《往生要集》送往宋朝。台州商人周文德收到后把此书送到天台山国清寺，寺僧盛赞源信的功德。以后，当他的弟子寂照(圆通大师)要渡海入宋的时候，他提出关于天台宗教义的二十七个疑点，让他转

《往生要集》

《一乘要决》

① 五种法师，即受持(忆而不忘)、读、诵、解说、书写。法，法则；师，训匠，所谓"五种精通，皆得称师"。

② 语见《往生要集》卷上。"目足"，亦即"教行"。"目"喻智，指教义；"足"喻行，指修行。谓净土法门为"末代"最切实可行的教说。

请四明山的知礼解疑。知礼感叹他研习精深，并作了答释。但源信得到这些答释的时候，认为许多地方不合自己的意思。后世传说，这只是源信僧都故意试问一下外国学匠而已。宽仁元年[1017]六月十日，他端坐念佛而寂，行年七十六岁。 僧都圆寂

觉运僧都，京师人，俗姓藤原氏，东宫大夫贞雅之子。又跟随慈慧僧正研习天台教，讲场中常超出众人。居住檀那院时，曾大量接待来学者。他最初从静真学密教，静真灭后，屈身受学于皇庆。官至权大僧都，宽弘四年十月圆寂。他的著作大部散失不传。其事迹亦不得其详。 觉运僧都 僧都圆寂

檀那院觉运的门下，以遍救僧都最突出，桓舜、长算等人也有名。慧心院源信的门下，有觉超、宽印、明豪等人，都是慈慧僧正的高徒。慈慧灭后，归于慧心的门下。此外如寂心、寂照等人也都是慧心门下的名僧。觉超僧都是泉州人，被称为慈慧门下四杰之一。后来师事慧心院源信，究习圆教，当时他对显、密二教的学识号称"一山之冠"。觉超僧都性情超脱，声誉很高。曾因修法灵验而蒙诏受任僧都。他不受任命而径自出宫，敕使追到他背后高声诵读诏命。觉超常住都率院，因此尊称为"都率的先德"。后移楞严院。遍救僧都是左大臣藤原仲平之子，皈依觉运僧都之门，研究天台教观，住静虑院，尊称为"静虑院的先德"，后受任大僧都。他曾与都率院觉超争论立教之义。檀那院这一派从静虑[遍救]经三传而到澄豪，慧心院这一派从都率[觉超]经三传而到忠寻。慧心院[源信]、檀那院[觉运]两派自此有很大发展。 源信、觉运的门下 觉超僧都 遍救僧都

所谓慧、檀两派的教义差别，从细小的论点，以至到三大部[①]字字句句的解释，相冲突处虽不过百，然而追溯其根本的分歧点， 慧、檀两

① 天台宗的三大部：《法华玄义》十卷、《法华文句》十卷、《摩诃止观》十卷，皆智𫖮著。

派根本的分歧点　慧、檀分为两派的起源还在于传教大师入唐求法这件事上。如前所述，传教大师从行满处受传天台的教相，从道邃处承受天台的教旨。行满的教相相承是从因向果的始觉的法门，而道邃的教旨相承是从果向因的本觉的法门。传教大师一个人继承了这两种法门，认为从因向果、从果向因是一致的，并把始觉和本觉是不二而一体的教义传给后代，因此直到慈慧僧正为止，这种教义仍嫡系相传不断，如泻瓶传灯，流义未分。然而到了慈慧以后，慧心、檀那二僧都才开始分为两派；慧心派不期而吸取了道邃的教系，檀那派无意而接受了行满的教系。慧心吸取道邃的教系以台、密、禅一致来设立观门。即：在设立观门当中，以第八识阿梨耶作为“所观”，以元初的一念①作为对境，破除“元品无明”，使之现出位于第九识[菴摩罗识，即真如]的三千三谛之月（教圆），敞开诸尊的曼荼罗（密教），顿悟到本觉的天真独朗（禅宗）。象他的《观心略要集》、《真如观》、《本觉赞释》、《空观》，实际上表述了这种旨义。因此，都率院的觉超，关于观法的用心，是这样教授的：第一，要去色而观心；第二，在心中，要去“六识”而观“八识”；第三，在八识当中，要去界内的阿赖耶而观界外的阿梨耶②；第四，就界外的阿梨耶来讲，要去诸心而观元初的一念[根本无明]；第五，就元初的一念来讲，要去其相而观其性（真如）。至此，使我们怀疑，日本天台宗大概与中国天台宗的山外流是一样的吧？这是从台、密、禅互相一致的前提推演出来的，即是依据了从果向因的本觉的法门。

慧、檀二派的本源

慧心派的教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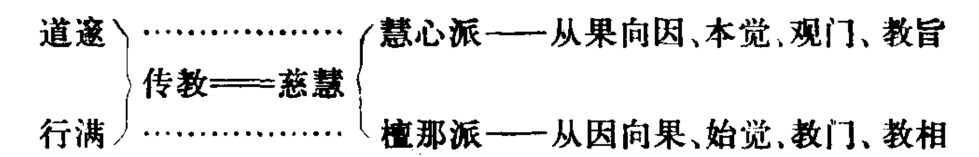
观法的用心

檀那派的教义　檀那汲取了行满的系统，坚守天台宗的教相不动。因此这一派的教义当中，在设立观法当中，坚持不许以“八识”作为所观，也

① “元初的一念”与“元品无明”同义，亦即“根本无明”。

② 玄奘系统新译唯识说把第八识（梵文 ālaya）译作阿赖耶识，而真谛系统旧译唯识说称之为阿梨耶识。

嫌弃以“元初的一念”作为对境，而把现实的“六识”定为对境，对于终日终夜乱起妄动而永不休止的意识来讲，则应修“三谛圆融”的实相观［观万法的实性］。这是依据从因向果的始觉的法门。上述内容用表简示如下：



一看此表就会感到慧心、檀那两派同中国天台宗的山家、山外流的冲突相同，看来虽是互不相容的，然而并不是那样。既然它们全是以“台、密一致”和“始、本不二”立教的传教大师和慈觉大师的后继流派，那么，他们在讲述止观的法则方面，虽然有这样的差异存在，但也不是没有相符的地方，例如象檀那派的《一实菩提偈》、《念佛宝号论》，都大量地表述了本觉的法门。

慧、檀两派的相符

第十八章　天台圆教的分派

睿山的密教，由于慈觉、智证二大师以及安然大德等的努力，发挥“理同事胜”之旨，使山上密教呈现出隆盛的景况，这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如果仅就比睿山一山来讲，天台圆教的兴盛也足以引人注目了。其分派也可说是极繁多的，特别是檀那的四派，慧心的四派其最显著的就是在寺门［三井寺］当中也多少产生一些分派。前面已讲过产生山门、寺门二派的过程，此后，这两派虽然互相比赛势力，振兴教风，但睿山的威势常常压过寺门，特别是在慈觉以后经过四传至慈慧大僧正担任座主之后，睿山的隆盛是空前绝后的。于是山门分成了檀那、慧心两派，从檀那院的觉运、静虑院的遍救以后，经四传到了慧光房的澄豪，其下有永辨、智海、长耀、辨觉、

檀那、慧心的四派

檀那院的分派

尊珍等一时人才辈出，檀那一派由此大盛，世称“慧光房派”。智海、长耀都继承慧光之教，接受檀那流派，又另外成为一派，智海创立毗沙门堂派，长耀成立安居院派（又叫竹林房派）。永辨承受慧光的正传，又传授给徒弟圆辅，圆辅再传给祐圆、辨长。此外另有猪熊派，这是从相应和尚经过遍豪、庆命，又从静严到圣融这一支。然而静严是属于竹林房这一派的，从圣融是他的门下来看，猪熊派是属于竹林房这一派；大概又是檀那院的后继流派。

慧心院的分派

慧心派从源信僧都、都率院的觉超，经四传而到东阳房的忠寻，他的门下出了须耀、皇觉、瑜伽、观照四高徒。慧心派从此发展起来。人们称道：“檀那派因澄豪而壮大，慧心派由忠寻而兴盛。”皇觉是忠寻高徒中的最优秀者，其徒有范源，再门下有大和庄法印俊范，这一派广传于世，称之为“椙生派”。俊范之门有静明、政海，静明之下有静运，政海又受学于静明。静运之后称之为行泉房派，政海之后称之为“土御门御门迹派”。宝地房派，出自宝地房的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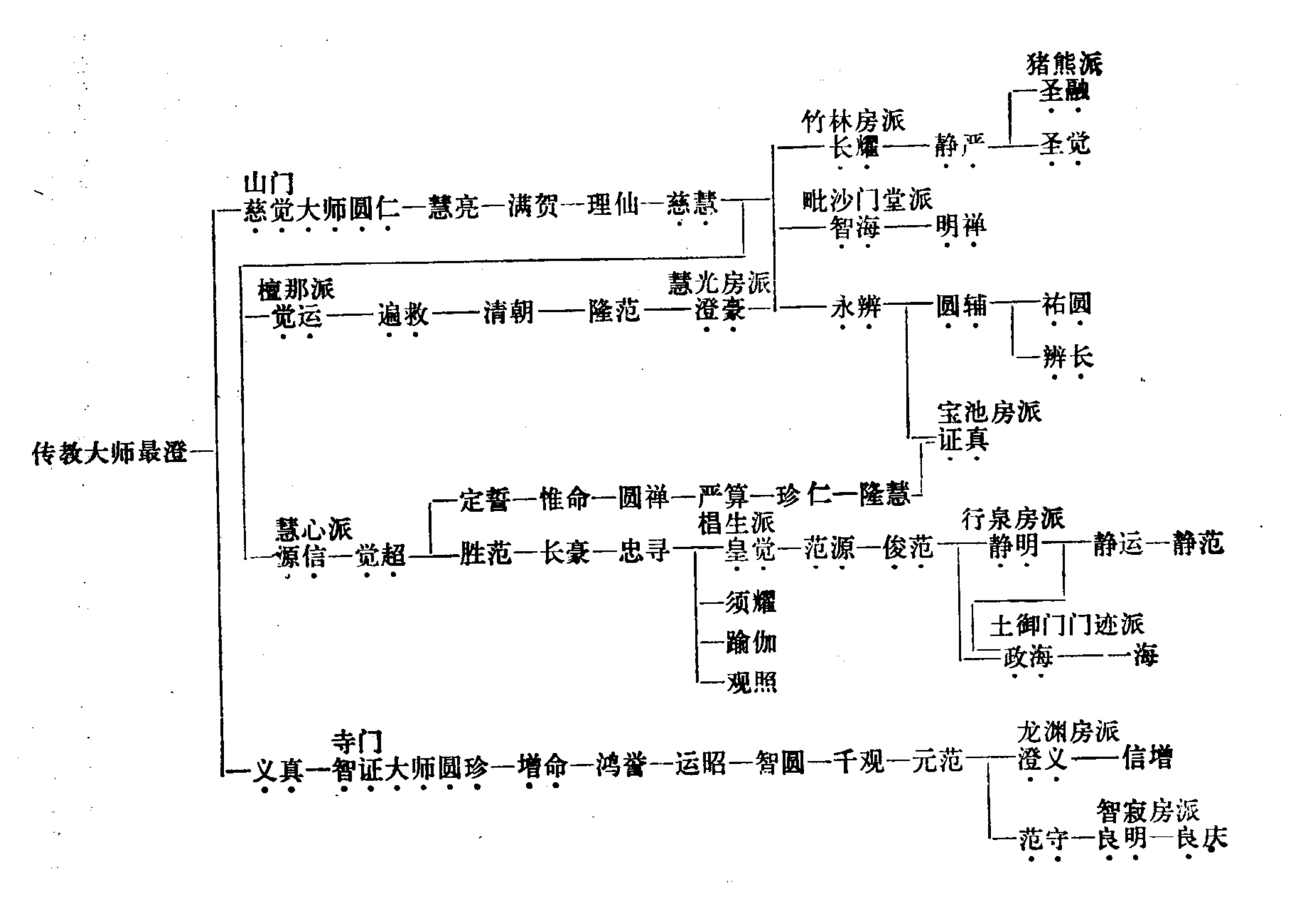
证真

真，继承慧心之后，并兼传檀那派。证真，俗姓平氏，是能登守［官名］教经的弟弟。他继承觉超僧都以后六代的系统，又从永辨研究檀那的教义，合并传承两派，但实际倾向于慧心派。他的著作有《三大部私记》。后人把他比拟为地藏菩萨的化身。其徒永尊受传他的正脉，住在宝地房。

寺门的分派

寺门的圆教在智证大师以后，很久没有产生分派。从大师之徒增命和尚，四传而至金龙寺的千观。千观的道声在当时很高，世称为“箕尾的先德”。其门徒有元范，元范之下出了澄义、范守二人，范守之徒有良朋。良朋以学誉闻名于世，曾与当时的澄义辩论教义。良朋年少，但其名望几乎超过澄义。澄义即龙渊房，良朋即智寂房。寺门分成龙渊房派和智寂房派两派就是从此时开始。

总之，天台宗的分派，从大的山、寺二门和慧心、檀那二派，到



传教大师最澄
山门
慈觉大师圆仁
慧亮
满贺
理仙
慈慧
竹林房派
长耀
静严
猪熊派
圣融
圣觉
毗沙门堂派
智海
明禅
永辨
圆辅
祐圆
辨长
宝池房派
证真
檀那派
觉运
遍救
清朝
隆范
慧光房派
澄豪
慧心派
源信
觉超
定暂
惟命
圆禅
严算
珍仁
隆慧
胜范
长豪
忠寻
椙生派
皇觉
范源
俊范
行泉房派
静明
静运
静范
土御门门迹派
政海
一海
须耀
踰伽
观照
寺门
义真
智证大师圆珍
增命
鸿誉
运昭
智圆
千观
元范
龙渊房派
澄义
信增
范守
智寂房派
良明
良庆

小的山门八派和寺门二派，虽说呈现出极其繁盛的景况；但到了后代只是注重相承的口诀，不轻易地写在书上，也不轻易地传给别人。因为这个缘故，到了今天他们的教义已全部失传，其内容如何很多地方几乎已不可知。

第十九章　台密事相的分派

台密的由来

传教大师以睿山为本山与南都佛教对峙，规定止观、遮那二业为睿山学僧的必修课程①。这是兴隆密教的开端。然而他在与南都佛教竞争的过程中，主要是依靠了天台的圆旨和圆顿的大乘戒；到了以后慈觉、智证二大师相继入唐求法的时候，由于内外的形势，当时睿山所传授的大部分是密教。慈觉大师回国以后，作《金刚顶》、《苏悉地》二经的疏，智证大师回国以后，作《大日经指归》、《讲演法华仪》等，大肆论述了显、密一致的观点，以此与东寺密教比赛效验。特别在慈觉大师建立了总持院以后，睿山的密教更加兴盛，以致最后有把“天台宗的密教”差不多变成“密教的天台宗”的趋势。

台密的三派

一般说台密的分派，从大的方面讲可归于根本大师派、慈觉大师派、智证大师派三个流派；但在传教大师时候，自从高雄山寺灌顶以后，好象没有发生另外一派的相传灌顶和口诀相承等情况。到了慈觉大师时，他上奏天皇以其徒作传法灌顶阿阇梨，自此才兴起了所谓付法相传的事情。慈觉大师之徒慧亮、慈睿、常济承受此

---

① 最澄规定以止观业、遮那业作为睿山的学生式（学僧课程）。每年按诏敕授戒二人（年分度者），受大戒后才修此二业。修止观业者，每年每日讲读法华、金光明、仁王、守护等经；修遮那业者，每年每日读遮那、孔雀王、不空羂索、佛顶等经。修此二业者，十二年不许出山，专事修行。

传，传给慈慧僧正的是理仙大德。安然和尚又出于慈觉之门，他明敏博识，通达显、密、梵、汉之学，著作极多，“理同事胜”的旨义至他而大成。安然门下有大慧，大慧下面有净藏。净藏大德是三善清行之子，深通密教仪轨，以灵验殊绝而闻名当世。净藏又受教于玄昭。玄昭从慈觉之徒长意和尚受密教。玄昭之下有玄鉴、智渊，玄鉴之下有觉慧。慈慧僧正还受传于觉慧。因为慈慧僧正住在横川，称之为“川派的密教”。

净藏大德

川派的密教

智渊僧都，世称戒坛阿阇梨，其徒有明静、平灯二人。静真受学于这二人，并传授给皇庆。皇庆俗姓桔氏，京兆人。七岁登睿山，后周游四方，研究东、台两密。门下有长宴、院尊、安庆、赖昭等，兴盛无比。因为住在东塔、南谷、井坊，称之为“谷派密教”。今天所存的台密，皆出于本派。皇庆后来在丹波池上隐居，因此称之为池上阿阇梨。永承四年[1049]七月，在东塔院寂，年七十三岁。他就是慈应和尚。慈应以后，由大原的长宴僧都之徒，法曼院相实创立了法曼派；井坊的安庆之徒，三昧院的良祐创立了三昧派；由赖昭阿阇梨经过佛顶房的行严，再到穴太的圣昭，这一派称为穴太派(又叫小川派)。圣昭又受传于智泉房的院昭，而院昭属于院尊的门下，并且又是赖昭之徒觉范的门生。因此，穴太派又有智泉派、佛顶派，或院尊派等名称，是台密中最盛行的一派。这一派再加上西山、叶上二派及三井派，合称为山、寺的六派。这里只说明台密的主要派别。还有人提出睿山十三派的名称。西山派是穴太派的支派，起源于西山的澄豪。叶上派兴起于叶上房的荣西，因其徒荣朝住北谷莲华院，所以又名为莲华派，也就是所谓“良世田的灌顶”。后世睿山的五个灌室当中，正觉院属于西山派；行光坊、总持坊、鸡足院等都属于穴太派，而真如院是法曼派的灌室。三昧派到近代由天海僧正在南光坊复兴之前，据说已中断很久了。三井派自智

智渊僧都

皇庆阿阇梨

谷派密教

法曼派

三昧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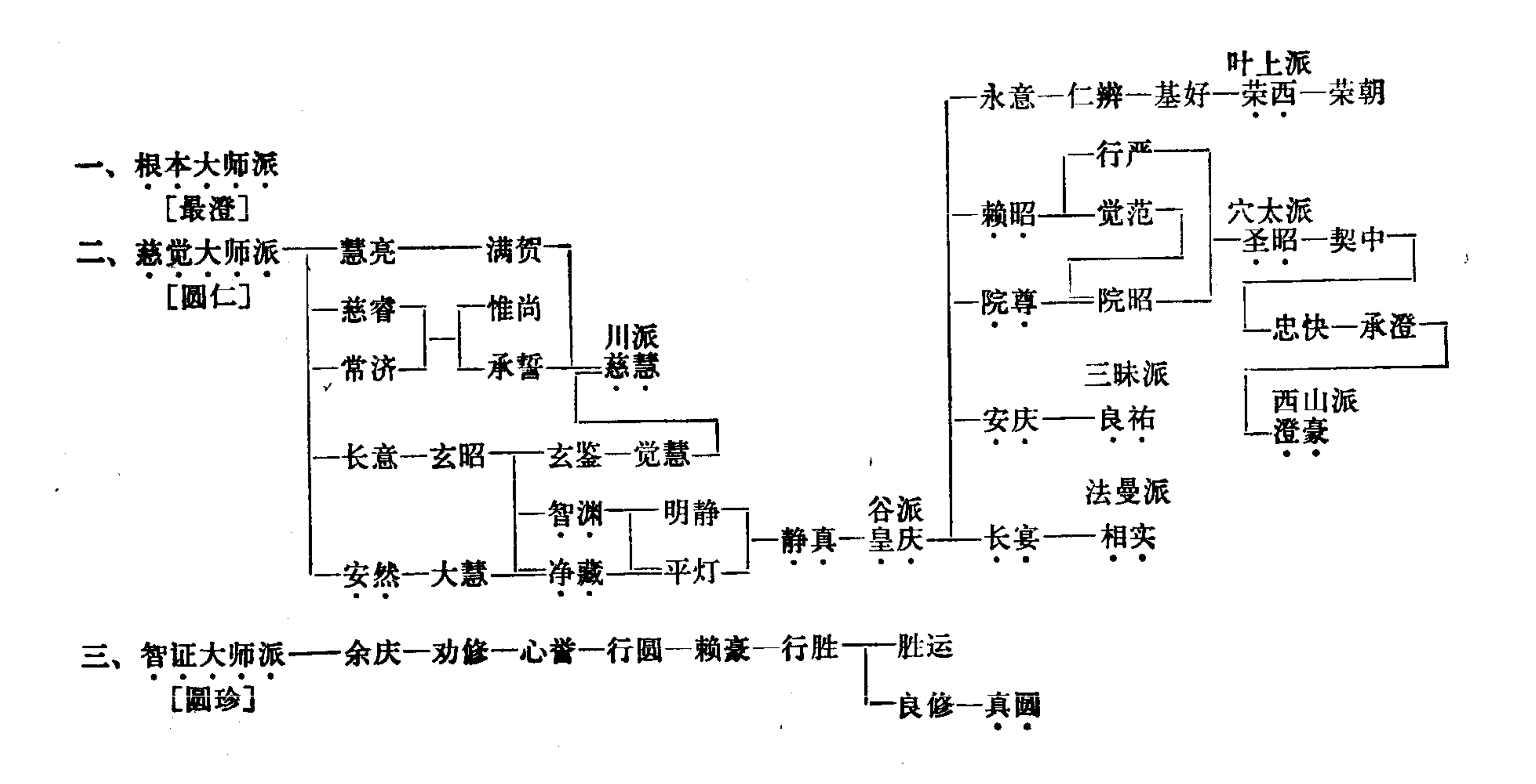
穴太派

山寺的六派

西山派

叶上派

五个灌室


一、根本大师派
[最澄]
二、慈觉大师派
[圆仁]
慧亮
满贺
慈睿
惟尚
常济
承誓
川派
慈慧
长意
玄昭
玄鉴
觉慧
智渊
明静
安然
大慧
净藏
平灯
静真
谷派
皇庆
永意
仁辨
基好
叶上派
荣西
荣朝
赖昭
行严
觉范
穴太派
圣昭
契中
院尊
院昭
忠快
承澄
西山派
澄豪
安庆
三昧派
良祐
长宴
法曼派
相实
三、智证大师派
[圆珍]
余庆
劝修
心誉
行圆
赖豪
行胜
胜运
良修
真圆

证大师以后，如泻瓶一样一直传下去，只是经余庆僧正的门下劝修之徒心誉四传到胜运、良修的时候，才分成了两派，但以后到了良修之徒真圆的时候，这一派出现很兴盛的局面，而胜运一派的法系断绝了，这样又使寺门完全回到同系相传的状态。这就是唐室的灌顶的传系。

第二十章　东寺密教与睿山天台密教的关系及其异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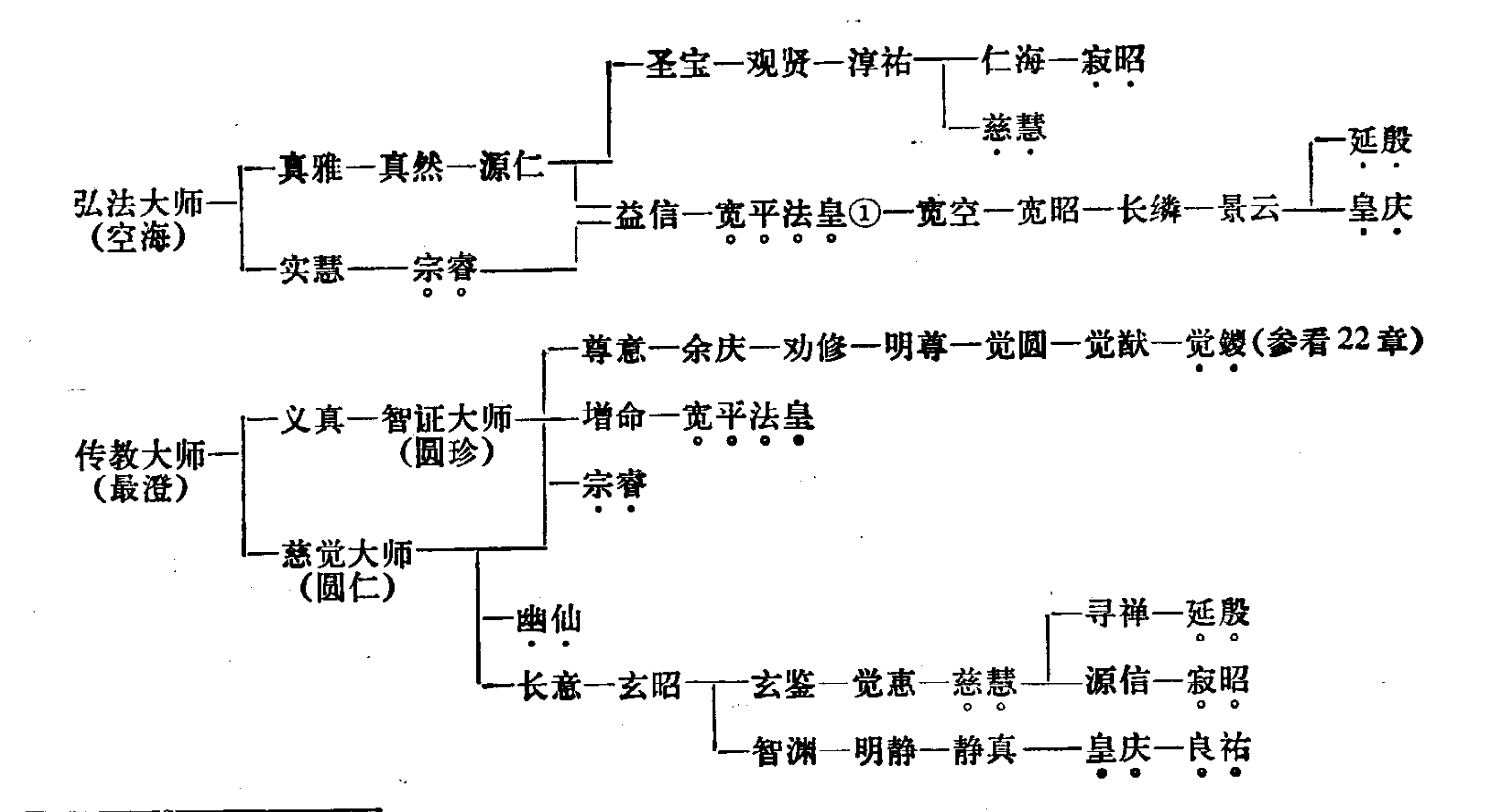
八家的师资相承和东、台两密

东密与台密的互相关系，从所谓真言八家[1]的师资关系上就可明白。传教大师是顺晓阿阇梨的附法弟子，据说后来在弘仁三年[812]再次从弘法大师受惠果一派的灌顶。慈觉、智证二大师与弘法大师法系的圆行、慧运、宗睿等人前后入唐求法，其师承关系相同。其中的宗睿僧正从实慧僧都受弘法大师一派的灌顶，如前所述，又先后师事慈觉、智证二大师。此后东密的事相愈益复杂，在宗睿以后，益信僧正的门流，与山门、寺门法匠的授受关系很深。宇多法皇是益信的附法弟子，可是又从增命受智证一派的传法。不久，幽仙律师，也研究台密，从慈觉大师受学台密一家的奥秘，以后到仁和寺传教布法。宇多法皇以后，经过真寂、宽昭、长缣到景云，他向慈觉大师法系的池上的皇庆，以及延殷传授益信僧正一派的佛法。台密的事相，从出了皇庆以后，就勃然兴盛，这实际上是由于合并接受了东密、台密而兴起的。就是说，台密与东密益信僧正这一派的授受关系最深，在对圣宝这一派的关系方面，有人说慈慧僧正曾同时受传于观贤的附法弟子石山寺内供奉淳祐。还有寂

益信门流和山寺二门

幽仙律师

① “真言八家”，东寺五家是：“弘法大师”空海、慧运、宗睿、常晓、圆行；台密三家是：“传教大师”最澄、“慈觉大师”圆仁、“智证大师”圆珍。


弘法大师（空海）
真雅—真然—源仁
圣宝—观贤—淳祐
仁海—寂照
慈慧
益信—宽平法皇①—宽空—宽照—长缣—景云
延殷
皇庆
实慧—宗睿
传教大师（最澄）
义真—智证大师（圆珍）
尊意—余庆—劝修—明尊—觉圆—觉猷—觉镂（参看22章）
增命—宽平法皇
宗睿
慈觉大师（圆仁）
幽仙
长意—玄昭
玄鉴—觉惠—慈慧
寻禅—延殷
源信—寂照
智渊—明静—静真
皇庆—良祐

① 宽平法皇，即宇多法皇。

昭同时受学于仁海，出于皇庆门下并创立三昧派的良祐同时受学于小岛派的宗禅，也是这类情况。

东、台两密，八家在中国传承密教当中已是互相交错的，而在回到本国以后所以又有这样的授受关系，恐怕主要是在事相方面。从教相方面来看，二者是泾渭分明的，决不能混同。东密所依据的经典是《大日经》，其本意在于根据这个经典在各宗之外另外创立真言宗。而台密则以《法华经》为其根本依据，想在天台圆教中设立真言教。这就是两密的教相不一样的根本原因。在东密里面，是根据《大日经》看待释迦一代的说教，因而以《华严》、《法华》作为显教，在"十住心中"把天台宗作为"第八心"，以华严宗作为"第九心"，以真言秘密教作为"第十心"，实际上是把《法华经》放到低于《大日经》、《金刚顶经》几等的地位。台密则与此相反，依据《法华经》来看释迦一代的说教和判断大日如来的秘密说教，因而把《法华》、《大日》、《金刚顶》作为互相一致的密教，大家都没有优劣上下的差别，只有一个差别，即：《法华》局限于"理密"，而《大日》不仅有理密，而且兼有事密。总之，东密、台密的区别是：一个是以《法华经》作为显教，并把它置于《大日经》之下；一个是也把《法华经》作为密教，认为它与《大日经》地位相等。但即使在台密这一派的内部，传教大师只提出"显密一致论"，以至慈觉把"理事俱密"分开，论述"理同事别"，智证最后宣传"理同事胜"，谈论"显劣密胜"，并以"五时五教"进行判教，几乎接近于东密的主张。安然也继承智证，非常倾向于密教，但他坚决地拒绝使用弘法大师对"十住心"的判断，却陈述"十住心"的"五失"加以驳斥。这都是台密家与东密家不同的地方。其他关于龙树、龙智等人的金、胎两部的相承问题，关于《法华经》教主的佛身等问题，或者作为天台宗的"一心三观"之功益即身成佛的有无问题，两者之间虽有许

东台两密在教相上的区别

东密所创立的

台密所创立的

传教、慈觉、智证、安然的不同

东台不同的其他问题

多不同的观点，但归根到底是由于所根据的经典不一样，不外是从一个要让真言宗独立，一个要使真言宗与天台宗合为一体的原因而来的。此外，台密这一派常常说东密仅仅传授金刚界，对于胎藏界则没有清楚的传授，并且说“苏悉地大法”还完全是东密所不知道的，在事相方面，强调象“炽盛光法”、“七佛药师法”等，只有台密传授；东密则对之进行反驳。两者之间互不相让，这类例子很多。

第二十一章 山、寺二门及南北佛教的倾轧

朝廷崇信佛教的结果，最终造成了僧侣的跋扈、恶僧的蛮横。平安朝末年的佛教，已酿成了阿修罗① 的惨状。这虽然给镰仓时代［1192—1333］佛教的新生打下了基础，但谈到其堕落的情况，仍使人感到悲痛。当时的佛教，总不出南北这两支。在南京［奈良］佛教中，虽以东大寺占首位，但兴福寺依仗法相宗和春日明神② 的威势极其专横跋扈。在北京［平安］，朝野上下虽然都忠实皈依真言宗诸寺，但号称“鬼门镇护”、依仗“山王七社”③ 神威而蹂躏帝都的，却是睿山的延历寺。园城寺④ 自与山门分立以来山寺二门一直磨擦。多武峰自从增贺先德住进以后就专属睿山无动寺。

兴福寺和延历寺及其所属的寺院

① 阿修罗，梵文 Asura 的音译，或译“非天”，“无善神”，是古印度神话中的一种恶神。传说他与帝释（天神）互相嫉视，战斗不停。后世亦称战场为阿修罗场。

② 春日明神：藤原氏的氏神，为法相宗尊奉，亦称为“慈悲万行大菩萨”，据说是块松木。

③ 山王七社：日本天台宗的守护神叫“大山咋神”，被看成是药师如来的化身，这就是山王。山王称为“一宫”，此外有当成释迦化身的“大三轮神”，这是“二宫”，还有“圣真子”、“八王子”、“客人权现”、“十禅师”、“三宫”，合称为“山王七社”。

④ 园城寺，三井寺的别称，是所谓“寺门”的基地。

清水寺与祇园感神院本来是隶属于兴福寺的，但从慈慧僧正以来，祇园感神院也成为了睿山的别院。因此，南寺僧众[兴福寺众]屡次攻打多武峰，山门僧众又常攻打清水寺。

僧兵的起源

僧兵的起源虽然不详，但可以说这是由武士之流皈依佛门以后产生的，在白河天皇[1072—1085]以后，僧兵的危害已极为严重。只要稍有点事端，山门之徒就奉戴山王三社、七社，或祇园、京极、北野的神舆逼迫朝廷；南寺僧众也常常奉持春日神木进入劝学院，向朝廷申诉。从堀河天皇嘉保二年[1095]到高仓天皇安元三年[1177]的八十年间，山王神舆进京共达九次之多；而春日神木的进京，从堀河天皇宽治七年[1093]到高仓天皇承安三年[1173]的八十年间也有八次。此外因一些细小的事情，僧众闯入京师，向朝廷或大臣强诉，或是僧侣互相争斗、寺院互相攻击，或是神人相争，其数更多。从堀河天皇[1086—1106]末年起，数十年间，几乎年年都有，严重的甚至一年数次。因其奉戴神舆、神木进京，朝廷不得不满足其要求，以致万乘之尊的天子也发出“三不如意”①的叹息，宣称“山家道理”②是“以非为理”的话流传于世。因为这个缘故，当时的公卿武人，只要稍稍得罪僧侣神人，大多逃不脱流刑的法网。当僧众闯入京师时，他们虽奉敕防卫，但事过以后，凡是杀伤神人僧侣者，也不能免受重刑。

山王神舆和春日神木的进京

神舆、神木的威力

山门寺门的怨恨

长历三年[1039]，三井寺的明尊僧正受命为天台宗座主。山门僧众三千人到摄政藤原赖通的府第大肆喧扰诉告，不可制止。赖通让平直方守卫之。山门的教圆因同意明尊为座主，结果被众僧

---

① 白河天皇曾叹息道：“天下不如意者有三：鸭河之水，双六之采，山法师也。”鸭河即贺茂川，暗指水灾。双六，一种游戏，黑白子各十五个。采，骰子。山法师指山门僧众。

② 原作“山科道理”，即“山家道理”。山家指比睿山延历寺。

三井的戒坛

徒捉走。天皇下敕把恶僧投狱，让教圆为座主。自此，山、寺二门的裂痕愈益扩大，寺门的沙弥不登睿山的戒坛，寺门奏请朝廷在园城寺另设戒坛。山门上奏朝廷予以拒绝。此后戒坛的事情，成为互相敌视的重要原因。从余庆任天台座主到二条天皇应保二年[1162]觉忠被命为座主为止，智证的门徒担任座主的共有八次，但很多是只当了二三天，最长也不过六天就辞职。白河天皇永保元年[1081]，山、寺的僧徒相互发生争执，六月，山门的僧众乘虚闯入园城寺，放火烧寺塔僧房，被毁者达七分之一之多。九月，山门僧众再次放火把残余的堂宇烧尽。这是佛教传入以来前所未有的惨事，此时距智证大师寂灭后只有一百九十一年。此后，到二条天皇长宽元年[1163]为止，园城寺遭受山门放火的大难前后达四次。

智证门徒的座主

寺门堂宇烧尽

南北佛教的纷争

永久元年[1040]，因兴福寺僧凌辱了山门的祇园感应院的神人，山门僧徒便奉戴神舆闯入京师，捣毁清水寺殿堂，并且请求朝廷把实觉僧都处以流刑。朝廷不敢有所主张，群臣也多畏缩不言。实觉虽然无罪，但朝廷却不得已接受了山门的请求，而拒绝了兴福寺的请愿，处实觉以流刑，并约定不给山门僧徒判罪。这样，山门的僧众才回山。兴福寺的僧众听说此事大怒，打算入京奏请三条天皇。山门僧徒也想前来与南部兴福寺僧众交锋相斗。朝野上下一时骚然。白河法皇最后派遣检非违使到宇治和西坂本，才逐渐制止南北僧众进京。此后在永万元年[1165]二条天皇去世时，兴福寺与延历寺的僧众又发生恶战，明月率山门僧人数千下山攻打清水寺，清水寺的僧人只有千余人，寡不敌众，逃散到四方。山门僧徒把清水寺的堂塔房舍全部烧毁。于是，南部兴福寺僧众准备入京把属于山门延历寺的下寺末社放火烧掉。朝野上下为之惊骇不已。朝廷遣使者前往宣谕乃止。

安元三年[1177]，加贺的目代[地方官]藤原师经，因故与白山的僧众发生冲突。白山僧众奉戴神舆登睿山诉告。山门徒众乃奉着山王诸社的神舆入京，奏请诛杀师经，流放其父加贺守师高。朝廷派遣检非违使予以阻挡，同时把师高、师经处以流罪。因为天台座主明云嗾使山众骚扰朝廷，天皇拒绝了众人的请求，把明云判处减死一等、流放到伊豆。山门僧众听说之后大惊，埋伏大路上把明云劫走。朝廷对此也不能制止。治承二年［1178］，睿山上发生了学僧与堂众的冲突，堂众很多人离开了坂本，招诱当地歹徒，据守在早尾坡。因学僧进攻不利，朝廷颁布院宣[①] 派畿内的军队三千余骑去讨伐堂众，结果官兵大败，学僧大多下山逃散。除了西塔禅众以外，睿山全山沉寂，禅磬之声无闻，山门的堂塔到此时已大部分荒废。

山徒诉告国司

睿山学僧堂众之争

南北佛教以及山、寺的争斗和僧兵跋扈的事实，虽不止一两件，但上面所述的是其中最有名的。此外，兴福寺与金峰山的争战也是持续不断的。从白河天皇到后世镰仓时代约一百余年之间，这类事情没有停止过。此时，佛教已完全失去光明。

第二十二章　觉鑁上人的出世和古义、新义分派的由来

堀河[1086—1106]、鸟羽[1107—1122]两帝时代，是真言事相最盛行的时代，仁和寺和醍醐寺，是两个著名的祈祷基地。醍醐寺有严觉、胜觉、定海，仁和寺有宽助、觉法、圣慧、信证等，皆以事相闻名。在高野山，明算以后出了良禅、兼贤等人，大立事相门户。这些人的门下又出了许多分支流派，对于护摩灌顶的规则和神咒加

平安朝真言事项的纷杂和觉鑁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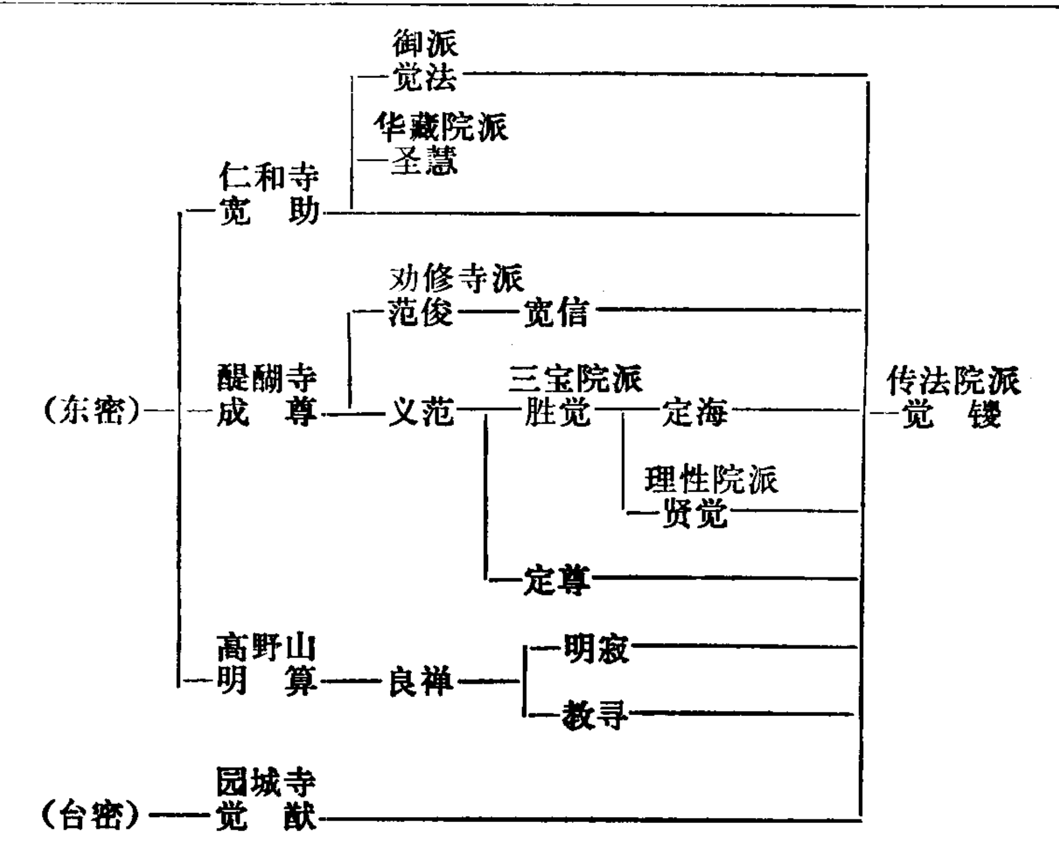
① 院宣：指院政时代根据上皇或法皇的命令发布的公文。

持的仪式等，互相争正、傍的地位，极其烦琐复杂。兴教大师觉鑁，正于此时出世。他打破门户之见，历访求教于仁和、醍醐、高野山的诸高僧，从诸家受密宗事相，还访问园城寺学习台密，以后退居高野山，别创一派，使大传法院出现兴隆局面。

俗姓生地 诞生

觉鑁世称正觉坊，俗姓平氏，据说是平将门的族胤。他家世代住在肥前[今佐贺县]，父祖皆以武功闻名乡里。他生于嘉宝二年[1095]，自幼有出家之意，在其兄到仁和寺所属寺为僧以后，他访亲到了京师，投仁和寺。在此居住数年以后，天永元年[1110]于该寺随成就院大僧正宽助出家，当时他刚十六岁。此后到东大寺戒坛院受具足戒，又游历东大、兴福两寺，研究法相、三论、华严等宗。数年大有所得。不久以后，他又访弘法大师的灵迹，登高野山，在山中向最禅院明寂和教寻求教关于中院派的事相，以千日为期研修苦行。后来下山回到仁和寺，在保安二年[1121]九月年二十七岁时，在该寺成就院接受宽助大僧正的灌顶。同年又去园城寺，访问智证大师一派。又到醍醐寺由定尊、贤觉重授灌顶，且受传本家的秘诀。此后觉鑁南归幽居根来寺，正巧碰上圣慧法亲王来高野山商量建立传法院的事情，等到此项工程结束，他又到京师去请求院宣，让他谒见诸大寺的高僧，更深地研究各派事相的根本。当时最有盛誉的有仁和寺的觉法、圣慧，醍醐寺的定海、宽信，园城寺的公伊、觉猷等人。觉鑁一一拜访。因园城寺的公伊卧病在床，所以只能跟着觉猷重受灌顶。他又进入鸟羽的宝藏，博览自传教大师以来的秘藏章疏。现把他前后从本门、他门受学事相的师承关系图示如下。

出家 建立传法院 兼传各派事相



传法院最初是大治五年[1130]根据圣慧法亲王传奏而创建的，天承元年[1131]规模扩大，外观宏大壮丽，号称为大传法院。同年十月，举行落成供养法会，白河法皇亲来参加，并赐给"供料土地"，命此院永作祈祷镇护国家之用。觉鑁担任大传法院座主职务，并兼任金刚峰寺座主，因此大传法院的兴隆很快地超出金刚峰之上。觉鑁曾暂时辞去金刚峰寺和大传法院的职位，让给持明院的真誉，自己兴建密严院隐居，然而金刚峰寺的众僧对觉鑁很反感，想借故把他赶走。他们认为觉鑁隐居密严院，是模仿当初弘法大师住里院的仪相，对其僭妄表示不满，保延六年[1140]在为两寺领地境界发生争论的时候，金刚峰僧一哄而起，袭击了密严院，把觉鑁赶下禅座。觉鑁于是避难到了根来寺。金刚峰僧众又闯入大传法院，毁坏了坊舍一百余间，把觉鑁的徒弟七百余人赶走。后来金刚峰寺僧众皆被判罪，然而觉鑁上人以后不再返回高野山，而在根来寺

传法院座主

高野山众僧起事

隐居断绝一切余念作观念修行。康治二年[1143]七月生病，到十二月十二日结跏趺座而寂，年四十九岁。东山天皇元禄三年[1688]赐以"兴教大师"谥号。他的附法弟子很多，高足兼海、真誉等继承其业。

觉鑁示寂

大师号

附法弟子

现在的真言宗有古义、新义两派。而新义派以觉鑁上人为其初祖。但觉鑁并没有开创分派，只是由于他创建大传法院引起山上僧众的不满，使他隐居根来寺，又在同地建立圆明寺。这时他到根来寺隐居以及创立圆明寺，这成了后世分出新义派，并以觉鑁上人为初祖的由来。所谓新义派是在觉鑁上人殁后一百四十年（伏见天皇的正应元年）由当时的赠僧正赖瑜提议创建的，他把高野山的传法、密严二院移到根来山，正式称之为根来寺以后形成分派，并不是在此以前就存在的。所谓新义与古义在教义上的不同论点，仅仅是本地说和加持说的不同①。可是，古义派未必采用本地说，新义派也未必采用加持说。在古义派里面，采取加持说的人也间或有之。只是由于在根来寺独树一派的赖瑜采用了"加持说"，因此这竟成了新义派的理论。因为根来寺是觉鑁上人入寂的地方，此寺又是他建立的，所以后世以觉鑁作为新义派的初祖。（新义派、古义派的名称委实不妥，不如叫根来派、野山派更为妥当）

新义派之祖

新义派的创立

新义派和古义派的不同论点

把觉鑁上人作为新义派初祖的原因

第二十三章　净土教的逐渐兴起和空也上人的出世

在日本很早以来就有唱念阿弥陀如来的名号，以期往生西方净土的作法。圣德太子曾发愿西方净土；在皇极、孝德二帝朝代，

奈良朝的念佛门

① 本地说，主张大日如来以自证法身（本地）说法。加持说，主张大日如来以应身（化身）说法。应身即加持身。

慧隐在宫中曾讲解《无量寿经》；此后，行基菩萨也高唱佛号劝化民众；三论宗的智光受到朋友礼光的感化，画净土曼荼罗，又著作《净土论注》。奈良朝代末年，光明皇后深深皈依无量觉[阿弥陀佛]的誓愿，去世之后，朝廷又命各地国分寺制作阿弥陀净土的画像，并且在七七忌日，又让写《称赞净土经》，在皇后周忌日，又让制作阿弥陀佛的丈六之像，以及胁侍两尊菩萨。

平安朝诸宗的念佛

奈良朝代以前，净土教的流行已如上述。到后来法相宗、三论宗、天台宗、真言宗其所宗虽然不同，但在向往西方净土这一方面，也不限于此，其范围各自好象都要广大一些。特别是象禅林寺的永观是其中最著名的。不过，如果要探寻后世的念佛门兴隆的起源，却不能不归结到天台宗的“常行三昧”。常行三昧是传教大师的“四种三昧”① 之一。所谓四种三昧，是弘仁九年[818]传教大师在睿山创立的，这就是所谓常坐一行三昧，常行佛立三昧、常行常坐三昧，非行非坐三昧。凡是天台宗的初修业的学生，十二年间不出结界[指定的范围]之外，以修这四种三昧为法。这就是笼山僧。而其常行佛立三昧，即所谓般舟三昧，是根据《般舟三昧经》设立的。慈觉大师得到这种三昧的传授，当他入唐求法回国以后，承和十五年[848]在山上虚空藏尾建立常行三昧堂，安置了阿弥陀佛的尊像，在仁寿元年[851]以后，又把在唐时所学的“五台山念佛三昧法”传到此地修练，在大师入寂时特别遗言，要改建此堂，修行“不断念佛”法门。元庆七年[883]，慈觉之徒相应和尚按照大师的遗言重新把常行三昧堂移建到讲堂的西边。可见，睿山的念佛

常行三昧

常行三昧堂

---

① “四种三昧”，基本和中国天台宗之“四种三昧”相同。概言之，“常坐一行三昧”，九十日间坐禅信念诸佛；“常行佛立三昧”，专心念唱阿弥陀佛名号；“常行常坐三昧”（即“法华三昧”），专心念《法华经》；“非行非坐三昧”（即“随自意三昧”），是上述三种三昧的综合修行。

门，起源于传教大师的四种三昧，到慈觉大师以后才逐渐完备；而这一门从平安末期以后所以特别兴隆，应当说是由于前有空也上人，后有良忍上人的鼓吹。据说空也上人是属于慈觉大师法系延昌的门徒，良忍上人出身于常行三昧堂的堂众。

空也上人和良忍上人

从慈觉大师、相应和尚，到慈慧僧正，睿山的佛教蔚为大观，显、密、圆、戒都盛极一时，西方净土之教似乎也出现了新兴的趋势。源信、觉运、寻禅、增贺、宽印等人，都发愿生清净佛国，皈信弥陀的誓愿之力，其中的源信僧都，特别突出。源信僧都著作极多，最主要的著作是《往生要集》。此后由都率院的觉超继承了他的遗业，也赞颂弥陀的佛力。后代的念佛门的兴盛，皆渊源于此。后来的法然上人，实际是出于这个法系的。

慈慧僧正以后的念佛门

《往生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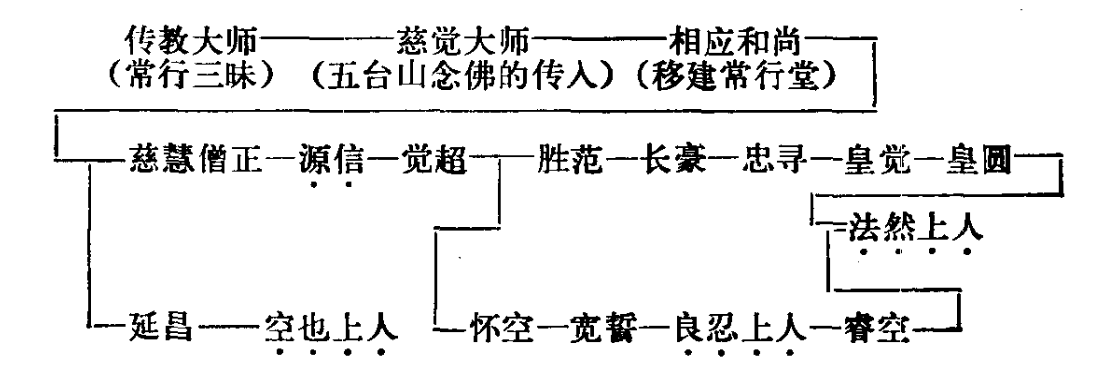
慈觉大师门徒长意的门下有玄昭。延昌则出于玄昭的门下，谥号叫慈念和尚。他最倾心极乐佛土。空也上人就是侍奉延昌成为大僧的。空也上人，名叫光胜，俗姓不详。有人说他是醍醐天皇的皇子，也有人说他是仁明天皇的皇子常康亲王之子，详情不明。他在尾张的国分寺剃发当沙弥，自称“空也”。他曾周游国内，从事利世济民的事业，或架桥梁，或修道路，或挖井，或兴修废寺等，不胜枚举。天庆元年[938]进入京师，专唱阿弥陀佛号，巡化街市。人称“市圣”或“弥陀圣”。天历二年[948]登睿山，侍奉慈念座主。慈念喜欢他，命他受戒得度。天历五年，京中疫病流行，死者甚多。空也上人为此悲悯，刻十一面一丈长的金色观音像，用金泥书写《大般若经》，进行祈祷。后又向四众① 募化，创建一寺安放此观音像，号“西方寺”。他在天禄三年[972]圆寂，年七十岁。弟子中信继其业，又重修堂宇，改称“六波罗蜜寺”。据说，园城寺的千观大德，曾从宫中辞归，在路上碰到空也上人，他向空也求教出离秽土的道

空也上人

千观大德

① 四众：比丘、比丘尼、信男、信女。

理，空也上人说："此非下凡沙弥所能知，公自知之。"想很快地走开。千观大德牵着他的衣袖恳切地求教，空也上人回答说："唯有舍身而后可修之"。千观深信其言，此后他隐遁摄津的箕尾，有时自己担任马夫，帮助来往的行人，常做清净善业，劝奖上下之人。据说他作有《弥陀和赞》二十余行。



第二十四章　融通念佛宗的创立及良忍上人的出世

自从慈觉大师传入五台山的念佛法门，大力推行常行三昧以后，净土教如上所述逐渐兴盛起来。由于良忍上人的出世遂创立了融通念佛宗。良忍上人原来对慈觉大师的常行三昧[一心念佛]一派是大概深有所得的；当他以圆朗绝妙的声音高唱佛号、劝化道俗的时候，听者无不喜泪哽咽，自愿加入他的融通念佛会。因此，良忍上人不仅是融通念佛宗的开山祖师，而且是中兴日本声明业①的人，至今谈声明者，皆以他为先师。

日本声明业的中兴

良忍上人，俗姓秦氏，尾张[今爱知县]知多郡富田人。自幼登睿山，跟良贺学习天台宗，从永意受传密教。永意是池上阿阇梨的

俗姓生地

① 佛教的"声明业"，指研究音韵的学问，也指盛赞佛之大德的歌。参看本书第二期第六章63页注③。

弟子，良贺的师承不详。良忍在二十一岁成为常行三昧堂的堂众，担任讲主的职务。尽管如此，他为日夜只是忙于学解教义却忽略自己和他人出离秽土的要道而叹息，二十三岁退隐大原，建立来迎院居住，每日专门唱念佛号六万遍，苦行精进，专心思念西方弥陀的净土，诵读《阿弥陀经》。其音清亮，极尽梵呗[即梵歌，颂佛曲]之妙。这种声明业从慈觉大师开始，四传到慈慧僧正，中间经过源信、觉超、怀空、宽誓，然后才到良忍上人。据传说，良忍上人二十余年间常坐不卧，在祈念中度过日月，渐渐积累了正助的功德，永久五年[1044]五月十五日，在念佛三昧中亲自见到了阿弥陀佛，受到了融通念佛的教诲，其语曰：

退隐大原

建立来迎院

弥陀面授的偈文

一人一切人，一切人一人，一行一切行，一切行一行，是名他力往生。

这实是融通念佛宗的起源，称之为弥陀直授的法门。就是说，在良忍上人以前的念佛门还没有理解念佛之理，他登上睿山以后，根据《法华经》的圆理乃至《华严经》的教理，才得到这样深刻的理解。说日本的他力门① 的教派，是由此发源的也无不可。良忍在天治元年[1124]带着劝进帐[化缘簿]进入京师，初次侍奉鸟羽上皇，并请公卿百官加入融通念佛会。他还周游诸地进行化教，在摄津的住吉开了大念佛寺，大力劝导远近民众。天承二年[1132]二月一日圆寂，年六十一岁。后桃园天皇安永二年[1773，良忍灭后六百四十一年]，据大通尊者融观（四十五代）的奏请，诏赐“圣应大师”的谥号。

大念佛寺

良忍示寂

诏赐大师号

想来融通念佛宗由于良忍上人妙解念佛门义理和颂佛声哀婉

---

① 他力门与自力门相对。他力，依佛之力，靠弥陀本愿之力往生西方净土，如净土宗。自力，依自己修持戒定慧三学，而达涅槃之道，如天台宗等。但如上面所述，佛教宗派不认为二者完全对立，后面作者还要讲到。

绝妙而盛极一时。但本宗的规模大约直到第六代法明上人才形成；而其理论的完成，并使本宗最后得以成立的，可以说是大通尊者融观。因此，这三人被称为本宗的元祖、中兴祖、再兴祖。

本宗的三祖

融通念佛宗虽说是他力宗而不是自力宗，然而它是作为从自力宗向他力宗过渡的桥梁而兴起的，这是在中国与印度都未曾见过的新宗教。因此，融通念佛宗虽然是他力宗，但它与净土宗、真宗等那样的他力宗相比较，存在着以下几个大的不同点。第一，凡是他力宗无不向净土的三部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寻求基本经典，但融通念佛宗却基本依据《华严经》和《法华经》，而把净土三部经作为"傍依"经典。这大概是因为本宗以天台、华严的教理解释称名念佛而使其更深远的缘故。第二，他力宗在判释教相的过程中，不是依照龙树的难、易二道①，就必然依照道绰的圣、净二门②去判教。但唯独本宗仍依照杜顺、至相、贤首的法则，以人天教、小乘教、渐教、顿教、圆教这五教来判释释迦一代的说教。这是因为，本宗是依据弥陀面授的偈文创立教旨的，它以为释迦的说教不过全都是帮助了解弥陀面授的念佛的意思，因而用天台、华严的圆理可以把念佛的深意阐发清楚。第三，凡是他力宗，都说教称名念佛的功德，说明绝待界的真如[亦名离言真如]与念佛的融通，虽有讲念佛与其他万行的融通的，但是，它们都不说甲的念佛与乙的念佛是融通的。唯独本宗有这种论述，关于说这种念佛融通的，这是本宗独得的教义。论述融通，有事理融通和事事

融通念佛宗的教义　自力向他力的过渡

与其他他力宗大不相同的条件

基本依据的经典

判释

念佛融通

---

① 难易二道，即难行道、易行道之略，传为龙树所立。凡是靠自力勤苦修行达到佛位的，称为难行道；凡是由信念佛号，依佛的愿力达到佛门的，称为易行道。前即为自力宗，后即为他力宗。

② 圣、净二门，即圣道门与净土门，唐道绰所立。圣道门，凡主张在"此土"从凡到圣的修行的教门，皆为圣道门，除净土三部经以外各经皆是。净土门，凡主张以往生西方净土而达到圣果的教门，为净土门，净土三部经皆是。

融通两种，其中本宗则以事事融通为主。既然事事融通，那么一人念佛与众人融通；众人念佛也与一人融通，人人相通，行行互融，恰如灯灯相照，镜镜相映一样。因此，只要是精勤不怠地念佛，那怕是在命终以前短时间的称名念佛，也会产生圆满无边的功德，所以死后可以得到成佛的大果。第四，他力教在讲他力的时候，无不是以弥陀的愿行[1]作为他力。本宗认为他力往生是：依据人人互融、行行相通的理论，其他千万人的称名念佛的功德，与自己的称名念佛是融通的，而自己一个人的称名念佛，也与其他千万无量的人的称名念佛融通，这样，甲乙相互彼此都达到了圆满的念佛功德。弥陀授赞中的"一行一切行，一切行一行，是名他力往生"，正是这个意思。第五，他力教在谈安心、起行的过程中，无不以弥陀的愿行作为安心的决定对境，唯独本宗，对安心、起行作了如下的理解：听到了自、他念佛融通的道理，在心中发誓每天要做称念佛号的课业，并且把自己名字写在名簿上加入融通念佛会，在这种时候完全相信自、他誓愿与修行必有成就，这就叫做"安心"；而不问僧俗，只要每天漱洗完毕面向西方，合掌唱念弥陀所传融通念佛亿万遍、决定往生，念佛十声，这就叫做"起行"。这些都是本宗独特的情况，它是脱胎于弥陀面授偈颂，吸取了天台、华严、真言宗的教理产生的。因此，我们把本宗教义看作是由圣教门向净土门过渡的桥梁而创立的。

（旁注：他力往生；安心起行）

① 愿行：誓愿与修行。弥陀愿行，指弥陀的行愿。据说他有48愿，其中三愿是愿摄受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

第二十五章　皇室、贵族的皈依和营建诸寺(二)

平安时代初期，因佛教与政治分离，曾暂时受到较大挫折，然而皇室对佛教的皈依仍然很深。桓武天皇[781—805]即位之初，为了纠正佛教的弊习，曾下了种种诏敕，又特别严格建立寺塔的制度，严禁民间随意修建寺塔，这是为了防止私自出家的僧尼等互相勾结贪求供养田的利益。尽管如此，近江的梵释寺及东寺、西寺、鞍马寺、延历寺、神护寺、清水寺等大寺院，都是在桓武朝建成的。接着，平城天皇[806—808]、嵯峨天皇[809—822]、淳和天皇[823—832]、仁明天皇[833—849]，都十分注意天台宗、真言宗的兴隆。平城天皇由弘法大师授戒，皇子高岳亲王（真如上人）就是弘法大师的十大弟子之一。嵯峨天皇给弘法大师以宠遇，高野山金刚峰寺就在此时建成。嵯峨皇后嘉智子，即檀林皇后，向来皈依佛教三宝，请义空禅师建立檀林寺，并派慧萼法师远到唐朝的五台山去施舍宝幡和镜奁等物。淳和天皇皇后高志内亲王，也在天皇死后出家，请慈觉大师授菩萨戒，并施舍嵯峨山中的离宫作为精舍，这就是大觉寺。嵯峨的皇子惟贞亲王，是仁明天皇废掉的太子，出家后号为恒寂，由真如上人授秘密灌顶，以后留住大觉寺。仁明天皇的皇后顺子，也许愿出家，建立了安祥寺；此外如嘉祥寺、定心院、总持院等，都在此时建成。清和天皇[858—876]崇信真言宗，贞观末年出家，从宗睿僧正接受传法灌顶，法号素贞，住在圆觉寺的山庄，修持密教，戒酒醋和盐豉，每隔两三日吃一次斋饭，据说昼夜六时[①]都作礼拜。贞观寺、元庆寺、禅林寺以及睿山的文殊

桓武天皇

桓武朝建立的寺院

平城天皇

嵯峨天皇及檀林皇后

淳和、仁明二后及其寺院

仁明朝建立的寺院

清和天皇

清和朝建立的寺院

① 六时，白天早、中、晚三时，夜里，初夜、中夜、后夜三时，合称六时。

宇多天皇　楼院等著名寺院，都在贞观年间建成。在清和天皇之后，宇多天皇［887—896在位，后作太皇］（法名空理）离开皇位登东大寺的戒坛，由益信僧正传法授戒，此后专门精勤修行三密，终于成为真言宗的列祖之一，兴起了仁和寺流派。皇子齐世亲王也出家，号真寂，在大觉寺由父皇灌顶，后继承其法脉。宇多天皇去世以后未有谥号，冷泉天皇［967—968］以后，不加尊号成为惯例。继宇多天皇的醍醐天皇［897—929］（法名金刚宝），朱雀天皇［930—945］（法名佛陀寿），村上天皇［946—966］（法名觉贞），都在其后受戒出家。仁和寺和醍醐寺都在这个时期建成，结构非常宏伟壮美。醍醐天皇的母后胤子，许愿创建劝修寺，与醍醐寺并称。村上天皇的皇子致平亲王，随园城寺的余庆僧正出家，号悟圆法亲王，兴建圆满院。天台宗的门迹①，是从这时开始的。此后圆融天皇［969—983］也出家，住圆融寺，专心崇信佛教三宝，巡行礼拜奈良诸大寺，并登东大寺戒坛受戒。华山［984—986］（法名入觉）、一条［986—1011］（法名精进觉）、三条［1011—1016］（法名金刚净）、后朱雀［1036—1045］（法名精进行）、后三条［1068—1072］（法名金刚行）、白河［1072—1085］（法名融觉）、鸟羽［1107—1122］（法名空觉）、崇德［1123—1140］、后白河［1155—1157］（法名行真）等天皇，都相继出家，至于皇后、皇子出家者，则不知其数。三条天皇的皇子师明亲王，法名性信，是仁和寺的列祖之一，此外他还振兴真言宗的事相，创立大御室支派。

仁和寺流派

醍醐朝建立的寺院

圆满院门迹

圆融天皇以后诸帝的出家

白河天皇　在诸天皇当中，白河天皇最崇信佛教，其皇子八人中出家的有觉行、觉法、圣慧三个法亲王等六人，他又建法胜寺、尊胜寺，其佛事法会的隆盛是前后无比的。这两个寺加上后鸟羽天皇建的最胜寺、待贤门院（鸟羽天皇的皇后璋子）的圆胜寺、崇德天皇的成胜

① 门迹，指寺院的资格，法亲王所住的寺院称为“宫门迹”，摄家子弟所住的寺院称“摄家门迹”。

寺、近卫天皇的延胜寺，世称为“六胜寺”。得长寿院也是在崇德天皇时建成，此即所谓“三十三间堂”。藤原氏自从定慧建立多武峰寺、不比等建了兴福寺以后，在平安时期，良房建了贞观寺、基经建了极乐寺，圆觉寺也是他的山庄。藤原忠平的法性寺、师辅的楞严院，为光的法住寺、兼家的法兴院、道长的法成寺、净妙寺，赖通的平等院等，都是有名的大寺，而南都的一乘院、大乘院，也都是在藤原氏极盛时代建成的。一乘院是在圆融天皇朝代建立的，大乘院是此后一百年左右在白河天皇朝代创建的。藤原家族中执政而剃发出家的，从基经开始，兼家、道长、赖通等人也都前后落饰出家。此后，天皇、皇后、皇子、大臣出家遁世的更为盛行，天台宗、真言宗竞相依靠法亲王，作威作福，其流弊表现为：虽出家而竞争俗姓的尊卑、争僧位僧官的高下，于是，僧侣宛然成了一种披着袈裟的贵族。

六胜寺
得长寿院
藤原氏建立的寺院
执政的剃发

著名的寺院除上面列举的以外，各地高僧创建的也很多，其中有杲邻在伊豆修的修禅寺、实惠在河内修的观心寺、性空在播磨修的圆教寺等，都作为真言宗、天台宗的道场，成为各据一方的雄镇。

各地的寺院

第二十六章　关于佛教的制度(二)

大宝令制定以后，关于佛教的制度虽说大体上是完备了，但不久以后又相继产生了新的弊害，并且为了补充其不足，因事，或临时增补了不少新的。其中奈良时代初期，由于诸地豪族兼并的影响，就必须禁止私度出家，严格授给公验的制度，规定发给度缘、戒牒之后以资证明其得度受戒。然而到了天平胜宝年间，又加以修改，凡毁坏了在受戒之日所发得度的度缘者，没收其公验；治部省停止授与受戒公验，对出家者只授与十师戒牒。以后到了延历年

授与公验的制度
奈良朝代末期以后公度私度的混乱

间初期，公度私度混乱，不可辨别①。光仁、桓武两天皇，都想对此加以整顿，延历十七年[798]规定，对于欲得度者，需选择三十五岁以上，智德兼优，并且通晓汉音和真正适合出家者，然后由僧纲部门就其所习的经论，设大义十条加以考试，凡通达五义以上者才可录取；得度以后，在受戒之日进行复试，必须通达八义以上者方可受戒。到延历二十年[801]时，根据人的性质有利钝之别，不一定要限于壮年才可得度，规定二十岁以上者可以得度，其试问只是让辨别法相、三论的教义，在受戒之日再进行复审。延历二十五年[806]传教大师奏请，各佛教宗派年分受度者也应加上天台法华宗，试课的书目是《法华》、《金光明》二经，录取通晓此经的汉音、训读者，并设大义十条需要通达五条以上。弘仁年间以后，度缘上用太政官印，比丘尼则用所属官厅司之印②；贞观年间以后，年分度者限于二年以上严持沙弥戒者，而临时度者需严持三年以上沙弥戒者，还规定要进行考试，凡是兼通《法华》、《最胜》、《威仪》三部经者方可录取，每年四月在东大寺戒坛（东国在下野药师寺，西国在筑紫观世音寺）举行授戒仪式。唯独天台宗，设立止观、遮那二业作为学生必修课业，学生按规定逐级考试，于睿山的戒坛授受大乘戒。但到了平安朝末年，这种制度也荒废了。

桓武天皇以后得度受戒的制度

僧位僧官

僧纲仍如以前，有僧正、僧都、律师三僧官；真言宗之僧在灌顶后经过传灯法师位、大法师位，由有祈祷加持效验者，可进升僧纲，其他各宗都要在担任三会③讲师以后才可担任僧纲，此已是常例。

---

① 度缘、戒牒、公验。出家之日，由官府发给受戒者的许状叫度缘。受戒的证书叫戒牒，上面有受戒者的述文，有三师、七证师（合称十师）的署名画押。受戒后由官府发的证书叫公验。弘仁四年[813]以后，以由戒师、官府盖印的度缘为公验，天庆六年[943]之后，只在戒牒后面由官府（治部省玄蕃寮）盖印，即可作公验。

② 可能是指治部省玄蕃寮，比太政官低二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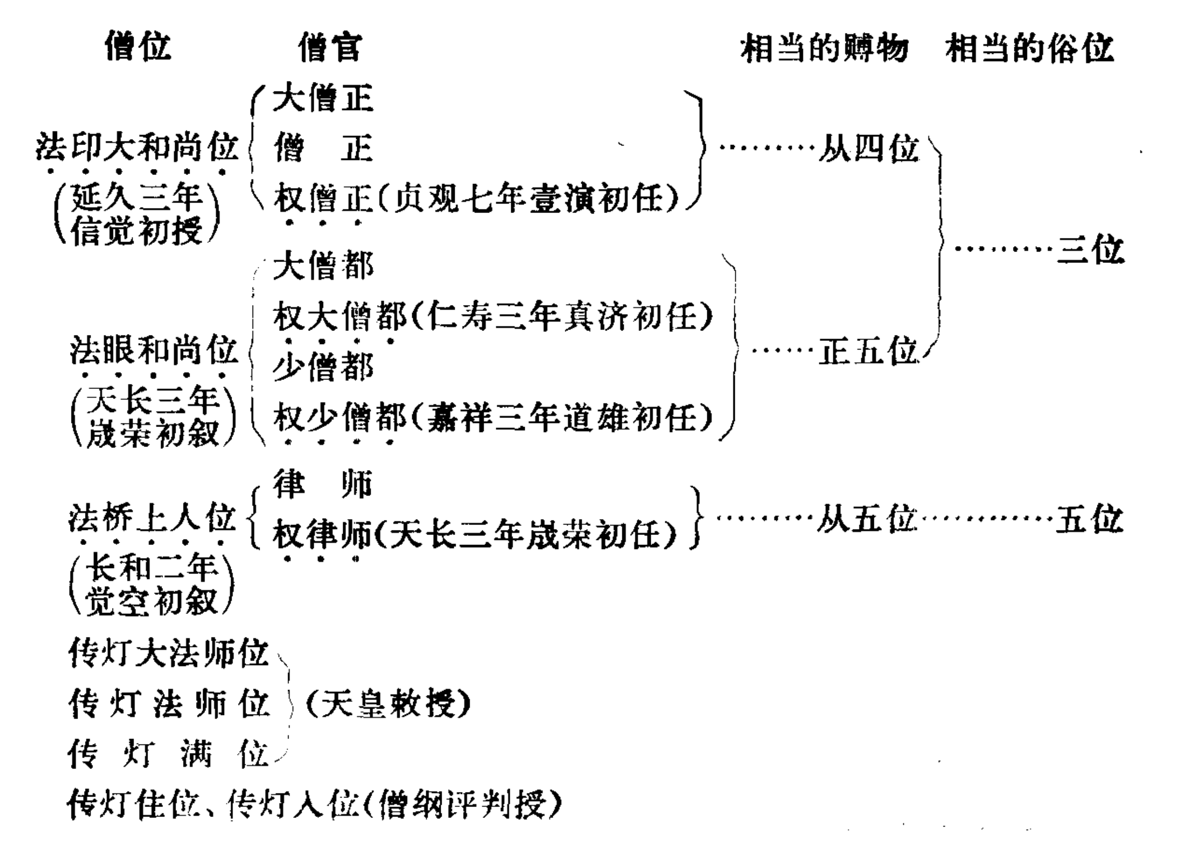
③ 三会，也叫南京遂讲三会，即维摩会、金光明会、法华会。

僧纲的权官及位阶

僧纲的增加及任命制度

弘仁十年[819]对僧纲的人数加以限制，规定僧正和大少僧都各一人、律师四人以下，此后逐渐超过了限制，另外又设各种权官[临时官]，在贞观六年[864]由真雅僧正的奏请，制定了法印、法眼、法桥三位阶，授给僧纲，但后来不是僧纲的也可受此位阶。参与僧纲事务的人员不仅越来越增加了，而且任命的制度也自动松弛了，连佛师、经师也可列于其位。加之凡出身于高贵家族的人，一开始便可担任僧都、法眼、一身阿闍梨，而不问其学德如何，最后，僧纲的人数竟达一百余人。把僧位僧官配以俗位的做法，是从光仁天皇的宝龟三年[772]开始的，此后虽多少有些变化，但根据醍醐天皇延喜年间的制度，僧位在传灯满位以上由天皇敕授，传灯入位以上由僧纲评定授给；关于位记的装束，僧都以上准三位，律师准五位；赙物[赠物，俸禄]，僧正准照从四位，僧都准照正五位，律师准照从五位。

僧位僧官和俗位及赙物



威仪师、从仪师及法务

有职三纲

护持僧

除上述以外，还有大威仪师、威仪师、从仪师以及法务、权法务等僧职。已讲、内供奉、阿阇梨这三职称之为“有职三纲”。常常在宫中值宿为天皇圣体的安康进行祈祷的叫做“护持僧”，最初的数字是在三人以内，后逐渐增加到八、九人之多。所谓“已讲”就是做过三会讲师的僧侣，“内供奉”就是十禅师。“阿阇梨”有阿阇梨、大阿阇梨二级，又有七高山阿阇梨（比睿山、比良山、伊吹山、爱宕山、神峰、金峰、葛城山）、传法阿阇梨、一身阿阇梨的区别。统管各寺寺务的有座主、长者、别当、长吏、检校等。管寺中诸事务的有上座、寺主、都维那的三纲。在地方上，有讲师、读师。读师最初是从国分寺的僧中选拔任命。延历年间规定，在受戒以后能背诵一卷《羯磨四分律钞》，并且在关于本业十条的考试中通达七条以上者才可以任命为诸国的讲师。但后来在天台宗、真言宗兴盛时，这二宗的僧侣都争这样的职位，便又规定，凡是在东寺、西寺担任过一任“三纲”的职位者（以四年为限）可直接被任为各地讲师、读师；凡是在延历寺担任过一任上座、寺主者，可任命为讲师，担任一任都维那者，可以担任读师。

统管各寺寺务者及三纲

各地的讲师、读师

第三期　净土宗、禅宗、日莲宗时代

[1192—1603年]

第一章　本期佛教的大势

本期佛教的三个阶段

本期佛教可分三个阶段，即到北条氏灭亡[1333]前后为一阶段，此后到应仁之乱[1467]① 为另一阶段，从应仁之乱以后为第三阶段。镰仓幕府时代，是日本佛教史的中心，从文治二年[1186]源赖朝开设幕府，到北条高时的灭亡，将近一百五十年间，可以称为新佛教兴起的时代。此后是后醍醐天皇建武年间的中兴[1334]，接着是南北朝的分立[1336—1392]，过了六十年，南北合一，足利氏掌权，过了七十年左右又有“应仁之乱”。这一阶段里面，京都、关东的新佛教都在扩大传教范围，但其中唯有禅宗占据统治地位，上至天皇下至将军、地方武士，都皈依禅宗。应仁之乱以后，禅宗的势力突然削弱下来。在这个剑戟相磨、喊声相应的时代，真宗、日莲二宗反而为以后的兴隆逐渐建立了基础，净土宗在东部地区也很有发展。

第一阶段的概况

在本期的第一阶段，平安时期的佛教一时大为衰颓，僧侣如同武士，都持刀拥众，高僧除了祈祷佛助之外一无所能，而高官高位之辈，都出自权门阀族，除以虚荣相夸外，何曾有一念菩提之觉悟。

① “应仁之乱”：应仁元年[1467]，室町幕府“管领”细川胜元与“侍所”山名宗全为首的双方，以足利氏的后嗣问题为导火线发生的争权斗争，战争达十一年，破坏很大。在此后即进入“战国时期”。

然而，物极必反，自从源氏、平氏交战以来，高僧在四方兴起，挽回此颓废的佛法，开创兴隆正法的好形势。法然上人在安元元年[1175]首倡净土宗他力法门以来，其下云集有圣光、证空、隆宽以及其他俊才，中川的实范上人、笠置寺的解脱上人、其他如睿山的显真、慈圆、良快、证真、静严、澄宪，以及高野山的明遍、三井寺的公胤等千秋法匠，也都跟法然上人学弥陀本愿的教义。栂尾的明慧上人名闻当世，曾著《摧邪论》来驳斥法然上人的教义。他们彼此对立，确乎成了一代的盛观。在法然开宗宣教以后十六年，荣西禅师从宋朝归来，首次倡导临济禅，独立于南北诸宗之间，驳难辩说，主张圆、密、禅并立。他往来于京都、镰仓之间，大力传布禅宗的"教外之意"①。荣西禅师灭后十余年，道元禅师传入曹洞宗。荣西禅师的禅宗，还不能完全摆脱以往佛教的习尚，兼传圆、密二教，没有把三宗完全分开；作为纯粹的禅宗进行传布的，是从道元禅师开始的。不到几年以后，大悲、兴正二菩萨又复兴了律宗。在此以前二十四年，泉涌寺的俊芿兴北京律，接着，净业律师建立了戒光寺，南北二京戒律的法门极盛；其中受学、受戒于大悲的招提寺和兴正的西大寺的，据称成千上万。兴正的弟子忍性菩萨首次到东边的镰仓布教，大悲的弟子圆照上人再次主持东大寺的戒坛。

他力门兴起的盛观

临济禅的传人

曹洞宗的传人

律宗的复兴

北京律

当时天下的实权掌握在幕府的手中，朝延只不过拥有虚位，随着政治中心转到镰仓，佛教各宗也渐渐以镰仓为中心，集中到关东。此后足利氏又把政权推及于京都的时候，佛教出现了东、西分立发展的局面。而到了德川幕府的时候，关东的佛教得到了极大的方便，而京都的佛教却招致很大的挫折。于是镰仓初期，荣西首先在东部开创寿福寺，忍性则进入极乐寺。此后在元仁元年[1224]，

佛教中心的东迁

佛教东西分立

① 禅宗把佛法分为教内、教外二法。教内法，说是佛陀以言语传授的说教；教外法，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此即禅宗教义。

真宗的开创

日莲宗的创立

时宗的创立

法然上人之徒亲鸾在常陆稻田开创真宗，游化于常、野之间。过了二十年，宋僧道隆来到建长寺。又过七年，日莲上人创立日莲宗，进入镰仓松叶谷。而一遍上人得到“熊野权现”① 的神启示创立时宗，正值日莲上人流放佐渡被赦免的前一年。当时法然上人之徒圣光上人，赴镇西大力传教，隆宽律师被流放死于相模饭山，金光上人被远配奥州，弟子源智、证空、圣宽等，则都在京都传布其教义。不久，圣光的弟子然阿良忠离开京都，仁治元年[1240]来镰仓住在光明寺，其门徒，京都三个，关东三个，分别在东部、西部发展本宗势力。日莲宗在日莲上人寂后以身延山和“三长三本”② 的诸寺为首，主要在甲斐、武藏、房总地方传播，在禅宗的祖元和净土宗的良忠等人圆寂后数年，日朗的弟子日像上人首次到京都宣讲唱题成佛之义③。在这个期间，禅僧来往于中日之间的极多，特别是象北条时赖、时宗、贞时④ 等人都笃信禅宗；在道隆以后，祖元、一山、子昙、镜堂等人都是从中国来的禅僧，而圣一、觉心等人则是日本入宋的僧侣。其他可以称做名德的不胜枚举。只有曹洞禅因为道元禅师为了避开世人的昏愦和喧闹而退居越前，以接受少数信徒为旨，因而没有广泛传播。总之，这个时候的佛教宗派约有十二个，其中法相宗、三论宗、华严宗、律宗、真言宗、天台宗等旧宗派，在此时虽也多少挽回了一些势力，但其他如净土宗、禅宗（临济禅、曹洞禅）、日莲宗、真宗、时宗等都是在此期兴起的新宗派。其他象南北

净土宗的东迁

日莲宗的西迁

临济禅的隆盛

① 熊野权现，即熊野的神。有三个祭处：熊野的本宫祭伊奘册尊，此神被当作弥陀佛的化身；新宫祭事解男神，被当作药师如来的化身；那智祭速玉男神，作为观音菩萨化身。权现，即佛菩萨化身（垂迹），也叫权化；佛菩萨本身则叫“本地”。这是神道教依附佛教的表现。

② “三长三本”，指日莲死后的三弟子日朗、日昭、日顶及所在的寺院本门寺、妙本寺、法华经寺。另一弟子日向为二代教主，在身延山久远寺。

③ 见本期第二十三章。

④ 北条时赖、时宗、贞时是镰仓后期的“执权”，掌握全国实权。

律宗的名师不断出现和真言宗新义派的兴起实际也是同一时期的现象。

第二阶段的概况

从北条氏末年经过南北朝到“应仁之乱”的一百五六十年间，这是本期第二阶段。天台宗、法相宗、三论宗等旧教派，久已陷于沉滞，几乎是有其名无其实，而净土宗在良忠上人以后，日莲宗在西部的日像上人、东部的日轮上人以后，门徒逐渐增多，教域也日渐扩大。

净土宗的传播

净土宗在京都以知恩院、知恩寺、金戒光明寺、禅林寺、悟真寺等为代表，大寺屹立四方，高僧一时辈出，特别是继承礼阿上人法系的敬法及其弟子等熙，朝廷对他们皈依最深；良如在敦贺开创西福寺，首次在北国进行教化。净土宗在关东建立了高声寺、正定寺、常福寺等大寺院，其中寂慧上人的白旗派，弘化于武藏、相模、常陆和下总一带地方，南北朝时，又出了了誉、酉誉两上人，在东国大力传教，而澄圆菩萨还到过中国，传入慧远的念佛法门，普化于东西两地。

日莲宗的传播

日莲宗自从日轮上人经管本门寺、妙本寺两山以后，法华经寺和妙法华寺等也渐渐兴盛，信徒日增；在京都，继日像、日静二上人以后，日像的门下出了妙实上人。到了朗源、日霁二上人的时候，建立了妙满寺、本能寺、妙觉寺等寺院，竭力与睿山山僧大肆争夺天台法华宗之名。这实际是真言宗的宥快、华严宗的凝然、曹洞宗的圆明国师前后辈出的时代。

临济禅兴盛之极及其余弊

而临济宗的势力更有所发展，镰仓的“五山十刹”① 不久也在京都照样修建，其中南禅寺位于五山之上，僧录司[设在相国寺]出入于足利氏邸宅，道隆、祖元的法孙充斥东、西各大寺，祖元的门下经高峰显日到梦窗国师

① 五山十刹，临济宗建立。镰仓五山是建长、圆觉、寿福、净智、净妙五寺，十刹是相模的净智、禅兴、东胜、万寿寺，筑前的圣福寺、山城的万寿、真如、安国寺，丰后的万寿寺，上野的长东寺。京都五山是天龙、相国、建仁、东福、万寿五寺。十刹是：山城的等持、临川、真如、安国、大福田宝幢五寺，筑前的圣福寺，丰后的兴圣万寿寺，骏河兴国清见寺，美浓的定林寺，羽州崇福寺。

时，几乎达到了顶点，更甚的是僧侣干预内政外交，这虽然多少有些好处，但毕竟与嬖宦、妇女一起搅乱了足利氏的政治，以致成为引起天下骚扰不安的原因之一。只有曹洞禅，因圆明国师得到后醍醐天皇的厚遇，逐渐流传于地方武士之间，其门下出了峨山、明峰二哲，峨山之下又出了十哲，他们分散到四方，大力传播曹洞禅风，一时极为兴隆。

曹洞禅的传播

“应仁之乱”以后的佛教又不值一提。天下纷扰不止，京师寺院大部分化为灰烬，从相国、知恩两大寺到日莲宗的二十一寺全部化为乌有，到了织田、丰臣二氏的时代，睿山、根来寺也不能免于此灾，仅有天台宗真盛派不过稍稍有些起色。还有真宗的莲如上人，乘此战乱之机到越前地方宣传真宗教义，此后直到显如上人为止，虽然屡次动用兵力，以致发生一向起义的骚扰[①] 和石山之战，招致因织田氏战败而来的灾祸，但毕竟为本宗的兴隆创立了开端。日莲宗被睿山山徒看成是僭称法华宗的宗派，为此，几乎全部寺院被毁，但这反而成为以后该宗义学兴隆的一个原因。只有关东的佛教依然如故，特别是净土宗还出了道誉、感誉二位杰僧，开创了大岩寺和莲馨寺，其他一些在后代檀林闻名的寺院，很多是在这期间建立的。唯独禅宗的势力已经极度衰退，失去往日的盛观。

第三阶段概况
寺院的废灭
真盛派
真宗的传播及宗派骚乱
日莲宗义学兴隆的原因
关东佛教及净土宗
禅宗势力的衰退

第二章　南都佛教的状况

南都佛教在镰仓初期多少有些恢复，除律宗外，华严宗也特别振兴一时，象法相宗和三论宗也出了一两个杰出的僧人。与此同时，俱舍宗之学也颇为振兴，华严宗和三论宗的学者都学习它，俱

华严宗的振兴
讲究俱舍的盛行

① 日本史称为“一向一揆”，也有人译为“真宗起义”。“一向”即一向宗，也就是真宗，“一揆”是暴动或起义。详见本期第二十七章。

舍宗的五位七十五法的说教极盛于当时。然而到幕府成立，武家执政的时候，朝廷的摄政关白[摄关]的威势已大不如前，法相宗也随着渐渐衰颓下去，最后只是依仗显贵门阀的力量徒有僧纲僧位的虚名罢了；至于三论宗，起初完全是真言宗的附宗，不久以后几乎绝灭了。只有华严宗与真言宗并立，它对律宗的兴隆有很大的关系，所谓戒坛院的律宗，全是由华严宗兼传的。法相宗在开始也曾给律宗不少影响。

律宗的兴隆和华严法相二宗

华严宗

华严宗的光智大僧都在天元二年[979]寂后，门下有松桥、观真等名僧，松桥以后七传有宗性大德，观真后五传出了景雅的门徒、梅尾高山寺的明慧上人。宗性的俗姓和出生地不详，在东大寺学华严宗，并深研三论、法相、俱舍之学，后承继良祯僧正住大安寺，常在尊胜院讲华严教义。他还经管东大寺，重建海印寺，著书有千余卷。弟子中有凝然大德。凝然大德是伊豫高桥郡人，号示观。年少时即随东大寺的圆照上人剃发受戒，学律钞，又从宗性大德学华严宗，也深研真言、天台、三论、法相诸宗，并且兼参禅宗，又传净土宗的法门。他继承圆照上人住戒坛院，接着又移住到招提寺，五年后又回到戒坛院。后宇多上皇[1274—1286年在位，此后至1324年为上皇]对他深为皈依，行幸南都时从他受菩萨戒，以后召入宫中讲《五教章》，赐国师之号。凝然于元亨元年[1321]九月于戒坛院圆寂，行年八十二岁。他的著作汗牛充栋，从华严宗、天台宗、密宗、律宗，到三论宗、法相宗、俱舍宗、成实宗、净土宗，以至国史、神书、音乐，无所不及。其中有《探玄记洞幽钞》一百二十卷、《华严五教贤圣钞》六十卷、《五教章通路记》五十二卷、《太子法华疏慧光钞》九十卷，共一千一百余卷。弟子禅尔、湛睿、盛誉等皆为一方名僧，从禅尔之徒俊才起，灵波、总融都相继住东大寺。

宗性大德

凝然大德

明慧上人

明慧上人名高辨，纪州[纪伊，今和歌山]在田郡人，俗姓平氏，十

岁出家学密教，又从景雅受华严之学。十三岁时苦行修练，私下发愿救济有情众生。十六岁剃发出家，随景雅之徒圣诠研究华严宗，十九岁从小野的兴然受密灌，留住栂尾山。元久二年[1205]想从中国到印度去，因病未成。建永元年[1206]后鸟羽上皇诏赐栂尾山永作兴隆华严宗的地方。这就是高山寺。宽喜四年[1232]正月圆寂，年六十岁。明慧上人德高一世，戒光照耀万代。著作有七十余卷。喜海、静海等门徒相继住高山寺。

高山寺

法相宗从喜多院的真喜开始，六传而至藏俊僧正。藏俊在治承承二年[1178]经管兴福寺，寂后有弟子觉宪。其门下出了解脱上人。解脱俗名贞庆，是左少辨藤原贞宪之子。十一岁就觉宪权僧正剃发，住兴福寺二十余年，曾赴宫中讲读《最圣王经》，对僧侣的浮夸华丽、失去释迦佛尊的本旨感到疾愤，因而慨然离去隐居于城州的笠置寺。后移住海住山寺。建历三年[1213]二月圆寂，年五十九岁。为了复兴法相宗，著有《同学钞》、《寻思钞》等。但他颇重视戒律，到其弟子戒如时，门下出了大悲和兴正两人。直至今日，人们都把明慧与解脱之名并称，解脱的高足有觉遍、良算、圆玄等人。觉遍之下有良遍、贞弘、缘圆。其中良遍最有名。良遍继承解脱上人的遗风，博学多识，大大地显扬了法相宗的教义，著书有数部。良遍又对大悲、兴正树立戒律的法幢，作过很大贡献，在当时社会上对振兴戒律宗，很多人表示反对良遍都一一加以驳斥。此外，圆信以后有实尊、圆实，圆实以后有尊信。尊信下面又有慈信、寻觉、觉尊、孝觉、孝寻等人，住在大乘院；实尊以后，有实信、信昭、觉昭、良信、良觉等人住在一乘院，皆平庸不足称。

法相宗

解脱上人

良遍

大乘、一乘二院的传承

三论宗，有庆以下有圆快、庆信二人。圆快的弟子理真，庆信的弟子觉树，都有许多门徒。理真传重喜，以后又有树庆、乘信、义海。他们都兼精俱舍之学，其中树庆最有名。树庆的门下定济、定

三论宗

理真、觉树二门的系统

春都深通俱舍教义，而道快、智舜，学识名望都很高。定济是久我定通之子，受任僧正，担任醍醐寺的座主，于弘安五年[1282]圆寂。智舜僧都的门徒很多，其中证禅、圣然最为知名。证禅是参河守藤原任尊之子。他通达华严、真言诸宗，又从宗性大德学俱舍教义，他与快圆一起被称为智舜门下的俱舍教义的学匠。圣然最初在真言院剃发出家，学戒律，后来继承智舜，于正和元年[1312]八月寂于新禅院。他被称为空宗的中兴者。道快的门下有证实，证实的门下有圣兼。圣兼是关白藤原家实之子，官至大僧正，担任法务，后任醍醐寺座主。其弟子圣忠大僧正，是关白藤原基忠之子，也担任过法务及醍醐寺座主，后升任东寺的一长者。圣寻大僧正又继其后从醍醐寺的座主升任东寺长者、传法院座主。至此，三论宗之学愈益衰废，只注重显门名族，而且还与密教混同在一起，关于“八不中道”的妙理再也无人研讨了。

第三章　睿山僧侣的飞扬跋扈和元龟年间的大难及其再建

镰仓初期天台宗的名僧

镰仓时代以后的天台宗，一直没有改变平安末年睿山僧徒飞扬跋扈的情况，直到南北朝对立时，他们奉戴日吉的神舆上诉喧扰，几乎没有停止的时候。只在镰仓初期，显真、证真、明禅、静严、圣觉、静明、政海、慈圆等人还多少有些名望。证真即宝池房派之祖；静明和政海分别被称为竹泉房派和土御门御门迹派之祖；明禅是开创毘沙门堂的始祖。显真、证真、明禅、圣觉、慈圆等人，后来都致志净土的念佛法门，而静明则从圣一国师受学禅宗另传教外之旨。

慈圆和尚

慈圆和尚是关白藤原忠通之子，十一岁拜座主觉快法亲王为

师剃发出家，随明云僧正登坛受戒，后住青莲院，从一身阿阇梨累进至大僧正，曾前后四次补任座主之职，以修法灵验著称。他辞退座主职位后，占居东山，在嘉禄元年[1225]九月七十一岁圆寂。谥号慈镇。慈圆兼学显、密，通达梵学，也工于和歌，谦恭待人，至今仍受世人敬仰。

此后天台宗几乎没有名僧，椙生这一派是慧心派的后继流派，仅由心贺和心聪的后嗣尊海等在关东维持本派的命脉，此外皆不足道。然而天台宗僧徒的凶暴，山中的纷乱，却逐年累月地加剧。文治六年[1190]，智证的门徒公显曾拜任座主之职，四天后辞职，以后，寺门这法统再也无人经管睿山。这是因为从前觉忠受命为座主，天台宗的山门以受过南都小乘戒的人不可成为大乘受戒和尚为理由，予以拒绝；至此时，山众之徒喧扰不止，并以这个例子再度上诉朝廷的缘故。

天台慧心后继流派的东迁僧徒的凶暴

山门、寺门的纠纷

此后山寺两门的嫉视，一如过去。建保四年[1216]四月，山众放火烧了三井寺附近的民房，焚毁了三井寺的金堂①。仁治元年[1240]八月，山众听说三井寺的良尊大僧正要担任四天王寺的别当，便上奏朝廷，要求按照六代沿续由山门担当的前例，仍把此职交由山门担任，此后，天王寺别当之职，长久成为山、寺二门争夺的目标之一。正嘉元年[1257]，寺门又希望设置戒坛。但朝廷惧怕山门反对，发出永远不许设置三井寺戒坛的敕命，又秘密地派使者到幕府，借将军之命允许三井寺设置戒坛，传授三昧耶戒，在“十一月会”举办时派敕使，在“新罗节”时赠官币等。山门僧众得知后，把七社的神舆摆到中堂，并奉戴着下了坂下想入京都。文应元年[1260]正月，他们又烧毁了三井寺，文永五年[1268]八月，他们

① 金堂，即本堂，放置各寺“本尊”的地方。睿山称本堂为“中堂”，禅宗称为“佛殿”，其他宗派称“金堂”。

听说寺门秘密授受三昧耶戒，便向朝廷施加压力，使大阿阇梨宽乘遭到流放。元应元年[1319]四月，寺门再次以长吏显长僧正、长承僧正为戒师，秘密举行授戒仪式的时候，山门僧众终究下到江州，把三井寺的堂塔伽蓝焚烧无遗，并且使显长、长承二僧正受处流刑。至于二门之间的小争斗，更不胜枚举。

学僧、堂众的争斗

建仁三年[1203]五月，睿山西塔释迦堂的僧众与学僧结怨，互相建筑城垒攻战达十月之久。朝廷派兵追讨堂众，才把堂众驱散。

南北的纠纷

承元五年[1211]八月，法皇下令宽恕堂众，但山上僧徒不理睬，他们又把七社的神舆摆到中堂。建历三年[1213]八月，清闲寺与清水寺发生了地界之争。朝廷又派检非违使剥夺了山门众僧的盔甲、兵器，并予击杀。除了奉神舆进京以外，武士与山众的作战是违背常例的，于是山徒大怒，把七社的神舆供在中堂，紧闭了各佛堂神殿的门户。由于朝廷的慰谕，才把这一事件制止。安贞二年[1228]六月，兴福寺的众僧烧了多武峰寺，山徒又把神舆供在中堂，向朝廷奏请解除别当实尊僧正之职，并惩罚首恶。文永五年[1268]九

梨本、青莲二门的纠纷

月，梨本与青莲二门的僧徒相争。朝廷下诏，没收二门的寺院，交给金刚寿院的慈禅，接着又交天台宗座主管辖。僧众又蜂起奉神舆入京，请朝廷允许二门复旧。嘉元四年[1307]十二月，在京师建立了禅寺，号嘉元寺。天台宗僧众以为以年号作寺号只限于帝王的

山门僧徒要求停止禅寺的寺号

本命道场，于是又群起反对，奏请制止。德诏三年[1308]，后宇多上皇到东寺接受灌顶，山门又上诉反对。上皇下诏，才使双方逐渐和

睿山、东寺的纠纷

缓下来。接着，上皇追赠益信僧正以本觉大师的谥号，作为灌顶的赏赐。山徒听说之后大惊，纷纷上诉朝廷。朝廷不得已停赐谥号。东寺又派人到镰仓幕府陈诉情况，于是幕府命令恢复益信的谥号。山徒更加愤怒，奉戴三社神舆入京，多武峰、鞍马寺等睿山所属的末寺末社，全都相应关闭了佛堂神社的门户，还要到东寺放火。朝廷

最后又停止益信的谥号。以上所列举的不过是重大事件中的两三个例子。此外如横川、西塔之战，无动寺与南谷的纷争，神人与地头[①]的争执，武士被山僧陷害等等事情，几乎每年都有。睿山至此可以说更加荒废。

加之，法然上人开创净土的念佛法门以来，山徒常常进行阻挠，嘉禄年间的骚乱就是由此引起。接着，荣西禅师传入禅宗，山徒又上奏要求制止，到了足利氏掌权的时候，睿山虽然已经没有往日的势力，但在临济禅的天龙寺建成的时候，他们反对把落成法会作为敕会，在南禅寺的楼门建成的时候，他们以当时的住持定山诽谤睿山的罪名，使他受处流刑，并且声称此楼门在睿山管地之内，要加以拆毁。宽正年间[1460—1465]，山徒毁掉了真宗莲如上人在大谷的僧舍，到天文年间[1532—1554]，烧掉了日莲宗的二十一个寺院。然而到了元龟二年[1571]九月，山徒帮助浅井氏和朝仓氏[②]对抗织田信长，同月十二日，织田信长率兵围困睿山，烧掉山上中堂及诸社伽蓝，诛杀睿山的僧众老幼。睿山至此全毁无余，座主觉恕亲王以一山灭亡的原因辞职。这时，织田信长被部下明智光秀刺杀，丰臣秀吉在山崎杀死明智光秀为其君报了仇。天正十年[1582]十一月，睿山残存的三千僧徒和散居在四方的僧徒，以全宗、诠舜、豪盛、祐能、亮信、雄盛为首，相聚筹划睿山的再建事业。他们迎青莲院的尊朝亲王为座主，经营了数年，周旋于朝廷与幕府之间，也仅能保存睿山旧观的十分之一。睿山之有今日，实在是依靠了全宗、诠舜等人的努力。

山徒阻挠了诸宗的兴隆

睿山的毁灭

睿山的再建

① 地头：镰仓幕府时设置的地方官，执行地方行政与征税事务。

② 浅井氏，即浅井长政，是日本战国时代近江地方的武将。朝仓氏，即朝仓义景，是战国时代越前的领主。

第四章　赖瑜和尚的出世和诸山教相的兴废

真言宗的事相渐趋衰微，然而从觉镘上人以后在高野山却兴起了研究教相的风气，金刚峰寺和大传法院都陆续出了一些学匠。金刚峰寺，有觉海和明任；他们下面出了法性、道范、明范等有名的学僧。同时在大传法院则出了真誉、教寻、信慧等人，使本门的学业得到发展。信慧最初受命担任学头职，教导学僧。仁治四年[1243]，两寺再次发生争斗，金刚峰寺的众徒粗暴地烧了大传法院的僧舍。金刚峰寺学僧中有很多受到牵连被处流罪。法性、道范亦在其中。法性在流放的地方圆寂，道范到建长初年才遇赦回来，其道德名望为满山称道。道范以后的信坚、信日、实融等人都以教相闻名于世。在大传法院，信慧之后有兼海、俊晴、会庆等人。俊晴、会庆曾前后担任学头，一个兴建莲华院，一个开创华游院，可谓"幽兰秋菊，各擅其美"，大传法院的讲席由此益盛。继这些学匠之后，担任学头并在研究教相方面有较深造诣的，是赖瑜和尚。他是所谓真言宗新义派的集大成者。

研究真言教相的兴盛

金刚峰寺和大传法院的争斗

赖瑜和尚

赖瑜和尚，俗姓土生川氏，字俊音，其家世代是纪伊国那贺郡山崎的豪族。和尚生于嘉禄二年[1226]，自幼出家，皈依真言宗，学金刚、胎藏两部大法，后登高野山列于大传法院的讲席，研究数年逐渐有了名声。可是金刚峰寺与大传法院之间不断发生纷争，山中僧徒动辄动武。赖瑜厌于这种事情，在建长初年下山游于南部，历访兴福寺、东大寺，学法相宗、三论宗、华严宗之学，并且探讨真言宗的秘诀。他应东大寺众僧徒的邀请，在戒坛院讲《释摩诃衍论》。康元初年，访仁和寺，学真言宗事相，后归高野山开始起草

《十住心论愚草》等论稿。到了文应元年[1260]，他走访木幡的真空，深入地探究真言宗事相的真义，又从真空受广泽派的灌顶，拜谒醍醐寺的宪深僧正，受传“十八印契”① 的口诀，著述《野道钞》。不久再次回高野山，文永三年[1266]四十一岁担任大传法院的学头之职。弘安二年 [1279] 从觉洞院的实胜法印受传法灌顶，并通过《大日经疏》、《释摩诃衍论》的第二重和第三重② 的答问。于是，赖瑜和尚的学德在全高野山首屈一指，大传法院的威势更大了。金刚峰寺的僧众对他很嫉妒，屡次扰乱他的讲席。赖瑜为此下山，躲到觉鑁上人隐居的旧址根来寺，并把大传法院和密严院迁到这里。这是正应元年[1288]的事情。此年初，他首次在根来寺举行传法的盛大仪式。至此，觉鑁上人的门派完全脱离了高野山的控制，另建了真言宗新义派。从此以后，赖瑜一心一意地钻研，在正安元年[1299]十二月，创立新义，作为永久教则。在嘉元元年[1303]十一月生病，第二年正月圆寂，年七十九岁。其著作一百余部，四百五十余卷。元文[1736—1741]初被追封为僧正。

移建大传法院和密严院

新义派的另建

入寂

赖瑜寂后三年，圣宪生于和泉，后来出家投大传法院，拜增喜、顺继、赖豪为师，以后升为学头。到圣宪出世时，根来寺的教相更加完备，其传法大会的法制已很严整。在圣宪的前后，高野山和东寺也盛行教相的研究，学匠续出，一时有三方鼎立的盛观。

圣宪

东寺出了荣海、赖宝和杲宝。其中杲宝最闻名于世。杲宝的俗姓不详，以荣海、赖宝为师，从荣海受灌顶，后到南都研究性相之学，住在东寺观智院，专门从事著作。他关于经论的注疏有数十

东寺的教相

杲宝

① 十八印契，也叫十八道的印契，是关于密教仪式的规定。印契，即标志，样式。十八道印契，其中有十八种手式规定和仪轨。

② 第二重、第三重。藏经中有“大疏百条第三重”(十卷)、“释论百条第三重”（十卷），是就《大日经疏》和《释摩诃衍论》中举出各百题分三重进行答释。第三重，只是从最后这一重而言，书中还具有第一重、第二重。略称“疏的第三重”、“释的第三重”。

部，而《玉印钞》、《东宝记》最流行于世。他的老师赖宝及弟子元宝都有盛名。当时并称“东寺的三宝”。杲宝于贞治七年[1368]圆寂，年五十七岁。

高野山的教相

宥快

在高野山有宥快、长觉和快尊三人。其中宥快的学德最高。宥快是藤原实光之子，出家登高野山，学于宝性院的信弘，后访安祥寺，从兴雅僧正学慧运一派的密印，至德年间［1384—1387］曾被召到宫中修秘密法，道誉很高。晚年退隐于善集院，专门研究、讲授教相。他特别精通悉昙，著作很多。他在应永二十三年[1416]七月圆寂，寿七十二岁。宥快的声名与东寺的杲宝并称。

高野山学侣堂众的起源

当初高野山在创立大传法院时，设置了“学侣”，在大治五年[1130]又安置一些“堂众”(也称“坊人”)，专门管理香花饷米之事。从此，学侣成为山中的清众，专心从事学业的研究，相继出了一些硕学大师，使教相兴盛起来。然而堂众，即后来的“行人”，从管理封禄、贡赋、出纳等事逐渐有了权势。赖瑜和尚振兴根来寺的时候，根来寺内也设有“行人”。从建武年间［1334—1335］起，各地大乱，高野山和根来寺由于军卒常常闯人，“行人”等就执甲防御。因而“行人”之数越来越增加，到了元龟、天正年间［1570—1573、1573—1592］，专识坊、岩室坊、阏伽井坊等处[坊，僧舍]，称为“旗头”，各率数千之众，配备兵器、粮食，俨然是一个兵团，专横跋扈之极。

根来寺的行人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屠杀高野山根来寺的行人

于是乎，织田信长曾捕杀了高野山僧众一千余人。不久，在天正十三年[1585]三月，丰臣秀吉带着武器来到根来寺，斥责僧众的专横跋扈，并派遣木食上人应其劝寺众归顺。可是寺众六千余人依仗“行人”的威势不愿归服，反而乘夜袭击木食应其的宿处。丰臣秀吉大怒，晓谕学侣退散，并一举打败“行人”，放火把堂塔伽蓝全部化为灰烬。于是，觉鑁上人以来四百四十余年的灵地，一下子化为焦土。秀吉进而派使节到高野山，收回领地并劝说他们归顺。应

其为高野山奔走，终于使全山没有出事，但“行人”的横暴并未完全收敛。

木食应其上人

高野山之所以能够完整无事，完全由于木食应其的力量。应其原是近江佐佐木氏的家臣，后又转仕大和的越智氏，主家没落以后，出家到了高野山，经过草衣木食的苦行修练，得到“木食上人”的称号。他以所谓“客僧”① 身份住在谷屋寺。当丰臣秀吉的军队要进攻高野山的时候，木食应其到了杂贺的军阵之中，献上数卷祈祷的经卷，说明山上并无他意，双方签定几条和约。从此，他受到丰臣秀吉的推重，完成了妙法院营建大佛的事业，立了功。高野山的金塔、大塔以及经藏的营修，也全靠他的力量；他还勉励学侣，进修学业。这样经过数年的时间，使全山的面貌焕然一新。天正十八年 [1590]，他在山上兴建一寺作学舍供各地客僧讲法议论的场所。后阳成天皇 [1586—1610] 赐以“兴山寺”的扁额，丰臣秀吉施舍领地。由此，木食应其又有“兴山上人”之称。文禄元年[1592]，他在山中大传法院的废墟上建立一寺，叫青岩寺。丰臣秀吉曾登山进入此寺，并捐施领地。此后，兴山寺、青岩寺在山中颇有威势。秀吉去世以后，他曾料理其葬仪，不久之后，他退居近山顺导寺，庆长十三年[1608]十一月在该寺圆寂，年七十二岁。弟子把他的遗骸葬于兴山寺。木食应其一生尽力于寺塔营建的事业，由他主持的工程不胜枚举。

兴山寺

青岩寺

第五章 南京和北京律宗的兴隆

在奈良朝兴起的鉴真和尚的四分律宗，到平安时代已逐渐萎靡不振，到中世以后，其法脉即将断绝。这虽然由当时僧界颓废

① 客僧又称客众，是来往于各地寺庙的僧侣。

的风气所造成，但传教大师兴起大乘戒不是没发生影响。然而到了镰仓初期，大悲和兴正二菩萨重新振兴东大寺和招提寺的两个戒坛，正法国师和净业律师又入宋传戒，回来后在北京[平安，即京都]开创泉涌寺和戒光寺，又把从四分律兴隆以后，历史上才出现所谓“南京[奈良]律”和“北京律”的名称。所谓南京律，就是重新振兴的鉴真和尚所传的四分律；北京律，则是在鉴真和尚以后再次传入的四分律宗。

南京律和北京律

律宗的重新振兴和再次传入

大兴正法国师

北京泉涌寺的俊芿，号“不可弃”，仁安元年［1266］生于肥后，是一个有天才的人。最初学天台宗和密教，后觉悟到戒定慧三学之本专在毘尼[戒律]这一门，于是求学于南北两京，研究大小戒律，回到家乡在筒狱创建正法寺，大张法筵。接着，他又想到宋朝去解决戒规的疑问，在正治元年[1199]四月到达中国，留学十二年，从了宏学南山律，又学密禅和天台宗，建历元年[1211]二月回国。他先后得到高仓、后鸟羽、顺德诸天皇的皈依，北条泰时①也敬服他的学德。建保六年[1218]，他被中原信房邀到京都东部的仙游寺。仙游寺是齐衡年间［854—857］由藤原绪嗣建立的。俊芿上奏朝廷重修此寺。嘉禄二年[1226]竣工，改扁额为泉涌，他在此大力传授教义。时称“天台律宗的中兴”。安贞元年[1227]圆寂，年六十二岁。后小松天皇［1382—1412］追赐“大兴正法国师”的谥号。明治十六年[1883]，又追赐“月轮大师”的谥号。

入宋

泉涌寺的中兴

昙照律师

戒光寺之祖、昙照律师名净业，山城人。他在园城寺学显密二教，后游学南都，建保二年[1214]入宋学律，留学十四年，安贞二年[1228]回国，兴建戒光寺。此后，戒光寺和泉涌寺相对并立，成为学律者聚集之所。天福初年他把戒光寺托付给他的高徒净因，再次入宋，留住八年，于仁治二年[1241]回国，在筑紫建立西林寺，又在

入宋

建立戒光寺

再次入宋

① 北条泰时(1163—1224)镰仓幕府的第二代执权(1224—1242)。

京都东部开创东林寺。正元元年[1259]圆寂，年七十三岁。

振兴南京律宗的由来　中川的实范上人

南京律宗是在大兴正法国师传授北京律后二十五年，由大悲、兴正等人所振兴的。在此之前，南都的实范在兴福寺修法相宗，后来他到诸山学天台、真言等宗，卜居中川的胜地创立成身院，盛张法筵讲法。此即"中川上人"。实范深感律宗的颓废，从招提寺剩下的一位寺僧那里得到四分律戒本的传受，他并且自己研究大小乘戒律，还大肆集合有志者共同研究。这是律宗重振的起源。实范以后，经过藏俊、觉宪而到贞庆，贞庆之后有戒如、觉心、乘心。戒如的门第最多，两大悲和兴正二菩萨以及有严、圆晴四人，被称为戒如门中四杰。后来，四人联合在东大寺举行自誓受戒仪式①，不久兴起了白四羯磨的别受法。这是律宗重振的开始。此后，大悲、兴正之下徒弟有几万，律匠有几百，使数百年濒于湮灭的鉴真和尚的律风，重新振兴。大悲以招提寺作为传戒和弘布律宗的道场，而兴正则以西大寺为道场。大悲的徒弟圆照兴起了东大寺的戒坛院，而大悲的法孙密严则再兴了下野药师寺。

律宗重振的起源

律宗重振的开始

大悲菩萨

大悲菩萨，名觉盛，建久五年[1194]生于大和(现奈良)服部。八岁入兴福寺剃发出家，天性聪明绝伦，及壮有豪迈之风。初修唯识之学，又从戒如、贞庆学律，从高辨学华严，每夜必专修禅观。贞庆把他看成是后日照耀世间的慧灯。大悲曾说过："近世之僧徒，唯倾心于慧学，终不修戒行，盖忘佛法之本也。兴此废、续此绝者，吾之任也。"以后他见到兴正的时候，谈到了此事，并且说，如果要兴起戒律，不如根据《瑜伽》、《占察》的说法，依照菩萨戒通受的作法，自己作誓自己受戒。兴正听说很高兴，于是连结圆晴、有严等四人，于嘉祯二年[1235]九月一日，把东大寺的卢舍那佛殿装饰得

实行自誓自受

① 面前对着佛像自誓受戒，为通受法；经过三师七证白四羯磨的仪式受戒，是别受法。此二种方法原是大乘戒法。

很庄严，他们看着佛的相好①，自受近事戒(五戒)，第二天又自受沙弥戒(十戒)，第三天，因圆晴、有严年长，先举行登坛式，第四天，大悲、兴正也举行了登坛式，都接受了比丘戒(二百五十戒)。此时，大悲年四十三，兴正年三十六。大悲以后成为四条天皇[1232—1242]的戒师。宽元三年[1245]，他在泉州家原寺，首次为众人举行白四羯磨的别授仪式。大悲于建长元年[1249]圆寂，年五十五岁。后醍醐天皇[1318—1339年]追赐以"菩萨"的谥号。大悲的门徒虽多，但以证玄、圆照为上首。证玄继承其师在招提寺的遗业，他的门徒有真性、寻算、圆证、信乘、庆圆、照远继承他的遗业。圆照即实相上人，是戒坛院的中兴者。他的继承者有凝然、禅尔、俊才、照玄、正为、照慧、灵波、总融等人继其后，在四分律的制教上面又加上了华严圆宗[所谓"圆融具德的法门"]的化教。

行别授仪式

赐菩萨号

大悲的门下

兴正菩萨

兴正菩萨，名睿尊，建仁元年[1201]生于大和的添上郡箕田。自幼就有离开尘世之志。曾修俱舍、密教等。十七岁投圆明阿阇梨门下落发出家，专学密教两部的仪轨，后来登高野山从信惠阿阇梨修练密教教义。他曾感叹说："显密二教皆以戒为根本，戒根不净，则定慧不成。"他离开高野山赴东大寺，侍于戒如、圆晴的讲席。不久他以为，比丘僧的具足戒非有三师、七证诸缘不可。私下叹息律宗师承关系已断绝。当时他偶而遇到大悲，二人意气十分相投，乃相约自誓自受戒，后来又在家原寺受白四羯磨的别受仪式。此后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弘扬佛法、利济众生的事业，出入朝野之间，奔走四方，广泛地传播四分律和梵网戒律，向世人宣扬佛法中开发真智的"化教"和制止不良行为的"制教"。兴正成为后嵯峨、后深草、龟山、后宇多、伏见五位天皇的戒师。他布萨②说戒凡一万零七百

菩萨化导的盛行

① 所谓"相好"者，说佛的大相是相，比大相更庄严的小相是好，就佛的"化身"讲，有三十二相，八十好，而就"报身"讲，可谓无数。

② 布萨，"长养"之意，指说戒的效果而言。"布萨"是对僧、信徒说戒忏悔的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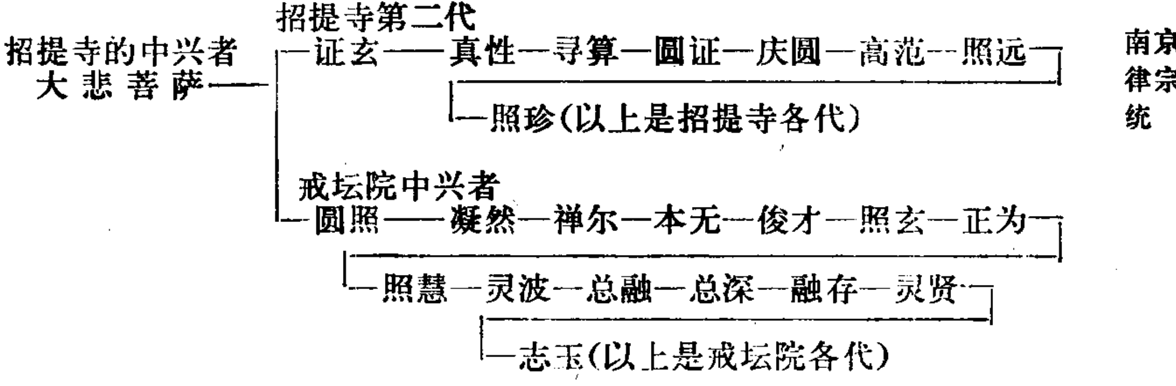
一十余次，通受戒的弟子达一千三百余人，受密灌的弟子有七十余人。正应三年[1290]八月圆寂，年九十岁。后伏见天皇[1298—1301]追赐以“菩萨”的谥号。兴正的门徒信空补任西大寺的讲席，良观化教于镰仓，住在极乐寺。良观性情最仁慈，做了很多公益事业，特别怜悯病人，开设医病的房舍，亲自看护病人。世人称他“医王如来”。后醍醐天皇追崇他的德行，赐号“忍性菩萨”。信空字慈道，是后宇多上皇的戒师。他后来被追赐“慈真和尚”的称号。信空以后有宣瑜、静然、贤善、澄心、信昭、元耀、觉真、清算等人继承其业。他们在四分戒律和梵网戒律的制教上面加上了真言密教的化教。尔后在北条氏和足利氏掌权时，律宗的命脉之所以能连绵不断，并且使律宗重振，这全是由于大悲、兴正二菩萨的努力。现在把招提寺、戒坛院、西大寺、泉涌寺、戒光寺五寺的系统列表如下：

赐菩萨号

兴正的门徒

慈真和尚

南京北京律宗的系统



西大寺第一代

兴正菩萨—信空—宣瑜—静然—贤善—澄心—信昭—元耀—觉真—清算—觉乘—贞祐—信尊—尧基(下略)

泉涌寺第一代

正法国师—定舜—智镜—思允—宪静—觉阿—智元—思淳(下略)

戒光寺第一代

昙照律师—净因—忍空　(以下不详)

第六章 净土宗的创立和法然上人及其门徒

古京奈良有六宗，在平安京又加上二宗，在平安末年虽然有融通念佛宗的创立，但此时净土宗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派。在日本能够系统地判释教法，在诸宗之外另创立独立的宗派的，在弘法大师创立真言宗以后，法然上人可以说是第一个人。法然上人俗姓漆氏，是美作国[今冈山县内]的久米南条人，幼名势至丸，生于长承二年[1133]四月七日。他家世代都是当地的土豪。其父因故被人杀死，临终时遗言，要势至出家。他当时九岁，十三岁时登睿山随源光出家，接着投到皇圆阿阇梨的门下，努力研究教、观二门的玄旨。久安七年[1151]① 九月离开皇圆之门，投到黑谷的慈眼房睿空的门下。睿空是良忍的门徒，又通达圆戒真言的教义。他看到法然大喜，授以“法然”的房号和“源空”的名字。此后，法然专读经论，并且历游南都探寻诸宗的秘迹。兴福寺的藏俊（法相宗）、醍醐寺的宽雅（三论宗）、中川的实范（真言戒律）、仁和寺的庆雅（华严宗），都是当时的杰出的名僧，皆以法然不同凡器，把自己所学的全都传授给他。当时人们称法然是“智慧第一法然房”。法然本来从睿空得到源信僧都《往生要集》的传受和佛立三昧法门的传受。他读中国善导的《观经散善义》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的句子时，大有所悟。安元元年[1175]四十三岁时，完全撇开其他事情，开创“一向专修宗”。文治二年[1186]，睿山座主显真向上人求教关于出离秽土的道理，此年秋天，诸宗的硕学名僧会集于大原胜林院，与

俗姓生地 出家登山 投睿空门下 历游南部 开创一宗

① 原书作久安九年，但久安在历史上只有七年(1145—1151)，疑为误植，暂改为七年。

法然上人斗法义。这就是有名的大原谈义[或作大原问答]。此后，显真在院内建“一向称名”的道场，修行不断念佛法门。其他诸宗的高僧如静严、证真、慈圆、良快、明禅、公胤、明遍、静遍、贞庆等许多人先后皈依此教。国内靡然从之，他力往生之教一直传播到城市和乡村。关白藤原兼实最敬佩法然上人之德，对他大力加以维护。法然又从睿空受大乘圆戒，后白川、高仓、后鸟羽三位天皇以及上西、宜秋、修明三位皇后，都从法然上人受戒。建久九年[1198]，法然应藤原兼实的请求，撰述《选择集》，由安乐笔录，后又由感西代替，由证空负责校勘。这个时候，法然上人所倡导的佛法更加流行，因而南北的僧徒很多人嫉妒他，终于有人上奏朝廷，声称此宗倡导凡夫得生之义，而轻视戒律，喜欢诽谤排斥其他宗派，要求禁止念佛宗。上人乃与门徒八十余人联合署名，写出七条“起请文”[誓文]赠给睿山。正在此时，安乐、住莲等人在鹿谷开创“别时念佛会”。后鸟羽上皇的宫女，有的难以抑制出离尘世之念，自己到念佛会落发出家。于是，有人向上皇进谗，说法然之徒私度宫女出家。上皇大怒，承元元年[1207]二月判处住莲、安乐死罪，把法然改名藤井元彦发配土佐[今高知县]，其他受牵连被判处流刑的很多。但法然上人却以为，这是到边地传教的好机会。他在赞岐[今香川县]住了十个月左右，十二月得到赦免，但不许他入京。他留住摄津[今兵库、大阪一带]的胜尾寺。过了四年，建历初年到京都住在大谷，第二年正月二十五日，他清楚地唱着弥陀的名号，头朝北面向西圆寂，年八十二岁。在元禄十年[1697]诏赐“圆光大师”的谥号。

大原谈义

贵显的皈依

撰述《选择集》

南北僧徒的反抗

承元之难

赦免

示寂

法然上人的门下，受学之徒非常多，但圣光、证空、隆宽之外，只有源智、圣觉、重源、金光才是上首弟子，或把圣光、圣觉、金光称为法然上人门下的“三俊”。然而金光的事迹已不可考。他因嘉

门下的高徒

金光上人

禄年间[1225—1227]违犯朝廷停止念佛宗活动的禁令① 被流放奥州，便在东北地方布教，建长五年[1253]② 三月，六十三岁，于津轻

圣觉法印

行岳圆寂。圣觉是藤原通宪之孙，法印澄宪之子，以台岭的静严为

重源上人

师，住安居院，号安居院法印。俊乘房重源，是东大寺的劝进上人，本是醍醐寺的学匠。他入宋前后两次，依照法然上人的指示，带回一张净土宗五祖的画像。任命他担任东大寺劝进[募捐]职务时，乘坐特制的一轮车，巡行各地，劝奖万民。建治元年[1275]，重建东大寺工程完成，举行了供养法会。又在东大寺建立念佛堂，在高野山

源智上人

寺、醍醐寺以及南都的各寺举办不断念佛法会。"势观房"源智，是平重盛之孙，备中守平师盛之子，在平氏败亡时，他年纪还小，与母亲一块潜逃。他十三岁登睿山出家，后来从法然上人学净土念佛法门，并受圆顿大戒的旨意，在法然身边前后十八年。法然圆寂之

一张起请文

前，曾书写一张"起请文"给他，并把佛像、经论、房舍、资具全部交给他。法然上人灭后十六年，由于睿山定照之乱，大谷的房舍全遭

知恩院

破坏，然而到了文历年间[1234—1235]，又由源智重建起来，最初号称"华顶山知恩院"。他被众徒推为净土宗的第二代。后来，源智在

知恩寺

加茂建造庵堂，并于此地入寂。故称为知恩寺。源智的门下有寂莲，住知恩寺。他曾经在京都与圣光的弟子良忠相会，对比考察了源智和圣光两派所传授的法门，以为二者如出一辙，教义没有不同之处，后来告诉其徒说，在圣光、良忠于镇西传布本宗之外，不可另立一派。在圣觉、重源、源智、金光以外，"正信房"湛空重新振兴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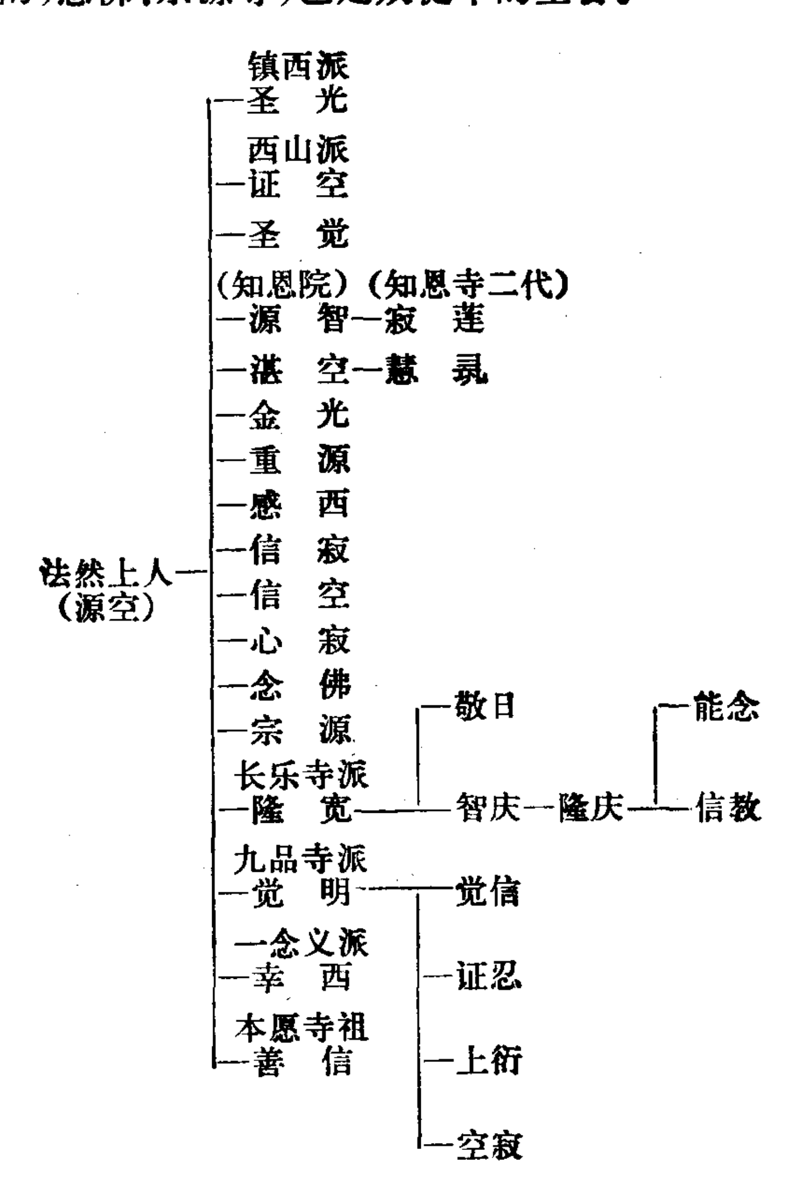
① 原书说他在"嘉禄的违乱"中被流放。据桥川正《概说日本佛教史》载，当时朝廷屡次下令禁止念佛宗流行，但制止不住，嘉禄三年[1227] 便在京都内外捕捉了一批念佛宗僧徒，把法然的弟子隆宽等人流放。本期第十章也讲了这个事件，提到金光与宽隆同时被流放。

② 原书作建保五年[1217]，按嘉禄年间在建保之后，此处疑为建长五年[1253]之误。

尊院，成为土御门和后嵯峨两位天皇的戒师，在同一个寺院内同时弘布圆戒与净土念佛法门。他的下面有求道，名叫慧寻，住金戒光明寺，当时睿山的戒律已非常衰废，因而诸宗的硕学名僧，很多都从慧寻受圆戒。其他，"真观房"感西，是《选择集》的笔录者。朝日山的信寂，写《慧命义》驳斥明慧上人的《摧邪轮》，而"善信房"亲鸾，即现在真宗一派的始祖。信空、心寂都出自睿空门下以后再皈依法然上人的，念佛、宗源等，也是众徒中的上首。

湛空上人再兴二尊院

其他弟子



第七章 净土宗的源流及其教义

印度中国的净土教

在日本，使他力念佛教派的净土宗作为一个教派而独立的是法然上人，但是，净土宗的教义从来就是与大乘佛教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的。在印度，由马鸣、坚慧开始，其后的龙树、世亲等人又继续倡导此教；在中国东汉末年和三国的时候，已经翻译了《无量寿经》（支谶、康僧铠等译），到了晋朝的道安、慧远以后，净土教的弘布是一直没有间断的。如前所述，我国从上代奈良时期以来，净土教一直附属于三论、法相、天台、真言诸宗，直到平安朝的末期，此教才盛行上下之间，以至于最后创立融通念佛宗。

中国净土教的教义

日本净土教法然上人以前的三派

然而净土教各流派的教义，并非完全一样。在中国有慧远派、善导派、慈愍派。在我国的平安时期有空也、源信、良忍三位大德，因为他们的说教也有不同，可把他们称为法然上人以前的三派。法然上人的净土宗，实际是继承了中国的善导派的，他自己讲过："我依据善导一师开创净土宗。"善导派的念佛和空也、源信、良忍等人的念佛，其根源是一样的。就是说，空也、源信、良忍的念佛，起源于传教大师、慈觉大师的"四种三昧"；这"四种三昧"原是依据了智者大师在《止观》中所揭示的"四种三昧"；《止观》的"四种三昧"，又是依据了《文殊问经》的"一行三昧"；而从《往生礼赞》来看，善导派的念佛也是依据《文殊问经》的"一行三昧"而创立的。根源既然如此相同，而且法然上人又亲自继承睿山佛法的教系，那么，为什么他还说全部依据了善导一师呢？这大概是为了使弥陀念佛的净土宗在各宗以外独立出来的缘故。本来，以弥陀的本愿和非本愿来废立万行和念佛，并且又专就念佛单独成立净土宗，这势必如融通念佛宗那样把圣道门与净土门混杂在一起。如源信那样的圣道

三派根源的同一

法然上人所以依据于善导一师的原因

门的著名学僧，对于兼劝念佛法门也感到困难。法然上人特别选择善导一师来开创净土宗，其理由也正在这里。法然上人开宗立教，虽然自称只依据善导一师，可是他的弘通念佛教义的本意，却与慈觉大师、慈慧、源信、良忍相同，他特别依照了源信《往生要集》的论述。就是说，其教相门只是依据善导一师，而其教旨门，则不能不说是仿效了源信和良忍等人。

教相、教旨的二门

善导派的净土宗，是以龙树、世亲、菩提流支(以上印度)、昙鸾、道绰、善导、怀感、少康（以上中国）等人作为师资相承的系统，以《大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世亲的《往生净土论》作为净土宗的“三经一论”，并根据这些经论建立本宗教旨。有关往生净土的弥陀念佛的经论虽然不少，但只有这“三经一论”是专门阐述净土教旨的，其他的经论只是旁论而已，因此，净土宗把其他经论叫做“傍明往生教”，而称“三经一论”为“正明往生教”。他依据“正明往生”的“三经一论”来确立宗义，所作的教相判释如下表所示：

善导派的师资相承

净土的三经一论

傍明及正明

教相判释

龙树 ┬ 难行道——道绰 ┬ 圣道门——善导 ┬ 渐教……此土入圣得果法……释迦一代诸教
　　 └ 易行道——　　 └ 净土门——　　 └ 顿教……他土入圣得果法……三经一论

法然上人以后，虽然净土教各派的教义愈益分裂，但凡是祈愿往生净土的宗派，都是依照这个教判为准的。真宗、时宗虽稍有差异，但概而观之，不过是在细小的方面罢了。因为在“三经一论”中所阐扬的法门都是以往生弥陀的净土为目的，所以称为净土门；其他的经论所阐扬的法门不是都以往生净土为目的，而是以在此土入圣为目的，所以称为圣道门。这个圣道门是全靠自力修行的法门，行则难；而净土门是靠他力摄取的法门，行则易。既然一个是

难行之道，与此相应是"渐"而成佛；一个是易行之道，与此相应是"顿"而成佛，所以，净土宗劝人应当舍弃难行的逐渐成佛的圣道门，而择取易行的可立即成佛的净土门。以上就是净土宗出世的根据。

净土宗的教义是以《大无量寿经》所论述的弥陀本愿为根本标准。法然上人以后，净土宗各派的教义虽然有各种各样，但无一不是以弥陀的本愿作为其教义的基础的，其教义的所谓同异，总起来说，只不过是在关于这个弥陀本愿的见解上的同异罢了。法然上人依据善导的说法把弥陀本愿命名为"念佛往生愿"，以舍弃万善诸行和选取念佛一行作为凡夫往生净土的"正业"、"正因"。然而在《观无量寿经》当中，大量地罗列了万善诸行，并阐扬这一切都可以成为往生净土的业因。于是，法然上人又以"废立"、"助正"、"傍正"这三义来进行解释。这三义实际是净土宗教义的三纲领，此后他门下出现种种异义，只不过是对这三义的解释不同罢了。大抵关于本愿的见解有差异，则自然对这三义的见解也产生差异。本书的后面章节[详第九章]，将辨明各派系关于本愿及三义解释的异同，以说明它们的区别。

净土教的三纲领

净土教中的各派尽管有各种教义，但只要是已经分别了圣道门与净土门，并且是依据净土教而创立本派教义的，都认为人世已到了浇漓的末世，靠自力走难行之道达到正果是不行的，与此同时却坚信，依靠弥陀本愿的强有力的因缘是可以达到正果的；都要求全心全意地称念弥陀的名号，祈愿来世往生净土。这是净土门的通则。

净土门的通则

第八章　圣光、良忠和证空上人

圣光上人　去吉水参谒法然　返回筑紫　筑后善导寺　入寂　著作

法然上人的门下有许多人都另立派别，但只有镇西派和西山派在后代最有势力。其中镇西派被称为法然上人的正统嫡传。镇西派之始祖是圣光上人，筑前人，字圣光，名叫辨阿，应保二年[1162]五月生于筑前[在今福冈]的香月。七岁时，他到菩提寺就学，安元元年[1175]落发登坛受戒，不久到诸山学天台宗，寿永二年[1183]春，再到睿山，投到东塔观睿的门下，后来师事“宝池房”证真，建久元年[1190]回到故乡教授学徒。正碰上胞弟之死，觉悟世相之无常，建久八年到达京师，去吉水参谒法然上人。当时他三十六岁。法然上人看到他大喜，以讲说三重的念佛进行教诲，彻夜不眠。圣光这才晓悟西方净土的教门是证得菩提的唯一道路，于是尽心研究。法然也十分器重他，把本教的深义向他讲授。建久九年八月，他受法然上人之命，到豫州布教一年，回来又侍奉法然近五年。元久元年[1204]八月，他离开吉水再次回到筑紫，全力在边远地方布教。建历二年[1212]，他在筑后[今福冈]的山本建造了一寺，名“善导寺”。圣光于嘉祯四年[1238]二月，唱着“光明遍照”的句子，安祥地圆寂，年七十七岁。著作有《彻选择集》、《净土宗要》等。其门徒有“白莲社”宗圆，开始是睿山的僧徒，后来拜圣光为师，在天福元年[1233]入宋，传慧远的宗派。圣光的其他弟子很多，但只有良忠“然阿上人”最为突出。

然阿上人

然阿上人，名良忠，石见国三隅人，俗姓藤原氏，是睿山僧徒圆实之子。幼年住园城寺的龙渊坊，十六岁剃发受戒。从小信仰往生净土之义，后来学天台、真言宗之教，又研究法相、三论、华严、律宗的深义，并且学习禅宗。贞永二年[1233]，良忠在石见的多陀寺

修练不断念佛法门。当时一个叫做"生佛"的人，想到镇西投奔圣光上人的门下学净土法门，劝说良忠同去。良忠与生佛一块拜谒圣光上人。当时他三十八岁。他在圣光门下二年，得到圣光的全部传授。圣光上人自己写了本系的脉谱，按上手印为证。圣光寂后，良忠回到本乡，住了数年，在延应元年[1239]入京都，接着又到上野[今群马]、下野[今栃木]、武藏[今埼玉、东京]、相模[今神奈川]、上总[今千叶]、下总[今千叶、茨城]、常陆[今茨城]诸州去传教，在仁治元年[1240]初，他进入镰仓。当时的执权北条经时听说他来，在佐介谷建立莲华寺请他入住，此寺后改为光明寺。宽元元年[1243]，良忠再次入京，大力宣传他力本愿的教义。当时皈依净土宗的人是不可胜计的。后嵯峨天皇 [1242—1246] 召请他讲净土的教说，并从他受"净土宗本有真实一乘佛戒"，赐给他香衣。良忠于建长元年[1249]回到镰仓，建治二年[1276]第三次到京都，后宇多天皇[1274—1286] 召请他讲法，并从他受戒，赐给他紫衣。当时道俗二界皈依他的人很多，他建立的寺院有三处。弘安九年[1286]他回到光明寺，第二年七月，口里念着弥陀的名号，手里不断掐着串珠，溘然而寂，年八十九岁。他的著作有《观经疏记》、《选择决疑钞》、《注往生论私记》、《安乐集私记》、《净土宗要集》等五十余卷。永仁元年[1293]，敕赐"记主禅师"的谥号。良忠的门徒很多，有寂慧、尊观、性真、慈心、道光、礼阿、如一、空圆等多人，以后分成京都三派、关东三派，知恩院、知恩寺、清净华院等，都是他的门徒所管的地方，门业蔚然大兴。镇西派之有今日，确实是依靠了良忠的力量。

（旁注：生佛劝说良忠拜谒圣光上人；入京都；进入镰仓；镰仓光明寺；再次入京；第三次到京都；入寂；著作）

西山派的派祖是**证空上人**。他名叫善慧，俗姓源氏，是加贺守亲秀之子。年十四到京都吉水，投法然上人门下剃发出家，起名解脱，后改为善慧。他在法然身边二十余年，专承受净土教的法门。年二十二岁时，他又受菩萨大戒，广泛研究台、密二教，法然上人著

（旁注：在吉水剃发）

述《选择集》时，他担任校勘的工作。建保年间，他受慈镇和尚的托付，住守西山善峰寺，大力宣传净土教，以后退居三钴寺。当时人们称他为"西山上人"。证空上人从善峰寺到信州善光寺这段时间内，建宝塔达十二座。宝治元年[1247]十一月，他把门下弟子集合在一起，周全地论述了从法然上人继承下来的教旨以及他自己创立的法门，说法完毕，口里念诵着《阿弥陀经》，西向念佛而寂，时年七十一岁。他的著作有《观经疏秘诀钞》、《自笔钞》、《他笔钞》、《选择密要决》等。他的门徒净音、圆空、证入、道观等，成立所谓西山的四派，游观住三钴寺，继承证空上人的法席。

《选择集》的校勘

西山善峰寺及三钴寺

入寂

著作及门徒

第九章　法然上人门下的异义

自从法然上人开创净土宗，首次建立弥陀念佛法门以来，此教风靡朝野，上自皇室三公九卿，下至田夫野叟，都受其教化，诸山诸寺的法师，也有很多人投入其门，学其教旨，请教出离秽土、往生净土的道理。于是，关于净土宗的教义，自然而然出现了各派教旨的分歧，从法然上人在世的时候到其入灭以后，各派的异义很多，他们在判释老师的教说和论证佛语之时，彼此之间各以为自己符合释迦佛和弥陀佛的旨意，继承了法然上人的真传，而说别派违背师说自立新义，是背离释迦的教意和弥陀本愿的邪说，如此争论，纷纭不止。现在列举他们争论的两三点，来说明法然上人门下五个主要流派的异义的概要。

法然上人门下流派教义的分歧

五派异义的概要

一、诸行是本愿与不是本愿之争；

二、一类往生与二类往生之争；

三、一念往生与多念往生之争；

四、有无报土、化土二类之争。

镇西派

圣光上人这一派(镇西派),遵守法然上人的说教,以为弥陀的本愿,只是称名念佛这一行,并且选取这一行作为凡夫得生净土的正业。称其他的诸行是弥陀本愿所废之行,因而坚持"诸行非弥陀本愿"的教义。既然诸行不是弥陀的本愿之行,那么,到底修诸行能不能往生净土呢?他们答辩说:"虽然弥陀的本愿本是念佛这一行,可是这原是表示舍难取易的意思,因为弥陀出于他的大悲之心,是要统摄万机的,所以虽是诸行,但如果积修功德而真心祈愿往生净土,那么也必然为大悲的弥陀佛所摄取,就不能说得不到往生净土。因此,《大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以及善导的释文中所讲说诸行往生之文,不止二、三。在法然上人的《选择集》中,关于诸行与念佛则设立了废立、助正、傍正三义,用以说明诸行是另外的往生净土的业因。就是说,能否往生净土,不取决于念佛和诸行,而取决于具备不具备三心(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①)。如果三心不具备,则念佛也不能成为往生净土的业因;三心具备,则念佛、诸行都是往生净土的业因。"可见,镇西派既采取诸行非本愿说,却又主张念佛与诸行两类各生说(指皆可往生净土)。

既为诸行非本愿说又是两类各生说

西山派

证空上人这一派(西山派),虽同镇西派一样,也认为弥陀的本愿是称名念佛这一行,而采取诸行非本愿说,但这两派最大的分歧是在主张"一类往生说"和主张"两类往生说"这个方面。西山派认为,诸行既然不是本愿之行,那么不是本愿之行也就不是往生之行;往生之行只限于称名念佛这一行。但是在经说和老师的解释中所说的诸行往生净土的部分,都是指的在具有三心的基础上所修持的他力的诸行。而发自三心的万善诸行,则都是"念佛"本身内部的分子。既然它们是"念佛"中的分子,那么,诸行就不是诸

① "回向发愿心"。《观无量寿经》所说的三心之一。把自己所修持的"善根功德",转向"西方净土",并且发愿生往那里,此谓"回向发愿心"。

行，而是念佛这一行，就可以得到往生净土。就是说，他们按照经说和老师的解释，也勤修诸行。他们认为，“诸行不是弥陀本愿，不是往生之行”这句话的意思，是专就没有具备三心的自力的诸行而讲的。在《选择集》里设立废立、助正、傍正这三义的本意，正在于此。就是说，依照自力定散的诸行[1]，设立“废立”之义；而依照他力定散的诸行，设立“助正”、“傍正”之义，这里，诸行也就是念佛，可得往生，因而也应勤修之。综上所述，西山派是主张念佛“一类”往生说，而也鼓励修持万善诸行的。

既主张一类往生说又鼓励修持万善诸行

隆宽律师这一派（长乐寺派），也同镇西、西山派一样，采取诸行非本愿说。但它与这两派所不同的是，把弥陀的净土分为报土和化土；因为念佛是本愿之行，所以修念佛这一行可得往生报土，而诸行不是本愿之行，修诸行只可往生化土，却不能往生报土。又主张，念佛虽是本愿之行，可以得到往生净土的报应，但在生时却不能得到往生净土。往生净土的实现，只限在命终之时。就是说，如在平时不懈地勤修称名念佛的功业，那么其效验是不会落空的，当他在命终之时，可以得到往生净土、面见弥陀佛的必然报应。因此，其他派别称此派为“多念义派”。但从隆宽律师的“一念多念分别事”的话来看，他还不主张“多念义”，这恐怕是出于他的门徒敬日等人的说法。但从古以来都把隆宽律师的长乐寺派称为“多念义派”。

长乐寺派

报、化二土

多念义派

觉明上人的一派（九品寺派），与其他各派都不一样，单独创立“诸行本愿义”。他们认为，弥陀的四十八愿当中，虽然第十八愿是

诸行本愿义

[1] 定散，即“禅定之心”与“散乱之心”，在《观无量寿经》有十六想观之行，善导归纳为“定善”与“散善”两类，也是由此发挥而来。一般以“定散”指一切心。自力定散的诸行，即依据戒定慧三学所修持的一切诸行。他力定散的诸行，是指坚信弥陀本愿向往“西方净土”的一切修行。

念佛往生之愿，但第二十愿却是诸行往生之愿。既然在念佛往生之愿之外尚有诸行往生之愿，那么，也不必选择是念佛还是诸行，只要依照人们自己的力量，不必偏重哪一方，能修持这二类功业而祈愿往生净土的话，依靠弥陀的愿力，是一定会达到往生净土的结果的。因此，这也是主张“二类各生说”，完全与镇西派相同，然而在“诸行即本愿”这一点上，这两派是大不一样的。大抵净土宗各派都互相称对方“违背师说，自立新义”，但对于觉明这一派的“诸行即本愿义”和成觉那一派的“一念义”，反对的呼声最高。

一念义派

成觉上人的这一派（一念义派），把弥陀的本愿叫做“一念”，认为凡夫的信心与弥陀佛智慧的一念相应，相契合，因此，能信[凡夫]与所信[佛]相一致，能度与所度是一体。决定凡夫实现往生净土的，实在这一念之时。既然这一念之时能够实现往生净土，那么也就无需“多念”的称名念佛了。圣道门的诸行是“圣顿”，净土门的念佛是“凡顿”。因此与圣道门诸宗的“一念成佛”一样，净土宗的真意在于“一念往生”。因为凡夫的信心与弥陀智慧的一念是相应的，能与所是一体和一念相续的，所以能往生真实报土。此派不顾善导和法然先师的解说，创立了自己的新义。因此其他派称他们是一念义的邪义异执派。

圣凡二顿

第十章　净土宗的分派

圣光上人到镇西传教以后，法然上人的门下自然而然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的门徒以京都为基地，也分了好几派，从法然上人灭后一百多年间，分派几乎有几十个之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有四派，即西山派、长乐寺派、九品寺派、一念义派。再加上镇西派，称为净土宗的五派。在上一章所述的就是这五派。虽然势观源智在

净土宗的五派

五派之外又另立教派，传授法然上人的正统法脉，但只传了一代就与镇西派相合；镇西派在记主以后分成了六派，西山派在证空上人之后分了四派。

幸西上人

一念义派的始祖是成觉幸西，他在晚年到下总地方传布教说，据说其教曾在越后［今新泻］流行一时，然而其事迹没有传下来。法本行空，也是法然上人的弟子，同幸西一样也主张"一念义"的教说，但受到其他门徒的排斥。长乐寺的隆宽律师，俗姓藤原氏，是少纳言藤原资隆之子，以"皆空又无我"为号。他本是睿山的学僧，采纳慧心派的宗义，曾拜皇圆、范源、慈圆为师，后来住在长乐寺。一般因而称他为"长乐寺律师"。他到法然上人门下，受学往生净土的教说，得传《选择集》。法然上人灭后，睿山的一个叫做定照的僧侣，对净土念佛门的兴盛感到不满，写了《弹选择集》一书赠给隆宽。隆宽律师乃著《显选择集》对定照大加讥讽。定照在盛怒之下煽动睿山的僧徒，并且上告座主圆基，结果把净土宗在大谷的房舍破坏了，许多法然的门徒遭到流放，他们还打算挖法然上人的坟墓。法然的门徒们乃秘密地乘夜把法然上人的遗体迁移到嵯峨，后来在粟生野火化，事平后，才把骨灰放到二尊院的塔中。此时隆宽和金光被发配奥州，幸西被谪到越后，源智逃到九州。此是嘉禄三年［1227］六月的事。可是，隆宽律师因故留在相模的饭山，让其弟子代他到奥州，同年十二月，他在饭山圆寂，年八十岁。他的门徒有敬日、智庆。敬日所立的教义与其师不一样。智庆在东部地方弘布其师隆宽律师的遗教，但从他的弟子隆庆以后，没有几代，这一派几乎消灭。觉明长西虽然是法然的高徒，但据说因为所立的教义违背师说，被其他门徒赶了出去。长西是赞岐人，世称他为"九品寺上人"。年轻时曾跟随法然上人，被撵出教门以后，到赞州传布其教说，弟子觉信继承他的教说。上衍、证忍等人相继住九品

隆宽律师

嘉禄的动乱

隆宽的门徒

长西上人

寺，空寂又到关东去传教。以上的长乐寺派[隆宽]、九品寺派[觉明]、一念义派[成觉]，传过几代之后都灭绝了，唯独西山派、镇西派却一直传到现在，而镇西派实占净土宗势力的十分之九。

西山的四支派

西谷派

西山派证空上人的门徒净音，住仁和寺西谷光明寺宣传他的教说。因此他这一派也被称为西谷派。净音又住过禅林寺。第三代是鹈木的宝幢院的行观。行观写的书后世称为“鹈木御书”。

深草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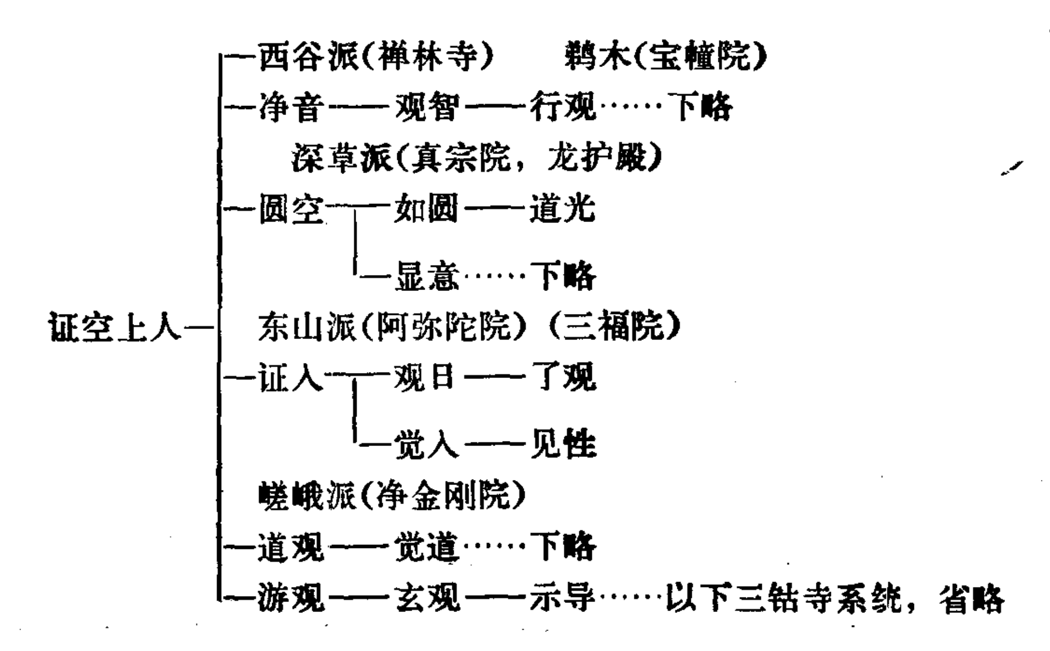
深草的真宗院的隆信圆空，是深草派之祖。后深草天皇[1246—1259年]深深皈依他的教说，曾为他建立佛殿。他的门徒很多，其中如圆、信空住誓愿寺倡导他的教说。

东山派

东山阿弥陀院的观镜证人，是东山派之祖，其上徒是观日和觉入。觉入的弟子见性，创“心具不生”的异义；观日的弟子了观，开三福院，大力传教。

嵯峨派

净金刚院的道观，名叫证慧，后嵯峨天皇很嘉赏他的高德，因在嵯峨建立净金刚院，请道观做本寺的第一代祖。这就是嵯峨派。西谷、深草、东山、嵯峨，就是西山的四个支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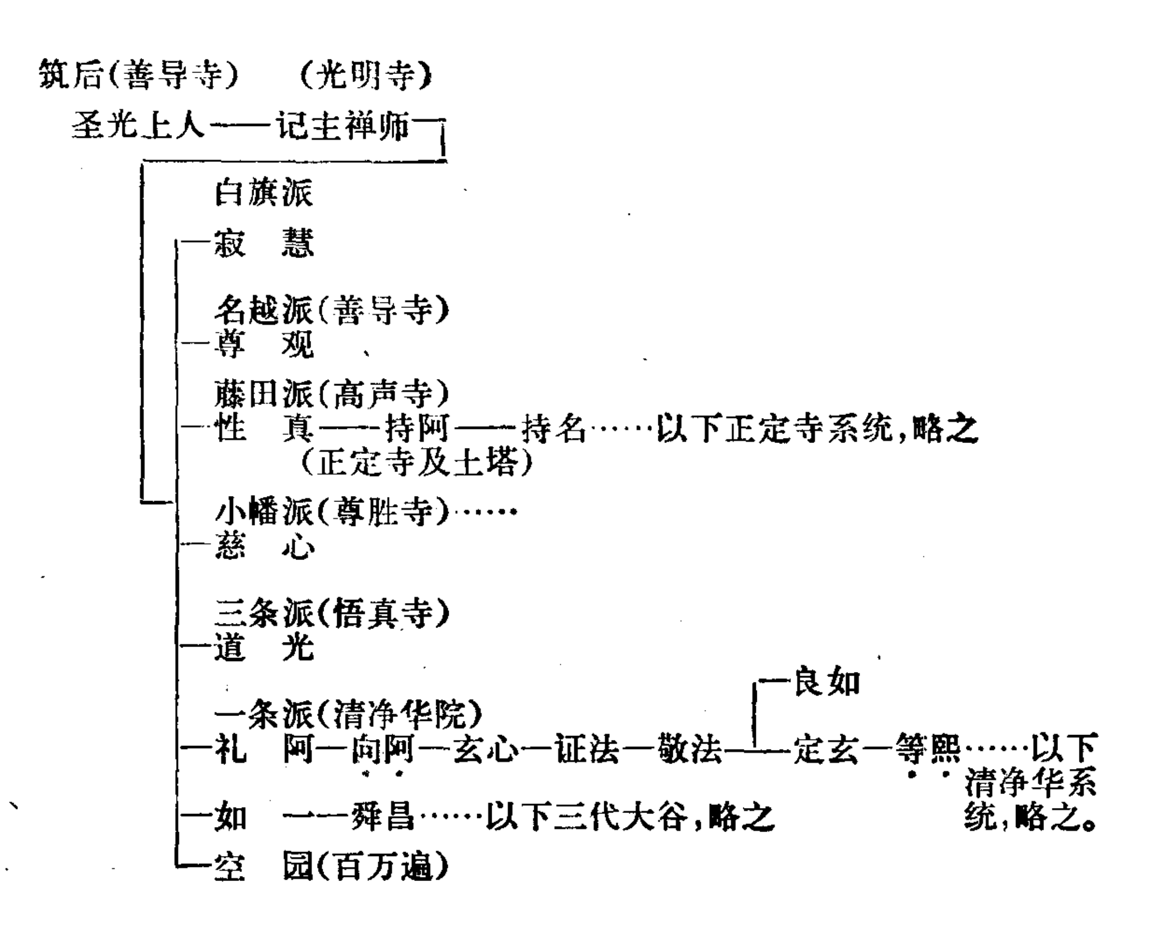
镇西的六支派

白旗派

镇西派下面分了六个支派，关东三个，京都三个。白旗派的创始人是寂慧良晓，他继承了圣光和良忠，因为他是相模白旗人，故

此派称为白旗派。他在记主之后住光明寺。记主的另一个弟子性真，住下总的藤田，开创高声寺，其弟子持阿在古河大野建造正定寺，又创立无量寿寺。无量寿寺也就是土塔。因此后来叫做藤田派(或土塔派)。名越派的创始者尊观，字良辨，在名越开创善导寺，传布自家的教说。此派又叫善导寺派。以上三派是关东的三派。京都的三派是小幡派、三条派、一条派。小幡派是由良空慈心创立，他住在小幡的尊胜寺。他曾经与一条派的礼阿一起请望西楼著述《大无量寿经疏》。望西楼就是了慧道光。道光是镰仓人，以前曾是天台宗的学者。他在京都的三条开创悟真寺，是为三条派。他寂后被敕赠"广济和尚"的谥号。一条派之祖是礼阿然空。他本是睿山的学徒，在结束了十二年的学业之后，投到记主的门下，后住一条的光明院。他的附法弟子向阿证贤，本是三井寺的学徒，住清净华院。以后经过玄心、证法传到了敬法。敬法是龟山天皇 [1259—1274] 的戒师。敬法以后有良如、定玄。定玄，官至僧正。其弟子等熙，是内大臣藤原嗣房之子，主持金戒、大谷、净华等大寺院，是后圆融、后小松、称光三天皇的戒师，首次得到赐紫衣的恩典。这是净土宗第一次受赐紫衣。此时，在黑谷又得到敕赐《净土真宗最初门》的扁额。等熙寂后，后花园天皇 [1428—1464] 特诏赐"佛立慧照国师"之号。以后这一派，就以清净华院为据，传承不断。在上述的镇西派的六个支派中，到后世最流行的，只有名越、白旗二派。

藤田派　名越派　小幡派　一条派　等熙国师



第十一章 净土真宗的创立和亲鸾圣人及其门徒

俗姓

亲鸾圣人是京都人。据其《传》，他俗姓藤原氏，父名有范，生于承安三年［1173］四月一日，幼名松若麿，四岁丧父，与弟浅麿(后入天台宗，称为寻有)同由伯父范纲收养。八岁时，母亲死去，悲恸不已，逐渐有出离尘俗之志。第二年，他投青莲院慈圆僧正的门下出家，法名"范宴"。住睿山十年，又到南都研究三论、法相诸宗之学，后又回到睿山。此时亲鸾圣人心中深有所感。屡次进东、西各塔，向诸佛菩萨祈祷，希望诸天善神祐助，苦思冥想出离秽土的要道，逐渐形成了避离荣贵，过隐遁生活的强烈愿望。建仁元年

出家

修学求道

[1201] 正月，他到顶法寺六角堂日夜祈祷了一百天。在途中遇见圣觉，第一次听说法然上人的念佛易行法门已经传布的消息，第二天立即到达吉水拜谒法然上人，接受其教诲，改名绰空，以后称善信，住在冈崎。建仁三年，他三十一岁，娶藤原兼实之女玉日。翌年，从法然上人受《选择集》的传授。承元初年，发生住莲、安乐事件，他也受到牵连，被判减死一等，发配越后[今新泻]国府，因罪改名"藤井善信"。此时，亲鸾年三十五岁。他到达流放地以后，自称"愚秃亲鸾"。在此住了五年，到建历元年[1211]十一月遇赦，第二年四月打算回京都的时候，于途上听说法然上人已经入灭，于是想再到东北诸国传教，便从越后到常陆(有人讲，八月离开越后回京都，十月又离开京都到常陆)，在下妻、小岛等地住了数年，后来在稻田住了十几年，元仁元年 [1224] 正月，在稻田的僧舍着手写《教行信证文类》六卷。此即净土真宗的开创。当时其妻玉日已在京都死去。他又娶三善为教之女为妻。此即慧信尼。慧信尼的性情敦厚，他对亲鸾圣人在东北传教，帮助很大。亲鸾在常陆、上下野地方前后有十余年，后来在回京都的途中，受到相模足柄江津的道俗二众的挽留，在那里住了七年。此后他从江津出发，经过美浓近江诸州，嘉祯元年 [1235] 八月回到京都。亲鸾圣人在承元年间被流放，当时年三十五岁，经北部而于此时回到京都，前后达二十八年。他后来从京都的冈崎移到西洞院住，二十余年时间专门从事著作，东部地方的门徒，也常常来探望他。其著作有《和赞》、《净土文类聚钞》、《愚秃钞》三部，其他小部著作，则不胜枚举。亲鸾于弘长二年[1262]八月移到其弟寻有在富小路的善法院居住，十月得病，到十一月二十八日，他面向西方，口诵弥陀名号，安祥入寂，寿九十岁。明治九年[1876]，天皇赐以"见真大师"的谥号。亲鸾圣人有四男三女。长子范意，玉日所生，后皈依慈圆的门下，改名印信。其他六

吉水拜谒法然

娶玉日

流放罪

赦免

再赴东北传教

开创一宗

慧信尼

返回京都

著作

入寂

子女

个孩子都是慧信所生。其中长男“慈信房”善鸾，因故被斥逐，住奥州的大网。其他诸子，都分住各地，只有小女弥女，跟随亲鸾圣人在京都，后来称为觉信尼。

门下

亲鸾圣人的门徒很多，真佛、性信、顺信、莲位、显智等等，难以一一列举。其高足是真佛，真佛上人是下野人，真冈的城主大内国春的长子。被称为“椎尾弥三郎春时”。他在父亲国春死的时候，把家让给弟弟国纲，在嘉禄元年[1225]十七岁的时候，投入亲鸾的门下。据说，第二年亲鸾在上州[上野，今群马]芳贺的柳岛建立一个寺院，就是由大内氏纠集一族的力量助成，此即高田专修寺。亲鸾圣人住在此寺，专门在东部传教。真佛于正嘉二年[1258]三月圆寂，年五十岁。其弟子显智继承他的教法，住在高田，在他之后是专空。显智上人是越后人，俗姓井东氏。安贞二年[1228]参谒亲鸾圣人，受其传授，后又随从真佛上人。他在延庆三年[1310]四月圆寂，年八十五岁。专空上人，是大内国春之弟，国行的三子，所传的事迹，多怪诞不足为信。据说，从专空传到定专，所谓“唯授一人口诀”的相承，从定专以后五传而至中兴真慧上人。

真佛上人

高田专修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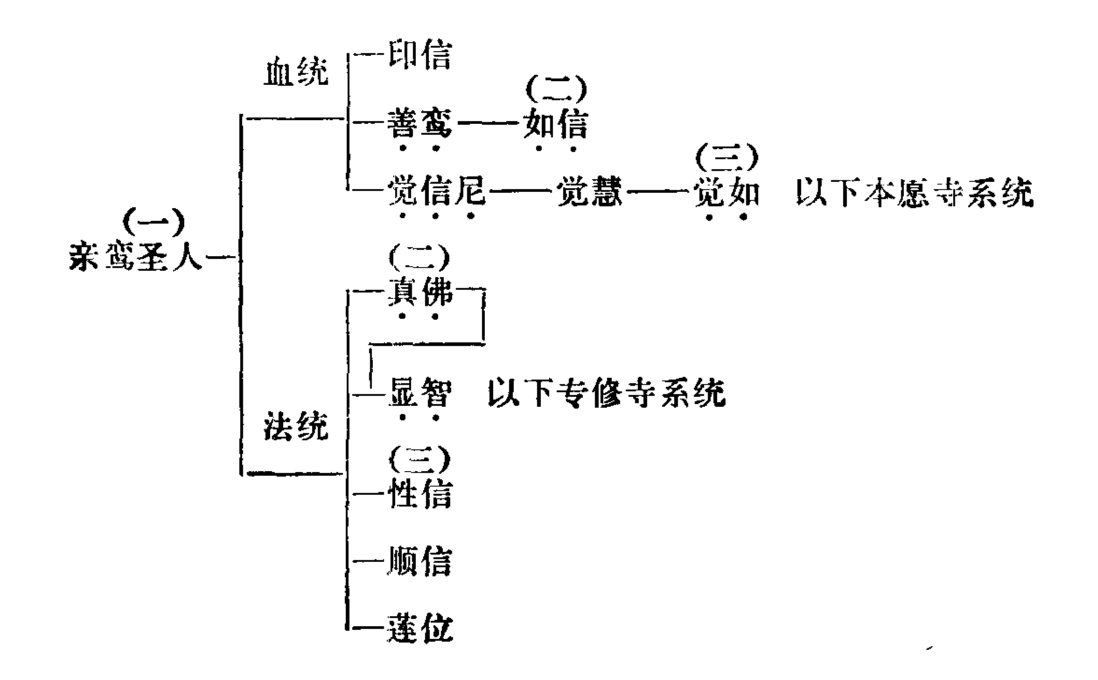
显智上人

专空上人

亲鸾圣人灭后，门徒们相聚把他葬在大谷，文永九年[1272]，又把墓移到大谷的西麓，并建立了庙堂，觉信尼(嫁给了日野广纲)与其子觉慧一块住守此地。龟山天皇[1259—1273]诏赐此庙堂以“久远实成阿弥陀本愿寺”之号。当时亲鸾圣人之子善鸾在大网。弘安三年[1280]，觉信尼召请善鸾之子如信为法嗣，掌管寺务。如信上人是善鸾的长子，延应元年[1239]生于大网，曾受亲鸾圣人的面授口诀。他在主管大谷的寺务以后，因为与东部地方的关系很深，便让觉慧留守大谷，再次回到大网，接着又叫觉慧之子觉如担任法嗣。正安二年[1300]，如信于大网圆寂，年六十二岁。

本愿寺

如信上人



第十二章　真宗的教义

净土真宗的开祖亲鸾圣人，是法然上人的一个门徒，因此，净土真宗的教义本应与净土宗各派一起进行说明，然而从本宗的教义、宗风以及现况来看，它有自己所独特的、与净土宗各派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这里特别把本宗的教相、宗心、起行、宗风的大致情况进行介绍。

教相

在真宗的教相当中，分为圣、净相对和真、假相对的二门。而在关于圣、净相对这一门中，又判释为"二双四重"。关于真假相对这一门中，又分出三愿、三经、三机、三往生的区别，还分出三种教、行、信、证。现将这些名目表示如下：

二双四重的判释

二双四重的判释

- 大乘
  - 顿教
    - 竖超……难行道—圣道门—实大乘数（禅、真言、天台、华严等即身成佛之教）
    - 横超……易行道—净土门 弘愿 大无量寿经（选择第十八本愿的净土真宗之教）
  - 渐教
    - 竖出……难行道—圣道门—权大乘数（法相宗等历劫修行之教）
    - 横出……易行道—净土门 要门/真门 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选择第十九愿、第二十愿的净土假宗之教）
- 小乘…………缘觉教—声闻教

三愿三经三机三往生三土

三愿	三经	三机	三往生	三土	
弘愿—第十八愿	大无量寿经	正定聚机	难思议往生	报土	……净土真宗
要门—第十九愿	观无量寿经	邪定聚机	双树林下往生	懈慢……	净土假宗
真门—第二十愿	阿弥陀经	不定聚机	难思往生	疑城……	净土假宗

教行信证

以教、行、信、证四法来辨别净土门的真假，如下：

	教	行	信	证	
弘愿真实四法	大无量寿经	南无阿弥陀佛	至心信乐欲生	报土往生	净土真宗
要门方便四法	观无量寿经	万善诸行	至心发愿欲生	懈慢往生	净土假宗
真门方便四法	阿弥陀经	称名念佛	至心回向欲生	疑城往生	净土假宗

亲鸾圣人先立“教行信证”这一层的名目作为标准，然后又判释教相，成立宗义，据此，为了废圣道门而立净土门，首先进行了

“二双四重”的判释，还在所立的净土门中，分出弥陀的三愿的差别，释迦的三经的区别，因为众生有三机的不同，所以往生也有三类的不同，与此相应，教行信证也有三类：一种是搀杂上了诸行（要门）；一种是搀杂了“自力运心”①（真门）；这两类的教行信证都出于释迦佛陀的方便之教，因而是净土假宗，不是净土真宗，这是应当废弃的；第三种是不搀杂诸行，又不搀杂自力运心，这种教行信证出于弥陀、释迦的真实之教，这才是净土真宗。就是说，净土真宗在圣道门与净土门之上，又加上了关于净土真、假两门的废立，然后成立本宗的教义。这是他们自称“净土真宗”的由来。

净土真宗的教行信证的名目，不仅是判释教相的标准，而且是安心的依据。真宗所说的安心，是依据陈述弥陀本愿名号的《大无量寿经》的教说，听闻了关于本愿名号的“起行”由来之后，所产生的深深的信仰。如果产生了了这样的信仰，就必然得到往生成佛的证果。这种信条，在弥陀的愿文中称为“至心信乐欲生”，在释迦的愿文中称为“闻其名号信心欢喜”；在世亲的《净土论》中称为“一心归命”。总之，因为凡夫虚假不实，即使苦修励练其身心，也毕竟不能自己栽植往生成佛的因种，而弥陀如来的本愿名号，却是往生成佛的因种已经得以成就的标帜，它表明，凡夫可以得到这种因种而达到往生成佛。过去我们没有成佛，只是由于没有听信这种名号。如果听信此名号，作为佛的愿力，在听信时佛就转给我们成佛的因种，因此，所谓听信之时，是直接决定我们能够实现成佛愿望的东西。有了这种信念，则无限的欢喜心也常常相续不断。

安定信仰的要领既然如此，所以在关于宣传“起行”的方面也与其他宗派大不一样。大抵无论何种宗旨，在宣说“起行”的时候，

安心

弥陀回向的信念

起行

① “自力运心”，也就是“自力回向”，即把自己所修的“功德”，转给一切众生，使彼此共同“成佛”。

都把“起行”作为自己成佛的因种。只有真宗以终生毕命为期，虽然需要五念门、五正行[①]等正行，但却不把此比做自己成佛的因种，只是以此作为对无限佛恩的报答。按照宗义的序列，是教、行、信、证。所谓行，是舍弃杂行杂修的自力小行，而要弥陀他力的大行，在皈依这个大行的“信”的一念当中，已决定了往生净土的证果，因而不是把“行”放在“证”之前，而是把“行”放在“信”之前。因此，本宗不愿意以“信”后的“起行”比做成佛的因种，只是作为报谢佛恩而鼓励人们修持。由于这个缘故，其宗风也不同于其他宗派，本宗不是根据佛教戒律来规定宗徒的仪式，也不是据此树立宗风，而是僧俗一样，在无戒无律之上建成宗规，只要履行世上普通的道义就满意了。这可以说是深鉴于时机，又斟酌了宗意所产生的。

报谢佛恩宗风

第十三章　真宗的分派和觉如、存觉二位上人

真宗最初的分派

净土真宗的分派，开始有高田专修寺派和大谷本愿寺派两个。高田派的创始者是真佛上人，他继承亲鸾圣人的法灯，以高田专修寺为中心，在关东诸国传教，这样师弟相承，自成一派；本愿寺派，是亲鸾上人系统的人开创的，他们连续担任大谷祖庙的留守职位，自从觉信以后，历代住于此地，最后造成大谷派与高田派东西对峙的形势。本愿寺派到了近代，又分为东、西两派，其他再加上佛光寺、兴正寺、锦织寺、毫摄寺、专照寺、证诚寺、诚照寺等派，即为现在真宗的十派。其中的专照寺、证诚寺、诚照寺三派，合称为“越前[在现在的福井]的三门徒”。在这些分派中，东西两本愿寺的分立

现在真宗的十派

① 五念门，净土教所说的念阿弥陀佛的五种法门，即礼拜门、赞叹门、作愿门、观察门、回向门。五正行，是诵读正行、观察正行、礼拜正行、称名正行、赞叹供养正行。

是很久以后的事，所以将在后章再讲。至于佛光寺派与兴正寺派，它们的起源是一样的，空性了源上人在正中年间(后醍醐天皇)于山科建立兴正寺，此即为两派最早的起源。后来不久，又移到京都的涩谷，改称佛光寺。了源上人以后经过八代到了经豪，他皈依本愿寺的莲如上人，改名为莲教，而把佛光寺让给其弟经誉管理，自己在山科的旧址另建一个寺院，仍用旧名"兴正寺"。这就是关于佛光寺派与兴正寺派分立的情况。关于越前三门徒各寺的建立年代及事迹虽然不得其详，但大抵都是从专照寺分出来的。专照寺之祖如导，继承了真佛上人的法系，在觉如上人北上传教的时候，他皈依觉如而成为他的门徒。毫摄寺大概也是在觉如上人时开创的，觉如的门徒乘专在丹波建立此寺，后来迁移到京都，请觉如之子善入为此寺住持，而到善入之子善智的时候，此寺作为"三门徒的本寺"迁到越前。至于锦织寺派，其所传更加荒诞不足置信，但据说此派的法统是承继受亲鸾圣人面授的性信而来。但按照社会上的传说，亲鸾圣人被赦免流罪，从越后将归京都的时候，建历二年[1212]初在山科建立了兴正寺，后来把此寺咐托给真佛上人，真佛上人又传给荒木的源海；而锦织寺，是亲鸾圣人从关东入京的时候，于嘉祯元年[1235]亲自主持建造的；毫摄寺，是亲鸾于天福元年[1233]在京都的出云路创建的，后咐托给其嫡子善鸾，以后又移建到越前，在此寺逐渐衰颓的时候，乘专再兴，并请善入主持此寺。此外，在"三门徒"及毫摄寺等各派之间争论哪是本寺、末寺的传说虽然很多，但大部分是没有根据和不足置信的。现在综合各书所载，把其传承关系制成如下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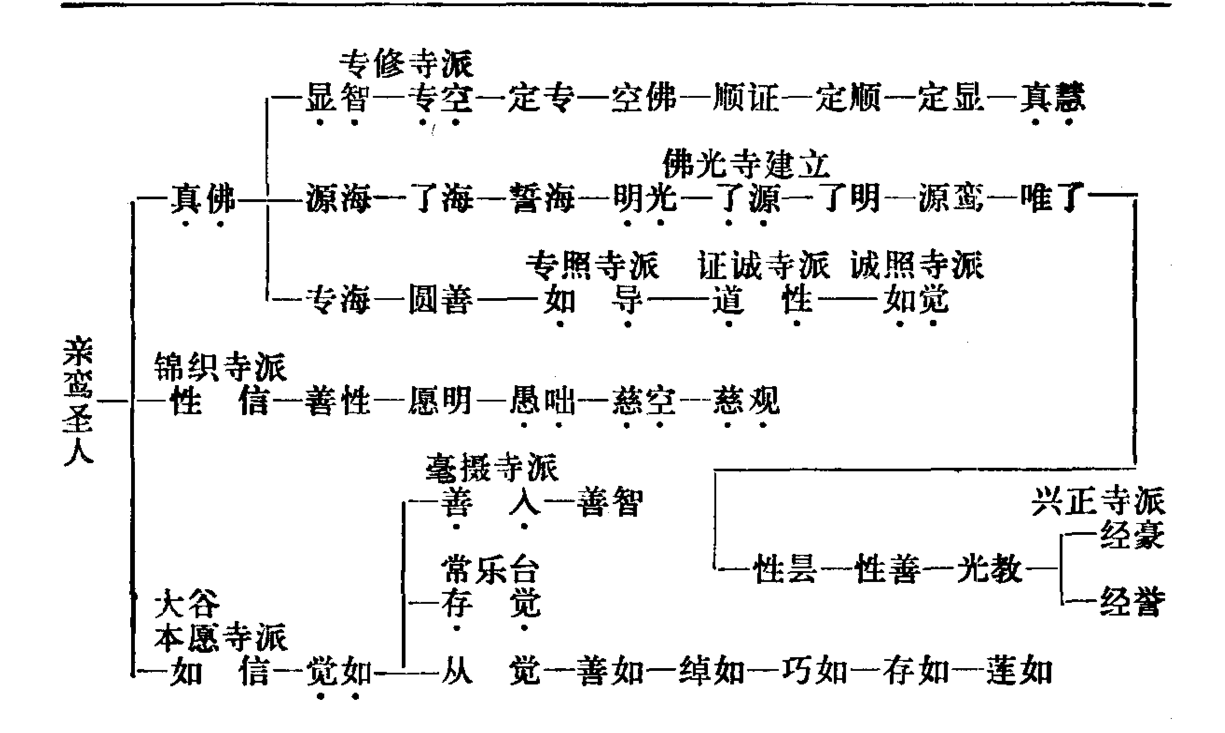
佛光、兴正两派

三门徒派

毫摄寺派

锦织寺派

古来的传说



本愿寺派势力的扩大

真宗的分派虽然如此之多，但到了本愿寺的觉如以及其子存觉二上人时，佛光寺的明光、了源，锦织寺的愚咄、慈空等人，都皈依存觉上人，而乘专、如导等人也是出于觉如上人之门下，到越前去传布教说。因此，本愿寺派的势力骤然扩大了，可以说，所谓本愿寺派的基础实际在此时已经确立。

觉如上人

觉如上人，名叫宗昭，幼名光仙，生于文永七年［1270］十二月。父亲觉慧，最初是真言宗的门徒，后来亲自受教于亲鸾圣人，担任大谷的寺务。觉如上人是他的长子。觉如幼年登睿山，又转到三井寺，十四岁到南都一乘院，十七岁得度出家。他私下期望真宗的兴隆，于是逃出南都，到大谷拜谒如信上人，接受净土教，第二年巡游东国，历访亲鸾圣人传教的旧迹，回来后又研究净土宗镇西派、西山派的教义，而且学幸西的一念义教说。在此之前，其父觉慧购买大谷庙地之南的长乐寺后继者良海的土地，得到不少隆宽传教文书。觉慧在此地建立了房屋，让其弟子唯善居住，此处称北殿，觉慧所居则称南殿。后来，唯善觊觎于庙堂寺务的职位，屡次

南北二殿

设计与觉慧争夺，因失败退居东国。正安年间［1299——1300］，如信与觉慧圆寂，只有觉如上人住守大谷庙堂。他担任法印权大僧都的职位。以后，本愿寺的历代都世袭此官位。觉如很爱好和歌，又潜心于研究真宗教义，能够透彻地解释许多亲鸾圣人的真诀。可以说，他是真正掌握真宗教旨精髓的人。著有《口传钞》、《改邪钞》、《执持钞》及《拾遗古德传》等。他在正平六年［1351］正月圆寂，年八十二岁。觉如的门弟很多。他有数子，长子存觉，幼名光日，后改为兴亲、光显等。存觉从父祖学到真宗的教旨，后又到南都及睿山，学习三乘一乘的精义。接着入青莲院慈道的门下，后又成为日野俊光的养子，改名光玄，不久又改称存觉。元亨［1321—1323］年间以后，觉如上人因故取消他的嫡子资格，决定以次子从觉为后嗣。存觉上人便到了佛光寺。此寺的明光、了源对他深为皈依，接受他的教诲。不久以后，锦织寺的愚咄等人尽力劝他们父子和好如初。在愚咄的法嗣慈空圆寂的时候，根据愚咄的请求让存觉上人之子纲严做锦织寺的法嗣。此即慈观。存觉上人后来在京都营建常乐台。他的著作有《六要钞》、《净土真要钞》、《显名钞》、《存觉法语》等，都是真宗本派的重要典籍。存觉于应安六年［1373］二月八十四岁圆寂。

唯善的私心

著述

入寂

存觉上人

佛光、锦织二寺的皈依

著作

入寂

第十四章　一遍上人的出世和时宗的教义

如上所述，净土宗由法然上人开创以后，他的门徒各唱异义，成为不同流派，各种派别层出不穷。这种不同流派纷起，证明了他力念佛教派的兴盛，在这个时候，一遍上人创立的时宗，又在净土宗他力念佛教当中，增添了一种新的色彩。

俗姓生地

一遍上人，名智真，伊豫[今爱媛]人，父亲是州刺史河野通广。他生于四条天皇[1232—1242在位]的延应元年[1239]，自幼就有出家就学之志。他的父亲知道以后，让他到得智山的继教寺，与僧侣们交游。当时他仅七岁。十五岁时，他投到本寺的缘教律师的门下剃发出家，改名随缘，专学天台宗教义。然而他想到，末代出离秽土的要理，只在他力念佛的教门中才有，于是离开此地而投到筑前太宰府的圣达上人的门下。圣达，是法然上人的法孙，是西山派派祖证空上人的门徒。他当时在镇西传布他力易行的教义。此时一遍上人改名智真，前后研究他力念佛教的奥义十二年，完全抛弃圣道门之法，全心全意地皈依净土教门。

出家

入圣达的门下

文永八年[1271]，一遍到了信浓的善光寺，参笼[①]数日，专心从事自利利他的祈祷，同时祈求佛力的祐助，他还绘制了善导的"二河白道"[②]的本尊图画，回到了伊豫[今爱媛]在洼寺建造柴庵，把这幅本尊图画挂起来供奉，闭门潜心修练称名念佛的教行，共三年时间。最后终于对念佛之旨有所领悟，乃作颂文写在二河图的旁边：

隐居洼寺

领悟之颂

> 十劫正觉众生界，一念往生弥陀国；十一不二证无生，国界平等坐大会。

当时上人年三十五岁，此事发生在文永十年[1273]。一遍上人在得到这一觉悟以后，为了广泛地传布这种念佛的旨义，决心周游全国，把一生献给济度众生的事业。然而由于他的志愿极其宏大，想首先参拜各国的灵佛灵神的道场，求得佛力神力的祐助，于是，与其弟子超一、超二、念佛、圣戒四人一起，参拜了豫州管生的岩屋，摄州浪华的天王寺等地，又参拜了宇佐及男山的八幡宫，领会了神

广布念佛的大愿

---

① 在神社佛阁进行一定日期的日夜不停的祈祷、修行，叫参笼。

② 二河白道：净土教以人的贪瞋比做水、火二河，而以往生净土之心比做二河中间的白道。白道，即光明道路的意思。

的旨意，接着参拜了熊野权现[1]，心专志诚地祈祷了一百天。当时果然发生了感应，权现[神]即告诉他念佛往生的旨义，授给如下一颂：

熊野权现直授的偈文

"六字名号一遍法，十界依正一遍体，万行离念一念证[2]，人中上上妙好华。"

自号一遍

一遍上人对于自己以往的领悟与神的敕颂相符合很高兴，以此自号"一遍"，最后决心实现巡行全国的愿望，乃携带劝进帐[化缘簿]和念佛札（念佛札上写着"南无阿弥陀佛，决定往生六十万人"。这里所说的六十万人，并不是指人数，而是取自神颂四句的"六"字），首先周游了九州，又巡行了四国，离开京都，又经北陆道[3]到了信浓[今常野]，从武藏[今埼玉、东京]到上野[今群马]、下野[今枥木]奥州去巡教，经过常陆又回到武藏，从伊豆[在今静冈]、相模[今神奈川]西行到东海道[4]再进入京都，接着又到山阴、山阳两道[5]去传教，然后回到伊豫[今爱媛]，不久来到摄州兵库的观音堂，把自己书写的书册投到火中，说："一代之圣教今日灭尽，唯留南无阿弥陀佛"。一遍把遗诫嘱咐门弟，如睡眠似地寂灭。此时是正应二年[1289]八月，寿五十一岁。

决心巡行全国

入寂

一遍上人从得到神的敕颂到入寂为止，有十六年时间，足迹遍及日本的六十余州，他最初的志愿得以实现，凡是在他的"劝进帐"上记名并授以念佛札的人数，据说总共有二十五万一千七百二十

① 见本书125页注①。

② 桥川正《概说日本佛教史》作"一遍证"，下文的"妙好华"作"好好华"。

③ 北陆道，日本古八道之一，包括岩狭、越前、加贺、能登、越中、越后、佐渡，在日本中部地方。

④ 日本古八道之一，属十五国，包括日本关东、中部及近畿部分地区。

⑤ 山阴道，日本古八道之一，包括丹波、丹后、但马、因幡、伯耆、出云、石见、隐岐，在现在的京都、兵库、岛根一带。山阳道，八道之一，包括播磨、美作、备前、备中、备后、安艺、周防、长门，在现在兵库、冈山、广岛、山口一带。

四人①。一遍上人这种"劝进赋算"的周游各地的传教法，虽然说是依据了神的敕颂，但也是仿效了融通念佛宗良忍上人的做法。一遍上人还到处进行舞蹈念佛。大概这样的念佛行者虽也依据"踊跃皆欢喜"的经句，但也是学习空也上人的样子，为了便于念佛化缘。一遍通达天台宗教理，并且精于和歌，其实践也有很多地方象空也上人。明治十九年[1886]，天皇特敕赠他"圆照大师"的谥号。

大师号

一遍上人灭后，第二代是他阿上人。从此时宗的宗规已很完备，到第七代祖托阿上人时，大大地发挥了本宗教义。其十二代祖是尊观亲王，他出身高贵，很钦佩一遍上人游行化缘的旧业。由此以后，本宗渐渐变得有势力了。本宗按宗规到各地游行化募传教，都依靠官府的保护，直到德川幕府时代，仍然持续不绝。时宗的本山[本寺]是相模国藤泽的清净光寺，是二代祖他阿上人建立的。他在游行各地以后回到此地居住，被称为"藤泽上人"。以后，"游行上人"与"藤泽上人"的名称同时并立②。在清净光寺之下，末派有十二个。然而在宗义方面，并无任何差别。因此直到现在，都以清净光寺作为总本山，受其管辖。其中有些派现在已不另称派名[所谓"废派"]。这十二派的情况如下表：

清净光寺

游行上人和藤泽上人

时宗的十二派

第一、游行派——京都七条金光寺。

第二、一向派——近江国番场莲华寺。

第三、奥谷派——伊豫国奥谷宝严寺。(现已废派)

第四、当麻派——相模国当麻无量光寺。

第五、四条派——京都四条金莲寺。

第六、六条派——京都六条欢喜光寺。(现已废派)

① 原作"二十五亿……"，据桥川正的《概说日本佛教史》应为"二十五万"，"亿"疑为误植。

② 此后时宗的宗祖通称为"游行上人"，也叫"藤泽上人"。各代宗祖要按照一遍的游行化募传教的作法，然后回到此地，此为时宗教规。

第七、解意派——常陆国海老岛新善光寺。(现已废派)

第八、灵山派——京都灵山正法寺。

第九、国阿派——京都东山双林寺。

第十、市屋派——京都五条金光寺。(现已废派)

第十一、天堂派——出羽国天堂佛向寺。(现已废派)

第十二、御影堂派——京都五条新善光寺。

时宗的教义

时宗的名称是依据“临命终时”的经文而来的。因为人生无常，时时刻刻处于生灭之中，所以“平生”与“临终”没有丝毫差别。为了表示“平生”即“临终”的认识和本宗念佛之旨，称本宗为“时宗”。其教义与净土宗西山派相似，主张“一类往生”之旨义，阐扬他力念佛的教理。然而本宗所说的他力，不是必须舍弃自力而皈依他力的那一类，而是要几乎无意识地舍弃一切我执，此后不管是信还是不信，只在念佛的时候，依靠佛力必然得到往生净土的证果。

时宗的特点

兹列举时宗的三个特点如下：一、以熊野权现神的敕颂作为创立宗派的根据；二、以“劝进赋算”的游行传教作为宗祖实践的法规，三、在净土教的三部经中特别注重《阿弥陀经》，并依据《法华经》、《华严经》，以及一切宣说念佛门的各经创立宗义的。这都是其他宗派所没有的。虽然托阿的《器朴论》和玄秀的《统要论》在关于教相理论方面很高深，但是对于教相的高深理论，反而不是初祖一遍上人希望要的。初祖一遍上人不注重理论，只以实践为宗旨。这可从他把自己书册在临终时投入火中得到了解。他的所谓实践，是不分智愚，也不看是佛是凡，不考虑能否往生，只是注重在一路上专心念佛。大抵关于时宗教义的纲领，就在上述的一遍自己领悟的颂文和熊野权现直接授给的颂文之中。因此要了解本宗的教义，只有钻研这两篇颂文的意思。

第十五章 禅宗的传入和荣西禅师及其门徒

远在奈良时代以前，禅宗已传入日本。据说在孝德天皇朝的白雉年间［650—654］，道昭大僧都在唐学法相宗的同时又从相州的慧满禅师学禅宗，回国后在元兴寺开设禅院。这是日本有禅宗的开始。后来在天平年间［729—748］，道璿律师又传入中国北宗禅，大安寺的行表继承他的禅，后又传给传教大师。传教大师入唐，又从禅林寺的翛然学牛头禅法①，回国后在睿山弘布圆、密、禅、戒四宗。慈觉大师入唐从居士萧庆学禅法，在睿山祭赤山大明神为禅宗的拥护神。嵯峨天皇的弘仁年间［810—823］，唐朝僧义空率法弟道昉来到我国。皇后桔氏（名嘉智子，即檀林皇后）创建檀林寺请他们住，大力倡导禅宗。这是日本倡导禅宗的开始。然而当时社会上皈依此教的人还不多，不久以后，义空又回到唐朝。到了承安［1171—1174］初年，睿山的觉阿到宋朝，从佛海禅师学禅宗的杨歧派禅法②，在宋地住了四年回国。这是日本有临济禅的开始。文治年间［1185—1189］，三宝寺的大日能忍派弟子到宋朝去，从育王山的佛照禅师遥受所赠信衣③，于是称自己传的宗派叫“达磨宗”，在畿内广为传布；他的门徒觉晏设立门庭，大力传教。于是，禅宗逐渐为人所知，到了荣西禅师从宋地归来，才开创日本的禅宗。

日本禅宗的开端

日本北宗禅的开端

睿山之禅

檀林寺

倡导禅宗的开始

日本临济禅的开始

日本禅宗的开创

① 牛头禅法，指禅宗四祖道信门徒法融（594—657）的禅法，因他住牛头山（今南京郊外）传授禅法而得名。

② 禅宗的临济宗下分二派，黄龙派与杨歧派。杨歧派由住在杨歧山的方会开创。黄龙派，由黄龙山的慧南开创，见本期第十八章。

③ 标志传法的信证的法衣。

荣西禅师俗姓生地出家

千光国师，名荣西，号明庵，是备中[在今冈山]吉备津人，俗姓贺阳氏。他自幼跟父亲学佛教，十四岁到本郡的安养寺剃发出家，不久登睿山的戒坛受大乘戒。他十九岁跟睿山的有辨学天台宗，又到伯耆[在今岛取]的大山从基好法师学习密教。后来，荣西又回到睿山，从显意受密教灌顶，在山上八年，闭门精读藏经。他常常想到中国求教各派的学僧，乃告别父母，到达筑前[在今福冈]的博多，遇见宋朝通事[译官]李德昭，得闻宋地禅宗盛行的情况。他想入南宋求法的心情十分迫切。仁安三年［1168］四月，他乘商船从博多出发，到达明州，访问了广慧寺，登天台山巡拜了灵圣古迹，同年九月，带着天台宗的章疏三十余部回国，呈送给座主明云僧正。

入宋回国

后鸟羽天皇曾经敕命他在神泉苑修持请雨法以求雨，结果有效验。天皇为此特赐给荣西以“叶上”的称号。荣西禅师兼修显密二教，而最致志于密教，后来的所谓叶上派，即以荣西为祖师。他在文治三年[1187]再次入宋，受传佛心宗[禅宗]。当时他还想进而到印度朝拜释迦佛尊的灵迹，于是，携带着《诸宗血脉谱》及《西域方志》从中国出航，到达临安府所在地时，谋划如何渡到印度。然而当时的知府以“关塞不通”的理由不允许他到印度。荣西便再次登天台山，拜谒万年寺的虚庵禅师并向他请教。虚庵禅师是黄龙派的第八代嫡孙，当时声望很高。在虚庵禅师迁往天童山的时候，荣西跟随着在方丈室侍奉，得以继承临济正宗的法脉。虚庵禅师授给荣西正传大戒，并且在临离别时赠僧伽梨衣① 作为附法的信衣。当初荣西禅师在天台山居留的时候，曾为智者大师塔院的颓废而感叹，施舍自己衣钵资财，进行修理；他到了天童山以后，又竭力从事营建千佛阁的工程。此事盛传于当时宋朝僧俗之间。

密教叶上派

再次入宋

受传于虚庵禅师

① 僧人三衣之一。僧伽梨衣，即有九条至二十五条的袈裟；此外，安陀会衣，有五条的袈裟；郁多罗衣，有七条的袈裟。

回国　荣西在宋留学五年，于建久二年[1191]回国，第二年在筑前[在今福冈]香椎宫的旁边建造报恩寺，并开讲菩萨大戒，建久六年在博多津创建圣福寺，大力传布临济禅法，参禅之徒从四方云集而来。建仁二年，将军源赖家在京都鸭川第五桥旁边建立建仁寺，请荣西禅师住。因为当时南都和睿山诸宗剧烈抗议，屡次阻碍禅宗的流行，荣西禅师作《兴禅护国论》三卷驳斥他们的非难和毁谤。因而名声大振。第二年，朝廷在建仁寺内设立真言院和止观院，安置天台、真言、禅三宗。后来，朝廷授命荣西禅师负责东大寺和法胜寺的修缮工程，因有功而赐以紫衣袈裟，并被提升为僧正。由于将军源实朝的邀请，他到镰仓开创寿福寺，开始在关东传播禅宗。后来再次回到京都的建仁寺，这一年的七月五日，在此寺圆寂，寿七十五岁。他的弟子有行勇、荣朝、源祐、明全等人。其中的行勇、荣朝最有名。

（旁注：博多圣福寺；建仁寺；《兴禅护国论》；镰仓寿福寺；入寂）

退耕行勇　退耕行勇是相模[今神奈川]酒匂人，也有的说他是京都人。素来精于密教经典，在当时佛学界很有名。最初他是鹤冈八幡宫的住僧，兼管永福院和大慈院。后来改投荣西禅师门下，并继承其法统。行勇受到幕府的崇敬，从经管高野山的金刚三昧院到经管寿福寺，后入京都住建仁寺。以后，他又回到金刚三昧院，设置天台、真言、禅三宗，接着离开此地入住寿福寺。北条泰时[执权]创立净妙和东胜两大寺刹以后，请行勇做第一代祖。仁治二年[1241]他七十九岁圆寂。他的优秀弟子大歇了心，从宋地归国后，在建仁寺传教，日本的禅宗衣服和礼典的完备，是从他开始的。

（旁注：净妙、东胜二大刹）

释圆荣朝，姓名与乡里不详。开始学显密二教，精通其奥义，住睿山的莲华谷。在荣西禅师于建仁寺宣讲禅宗教义的时候，荣朝前往参禅，得传佛心印① 后辞别荣西到关东弘布此教。贞应元

① 佛心印，禅宗所谓众生本有的觉心，为“佛心”，此心坚定不改，为“佛心印”。禅

年[1222]，德川义季在上野[今群马]的世良田开创长乐寺，请荣朝作第一代寺主。荣朝在此大力宣讲台、密、禅三宗，东部地方的僧俗对他的德行靡然向风。他的门下有藏叟郎誉，住长乐寺和寿福寺，继承了其师的禅教。

长乐寺

第十六章　荣西禅师以后临济禅宗的兴隆

当时的宋朝，禅宗极为盛行，日本入宋的僧侣，几乎全受到禅宗的影响，另外，到了宋朝将灭亡的时候，一些不满意元朝统治而避乱到日本的禅僧，前后陆续不绝，因此在这个期间，禅风得到大大的宣扬，对于其他各宗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传到日本的禅宗，从古以来被称为二十四派，但仅在北条氏和足利氏统治的时候传入的禅宗流派，就占了十分之七八。荣西禅师灭后二十五年，日本的圣一国师入宋，得受无准师范的禅法。五年后，兰溪道隆来到我国，在镰仓倡导禅教之旨。道隆禅师是中国西蜀人，宽元四年［1246］率领几位徒弟，带着无明禅师法印来到日本，入泉涌寺，接着到龟谷投靠大歇禅师。当时的执权北条时赖知此大喜，建长四年［1252］创建建长寺请道隆禅师入住。他的门下有各地来参禅的，门额上题有“天下禅林，东海法窟”八个大字。后嵯峨上皇很敬慕道隆禅师，特加诏谒见，命他迁住建仁寺。不久以后，道隆又回建长寺，接着迁住寿福寺。在弘安元年［1278］七月，他在建长寺圆寂，年六十六岁，朝廷敕赠“大觉禅师”的谥号。这是日本有“禅师”谥号的起源。道隆有门徒二十四

宋僧来日

道隆禅师

建长寺

入寂

日本禅师号的起源

宗又称为佛心宗，是因为自称此宗是研究阐明佛心印的教门。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为本宗教旨。

门下四杰　人，苇航、桃溪、无及、约翁被称为门下四杰。其中的约翁德俭被认为是最出类拔萃者。约翁在建仁寺和寿福寺跟随道隆禅师，后来到中国住了九年，回国后看望道隆禅师，文保元年[1317]接替一宁一山[也作"宁一山"]主管南禅寺。他寂后，被赐以"佛灯大光国师"谥号。约翁的门下寂室元光，在元应年间到元朝，归国住备后的永德寺，隐居了二十五年以后，于延文五年[1360]应江州佐佐木氏的请求，作了永源寺的开山祖师。贞治六年[1367]，七十八岁圆寂。敕赠"圆应禅师"的谥号。

寂室元光

永源寺

法灯国师　在道隆禅师到我国三年之后，心地觉心国师入宋。觉心是信州[信浓、今长野]人，到高野山深研密教，后从行勇、荣朝、朗誉、天祐等人参禅，在建长元年[1249]入宋，嗣无门的禅法，后住纪州的兴国寺。龟山、后宇多两位天皇对他皈依很深。他在永仁六年[1298]圆寂，年九十二岁。龟山上皇赐以"法灯圆明国师"的谥号。他的门徒有孤峰、东海、嫩桂、恭翁、孤山等十五人，都是名僧。孤峰之后有拔队和古剑二位禅师。他的门下也有高徒二十余人，当时虽称门庭兴盛，但不到十代，其法脉就断了。觉心回国后六年，兀庵普宁禅师来到日本，二十余年以后，无学祖元禅师也来到日本。普宁禅师是无准的法嗣，于文应元年[1260]来到我国，应北条时赖的邀请住寿福寺，时赖死后，他归宋的心志很迫切，很多人挽留无效。此时是弘长三年[1263]。无学禅师，名祖元，字子元，嗣无准的禅法。元兵侵入南宋① 到达温州境内时，把他逮捕将斩首。他从容不迫在刀下诵道："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亦法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 元兵听到此偈诵很惊奇，便把他赦免了。弘安二年[1279]，建长寺的席位出缺，执权北条时宗派使者到元朝聘请有德之僧，结果迎得无学禅师而归。第二年，无学禅师来到日本

兀庵普宁

无学禅师

① 原书作"元兵侵入明"，"明"当为"宋"之误。

住建长寺、弘安五年[1282]，北条时宗又请他移住新开创的圆觉寺。时宗死后，北条贞时[执权]对无学禅师更加笃信。弘安九年[1][1286]九月，无学禅师圆寂，年六十一岁。诏赐"佛光国师"谥号，光严天皇又重赐以"圆满常照国师"谥号。无学禅师有门徒十三人，其中的高峰国师和规庵祖圆最有名。高峰国师，是后嵯峨天皇的皇子，十六岁投奔圣一国师剃发出家，受满分戒。数年以后，他离开圣一去参请普宁禅师，又到达野州创建云岩寺。当时佛光禅师在建长寺传授禅法，高峰前往拜谒，得到他的印证，住建长寺，接着又离开此地回到云岩寺。当时此寺与大应国师的崇福寺并称，被世人称为"东西二甘露门"。正和五年[1316]，高峰国师圆寂，年七十七岁，敕赐"佛国应供广济国师"的谥号。他的门徒有梦窗国师及元翁、真空、处齐等人，其禅法流行遍全国。除了普宁、佛光二禅师以外，受传无准师范法系的人，还有镜堂、灵山。日本的性才、樵谷、别传等人，也继承了无准的法系，此外的远溪、复庵、业海、明发、无隐、无文、义南、古先、大拙等人，都继承了无准的四代法孙中峰禅师的法统。古先由于得到足利直义[足利尊之弟]的皈依，开创了等持寺。镜堂觉圆与无学禅师同船来到日本。他先后住圆觉寺、建长寺、建仁寺等，在德治元年[1306]九月，六十三岁圆寂，敕赐"大圆禅师"谥号。灵山道隐，元应初年[1319]来到日本，住建长寺，在正中二年[1325]圆寂，年七十一岁。敕赐"佛慧禅师"的谥号。正澄清拙禅师，与无准禅师是同一个法系。他应执权北条高时之请在嘉历二年[1327]来到我国，住建长寺。后醍醐天皇请他迁住建仁寺，不久又命他主持南禅寺。他在历应二年[1339]正月，于建仁寺圆寂，年六十六岁。敕赐"大鉴禅师"的谥号。正澄清拙禅师专用《百丈清规》，从此寺院的礼乐更加兴盛，他首次纪念百丈忌[正月十

圆觉寺　入寂　门下　高峰国师　入寂　门下　受传无准师范法系的人　大鉴禅师

[1] 原书作"五年"，一般认为死于九年，据圭室谛成《日本佛教史概说》改。

五日]。寂前遗命，施舍衣钵，买田地，永充南禅寺住僧供奉百丈忌的用项。他的著作有《大鉴清规》流行于世。在此之前，与圣一国师大致同时的有天祐禅师，他继承了大慧的法系。在当时以僧侣文豪著称的中岩，也到中国继承了大慧的法系。

受传大慧法系的人

大休正念禅师，在文永六年[1269]来到日本，比无学禅师早来十年，他继承了石溪禅师的法脉。石溪与无明禅师一样，是属于松源的法系。大休得到北条时宗的皈依，先后住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在正应二年[1289]十一月圆寂，年七十五岁。敕赐"佛源禅师"的谥号。日本的无象静照，也是继承了石溪禅师的法系。他在建长四年[1252]十九岁时入宋，在南宋住了十七年回国。正安元年[1299]，北条贞时请他主持净智寺，德治元年[1306]，以七十三岁圆寂。敕赐"法海禅师"的谥号。其他一些继承同一法系来日本的僧人，还有西硐、明极、竺仙三人。石室、月林、愚中，都继承松原法系的末流。西硐子昙禅师，年二十三岁（文永八年[1271]）来我国观光，居住七年回国，在正安元年[1299]又与一宁一山结伴来到日本，住圆觉寺，德治元年[1306]五十八岁圆寂。敕赐"大通禅师"。明极楚俊禅师，元德二年[1330]六十九岁时来到日本，住建长寺，后来迁住南禅寺、建仁寺等，在建武三年[1336]七十五岁圆寂。竺仙梵仙禅师，号"来来禅子"，与明极禅师同时来到日本，先后住净妙寺和净智寺等地，历应四年[1341]奉旨入住南禅寺。朝廷当时以南禅寺为"天下第一刹"。后来竺仙到达镰仓，入建长寺和净智寺等，在贞和四年[1348]五十七岁圆寂。

石溪的法嗣

佛源禅师

法海禅师

明极禅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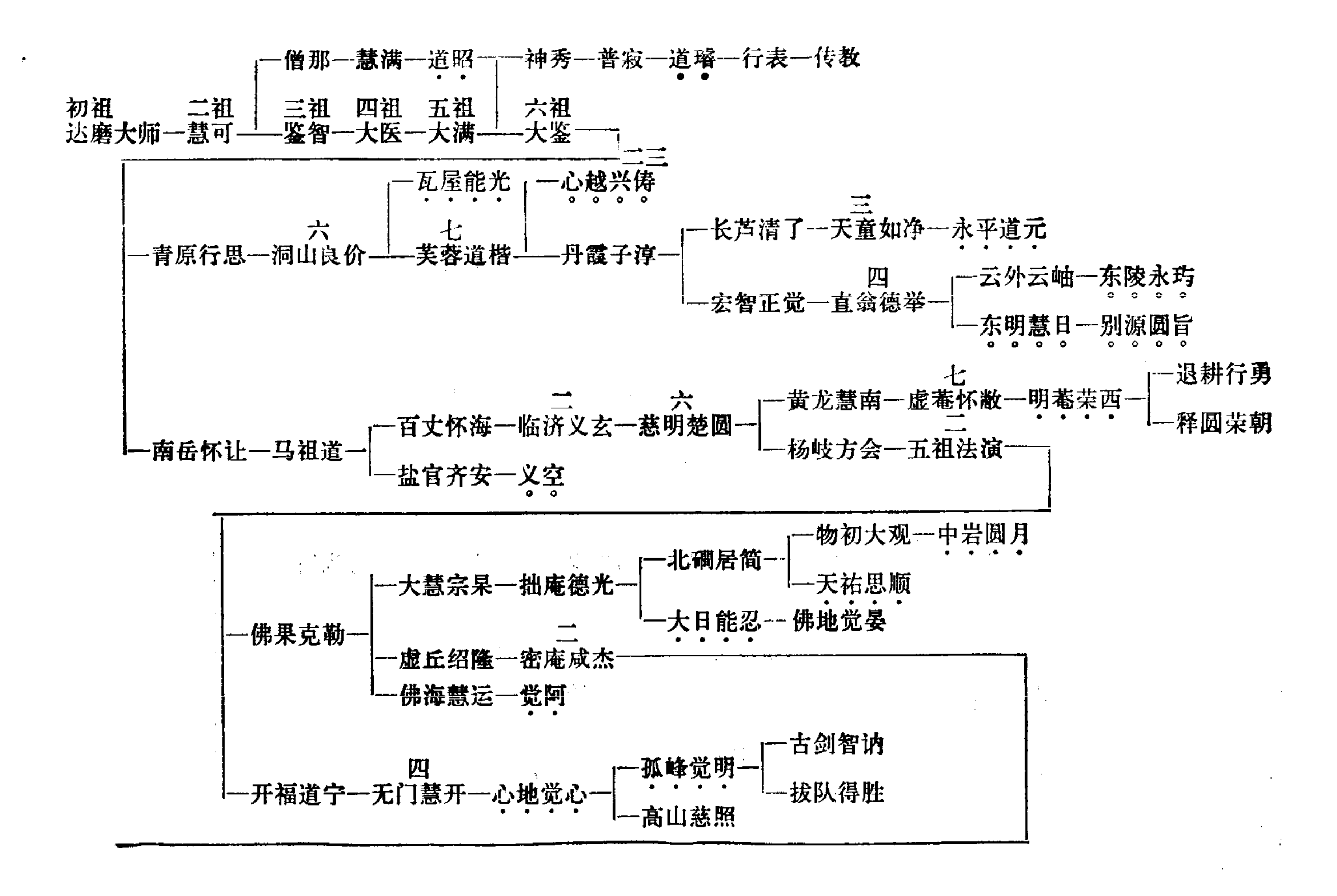
竺仙禅师

以南禅寺为天下第一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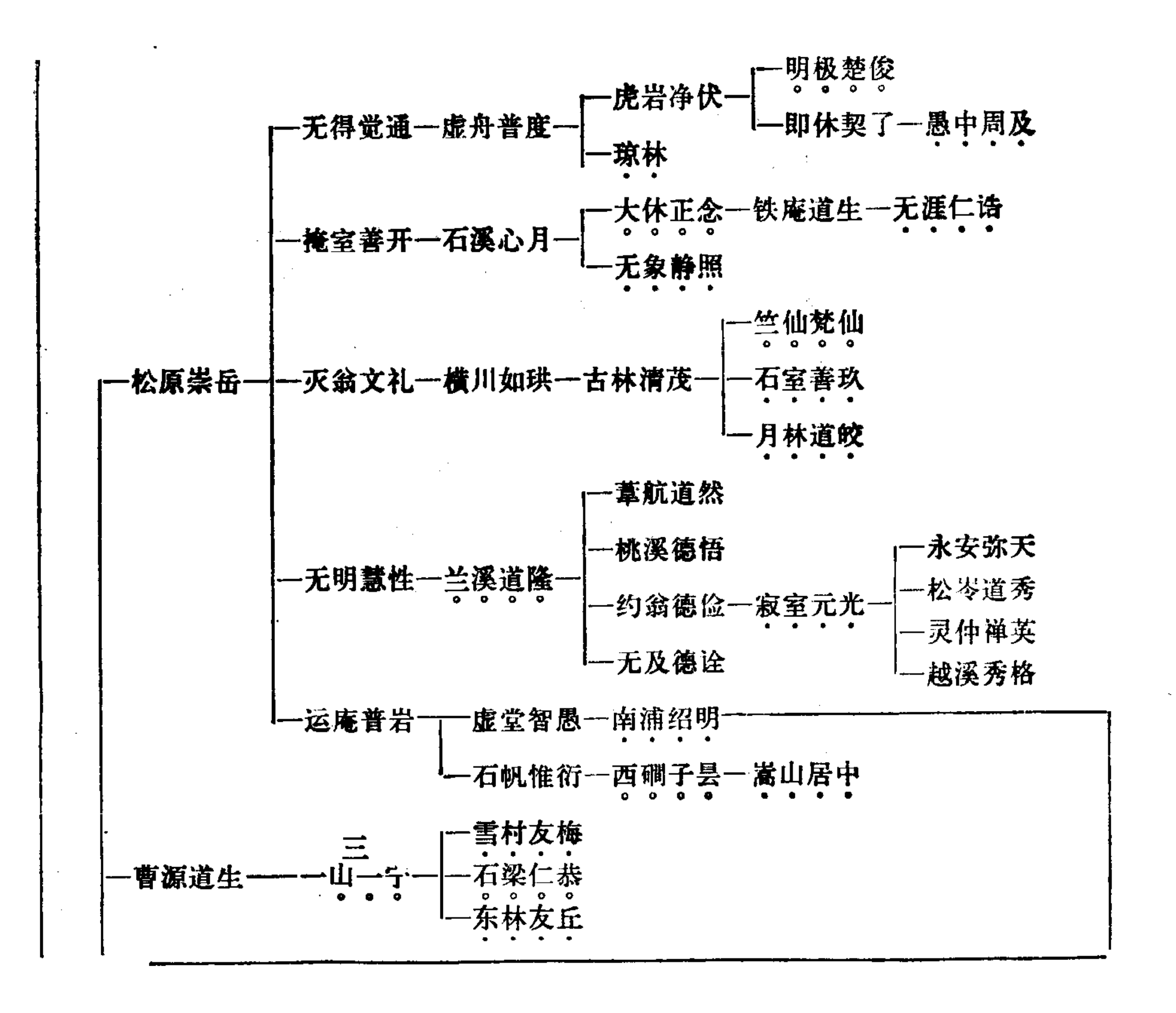
一山禅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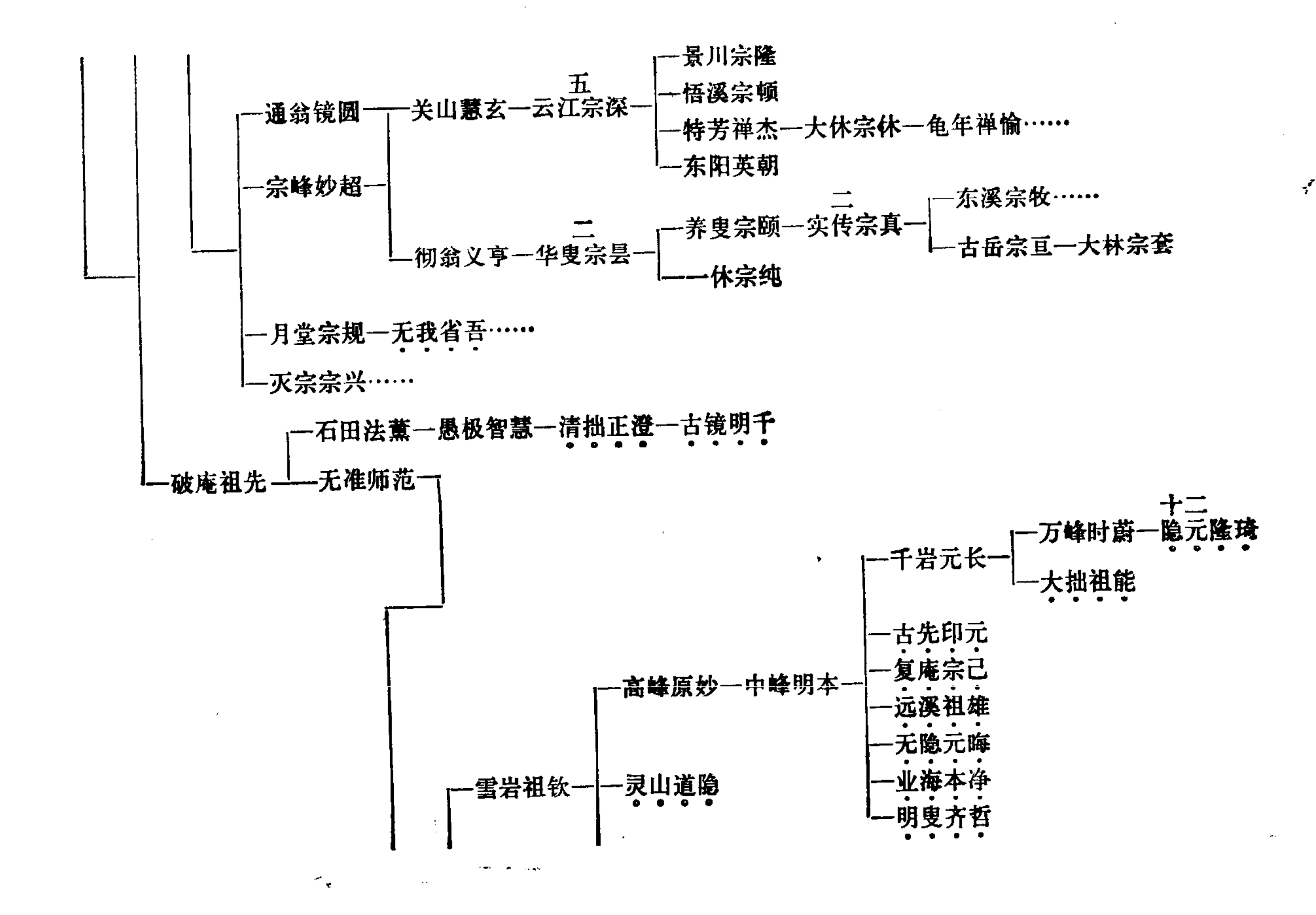
在竺仙禅师来我国之前三十年①，正安元年[1299]，一宁一山禅师与子昙、仁恭等人同时来到日本。一山禅师继承了育王山顽极禅师的法统。当时元世宗耻于弘安年间[弘安四年，1281]入侵

① 原书作"二十年"，查元德二年[1330]比正安元年[1299]晚三十年。



初祖
达磨大师
二祖
慧可
三祖
鉴智
四祖
大医
五祖
大满
六祖
大鉴
僧那—慧满—道照
神秀—普寂—道璿—行表—传教
青原行思—洞山良价
六
七
瓦屋能光
芙蓉道楷
心越兴俦
丹霞子淳
长芦清了—天童如净—永平道元
三
宏智正觉—直翁德举
四
云外云岫—东陵永玙
东明慧日—别源圆旨
南岳怀让—马祖道一
百丈怀海—临济义玄—慈明楚圆
二
六
黄龙慧南—虚菴怀敞—明菴荣西
七
退耕行勇
释圆荣朝
杨岐方会—五祖法演
盐官齐安—义空
佛果克勤
大慧宗杲—拙庵德光
北磵居简
物初大观—中岩圆月
天祐思顺
大日能忍—佛地觉晏
虚丘绍隆—密庵咸杰
二
佛海慧运—觉阿
开福道宁—无门慧开—心地觉心
四
孤峰觉明
古剑智讷
拔队得胜
高山慈照


松原崇岳
无得觉通
虚舟普度
虎岩净伏
明极楚俊
即休契了
愚中周及
琼林
掩室善开
石溪心月
大休正念
铁庵道生
无涯仁浩
无象静照
灭翁文礼
横川如珙
古林清茂
竺仙梵仙
石室善玖
月林道皎
无明慧性
兰溪道隆
葦航道然
桃溪德悟
约翁德俭
寂室元光
永安弥天
松岑道秀
灵仲禅英
越溪秀格
无及德诠
运庵普岩
虚堂智愚
南浦绍明
石帆惟衍
西硼子昙
嵩山居中
曹源道生
三山一宁
雪村友梅
石梁仁恭
东林友丘



通翁镜圆
关山慧玄
五
云江宗深
景川宗隆
悟溪宗顿
特芳禅杰
大休宗休
亀年禅愉……
东阳英朝
宗峰妙超
彻翁义亨
二
华叟宗昙
养叟宗颐
二
实传宗真
东溪宗牧……
古岳宗亘
大林宗套
休宗纯
月堂宗规
无我省吾……
灭宗宗兴……
破庵祖先
石田法薰
愚极智慧
清拙正澄
古镜明千
无准师范
雪岩祖钦
高峰原妙
中峰明本
千岩元长
万峰时蔚
十二
隐元隆琦
大拙祖能
古先印元
复庵宗己
远溪祖雄
无隐元晦
业海本净
明叟齐哲
灵山道隐

—性才法心—虚谷希陵—别传妙胤
　　　　　—铁牛持定—古梅无友—无文元选

—别山祖智—樵谷惟仙

—兀菴普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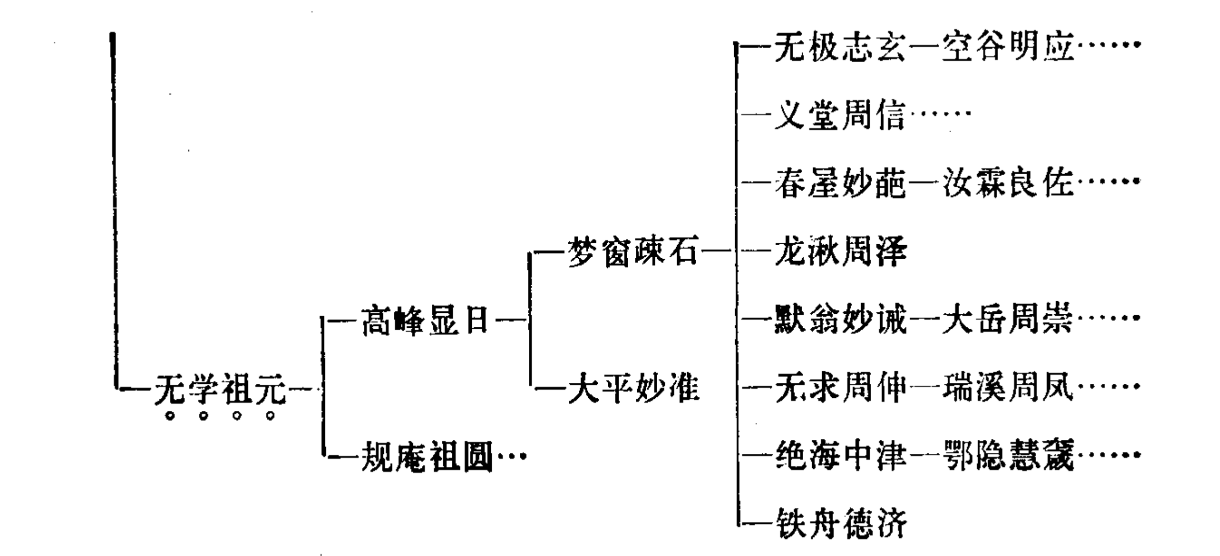
—环溪惟一—镜堂觉圆

—妙见道祐

—圆尔辨圆—山叟慧云
　　　　　—白云慧晓
　　　　　—东山湛照—虎关师炼—性海灵见
　　　　　—无关普门……
　　　　　—无为昭元—无德至孝
　　　　　—月船琛海……
　　　　　—癡兀大慧
　　　　　—无住一圆
　　　　　—潜溪处谦
　　　　　—南山士云—乾峰士昙
　　　　　—奇山圆然—云章一庆

—悟空敬念

—神子荣尊



本表字下附黑点者，表示日本到中国求法者，附圆圈者，表示中国来日本的传法者。名字上边的数字，表明二传、三传等意思。本表中把曹洞禅与临济禅的法系合在一块而没分别标出，为了方便起见，并把在德川时代来到日本的僧人也列在表中。

日本的失败，想派有名的僧人到日本劝降归顺，强派一山禅师充当此任。他到达日本以后，执权北条贞时把当作间谍拘留在伊豆[在今静冈]的修禅寺。后来有人向贞时进谏，才把一山禅师释放并让他主持建长寺，后又从圆觉寺移住京都的南禅寺。后宇多上皇对他十分崇敬，文保元年[1317]一山有病时，上皇亲自省问。此年十月，一山禅师以七十一岁圆寂。上皇为之震悼，敕赐国师号及像赞。一山的门徒有雪村等人传其法系。

除上述以外，东里继承了月潭的法统来到日本，道祐、总觉、明叟、琼林、义南、环中等人都到中国有所师承，回国后各倡导自己所学的禅法。

第十七章　曹洞宗的传入和承阳大师及其门徒

荣西禅师灭后，禅宗逐渐得势，往来海外弘布其教者很多。在当时的中国，临济宗的看话禅最盛行，而曹洞宗的默照禅仅剩一线命脉而已，因此在海外传播的大部分是临济宗的禅法，继承曹洞宗法统的极少。道元禅师从宋朝回到我国的时候，弘誓院的正觉等人，修复了山城极乐寺的旧址，改成禅院，请道元禅师开堂讲法。四条天皇敕赐寺额号“兴圣宝林禅寺”。这是嘉祯二年［1236］的事，为日本有曹洞宗的开端。禅宗与圆、密二宗分立，也在此时。在这以前三百多年的时候，有个叫能光的僧人曾入唐跟洞山良阶禅师学禅，虽然得到他直接传授的禅法，但在后梁长兴［930—933］末年死于蜀的碧鸡坊，因而没能把曹洞禅传到日本。在道元禅师灭后五十七年，东明慧日从中国来到日本，应北条贞时的邀请住圆觉寺、建长寺等地，大力传播曹洞宗的默照禅风。这是曹洞宗的二传。

兴圣寺

日本有曹洞宗的开端

能光禅师

慧日禅师

此后，东陵永玙也从中国来到日本，奉诏住南禅寺，专门倡导新丰的禅风。这是曹洞宗第三传。永玙是在慧日到日本四十三年之后来的。永玙圆寂后，朝廷敕赠"妙应光国慧海慈济"的谥号。把曹洞宗传到我国的，前后仅此三人而已，而慧日、永玙的法脉久已断绝。有宗派流传海内并一直沿续到现在的，只有道元禅师的法系。

慧日、永玙的法脉断绝

道元禅师，号希玄，俗姓源氏，是村上天皇第九代的后裔，内大臣久我通亲之子。正治二年［1200］生于京都。十三岁登睿山剃发出家，不久游学三井寺，后来往建仁寺拜谒荣西禅师，改信禅宗。荣西灭后，与法兄明全作伴入宋，时年二十四岁。他在中国历游阿育王、经山等著名寺院，收益很大。当时天童山的如净禅师继承了洞山的法系，名声很高。他前往参学禅法三年，终于得以继承洞山十四代的正统，并得到芙蓉道楷所传的信衣、嗣书以及《宝镜三昧》、《五位显诀》等而回国。此时是安贞二年［1228］。不久住京都的建仁寺，后又移到深草，天福元年［1233］转到兴圣寺。然而此地靠京都太近，不满他的意，常想隐居远地。宽元二年［1244］，波多野义重在越前［在今福井］的志比创立大佛寺，请他做住持。道元禅师欣然应诺。这就是永平寺。北条时赖听到他的名声很敬慕，请他到镰仓授菩萨大戒。在他回越前的时候，北条时赖托道元的首座弟子元明把施舍字据① 带回。元明私自接受而归。道元听说此事后，即把元明撵出寺门，并把他常坐的禅榻捣毁，据说把榻下的土也挖去七尺。后嵯峨上皇十分嘉奖禅师的操行，敕赐紫色方袍。道元禅师虽再三推辞，无效，才不得已收下，但把它置之高阁，终身没有穿用。建长五年［1253］八月二十八日，因病寂于京都的西洞院，年五十四岁。道元的著作有《正法眼藏》、《大清规》、《普劝坐禅

道元禅师俗姓生地

拜谒荣西禅师

入宋

从天童山如净禅师参禅

回国

隐居越前

永平寺

入寂

著作

① 北条时赖决定把越前六条的土地舍给道元的永平寺。原文作"寄附帖"，即施舍字据。

仪》、《永平广录》、《学道用心集》等。后来孝明天皇[1846—1867年]敕赐"佛性传东国师"的谥号，明治十三年[1880]，天皇又加谥"承阳大师"之号。日本禅宗中受"大师"号的，是由此开始的。

有禅宗大师号的开端

传法的门人

孤云禅师

义介禅师

道元禅师的门徒，入其室受传禅法的有四人，然而真正能在道元禅师灭后传授其法的，只有孤云怀奘一人。怀奘是觉晏的门徒，继承了道元的禅法系统，他的门下出了六人。其中义介、寂圆最有名。义介到宋朝，看见了当时寺院的礼乐的盛况，回国后，大力化缘募捐，专力从事兴建事业，永平寺的礼乐至此初备，当时他被称为"永平寺的中兴者"。后来他到加贺开创大乘寺，大力从事传法事业。义介的门下出了义尹和绍瑾二位高徒。义尹号寒岩，是顺德天皇[1210—1221]的第三子。开始在睿山受具足戒，接着拜谒道元禅师并成为他的门徒。后来继承义介的附法。他曾两次游学中国，回国以后，在肥后[今熊本]创大慈寺。时人尊称他为"法皇长老"。他创立大慈寺以后，龟山法皇特授给他紫衣袈裟，并赐以御笔寺额，并将此寺升为官寺。义尹的嗣法者是铁山等人，在肥后及远江[在今静冈]等地传布禅法。铁山下面有天庵、东洲二位高徒。东洲的下面是梅岩，他开创了普济寺。这一支派叫做寒岩派或大慈寺派。寂圆本是中国人，归化日本以后继承了怀奘的禅法，他在越前开创宝庆寺，大力传教，其徒义云继承他的禅法。此派称为宝庆寺派。这两派再加上兴圣寺的末流，后来一般就称之为"越山派"。

大乘寺

义尹禅师

大慈寺

普济寺

寒岩派

宝庆寺派

兴圣寺派

越山派

第十八章　禅宗的源流及其教义

禅宗的起源

禅宗，正确地讲叫做佛心宗。虽然是在菩提达磨西来以后才作为一个宗派独立出来的，但是它的渊源却可远溯到释迦佛在世

之时。据说，佛某日在灵山会上拈着金波罗花，瞬目扬眉示众，众皆不解，唯独迦叶破颜微笑。佛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今付摩诃迦叶，汝当善护持之。"又赠僧伽黎衣作为法信。这就是禅宗的起源。此后嫡嫡相承，一直传到第二十八代圆觉大师菩提达磨。达磨受其师般若多罗的启示①，在中国的梁武帝时西来中国，得慧可大师为弟子，传给他教外的佛心印。这是中国有禅宗的开端，也是作为教外别传的一宗而流行的开始。在此前二百余年以前东晋时，佛驮跋陀罗（觉贤三藏）与庐山的慧远法师一起译《达磨多罗禅经》，并住在白莲社，大讲此经。但他们只不过按照佛教的惯例，把禅作为"三学"或"六度"的组成部分修习罢了。而所谓"六度万行摄于一禅，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佛心宗的创立，实际是在达磨以后的事情。因此，禅宗把达磨称为中国禅宗的第一代祖，也有的人把禅宗叫做"达磨宗"。

达磨西来

中国有禅宗的开端

达磨以前的中国传禅

从初祖达磨三传而至四祖大医［道信］，其嫡系门徒是大满［弘忍］，其旁系出了牛头禅派［法融］。五祖大满的下面，有六祖大鉴慧能和大通神秀二位大师。他们分别在南方、北方传教，开始成为顿、渐二派，被称为"南顿北渐"，或"南能北秀"。从此禅宗蔚然兴盛，后来北宗渐渐衰颓，只有南宗愈益流行。六祖大鉴慧能之禅法，一传而分为青原、南岳两家，青原这一派有石头［希迁］在湖南传布，南岳这一派由马祖［道一］在江西传布。马祖的后继者有大智禅师百丈怀海。他主张禅院独立，著《百丈清规》二卷，创制禅寺的礼乐。单一的禅院是从此时开始创立的。此时是唐宪宗的时代，以后禅宗更加兴盛，以致风靡当时的整个社会。因此，把百丈禅师称

牛头禅

南北二宗的分派

南禅宗的兴盛

百丈禅师

① 原文作"记莂"。"记莂"即"记别"，是"佛"或"菩萨"分别按"劫数、国土、佛名、寿命"等项写的关于弟子"成佛"的预言。为了通俗起见，这里译作启示。

开创丛林

为"开创丛林[1]之祖"。百丈的下面，有黄檗希运和沩山灵祐二人。沩山的禅法是沩仰宗。临济义玄继承黄檗创立临济宗，七传而分为黄龙慧南和杨岐方会二派。前一派由荣西一人传入日本，后一派由兰溪、子元、一山以及圆尔、南浦、法灯等人传入日本；后来日本黄檗宗之祖隐元所传入的禅法，也属于这个系统。青原的法系的第三代是药山、天皇两位大师。药山二传而至洞山良价，创立曹洞宗，后来由道元传入日本。天皇禅师之后经四传而至云门文偃，开创云门宗。他的法弟玄沙师备经二传而至法眼文益，开创法眼宗。以上总称为"五家七宗"[2]。这些宗派从唐中期到宋初先后兴起，各派势力都曾经流行教界，然而到了宋代中期，沩仰宗已经衰亡，曹洞宗也仅存一线命脉，而云门宗、临济宗、法眼宗却很盛行。在日本镰仓时代的前后，大量传入日本的禅宗，实际只是这些宗派的余波。

传入日本的临济禅所属的流派

南禅宗的五家七宗

宋中期的禅宗

禅宗的教义

禅宗就第二义谛来说，各派多少有些差别，例如临济宗以阶级禅[3]为主，曹洞宗以默照禅[4]为贵，然而就禅宗的第一义谛法门来说，它们之间并无丝毫的差别。所谓禅宗，是"唯佛与佛，以心传心"的法门，让人们不要为名相文句所限，也不要计较、猜度，不用去掉烦恼，不去求证菩提，不用进行"闻、思、修"，也不必论说"教、行、证"，只要老老实实地居住，一天到晚倒卧横眠，运水搬柴，来来去

---

① 丛林，一般是比喻僧徒聚住之所，此特指禅宗寺院。

② "五家七宗"：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此为"五家"，五家之外再加上临济宗的黄龙派与杨岐派，即为"七宗"，统称为"五家七宗"。

③ 临济禅风一般被称为"看话禅"，即借助记载先师语录、动作的"公案"（象公府的案牍）的启示可以达到"觉悟"。这里所说"阶级禅"，于意不明，大概是从临济宗临机传教的"四料简"、"四照用"、"四宾主"而来。关于"四料简"和"四宾主"请参看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150—152 页。

④ 曹洞宗禅风被称为"默照禅"，认为默念不动的坐禅本身就是佛行，主张通过"寂照静默"来"休歇身心"，达到解脱。

去，就会在你面前出现千百种的三昧。因此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起名叫"佛心宗"。所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两句话，可以说即为禅宗的教判，是区分教、禅二宗的依据。凡是在教相的范围内，以经论为标准评判释迦佛一代教说优劣的，即为教家诸宗。而独立于教相之外，唯以佛心为依据来区分教、禅二者的"顿"和"渐"的，即为禅宗。因此禅宗称其他宗派是"佛语"、"教家"、"教内"、"渐教"、"不了义"等，而自称"佛心"、"心宗"、"教外"、"顿教"、"了义"等。总之，教、禅二家的区别：一个是从教内探求佛心，一个是从教外传授佛心。然而这只是就教禅二家相对的意义上来讲的，如果仅就禅宗自家的本义来讲，它不陷于教禅二相，也不局限于戒定慧三学，既非菩萨的六度万行，也非佛陀的三身四智，非心，非物，非善，非恶，不迷悟，也不修证；一切的名相文句，全都用不着。把那个通到什么心地和千圣不传那一路的消息，起个假名，叫做禅。又称做"涅槃妙心"、"真如三昧"、"根本三昧"、"本来面目现前"，"不思量底"或"非可思量"。这都不过是一个禅的假名而已。称这个做何物？麻三斤，柏树子尚且有一重关之隔。这里要什么"四料简"、"五位"① 等闲家具？刚有所比拟，就白云千重，远而又远，如果人想彻底地做什么，必须修证出这个什么。前无释迦，后无弥勒，实在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因此，他们说，禅宗是各宗的极终之理，佛法的总府。

教禅两家的对判

禅宗自家的本义

① "四料简"亦作"四料拣"。此为临济宗的教旨之一，即"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五位"，曹洞宗的教旨。以易经卦爻的变换来说明所谓"君臣的五位"与"功勋的五位"。所谓"君臣五位"是"君位、臣位、君视臣、臣向君、君臣合"，所谓"功勋五位"是"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偏中至、兼中到"。

第十九章 圣一、大应两位国师的出世及其门徒

在兰溪[道隆]和子元[祖元]于镰仓倡导禅宗的同时，能够在京都把禅宗推行开来的，实是圣一、大应二位国师的力量。圣一国师是骏河[在今静冈]藁科人，名辨圆，字圆尔，幼年随久能山[①]的尧辨法师学习天台教，后来到园城寺剃发出家，登东大寺戒坛受具足戒。接着到京都去学习外教的经典，后又回到园城寺修习教典。当时荣朝继承了荣西的禅法住关东的长乐寺，道誉很高。圣一国师前往参学禅法，从荣朝受禅戒及密灌，接着他到了寿福寺拜谒行勇，并在此地阅读藏经。某日在鹤冈的八讲会上，与三井寺的赖宪僧正进行辩论取胜，由此名声传遍关东。圣一于嘉祯元年[1235]入宋，初从景福院的月舟学习戒律，继又从天竺寺的柏庭受一幅天台宗的相承图。以后拜谒痴绝、笑翁、石田等禅师，又到径山参见无准禅师，得以继承他的禅法。无准禅师授给他密庵禅师的法衣及宗派图等物。圣一在宋六年，回国后到博多，开创了崇福与承天两寺，首次倡导无准的禅道。藤原道家[关白]听说他的声誉，请他授禅戒和密灌，并补任为僧正和日本国总讲师。他皆辞不就。于是，道家重授他"圣一和尚"四字的称呼。圣一国师名声由此更高了。藤原道家还建立了东福寺和普门寺，请圣一国师做第一代祖。东福寺是道家打算作为八宗的僧园而建立起来的。宽元三年[1245]，圣一国师入宫进献《宗镜录》。藤原兼经请他讲授这部著作。当时法相宗的高僧有很多人来听。此外延历寺的座主慈源、戒坛院的圆照以及木幡的回心等人，都曾经向他质疑。建长六年

（旁注：圣一国师；入宋；参见无准；回国；东福寺）

① 原书作"久野山"，一般写作"久能山"。

[1254],他应执权北条时赖的邀请，到达镰仓，第二年回到京都庆祝东福寺的落成。后嵯峨上皇召请他到龟山的离宫，从他受菩萨大戒。此后他历住镰仓的寿福寺和京都的建仁寺等地，担任尊胜、天王、法成三寺及东大寺的干事，大力弘布教、禅二法。从此，禅宗在京畿一带盛行起来。弘安三年[1280]秋，他七十九岁圆寂于常乐庵。花园天皇赠以"圣一国师"的谥号。这是日本有国师称号的起源。他的遗著有《圣一国师语录》等。门徒二十余人，其中有东山、无关、无为、月船、痴兀、无住、潜溪、南山等。东山是伏见天皇[1287—1298]的法师，他有一个优秀弟子叫虎关师炼。虎关是京都人，所著《元亨释书》最有名，这相当于第一部日本僧史。他的嗣法弟子灵见，是足利义满[将军]之师。无关名普门，谥号"大明国师"，信浓保科人，在正应四年[1291]奉龟山法皇的诏命开创南禅寺，八十岁圆寂。无关有六个门徒。无为由无德至孝继承。无德得到足利氏的皈依，是京都安国寺的开山祖师。痴兀名大慧，通达天台密教，在密教中创立"平等义"。他著有《法华要抄》、《十牛诀》等。无住一圆是镰仓梶原景时之子，开创尾张[在今爱知]的长母寺，兼传教、禅二法。他著有《沙石集》等数部著作。潜溪处谦，住南禅寺，得到后醍醐天皇的皈依，受赐"普圆国师"的称号。他后来在播磨开创宝光寺，这是本地第一个禅宗寺院。此外，在圣一国师的门徒南山以下，还出了广智国师乾峰等人，前后相继不断，都大力地发扬圣一的门风。

入寂　日本有国师号的起源　门下　虎关师炼　无关禅师　南禅寺　无住禅师　潜溪处谦

圆通大应国师，名绍明，号南浦，是骏河国安部人，最初从骏河国的净辨法师学习教部各经典，后来到建长寺参拜大觉禅师。正元年间入宋，参学禅宗共六年，终于得以继承径山的虚堂禅师的法脉。他回国以后，先后住筑州的兴德寺与崇福寺，接着奉伏见上皇的诏命进入京都，住万寿寺。上皇又建嘉元禅院让他做开山高僧。

大应国师　入宋　继承虚堂的法脉

入寂

北条贞时钦敬他的道誉，请他主持建长寺。延庆初年因病而寂，年七十四岁。伏见上皇为此惊悼，特赐以国师谥号，并建龙翔寺以表示追慕之意。他的门下有通翁、峰翁、宗峰、恭翁、可翁、物外、月堂、灭宗等人。其中通翁镜圆和宗峰妙超二位大师，以参加“元亨的宗论”①而著名。

大光国师

通翁称“普照大光国师”，是花园、后醍醐两位天皇之师，元亨四年在参加教、禅两家的辩论之后的归途中，因病而寂。

大灯国师

宗峰妙超，播磨［今兵库］人，嘉历元年［1326］，赤松圆心在紫野

大德寺

开创大德寺，请宗峰做第一代祖。花园天皇对他非常崇敬，赐以“兴禅大灯国师”之称号，后醍醐天皇又加赐以“高照正灯”的称号。宗峰五十六岁圆寂于大德寺。后来又敕赐他以“大慈云匡真国师”

门下

的谥号。得法弟子有十五人，其中以大现国师彻翁义亨、本有国师关山慧玄二人最为著名。彻翁义亨是出云［在今岛根］人，住大德

养叟禅师

寺。三代的华叟之下，出了养叟宗颐、一休宗纯两位优秀弟子，而养叟后的二代是实传宗真，他的下面出了东溪宗牧、古岳宗亘二人。古岳的弟子大林宗套，大大地发扬了本门禅风。东溪下面也

一休禅师

是俊杰辈出。一休宗纯，号“狂云子”。他是后小松天皇的皇子，以

关山国师

危言奇行闻名于世。他著有《狂云集》。关山慧玄，信浓人，是清和

妙心寺

天皇的远裔，于延元二年［1337］开创妙心寺。他下面的五代出了雪江宗深。雪江之下，出了景川宗隆、悟溪宗顿、特芳禅杰、东阳英朝

妙心四派

四人。他们被称为“妙心寺的四派”。雪江是摄津［在今兵库、大阪一带］人，他继承义天，复兴了妙心寺，曾迁居大德寺，寂后，敕赐“佛日真照禅师”号。妙心寺派之得以发展，实是雪江的功劳。特芳禅杰由大休宗套继承，大休又由龟年禅愉继承，其法孙更盛。

---

① “元亨的宗论”，元亨四年（也有的说是在正中二年）正月，朝廷命教、禅两家于清凉殿进行辩论，当时通翁代表禅家，“雄辩”了十七天，据说把教家的诸讲师驳得无言以对。宗峰当时担任通翁的侍者。元亨四年，公元 1324 年。

第二十章　梦窗国师及其门徒

京都的禅宗由圣一、大应二位国师的力量得以盛行起来，然而使它达到极盛时期的却是天龙寺的第一代祖梦窗国师。国师名疎石，是宇多天皇的九世孙，生于伊势[在今三重]的源氏。自幼丧母，离家随从甲斐[今山梨]平盐山的空阿法师。十八岁剃发，在南都戒坛院拜示观律师为师受戒，后来周游各地，学显密二教。因他认识到佛的旨意远非学习所能理解，乃改换门庭到建仁寺随无隐禅师参禅。不久以后，梦窗依次侍奉无及、苇航、桃溪及一山诸位著名禅师，最后在万寿寺从高峰禅师受传佛心印。他离开此地，云游各地达十余年，这期间他所兴建的精舍有甲斐的净居寺、龙山寺，美浓[在今岐阜]的虎溪寺、土佐[今高知]的吸江寺、相模的泊船寺、总[在今茨城、千叶一带]的退耕寺等。后醍醐天皇听到梦窗国师的道誉，敕请他入皇宫，特赐锦座，让讲佛心宗。此后梦窗住南禅寺数年，在伊势开创善应寺，又应北条高时之请往相模住净智寺，开创瑞泉寺，暂管圆觉寺，到甲斐建立慧林寺。元弘三年[南朝，1333]，后醍醐天皇敕命足利直义让梦窗国师入京，创建临川寺，让他做第一代祖，特赐以国师称号。他再次经管南禅寺。历应二年[北朝，1339]，他应摄津太守藤原亲秀的邀请，住西方寺(后改为西芳寺)，同年八月，足利尊氏奉光明天皇[北朝，1336—1348]之诏，开创天龙寺为后醍醐天皇追荐冥福，请梦窗国师做此寺的第一代祖。兴国三年[南朝，1342]，梦窗为了到中国募捐资财，发出船舶，世称“天龙寺船”。贞和元年[北朝，1345]，太上上皇亲临天龙寺庆祝落成，百官相随。在此之前，阿波太守细川赖春建立了补陀寺，高师直又建立了真如寺，都请梦窗做第一代祖。以后，他把天龙寺的席位让给高徒无

俗姓生地

出家

受传于高峰

慧林寺

天龙寺

极，自己则退居云居庵养老。天皇敕请他入宫加赐"正觉"之号。他曾再次主管天龙寺，后退居三会院，在九月①二十九日圆寂，年七十六岁。天皇为之震悼，为之停止朝政。他在后醍醐天皇以后，共受过七个朝代的赐号。门徒有无极、碧潭、义堂、春屋、默翁、铁舟、不迁、大法、绝海、无求等，共七十余人。

门下

无极志玄，再度主管天龙寺，他的继承者是空谷明应。空谷生于近江，历住南禅寺、相国寺、天龙寺等大刹，与绝海并立传教，被称为"二甘露门"。崇光上皇敕赐以"佛日常光国师"的称号。他的嗣法弟子有二十人。义堂周信，号空华道人，是土佐长冈人，在镰仓开创报恩寺，从经管建仁寺到主管南禅寺。足利义满[将军]奏请以南禅寺置于五山[寺]之上。义堂于嘉庆二年[1388]病寂。义堂有翰墨之才，著有《空华集》等书。然而梦窗门徒中最有名的是春屋妙葩。妙葩是甲斐人，梦窗之族侄，号不轻子。他曾再建临川寺，二次经管天龙寺，以后迁居南禅寺。康历二年[1380]，天皇赐他"智觉普明国师"之号，被任命为僧录司。这是日本有僧录司的起源。以后他恢复了东福寺的疆界，架设了通天桥，又根据足利氏之愿开创了宝幢寺。至德元年[1384]，妙葩于城北创建相国寺，以先师梦窗作为本寺的第一代祖。此外，他所兴建的寺院很多。后来因病寂于鹿王院，享年七十八。义堂也于此年圆寂。继承妙葩的禅法者，汝霖最著名。此外，在默翁之下有大岳周崇。大岳主管天龙寺时，提升此寺为"五山第一寺"。不久以后，他经管南禅寺，接着迁居鹿苑院，担任僧录司之职位。据说大岳的门徒有七十人。铁舟德济到了中国，成为元顺帝之师，赐号"圆通大师"。绝海中津以文笔名盖当代。他是土佐人，号蕉坚道人，入明后参见季潭宗泐等老禅师，曾与竹庵怀渭、明太祖以诗相见，回国后住甲斐相国寺，创

义堂禅师

南禅寺置于五山之上

普明国师

僧录司的起源

相国寺

大岳周崇

以天龙寺为五山第一寺

绝海禅师

① 原书无年代，应为北朝观应二年(1351)。

立阿州的宝冠寺，后来移住等持寺，三次住相国寺，并兼管鹿苑院。应永十二年[1405]七十岁圆寂。其遗著有语录及《蕉坚稿》等。后圆融上皇赐以"佛智广照国师"的谥号，后小松天皇又重赐以"净印翊圣国师"的谥号。鄂隐慧奯是他的高徒，富于词藻，善写楷书。从明朝回国以后，于相国寺、天龙寺等地弘传禅法。他圆寂之后，后花园天皇[1428—1464]赐以"佛慧正续国师"谥号。瑞溪周凤，是无求的门徒，以博学高德闻名当世。他号"卧云上人"，是和泉国[在今大阪]堺人。当时正值天下离乱之时，三次担任僧录司之职，兴建荒废的"五山十刹"，两次辞谢关于主管南山禅寺的诏命，把朝廷赐给的"帝师"称号让给宗祖梦窗国师。他于文明五年[1473]八十三岁时圆寂。后土御门天皇[1464—1500]敕赐"兴宗明教禅师"的谥号。瑞溪禅师善作辞章，精于苏诗，搜集诸说著有《胜说》二十五卷，《补遗》一卷，还有语录，另外有《日件录》六十卷，《刻楮集》二百卷等。

鄂隐慧奯

瑞溪禅师

第二十一章 圆明国师的出世和曹洞宗的分派

曹洞宗在道元创立以后，虽然到了彻通[义介]、寂圆的时候已经很盛行，但其势力仅局限日本北部地方。莹山禅师继承彻通以后，德行兼优堪为当代模范，大力从事兴建事业，注意制定清规，努力弘布曹洞禅法。因此，举国上下皈依此教的人日益增多，当代很多俊杰出于他的门下，曹洞宗的流派由此传遍全国。莹山禅师名绍瑾，在道元禅师灭后十九年生在越前[在今福井]，俗姓藤氏，十三岁投奔永平寺的孤云剃发出家，孤云灭后，他又到大乘寺跟随彻通。此后，他出外游方，参谒万寿寺的宝觉、兴国寺的法灯等老禅

俗姓生地

从义介继承法脉

师，最后又回来从彻通义介继承道元四代的法脉。第二年，阿波[今德岛]的檀越开创城满寺，请他做第一代祖。莹山在此四年，又回去管理大乘寺，从此清规具备，来参学禅法的很多，他的名声更高了。加贺[在今石川]的净住寺，能登[在今石川]的永光寺、光孝寺等，都请他做第一代祖。另外，能登栉比的定贤律师，把他所居住的律院改成禅院，并请莹山禅师做第一任住持。本寺原是行基创

总持寺

立的，称诸岳寺，到禅师前来居住的时候，改名为诸岳山总持寺。此时是后醍醐天皇元亨元年[1321]。在这以前，天皇听说禅师的道誉，下诏提出十种疑问。莹山禅师所奏的回答很合天皇的意思。于是，敕赐诸岳山总持寺以御笔匾额，提升此寺为官寺。莹山禅师于

入寂

正中二年[1325]八月二十五日圆寂，年五十五岁。二十五年以后，后村上天皇敕赐"佛慈禅师"的谥号，在安永元年[1772]，后桃园天

著述

皇又加赐"弘德圆明国师"谥号。他的遗著有《坐禅用心记》、《三根坐禅说》、《莹山清规》、《传光录》、《信心铭拈提》等。曹洞宗的人为了追慕他的学德，尊他为"太祖"。莹山的嗣法弟子五人，其中明

嗣法弟子明峰素哲

峰、峨山二人于传教最有成就。明峰素哲，加贺人，于睿山出家，从莹山继承曹洞宗法系，历住永光、大乘二大寺，在越中开创光禅寺。他的门徒有大智、珠岩等八人，都继承他的禅法进行传布，被称为

明峰派

"明峰派"。特别是珠岩的门徒温老、彻山二人，法孙最多。然而这一派所传布的地方，大都在北部。传播最广的则是峨山这一派。

峨山禅师

峨山生于能登，名绍硕，最初是睿山的僧侣，后嗣法于莹山。他与明峰同时大力传布禅宗。他的门徒有三十余人，门下之隆盛，前后

峨山下的五哲

无比。其中以太源、通幻、无端、大彻、实峰特别有名，被称为"峨山

太源禅师及其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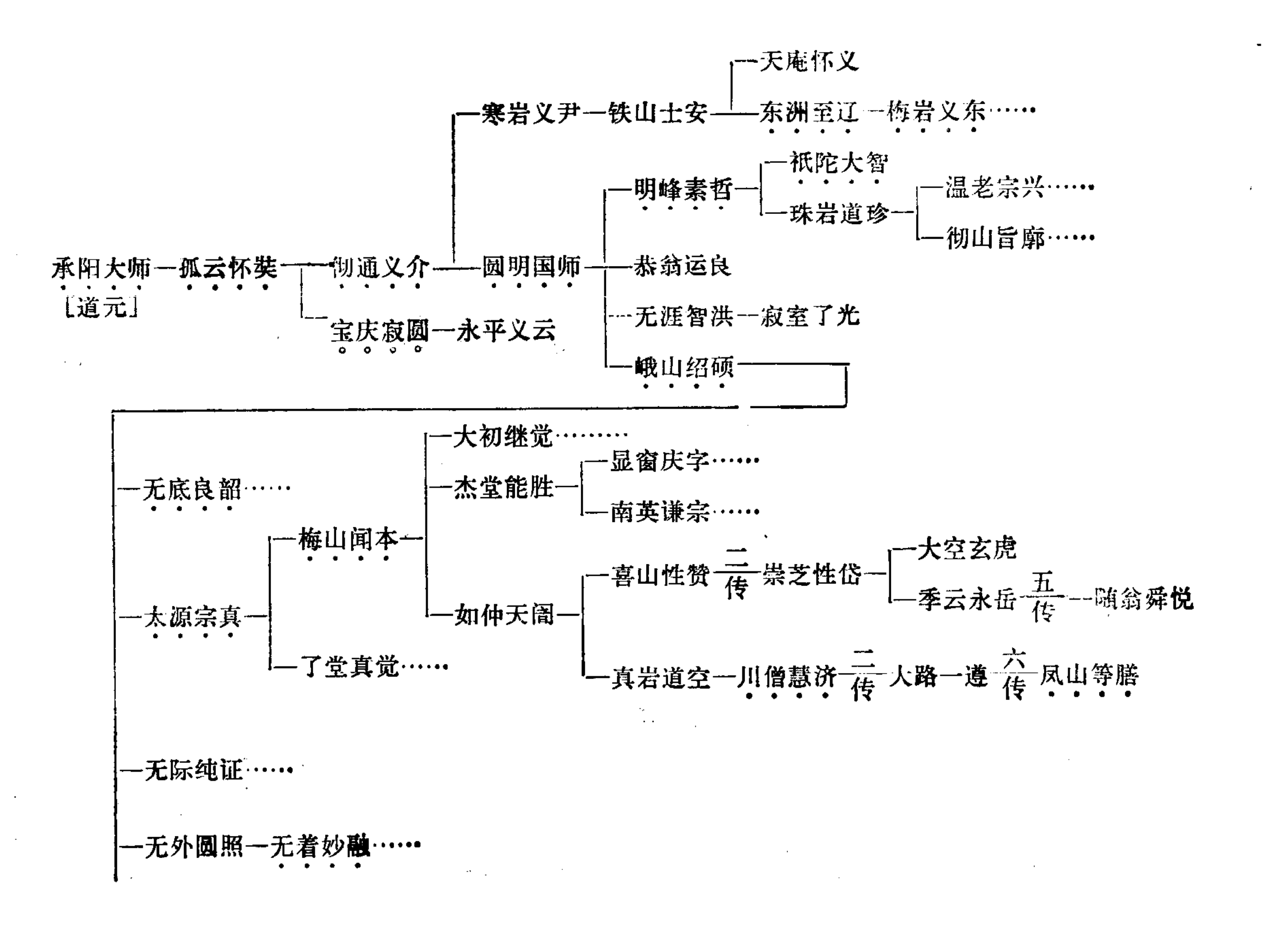
的五哲"或"五派"。而太源、通幻这两家最盛。太源名宗真，加贺人，其嗣法弟子有梅山、了堂二人。梅山创立大洞、耕云二大寺，他有太初、杰堂、如仲这三位优秀弟子。杰堂的门下出了显窗、南英。

如仲的门下出了喜山、真岩等优秀弟子。喜山二传而到了崇芝，崇芝的下面出了大空、季云二人，季云五传而是随翁。真岩的门下出了川僧，川僧以后经二传是大路，他建立了可睡斋，六传是凤山。凤山住可睡斋，被任为骏河、远江、伊豆［皆在今静冈］、三河［今爱知］四国的僧录。这一派被称为“太源门下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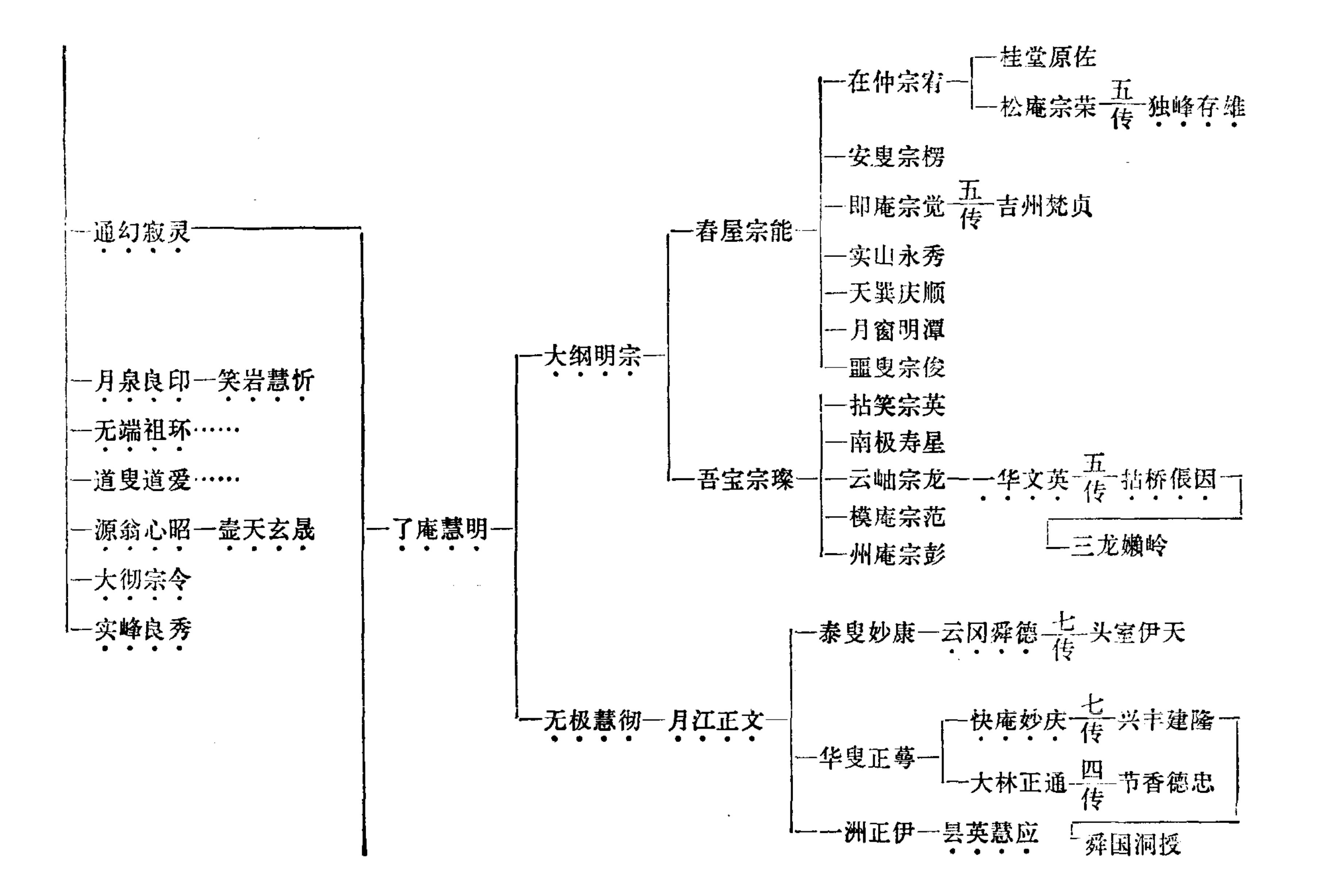
可睡斋

通幻寂灵，是丰后［在今大分］人，曾得到细川赖之［管领］的皈依，在丹波［在今京都］开创永泽寺。他天生豪迈，法令严格。关于他的“烧掉文字”、“整顿同门”以及“活埋窍”等事迹，被禅门传为美谈。后圆融天皇钦敬他的高尚德行，特敕授全国僧录的官职。这是曹洞宗担任僧录的起源。通幻的门徒有十人，即了庵、石屋、一径、普济、不见、天真、天鹰、天德、量外、芳庵。其中以了庵、石屋二人门庭最盛，称为“东西二甘露门”。了庵开创最乘寺，后继者是大纲、无极二高徒。大纲的门下出了春屋、吾宝二人。春屋的门下出了在仲、安叟、即庵、实山、天巽、月窗、韫叟七个弟子。吾宝的门下出了枯笑、云岫、南极、模庵、州庵五个弟子。这些人被称为“大纲十二派”。而在仲的门下出了桂堂、松庵二人。松庵的第六代独峰最有名。即庵五传之后出了吉州，云岫之下是一华，五传而是拈桥，其后则是三岑。无极开创了龙隐寺，他的门徒是月江。月江是双林寺的第一代祖，门下有泰叟、华叟、一州这三杰。泰叟的三代是云冈，建立了青松寺，七传而出了头室。快庵、大林继承华叟，快庵是大中寺的开山祖师，第八代是兴丰，他传法给舜国。大林后面的五代是节香，一州的门徒是昙英。而石屋于萨摩开创福昌寺，培养了竹居、觉隐等数人。竹居之下出了仲翁、器之。仲翁的禅法由心岩、愚丘而分为二支。心岩下面是龙室、天祐、忍室、代贤、大麟；愚丘的后继者是虎溪。器之之八传弟子是异雪，九传弟子是关翁。石屋的禅法在西南一带传布，了庵一派则传布于东北。善救的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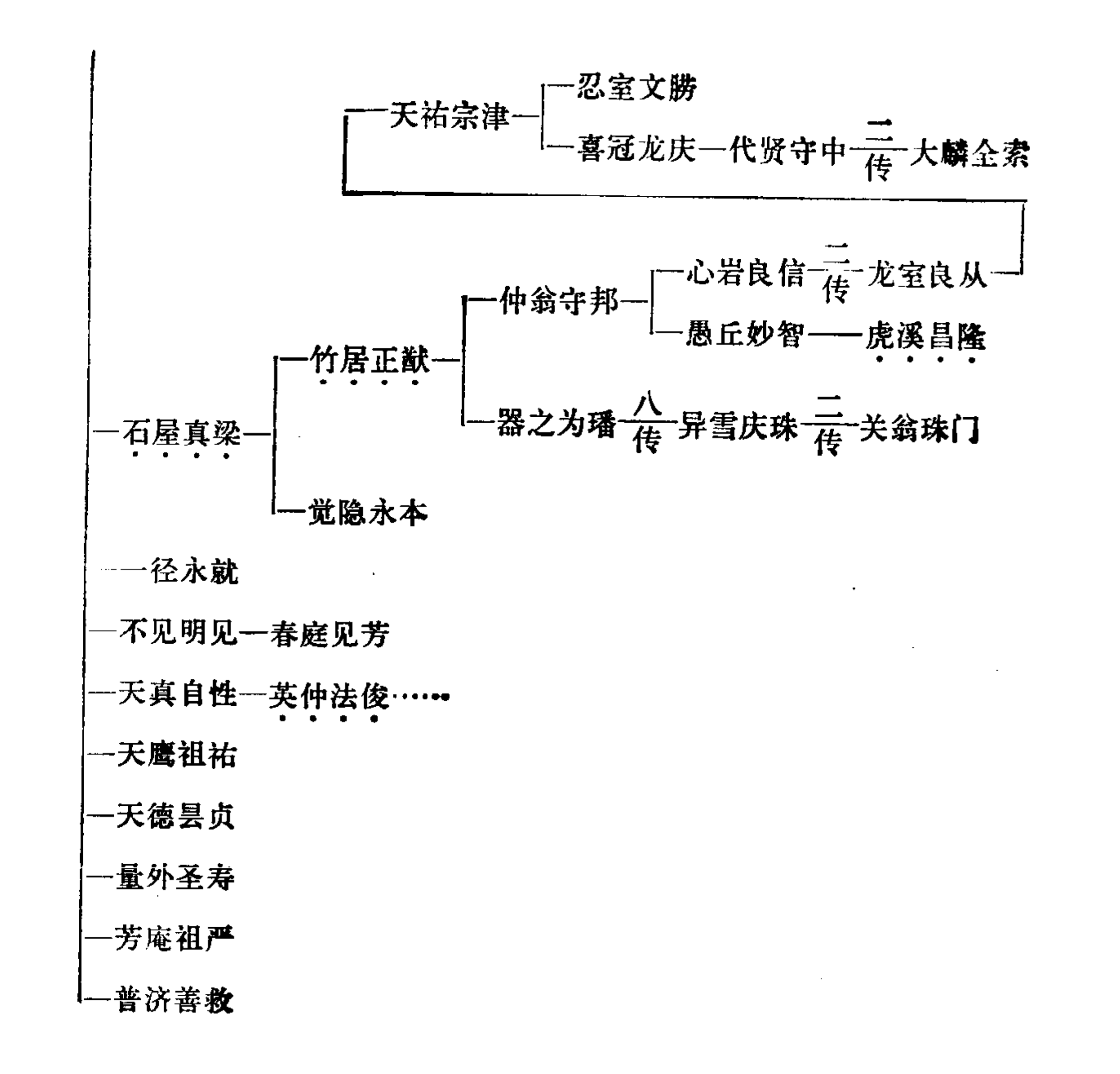
通幻禅师
永泽寺
曹洞宗担任僧录的起源
通幻的十哲
最乘寺
大纲十二派
龙隐寺
青松寺
福昌寺



承阳大师
[道元]
孤云怀奘
彻通义介
宝庆寂圆
永平义云
圆明国师
寒岩义尹
铁山士安
天庵怀义
东洲至辽
梅岩义东……
明峰素哲
祇陀大智
珠岩道珍
温老宗兴……
彻山旨廓……
恭翁运良
无涯智洪
寂室了光
峨山绍硕
无底良韶……
太源宗真
梅山闻本
了堂真觉……
大初继觉………
杰堂能胜
显窗庆字……
南英谦宗……
如仲天誾
喜山性赞
二传
崇芝性岱
大空玄虎
季云永岳
五传
随翁舜悦
真岩道空
川僧慧济
二传
大路
遵
六传
凤山等膳
无际纯证……
无外圆照
无着妙融……



通幻寂灵
了庵慧明
大纲明宗
春屋宗能
在仲宗宥
桂堂原佐
松庵宗荣
五传
独峰存雄
安叟宗楞
即庵宗觉
五传
吉州梵贞
实山永秀
天巽庆顺
月窗明潭
噩叟宗俊
吾宝宗璨
拈笑宗英
南极寿星
云岫宗龙
华文英
五传
拈桥倨因
三龙嫡岭
模庵宗范
州庵宗彭
无极慧彻
月江正文
泰叟妙康
云冈舜德
七传
头室伊天
华叟正萼
快庵妙庆
七传
兴丰建隆
大林正通
四传
节香德忠
洲正伊
昙英慧应
舜国洞授
月泉良印
笑岩慧忻
无端祖环……
道叟道爱……
源翁心昭
壶天玄晟
大彻宗令
实峰良秀


石屋真梁
竹居正猷
天祐宗津
忍室文胜
喜冠龙庆
代贤守中
二传
大麟全索
仲翁守邦
心岩良信
龙室良从
愚丘妙智
虎溪昌隆
器之为璠
八传
异雪庆珠
关翁珠门
觉隐永本
径永就
不见明见
春庭见芳
天真自性
英仲法俊……
天鹰祖祐
天德昙贞
量外圣寿
芳庵祖严
普济善救

八代有大透。他兴建了宝园寺，其三代是广山。此外，不见的弟子是春庭，天真的弟子是英仲。通幻的十大弟子分别在四方传教，扩大本派的影响。这一派称为“通幻派”。这是曹洞宗中最有势力的一派。通幻以外，无底开创了正法寺，月泉由笑岩继承，源翁以非凡之德而著名，曾建立泉溪寺、退休寺、示现寺等大寺院，门下出了优秀的弟子壶天。以上的太源、通幻、大纲等派，合称为“峨山派”。现在把曹洞宗分派以图表表示如前（见198—200页）。

通幻派

源翁禅师

峨山派

第二十二章　日莲宗的创立和日莲上人的出世

日莲上人，与道隆[临济宗]、道元[曹洞宗]、良忠[净土宗]、亲鸾[真宗]、一遍[时宗]等高僧同时出世，他独立于竞相传教的净土宗各派和禅宗之间，竭力排斥攻击这些宗派，而鼓吹《法华经》的功德，创立了所谓日莲宗。日莲宗的创立，虽然定在日莲上人建长五年[1253]在清澄山对着朝阳唱颂《法华经》题目的那一天，但是当时还没有阐述其经义的著作。二十年以后，日莲在被流放的佐渡[在今新泻]地方著述《观心本尊钞》等，画出十界互相具备的曼荼罗，才阐明了其宗义；他自己把在佐渡以前的说教，比做佛陀前期的说教。日莲上人创立宗派毕竟是在千苦万难之中逐渐完成的，因而建长五年只不过是日莲上人教化的开端罢了。

日莲宗的创立

日莲上人，俗姓贯名氏，贞应元年[1222]二月十六日生于安房[在今千叶]的小凑，自幼投当地的清澄山出家，学真言宗，二十几岁著《戒体即身成佛义》，后来到镰仓，偶尔遇到延历寺的尊海，结伴投奔睿山，历访三塔的各学师，在睿山讲习经典十余年，后来巡游大和[今奈良]、纪伊[今和歌山]、摄津[在今兵库、大阪]的寺院，据说曾

俗姓生地

出家

登睿山

与圣一国师、道元禅师相会。建长五年，他又回到安房，再次到清澄山寺，同年四月在此寺举办法席，在大众面前骂净土、禅、密、律等宗，首次宣讲四条格言[①]。因此引起他的老师道善和地头[②]东条景信的愤怒，把他驱逐走了。日莲上人逃到镰仓，在松叶谷构筑草庵，日夜诵读《法华经》，有时到街头高唱《法华经》题目，讲说此经的功德，向过路的男女传教。凡见到他的人都称他是"狂汉"。尽管如此，由于日莲上人那样深信《法华经》，受他感化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他的高徒日昭、日朗等，都在这一年皈依到他的门下。日昭原是睿山的学僧，精通显密二教，对日莲从事教化事业帮助最大。日朗，当时还是一个幼童，常常在上人左右侍奉，送水端饭。后来，日莲在镰仓的草庵之中，著《守护国家论》、《灾难对治钞》等，不久又作《立正安国论》上送幕府。

首次宣讲四条格言入镰仓松叶谷

当时正值正嘉、正元年间［1257—1259］[③]，连年发生天灾，五谷不收，各地的小民为饥饿所迫。日莲上人以为，这些灾害的发生，全是由于宣扬净土宗和其他各宗教义所致。因而在《守护国家论》等书中盛倡这种观点，到了《立正安国论》，则专门诋毁净土宗的念佛，竭力论说，如果不制止净土念佛宗，就会同时发生如《药师》、《大集》诸经所说的"七难"、"三灾"，不久就会发生外国逼迫之难。文应元年［1260］，他把此书上送幕府，因为言论偏激，颇为当局所恨，以"诳言惑众罪"把他发配到伊豆［在今静冈］以东。二年以后才得到赦免，回到镰仓，他意气更壮。文永元年［1264］回小湊去探望老母，又受到地头东条景信等人在小松原地方的迫害，他的

《守护国家论》及《立正安国论》的趣旨

流放伊豆

小松原之难

① 日莲的"四条格言"："念佛是无边的地狱之业；禅宗是天魔的作为；真言是亡国的恶行；律宗是国贼的妄说。"

② 地头，镰仓时代掌握地方行政权的官吏。

③ 原书把"正嘉"、"正元"年代颠倒了，现按顺序改了过来。

弟子镜忍、日玉等因而致死，日莲上人也受了伤，回到镰仓。日莲每经过一难，他的信仰就更强烈，文永五年[1268]蒙古军侵袭的消息传到镰仓时，日莲上人宣称他所作的《安国论》的谶言得到证实，乃上书幕府，说如果不依靠《法华经》功德的话，就无法保护国家；他自己将为降伏蒙古进行祈祷。他同时把书送到建长寺、极乐寺、寿福寺等十一个地方。其言颇傲慢不逊，因此受到幕府的严厉斥责，各寺长老对其书也不予理睬，致使日莲上人越加愤激怒骂，言行近似于发狂。于是，幕府再次把他逮捕，发配佐渡[在今新泻]。此时是文永八年[1271]，日莲五十岁。日莲被发配佐渡，为他的一生划了一个分界线，此后，他采取了大力阐述“摄受门”[所谓“摄受善恶”之法门]的态度，在佐渡为弟子们写了《开目抄》、《观心本尊抄》等。三年以后，他受到赦免，又回到镰仓。比企的能本开创了妙本寺，请日莲住。不久之后他把此寺托付给日昭，自己则应波木井的南部实长[地头]的邀请，到了甲斐[今山梨]，在身延山中建草庵，作为弘布《法华经》的道场。四方的弟子相传而云集前来听讲。此即为身延山久远寺。日朗、日兴、日顶、日向等弟子，都在日莲上人左右帮助他化教。弘安五年[1282]有病，自称有所思，离开身延山，由各位弟子扶着迁住武藏池上的本门寺。本门寺是信徒池上宗仲所创立的。同年十月十三日，他于此地入寂，年六十一岁。弟子依照他的遗言，把遗骨收到身延山，轮流守护，后来，由于波木井的实长的力请，日向上人继任身延山的第二代祖。日莲的著作除上述的以外，还有《选时钞》、《教机时国钞》等几十部。

发配佐渡

《开目抄》及《观心本尊抄》

妙本寺

身延山久远寺

本门寺

入寂

著述

第二十三章　日莲宗的教义

日莲上人创立的法华宗，与传教大师创立的天台宗是有关系

日莲宗和天台宗的关系

的，这正如亲鸾圣人创立的净土真宗与法然上人创立的净土宗有关系一样。本宗的名称，完整地应称为“日莲法华宗”，这是因为本宗虽然与传教大师的天台法华宗有关，但与它相比，还有自己所独特的地方，所以用这个名称来表示。说日莲宗与天台宗有关系，是指所谓历史的关系，也就是说，日莲上人创立本宗是他登睿山学天台宗教义，秉承传教大师的法脉而产生的自然结果。在日莲宗的两种法脉的相承关系中，虽然在关于“法华本门”的法脉中没有传教大师，但在关于“法华迹门”① 的法脉当中，却以智者大师、传教大师作为祖师，其原因正在这里。现将日莲宗的两种法脉相承关系表示如下：

两种法脉相承

第一、外相承（法华迹门相承）

始成正觉佛　迹门法华付属　　中国　　日本

释迦牟尼佛——药王菩萨——智者大师——传教大师——日莲上人

第二、内相承（法华本门相承）

释迦牟尼佛——上行菩萨……日莲大菩萨

日莲上人在对待其他各宗的场合，虽只是选取“折伏门”这一个方法，对古今高僧一概予以排斥，对各宗教义也一概谩骂，但是因为他对传教大师有所继承，因而对智者、传教两位大师不仅一句也没骂，反而称扬说：在佛灭后两千余年当中，没有对佛教错误理解者，唯此二人；其他人则都是“佛教的误解者”，不仅是误解者，并且是“谤法者”，“亡国奴”，一概予以排斥；把慈觉、智证、安然三人称为“睿山佛法狮子身上的三条虫”，大肆嘲讽谩骂。这是因为，日莲宗虽然出自天台宗，但日莲上人嫌弃慈觉以后天台宗与密教的混杂，而其本意在于复古于传教根本大师，恢复纯粹的天台宗。然

天台宗的复古

① 法华“本门”与“迹门”，即“本地门”与“垂迹门”的简称。天台宗把《法华经》二十八品中的前十四品作为“迹门”的说教（所谓“应身”说教）；后十四品为“本门”说教（所谓“法身”说教）。

而所谓“台密调和论”者，是传教大师立下基础的，传教大师的天台宗也不是单纯的天台宗。此外，日莲上人虽然排斥密教，但又正如画出十界曼荼罗的示意图那样，似乎是悄悄地应用密教。既然如此，那么日莲上人到底为什么要排斥慈觉、智证而提倡“复古论”呢？大概在日莲上人的眼中《法华经》之外无佛教。可是慈觉、智证却把《大日经》放到与《法华经》同等的地位，或者在“事密”当中，把《大日经》置于《法华经》之上。这是日莲上人愤怒大喊的原因。而且上人虽然排斥密教，但丝毫也不嫌恶密部的教旨。日莲所嫌恶的，只是《大日经》和《金刚顶》等所在的所谓“他教”。因此，我们对于他不依据《大日经》等他教，而依据《法华经》这一部经，把此经《如来寿量品》的本门释迦定为本宗的本尊，又以十界曼荼罗之图表明诸尊的“轮圆具足”的深旨，是自然不足以深怪的；这与所谓“台密”、“东密”两个密教派别依据《法华经》以外的经说绘制的曼荼罗图是不一样的。此外，这与智者、传教大师仅仅停留在“迹门的理想”，而未达到“本门的事象”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日莲上人所创立的佛灭二千余年以来无人发明的独得的宗义，正在这里。他在本门的“内相承”的关系中没有提及智者与传教二位大师，也是由于这个缘故。这就是天台宗和日莲宗的关系和日莲宗成立的由来。

密教的应用

迹门的理想和本门的事象

日莲宗虽然依据《法华经》、《无量义经》、《观普贤经》三部经，但《无量义经》是《法华经》的开经[序说]，象是一部经的叙述缘起的部分[“序分”]，而《观普贤经》则是《法华经》的结经[结论部分]，象是一部经的最后结尾嘱托的部分[“流通分”]，因此它所依据的根本经典[“正依经”]是唯一的《法华经》。它依据唯一的《法华经》来判释释迦佛一代的教相，以为只有《法华经》才是真实教，其他都是方便教，因而是不能依据应用的。他的判教方法，全是用天台宗

所依据的经典

判教方法

的"五时八教"。虽然日莲上人在依据天台宗的关于五时的判教，废其他经而择取唯一的《法华经》这一点上与天台宗略同，但是，他只是取"废立"的方面而不取"融会"这一方面，这不能说是与天台宗完全相同的。此外，他以为在《法华经》的二十八品当中，前十四品属于迹门，而后十四品属于本门。智者大师与传教大师虽以迹门为表，以本门为里建立宗义，但没能阐明本门的真实教义。因此，这两位大师尽管论述了理想的三千圆融，但未能详论关于事象的三千圆融。然而日莲上人，却是直接地阐明了本门的实义，详论了关于事象的三千圆融，不是如同天台家那样，以必然具有妄心的理想三千圆融作为对境，去设立观法，而是以开显本佛的事象三千圆融作为对境，去设立观法。("胜劣派"与"一致派"的分裂，其起因就在这里。)在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日莲宗的"三大秘法"。

三大秘法　所谓三大秘法，一是本门的本尊，二是本门的题目，三是本门的戒坛。所谓的本门的本尊是一切宗教派别都要规定的。然而所谓日莲宗的本尊，可以说就是《法华经》的"如来寿量品"所讲的"成佛已来甚大久远，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之佛。日莲上人对此推演，绘制了"十界曼荼罗"，在中央写"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作为"总体"，左右画各种天部、诸尊作为"别体"，其横的方面是遍于十方，其竖的方面涉及三世，这历历无边的十界，森然无边的差别界，是互相具有、互相融合的，表明一个自然的大曼荼罗妙境的旨意。这一个大曼荼罗，也就是法华本门的本尊，在人们心中是"常住不灭"的。这实际不能不说是应用了密教的。

本门的本尊

十界曼荼罗

唱题　所谓本门的题目：本尊一经定下来，就要讲求让人们从内心皈依本尊的方法，而所说的方法，也就是唱题。所谓唱题，就是在五个字的经题之上加上"南无"二字，即口唱的"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本来《妙法莲华经》的题目，已经全部概括了《法华经》八卷的

秘奥。上述有关本尊的奥义，在这五个字中全包括了。然而为了表示对此本尊的皈依皈向的意思，再加上“南无”二字唱颂，这就成为皈依本尊的方法。浊水虽无心，明月来自影；寒林虽无意，春雨花自开。愚者虽然不理解本尊之意，然而若能口唱这七字的唱题，则自然产生本尊之影，最后开成佛之花。这真可称之为不可思议的妙法。

本门的戒坛

所谓本门的戒坛：以本尊为“定”，以题目为“慧”，既然有“定”有“慧”，那么与此对应就不可无“戒”。然而法华本门的戒体，既不是小乘的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戒律，也不是梵网的十重戒、四十八轻戒等戒律，而以“南无妙法莲华经”作为唱题，这就是法华本门的无作[无为]的圆顿戒。假若人们不倦怠地唱颂七字的唱题，那么自然就没有“见思”、“尘沙”①、“无明”这三惑，并且不知不觉地就具备了诸佛的万善诸行，就会有止恶作善的功德。因此唱题就是妙戒。如果修持这个妙戒，现身即可成佛。如果这样的话，住处就是常寂光土[三土之一]，因此把信仰与唱颂这个七字的唱题当作本门的戒坛。

虽然有这样的三大秘法，但其总体还是“南无妙法莲华经”。因为它是“善恶不二”、“邪正不二”的经题，所以凡是唱颂七字唱题者，有邪见的恶人也可成佛；它又是“皆成佛道”的经题，因而凡是唱颂七字唱题者；十法界②都能同样得到好处。

---

① “尘沙”，天台宗所立的三惑之一。这是所谓“菩萨”进行教化的“障碍”，要进行教化，必“通达”如沙如尘那样多的法门，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称此为“尘沙之惑”。

② “十法界”，简称“十界”，即所谓“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这“六凡”，与所谓“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圣”。

第二十四章 日莲上人的门徒和日莲宗的分派

六老僧

日莲上人的门徒很多，其中日昭、日朗、日兴、日向、日顶、日持六人，被特别提升为上首弟子，世称他们是“日莲上人门下的六老僧”。

日昭

日昭生于下总[今茨城一带]的能手，很早就出家皈依天台宗，登睿山兼学显、密。建长五年日莲上人首次开创日莲宗的时候，他正巧来到镰仓，到松叶谷的草庵去拜访日莲，并投归他的门下。日昭当时年三十三岁，比日莲上人年长一岁。日莲上人大喜，自以为争取到了对立宗派的人。此后，虽然日莲上人遭遇种种迫害，流浪四方，日昭却独能遵守日莲的训戒，私自在七里滨的旁边结庐而居，等待机会的到来，并代替日莲对诸弟子进行教化。日昭投归日莲的第二年，日朗也皈依日莲为弟子。

日朗

日朗是上总[在今千叶]人，据说是日昭的同族，年刚十六岁就跟随日莲上人剃发出家，以笃厚谨慎著称，他的门下有所谓“九老僧”，其中有首次到京都弘布唱题法门的日像。

日朗门下的九老僧

日兴

日兴生于甲斐[今山梨]的鳅河，出家居住骏河[在今静冈]的实相寺。日莲上人到此寺停留的时候，他对日莲的学德十分钦佩，后来到镰仓拜访日莲所居住的松叶谷的草庵，拜日莲为师，他与日朗非常亲近。据说《立正安国论》的草稿，大部分是出自日兴之手。在日兴以后，日向、日顶、日持，相继皈依日莲。

日向上人

日向出生于安房[在今千叶]，文永元年[1624]十一岁，随日莲上人出家。日顶，是日莲的檀越富木胤继之子，自幼入日莲之门。富木胤继是上总八幡的土豪，一向皈依日莲上人，兴建中山的法华经寺作为弘通《法华经》的道场，他与波木井实长和太田乘明三人，被并称为“三大檀越”。

中山法华经寺

三大檀越

日持上人

日持生于骏河庵原，其父松野某，也是日莲的门徒。以

上六个上首弟子，都相与帮助日莲上人进行教化，在日莲寂后，根据他的遗命，轮流守护身延山的坟墓。然而在弘安八年［1285］日向守墓的时候，檀越波木井氏废弃轮流交替的制度，要让日向永远留守此地。日昭、日朗等想答应他的请求，唯独日兴坚持日莲上人的遗命，不肯答应，最后与他绝交离开身延山，不久也与日昭、日朗绝交。这是日莲宗产生分派的起源。日兴应上野某人的请求，到骏河富士山下开创大石寺，称自己继承了日莲上人的衣钵。当时还没有产生教义上的争论。因为日莲上人在判释《法华经》的本、迹二门的过程中，有时说本门、迹门一致，有时又说“本迹胜劣”①，散见于他的遗书中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主张“本迹一致”还是“本迹胜劣”，就成为后来门徒们争论的中心。日兴以后，日目继承他而主张“本迹胜劣”，而日朗等人的后继者主张“本迹一致”，把所谓“本迹胜劣”的主张看成“异端邪义”。可是自此之后，主张“胜劣论”者日益增加，自此“一致论”与“胜劣论”成为日莲宗的两派，这两派一直争论不休。

废除身延山的轮流值班

日兴与波木井氏绝交

日莲宗分派的起源

大石寺

教义上的争论

日朗门徒所谓“九老僧”当中，日像、日轮、日印等人最有名。日像开创妙显寺，日轮继承日朗主管本门、妙本两寺，他们正东西相应，大大地发扬了本派的宗风。唯独日印主张“本迹胜劣”，在古乡越后开创本成寺，在北陆另立门户，他的后继者是日阵等人，更加发挥了他的教说。这一派就是“本成寺派”。到了永德年间［1381—1383］，日什继日兴、日印之后而起，大力主张“本胜迹劣”论。日什开始是睿山的学僧，兼通显密二教，后来历访富士山的大石寺和中山的法华经寺，研究日莲宗的教义，到京都开创妙满寺，倡导“本胜迹劣，从浅至深”之义。他这一派被称为“妙满寺

本成寺

本成寺派

妙满寺

妙满寺派

① “本迹胜劣”，是比较“本门”与“迹门”的优劣，在日莲宗八派中，除身延山派以外，其他七派都属于“胜劣派”。“本迹胜劣”，实指“本门”为优，“迹门”为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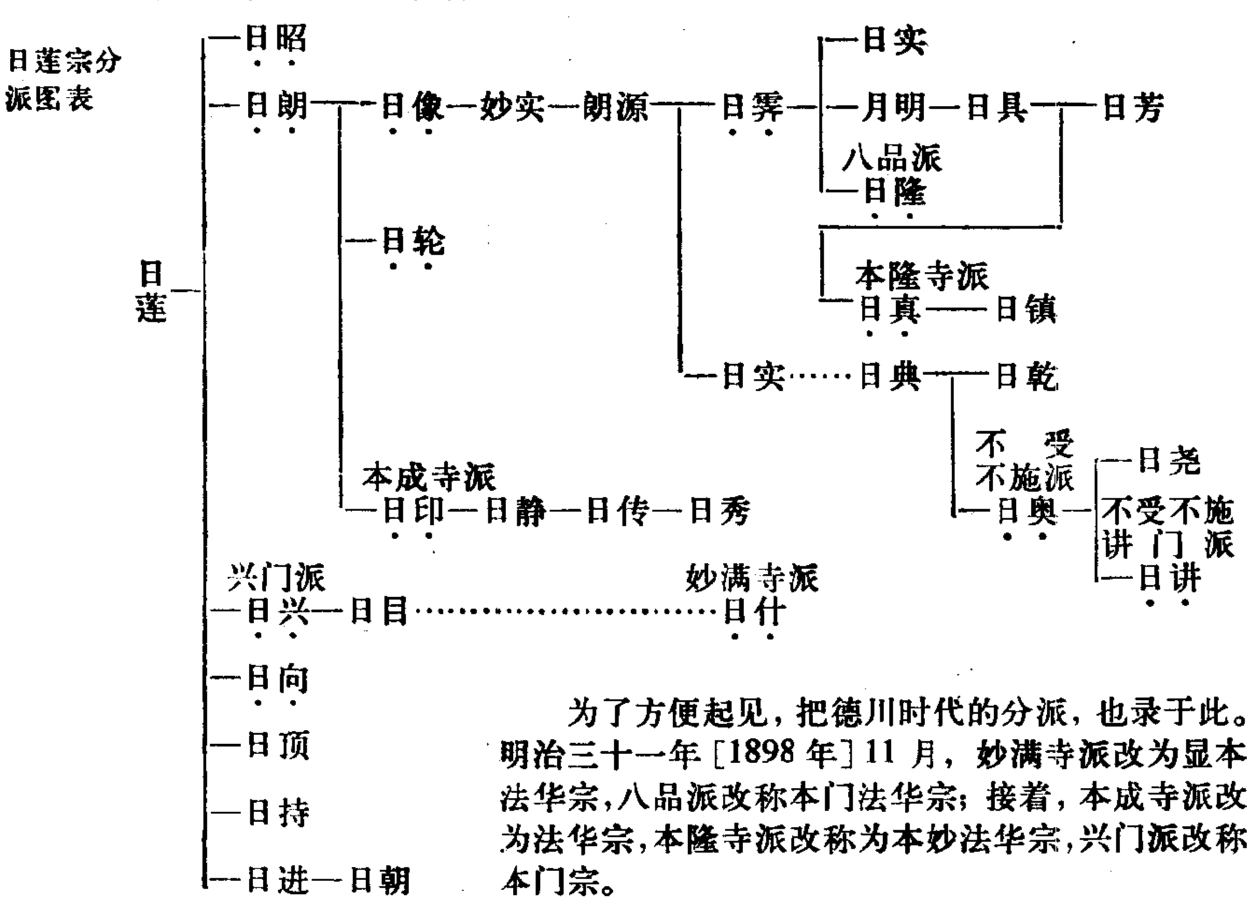
派”。日霁是妙显寺的人，他与日什同时，门徒有日存、日纯、日隆等人，也另外主张“胜劣论”。特别是日隆，他在《法华经》本门十四品当中选取从“涌出品”到“嘱累品”的八品，作为依据的根本经典。这一派被称为“八品派”。当时妙显寺的月明、立正寺的日朝，都是一致派的学僧，都攻击胜劣派。此时两大派的争论是非常激烈。不久，日具继承月明，他的门下出了日芳、日真；日芳继承妙显寺，日真又另外创立“本迹胜劣”的一义，在长享年间［1487—1489］于京都开创本隆寺，他的弟子日镇等人也都主张“胜劣”之义。此即“本隆寺派”。日兴、日印、日什、日隆、日真等人虽然各自设立一义，但都是主张“本迹胜劣”的教说，因而从来被称为“胜劣派”。

本隆寺派

胜劣派

此外，还有日奥的“不受不施派”，日讲的“不受不施讲门派”等，后章将另行介绍。

日莲宗分派图表



为了方便起见，把德川时代的分派，也录于此。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11月，妙满寺派改为显本法华宗，八品派改称本门法华宗；接着，本成寺派改为法华宗，本隆寺派改称为本妙法华宗，兴门派改称本门宗。

第二十五章　日像上人的出世和京都的日莲宗

日莲宗在日莲上人灭后，从他巡行的房总的海岸，往北扩展到武藏、相模、骏河、甲斐等地方，进而传布到北部地区，日莲的弟子日朗、日向、日常等人，分别住池上[本门寺]、比企谷[妙本寺]、身延山[久远寺]、中山[法华经寺]的各寺，各自成为一方的中心，其中日朗上人兼管池上、比企谷的两寺，门学最盛。尽管如此，日莲宗当时还没有到达关西各国，甚至到日莲灭后的数十年的时候，京都及其附近的地方，仍然听不到唱颂法华题目的声音。然而到了日朗上人的门下日像上人的时候，他单独到了京都，于各宗聚集的地方，唱导日莲宗，这为在西部地方传布日莲宗的法华法门，打下了基础。日像上人俗姓平贺氏，生于下总的葛饰郡平贺，幼名万寿麿，于建治元年[1275]七岁出家，随日朗登身延山，参谒日莲上人，不久弟龟王麿，也出家到了身延山，此即日轮上人。日莲上人于池上圆寂之时，日像年仅十四岁，在日莲的病床左右服侍，据说接受了日莲关于到京都传布《法华经》的遗嘱。后来，他与日轮都以日朗为师，经常想到去京都传教的事情，他力学苦行，取得了成绩，在永仁二年[1294]，他二十六岁，暗下决心，乃辞别日朗，到小凑、伊东等地巡访日莲上人的遗迹，不久到了越后、佐渡，想象祖师当年辛苦的情况，转而经过越前[在今福井]、若狭[同上]、丹波[在今京都]等国，到处宣讲《法华经》的功德，永仁五年[1297]四月二十八日，首次站在京都的东门，面对旭日高声唱颂"南无妙华莲华经"，一直唱到日落。这是日像上人入京都传布日莲宗的开端，此后或在十字街头高唱这七字的唱题，或是在各处立石，上书"南无妙法

日像上人

辞别日朗

日像入京传布日莲宗的开端

莲华经”以供来往者观览，又在京都三条之北建立一个草堂，讲说《法华经》，此后大讲“摄受门”和“折伏门”，自号“法华宗”。道俗相闻而来，投他门下的逐渐增多。睿山的僧徒厌恶他私自称为“法华宗”，屡次阻挠他讲说《法华经》。德治二年[1307]，日像逃到深草，经过二年又回到京都，被人请去开创一所寺，再次讲说“摄受”与“折伏”的教义。于是，睿山的僧徒又进行阻挠，这样前后闹了三次，世上称之为“日像的三黜三赦”。正和二年[1313]十一月，嵯峨的大觉寺的妙实前来投入日像之门。妙实是摄政藤原经忠之子，早就出家住大觉寺，学真言宗。他听到日像上人讲说日莲宗教义后，立即脱去三密①的法衣，率领数辈的弟子投到了他的门下。元亨元年[1321]，日像奉敕开创妙显寺，对此，妙实帮助很大。在此前后，日善、日范、日行等人也相继入京，帮助日像上人传教。大概从日像上人进入京都到建立妙显寺为止，其间有四十余年。康永元年[1342]十一月，日像把后事托付给妙实，于妙显寺的方丈室圆寂，年七十四岁。

（自号法华宗）（三黜三赦之难）（妙实上人）（妙显寺）（入寂）

在日像上人灭后的第三年，即贞和初年，日静上人也来到京都。日静是骏河贺岛人，据说他俗家与足利尊是亲戚。他早已在镰仓以日印为师，元亨元年日印回到故乡越后三岛以后，他继承日印，名声扬于四方。足利尊皈依他以后，请他到京都，他最后把镰仓的本国寺的寺基迁移到京都的六条营造。此后，日静与妙实并立进行传教，而妙实也得到了足利尊等权贵门族的皈依，延文年间[1356—1361]曾奉敕在桂川求雨，因有灵验而受到赏赐，由于他的请求，据说赐给日莲上人以下的日朗、日像二上人以菩萨号。妙实以后是朗源，朗源的下面有日霁、日实二人。日实开始在山阴的各地传布日莲宗，后来到京都开创妙觉寺。日霁的门徒也有一

（日静上人）（本国寺）（日莲上人以下赐菩萨号）（妙显寺的妙实以后）

① 三密：身、语、意三密，此指密教。

个日实，他开创立本寺。妙显、妙觉、立本这三寺，统称为“具足山”，表示“三谛[空、假、中]具足”的意思。在本国寺，日静的门下有日传，日传之下出了日秀。日秀是近卫道嗣之子，其道誉很高，道嗣分给他别墅建立本满寺。同时，日什、日隆等人也创立了妙满寺、本能寺等大寺。于是，日莲宗在京都的昌盛情况，远远地超过在关东诸国的时候。

本国寺的日静以后

妙满寺

本能寺

在日像、日静往西传教时，关东有日进、日轮、日高等人。在日进以后，有日善、日台、日院、日睿、日亿、日学、日延等人相继住持身延山，在日延的门下有日朝。日朝是伊豆那贺郡人，开始以日出为师，后到南北各寺求学，回来后侍奉日延，在宽正初年住身延山，大力振兴本山寺院，而且在诸国兴建寺院，宣传本门的宗风。别人称他是“日莲上人的再生”。与日朝同时，在中山的法华经寺，出了日祝、日亲等杰出名僧，他们都前后到达京都；日祝兴建了顶妙寺，日亲开创了本法寺。日亲天性豪毅，因触犯足利义教[将军]的忌讳，被投进监狱，关于他头上戴锅① 的传说，至今仍流传于世。这样，当时的俊杰于东西方堀起，其中在京都地方，逐渐在朝廷、幕府等权族之间得势，兴建的寺院，年年增加，到了享禄、天文年间[1528—1555]，据说日莲宗有二十一个寺之称。这大概是模仿朝廷的御续经寺的数目。

关东的日莲宗

日朝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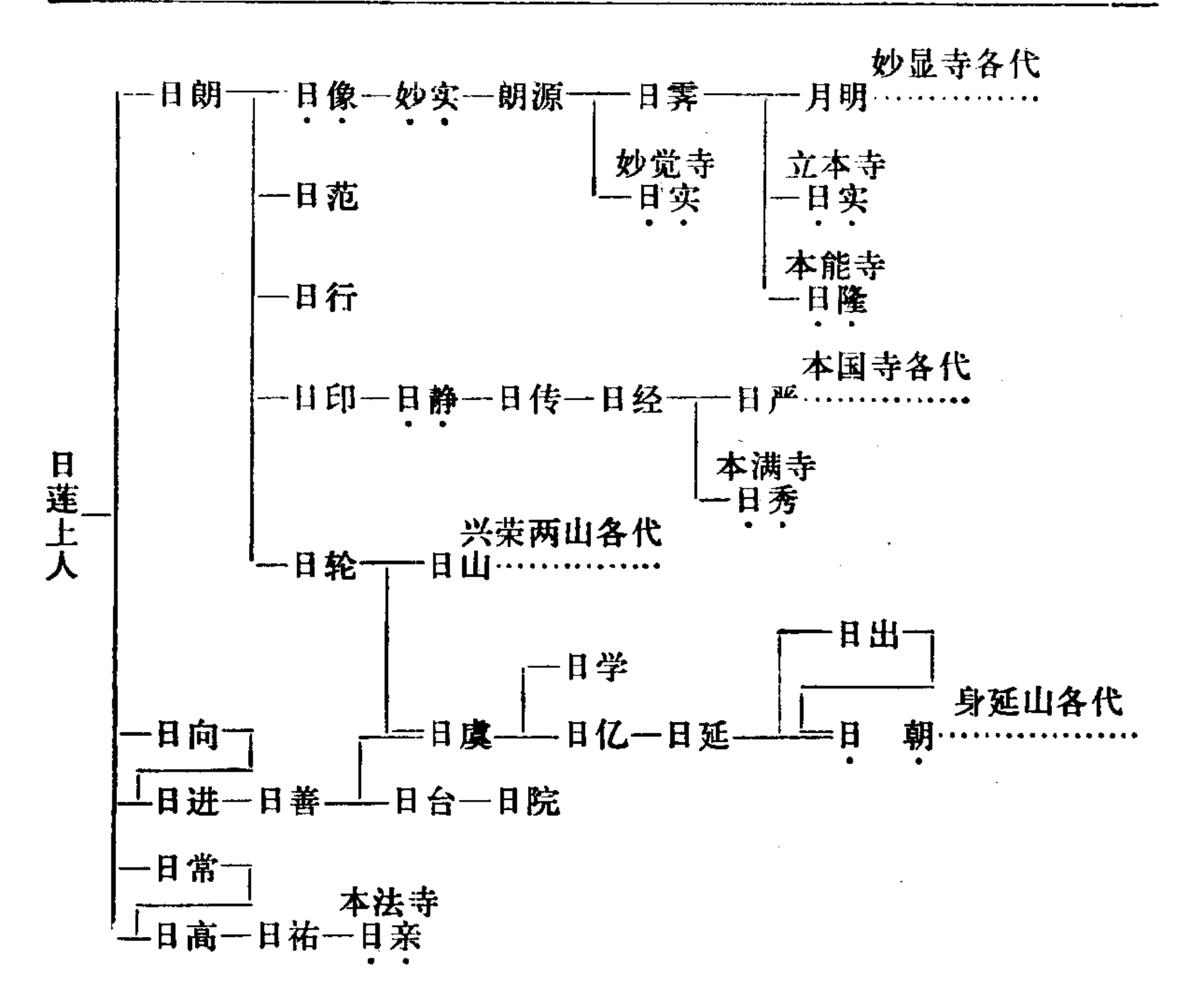
中山的日祝、日亲

日莲宗二十一寺

在当时的京都及其附近地方，连续战争，日莲宗与净土教诸宗在这期间都很盛行。日亲、日祝等上人的出世，恰与净土真宗的莲如上人同时，而细川氏与三好氏② 这两帮人，动不动就挑动和利用

① 传说，日亲于 1439 年作《立正治国论》劝谏将军足利义教，结果被捕入狱，曾受到严刑拷打，用烧热的锅戴到他头上，他都“守志不动”，被世上称为“锅冠上人”。

② 细川氏与三好氏，战国时代两大割据势力，此指细川晴元和三好元长。细川晴元利用真宗僧兵，三好元长利用日莲宗僧兵。



唆使武人僧侣

这两宗门徒作战，这两宗互相敌对，它们各自举着“念佛”和“题目”的旗帜。当三好元长在堺[今大阪府堺市]的显本寺战死以后，日莲宗的势力稍有削弱，睿山的僧徒趁此机会，于天文五年［1536］七月，率众三千余人，结队袭击日莲宗的各寺，一举把二十一个寺全部化为灰烬。这就是“天文年间的法华之乱”。这是由于争论“法华宗”之名称而引起的。至此，京都的法华宗暂时处于绝灭的状态。

天文年间的法华之乱

第二十六章　莲如、真慧二位上人以及本愿寺派与高田寺派的关系

莲如上人

净土真宗本愿寺第八祖**莲如上人**，是存如上人的长子，名兼

寿，幼名“布袋麿”或“幸亭麿”，六岁丧母，十七岁入青莲院剃发出家，后来到南都大乘院学法相宗。他幼时就有兴隆祖教之志，三十三岁时到关东访亲鸾圣人的遗迹，过了两年又到北部地区。长禄元年[1457]，存如上人因病圆寂。莲如上人的继母想废他而立次子应玄。他的叔父如乘当时在越前，听说此事以后立即到达京都，立莲如做继承人。如乘是存如上人的幼弟。宽正元年[1460]，莲如传教很有进展，当日莲宗发展到江州[今滋贺一带]地方时，睿山的僧徒称此教是“阿弥陀佛无碍光的邪义”①，诽谤国神，排斥他宗，并以此为理由命令本愿寺停止念佛，在金森和坚田的道场袭击莲如上人的弟子道西以及信奉者。虽然不久以后双方得以和解，但到宽正六年[1465]莲如上人在大谷建立日华门的时候，睿山徒众更加愤慨，西塔的众徒数百人，下来放火焚烧本愿寺，并想发掘亲鸾圣人的坟墓。越前的信徒，起而防御，才使这一企图未能实现。于是，莲如上人与他的两三个门徒一起奉着日莲像逃到大津，投靠三井园城寺。这是因为三井寺与睿山有矛盾的缘故。在这个期间，莲如上人常常往来于坚田与金森之间，大力传教，后来到东国及摄河去巡游。应仁二年[1468]再次回到近江，第二年在南部创立分院，此即近松显证寺。文明三年[1471]四月，他心里深有所思，飘然离开此地到达北陆地方，选择越前吉崎某个地方，开辟荆棘，铲平山地，初次在此建立寺院。此讯一经传出，远近各地，甚至遥远的出羽、奥州[日本东北部的陆奥，今青森]等地，男女老幼相聚而来，人多若市，各寺主都在此寺旁边建筑房舍。莲如于此地住了五年，尽力驳斥“秘事法门”②的邪义，努力矫正诽谤诸宗、轻蔑诸神的流

山徒袭击金森、坚田的道场

宽正六年之难

上人逃往三井

择居越前吉崎

① 据佛教讲，阿弥陀佛有十二光，其中的“无碍光”，可以照破自然界及人们“贪瞋”等一切障碍。书中引语是天台宗对净土真宗的攻击的话。

② 这是高田专修寺等派所主张的一种教仪。注重秘密传授，所谓“唯授一人口

弊。当时的加贺国司富樫政亲，对于专修念佛的净土真宗僧徒结党对抗武士颇为憎恶，想借故予以平定。文明六年[1474]，富樫政亲派人偷偷地放火烧毁了吉崎坊[寺舍]，并想杀害莲如上人。据说这是采用了下间莲崇[①]的奸计。莲如于文明八年八月，秘密地从吉崎逃到若狭，驾舟到达摄津，并且再到河内[在今大阪]、纪伊等国化教；出口的光善寺、富田的教行寺、堺的信证院等，都在此时建成。文明十年正月，由于道西的劝请，他又到了江州，第二年在山城宇治的山科营建佛殿作为本寺，到文明十四年[1482]完全建成，此即松林山本愿寺。过了七年，他把寺务委托给光兼(实如)，自己住在南殿，在明应五年[1496]九月又在摄津石山建造分院作为退隐之所。此外，他在各地修建的寺院也很多。在这个期间，佛光寺的经豪、证诚寺的善镇、锦织寺的胜慧等人，都来归到他的门下。明应八年[1499]二月，他把自己的孩子召到病床旁边，告诉创业之艰难，守成之重要的道理，二十五日，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入寂。他被称为"本愿寺的中兴之祖"。大抵莲如上人对人的教导，其言语平易而不艰深，使无知识之民都能透彻了解其教义的真意。他寂灭以后，其孙圆如，选出莲如的遗书八十封，编为五帖，这就是所说的《御文》。此外还有《帖外御文》七十四封、《夏御文》、《改悔文》等，虽然只是一些书信，但也是本宗派的重要教典。莲如有二十七个儿女，其中男孩子十三人。他的门弟中帮他化教的也很多。长子光助(顺如)，比他早寂，其五子实如嗣其法位。

（旁注：富樫政亲焚烧吉崎；莲如离开北陆去摄河化教；松林山本愿寺；委托光兼管理寺务；石山分院；入寂；遗著）

　　高田专修寺的中兴者真慧上人，是与莲如上人同时代的人。

（旁注：真慧上人）

诀"，说是古来表面传布的佛法，只是浅意，只有亲鸾传授给善鸾的才是深义。也称做"内证讲"、"御藏门徒"、"御杓子讲"等。

① 下间莲崇(?—1499)净土真宗的僧侣，曾随莲如出家。富樫政亲和高田派一起压迫本愿寺门徒时，他扩大事端，致使吉崎坊受到袭击。后被莲如开除出教门。

在亲鸾圣人以后，东有专修寺，西有本愿寺。因为真宗的根据地主要在东部，专修寺对大谷亲鸾祖庙的兴隆常常起主要的作用，然而自从觉如上人以后，在祖庙[本愿寺]担任留守的势力逐渐增大，因而这两寺之间逐渐产生冲突的倾向。在天下逐渐混乱，到处战争不绝的时候，在北方，莲如上人的门徒发动了“真宗起义”[“一向一揆”]①，而专修寺的僧徒却与此相反，常与本愿寺的僧徒争夺势力。真慧上人是专修寺的九代祖，定显上人的长子。小时候离开寺院到常陆[在今茨城]去，广学净土教的法门，在长禄二年[1458]二十五岁回到本寺，开始想到北方及京畿附近传教，第二年离开下野而到达加贺、越前，经过近江，最后到了伊势，在此居住了数年，道俗很多人皈依于他。他在宽正五年[1464]，定居于安艺的一身田这个地方，此年，定显上人于下野圆寂，他把专修寺移到此地，作为本派的本寺。真慧于永正九年[1512]十月圆寂，年七十九岁。其著作有《显正流义钞》。还有《真慧上人御定》，是告诫其门徒的著述。其子应真，继承他住持专修寺。

为去北方传教而到伊势

择居一身田

移建专修寺

入寂

在此之前，加贺国司富樫政亲之妻，在其夫死后，改嫁真慧上人，明应元年生了一子，就是应真上人。开始，富樫政亲厌恶真宗念佛之徒，长亨年间[1487—1488]曾邀请将军足利义尚想把他们一举消灭。足利义尚命令越后、越中各地当局与政亲合力歼灭真宗之徒。本愿寺的僧徒听说这个消息，乘援兵没到的时机，拥戴着政亲的祖父富樫泰高，攻打政亲所在的石川郡高尾城。泰高一向与政亲不和，而且又信奉莲如上人。延德元年[1489]六月，政亲因陷入困境而自杀。武装的真宗之徒，又驱逐泰高，把专修寺所属寺院全部捣毁，以加贺作为本愿寺的领地，进而夺取了越中[今富山]、

应真上人

越前一向起义的开端

① 一向，即一向宗，是真宗的别名，“一揆”有同心协力，武装御侮之意。“一向一揆”也可译为真宗暴动，真宗武装起义等。

能登[在今石川]，接着又拥进越前[在今福井]。越前国司朝仓敏景，与专修寺的僧徒共同防战，把本愿寺的武装信徒打败。当时应真上人的异父兄，劝他进入越前，为先父收复加贺，兼报专修寺之仇；可是当他到达越前九头龙川的边界时，因感到力量不足而归还。当时因为应真上人到越前，门徒以为本寺无住持之人，相谋拥立后土御门天皇的皇子常磐井宫主管本寺。此即真智上人。不久以后，应真上人因进军不利而归还，门徒间就此分成两部分，或拥立应真、或拥立真智，互相争夺继承权，最后真智上人离开而到越前，另外创立专修寺。从此，高田专修寺也分成两个，一个在一身田，从应真上人开始，经过尧惠、尧真、尧秀、尧朝、尧圆等人，一直传到现在；而越前的专修寺，在德川幕府的宽永年间[1624—1644]，因诉讼失败被毁，最后只剩下了一身田地方的一个本山了。关于真智上人及其以后的情况，都不清楚。

真智上人

应真、真智二上人之争

第二十七章　莲如上人灭后的真宗及石山之战和一向起义

亲鸾上人的教化范围虽然主要在东部地方，但后来真佛上人的后继者们从显智上人以来，很多人都在北方地区传教，连本愿寺派的觉如、存觉二位上人也都到越前去传教，觉如上人之孙绰如上人，在越前的井波开创瑞泉寺，此外还有毫摄寺的移建、及“三门徒”寺[专照寺，证诚寺，诚照寺]的鼎立等。接着，莲如上人占居吉崎的坊舍[僧寺]，真慧上人也离开下野而到加越地方去说法，这样一来，北部地方成了真宗势力的永久中心；不过在莲如上人掌握了教团的权势以后，出现了高田专修寺与本愿寺之间的冲突，开始了北部地区扰乱，这是意想不到的。

以北部地方作为真宗势力的中心

专修、本愿两寺的冲突

莲如上人的长子顺如先其父而死，莲如寂后，由五子光兼继承法位，此即实如上人。他的在北方的门徒，结党从加贺拥入能登、越前，但被朝仓敏景和高田专修寺派的门徒所败。由于这次失败，和田（本觉寺）、藤岛（超胜寺）等寺都因而被捣毁。这次纷乱，据说是由于超胜寺的实显等人出于自私之心而发生的。大永五年[1525]二月，实如上人圆寂，其孙证如上人嗣后。他名光教，因年幼根据实如的遗命由实圆、莲惇、莲悟、莲庆、显誓等人辅助。当时正处于足利时代的末年［"战国时期"］，天下纷乱，本愿寺派在京畿地方，也往往卷入武士引起的纷乱。有的武将常常利用并挑动日莲宗与净土真宗各派的冲突。天文元年[1532]八月，六角定赖与日莲宗僧徒袭击了山科的本愿寺，并放火烧毁。证如上人奉着亲鸾祖像逃到大阪的别院。

日莲宗僧徒焚烧山科本愿寺

弘治元年[1555]八月，证如圆寂，光佐继承，此即显如上人。自从莲如上人一度大力扩张教团的势力以后，经过实如、证如两代，本愿寺的势力越益增大，各种法仪法式也逐渐完备，在证如以后，首次有所谓"摄家门迹"［即"准门迹"］义子的事情。显如上人官至权僧正，在永禄二年[1559]，本愿寺得以列位"准门迹"［比"门迹"低一级］，他升到正僧正的官位，其家司下间赖总，担任"法眼"的职位，赖良和赖资担任"法桥"的职位。这是设置"坊官"①职位的开始。第二年，又规定了十寺为"院家"②，其他关于宗徒的等级、法衣的差别等制度，也多在此前后规定出来。永禄十年[1567]，显如让兴正寺的证秀扶养他的第三子显尊，将此寺提到"内阵"的一

显如上人

准门迹

坊官的开始

① 坊官，即"僧寺之官"，指在位列"门迹"的寺内侍奉法主或法王的杂役长官，经管寺内一切寺务，上述"法眼"，"法桥"，就是坊官。

② "院家"：据赤松俊秀等人著《真宗史概说》的叙述，本愿寺派法主把寺院分为三等，即"院家"、"内阵"、"余间"三等级。

胁门迹 级，作为“胁门迹”，朝廷又敕赠证秀以“权僧正”官位。证秀即莲秀之子，莲教（经豪）之孙。

参州一向起义 在此之前的永禄六年[1563]九月，参州发生一向起义。当时德川家康还在参州的冈崎，与织田信长讲和，而与今川氏真相争。德川家康的将领酒井正亲，到处征粮，其使者佐崎进入上宫寺，突然把寺里所藏粟米拿走。寺僧大怒，胜鬘寺、本证寺（以上称真宗在参州的三大寺）以及善秀寺，互相联合，结徒众几千人，各自据守寺院。家康的家臣中信仰念佛宗的几百人也离开家康进入寺内，此外如吉良义昭、荒川赖持、酒井忠尚、松平信次等人，也都据城响应，参州地方十分混乱。德川家康进行征伐，互有胜败。第二年二月，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保证起义党徒的安全，原有领地照旧不动，赦免领导起义的首领，不毁坏寺院和遣散信徒。这样才使此乱平息下去。

当时足利义辉被杀，织田信长拥戴足利义昭进入京都。朝仓义景、浅井长政、武田信玄、毛利元就以及三好氏的余党，都与信长相抗而争夺霸业。显如上人也与这些人勾结，与朝仓义景建立姻亲关系，通过睿山的僧徒联络北方的江州，据守石山坚城，让毛利氏在后面供粮，又与野田和福岛地方的三好氏党徒合作，还与纪州杂贺之族协力，屡次与织田信长的军队作战。元亀元年[1570]九月，织田信长大举进攻石山及野田、福岛。朝仓义景、浅井长政等人乘虚进入京都，想夹攻织田信长。信长大惊，仓皇解围奔向江州坂本，招谕睿山徒众帮助。山徒不应。大概从九月到十二月为止，两方对阵攻战，当时寒风凛冽，兵士疲倦，织田信长力量不支。显如上人又向四方下达教书，命令宗徒断绝织田信长的军路。伊势长岛的真宗僧徒，也蜂起暴动，占领北伊势各地。织田信长的军队处境困难，最后由将军足利义昭奉敕下令，才使双方讲和。

（旁注：显如上人对抗织田信长；长岛的起义）

然而织田信长本来就不想和。他又借故打败江州和越前的军队。天正元年[1573]八月，朝仓义景、浅井长政一块败死，羽柴秀吉镇守江州，让降将桂田长俊据守越前。此后北方更加混乱，真宗徒众又发动起义，杀死桂田长俊等人，拥戴下间筑后为守护。暴动没能平息，僧俗之间的攻伐，几乎没有宁静之日。当时长岛的真宗起义，也十分猖獗，屡次打败织田信长的军队。天正二年[1574]九月，信长亲自征讨，真宗暴动僧徒因城中粮尽而降，信长诈许，埋伏军队把降众皆杀死。第二年八月，织田信长转而平定越前的暴乱。下间筑后的军队被打败，他本人被高田专修寺派门徒杀死。接着在天正四年[1576]四月，信长围困石山，在天王寺列阵，第二年二月，他留下守将而自己率兵攻击杂贺的真宗徒众，铃木孙市投降。此后，织田信长的军队与石山之兵相峙达四年之久，而信长还想攻略中国[日本本州西部]。因为大阪阻其通路，感到困难，于是，他派使者去讲和。显如上人对他怀疑，没有答应。天正八年[1580]正月，信长请示朝廷，奉天皇(正亲町)诏书，让本愿寺与信长讲和。显如上人在同年四月奉诏把城交给信长，自己退到纪州[即纪伊，今和歌山]的鹭森。显如的长子光寿不同意，想留下来，可是因为支持不住，乃于同年八月也离开此地到了纪伊。后来在天正十年[1582]六月，织田信长被部将明智光秀杀死，第二年七月，显如上人转到泉州的贝冢，天正十三年八月，到达摄津的天满。天正十九年正月，他又在京都堀川开辟寺地，于文禄元年[1592]十一月，建成了祖庙。这就是现在的本愿寺。就在这个月中，显如上人圆寂，年五十岁。光寿被立为法主，称教如上人。

北方起义之乱

平定长岛起义

信长征伐杂贺

显如上人与信长讲和

退到纪州

京师六条建成本愿寺

第二十八章　真盛上人的出世和天台宗真盛派的分立

由传教、慈觉二大师所开创的"常行三昧"念佛，不只是在比睿山上由延昌、慈慧、源信等人一直沿续下来，而且也传到了比睿山以外，或是空也的念佛，或是良忍上人的融通念佛宗，或是法然上人的净土宗，亲鸾圣人的真宗，一遍上人的时宗，在这第三期的佛教界，一半以上的宗派实际都是对这"常行三昧"的发展。而在这第三期的末年，由于真盛上人的出世，比睿山上再次兴起念佛法门。这就是天台宗真盛派的分出。

俗姓生地

真盛上人，幼名宝珠丸，于嘉吉三年[1443]生于伊势国壹志郡。俗姓小泉氏，据说是纪贯之的远孙。其父母一向皈依佛教，在真盛诞生的时候，为了求证正觉就准备让他出家。真盛七岁时投入同县光明寺跟盛源学佛，先学习内典、外典，十四岁剃发，改名真盛，十六岁到尾州［在今爱知］游学，并且曾参拜伊势大神宫，日夜祈祷修学成功，又登上睿山拜西塔南上房的住持庆秀为师，时年十九岁。真盛一向天资英迈，再加上有磨练的功夫，钻研十分努力，二十余年时间没有下过一次山。他兼学台、密二教，造诣很深。应仁元年[1467]，他升到阿阇梨僧位，文明七年[1475]被授以传灯大师位，九年担任大乘会①的讲师，后升为权大僧都。然而僧阶的累升，世俗的虚荣，都不能使真盛上人高兴，只是求道之心与日俱增，厌世之志，逐月增长。大概当时僧风的堕落和社会世态的状况，都

出家及修学练行

① 日本的供养五部大乘经（华严经、大集经、大品般若经、法华经、涅槃经）的法会，创于白河天皇的承历三年（1079），由天台宗僧担任讲师，任讲师后才可任僧正等"僧纲"。

是激励着他奋起的原因，所以到文明十五年[1483]，他在黑谷的青龙寺隐居，每日称名念佛六万遍，在其余时间则阅读大藏经。文明十八年，他到山麓坂本，于生源寺设法筵讲演《往生要集》。道俗听说，结伙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当时真盛年四十四岁，这是他弘布教义的开始。不久以后，他依照睿山所属的横川院僧众的请求，与"四至内房"幸献商量，又兴修已颓废的西教寺，修建了佛殿、方丈室、钟楼、僧舍等四十余所，几个月改变了面貌，把它作为"戒、称[称名念佛]二门弘通的根本道场"。因此，真盛上人是西教寺中兴的第一代祖。他自此以后，开始到近江、伊势、越前、加贺等地方去传教，谆谆地宣讲圆戒和称名念佛这两门。僧俗、老幼、男女，成群结队地来皈依他，他的名声远远地传到天皇那里，于是，后土御门天皇[1464—1500]召请他，从他受圆戒，并亲笔写了"真盛上人"四个大字，东宫(后柏原天皇)还从他受"十念"①，并亲笔书写天皇对他的赞辞赠给他。将军足利义政，也请他授戒，其他士大夫皈依的也很多。然而在明应四年[1495]二月，他在加贺的西莲寺中讲法，突然发病，以"寡欲清净、当勤念佛"八字作为遗训，端坐合掌，称名念佛不乱，溘然而寂，生年五十三岁。据说他有弟子五百人。有名者是盛全、盛算、盛品、盛祐、真庆、真生、真遍等人。盛全继承其师位，是西教寺的第二代祖。永正三年[1506]，后柏原天皇赐真盛以"圆戒国师"的谥号，明治六年[1873]又敕赐"慈摄大师"的谥号。

上人布教的开始

兴修西教寺

作为戒称二门弘通的道场

接受显贵的皈依

入寂

国师号及大师号

真盛上人虽然从事化教仅十年，然而由于其德行很高，很快门下成群，自成一派。在当时只称做"西教派门徒"，然而到了第二代祖盛全的时候，此派就称为"天台宗真盛派"。大概之所以把真盛

公开称派

① "十念"：以称名念佛十遍来作为对信徒的传授，此即为"十念"，这是净土宗所遵奉的。

的流派称为"天台宗真盛派",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国的念佛教派,都采取了传教、慈觉的教系,良忍、法然都脱离了天台宗的系统,去传布念佛法门,唯独真盛上人却不脱离天台宗的系统,去弘布念佛法门。这是步源信僧都的前辙。真盛上人因为固守天台宗的宗规,一方面要弘通圆戒,普及教义,同时在另一方面又劝奖念佛,以戒、称二门作为他传教的中心内容,而他的根据,就是源信僧都的《往生要集》。《往生要集》所说的"大菩提心,护三业,深信至诚、常念佛、随愿决定生极乐"的话,正是真盛上人布教的根据。既然说要"护三业",那就要坚守戒律;说要"常念佛",那就应励行称名念佛;如果既守戒律又称名念佛的话,那么一定可以往生净土。所以他在自己的像上记下如下的赞语:"所期者,一得永不失之戒,所凭者,弥陀兆载劫之愿",他在临终时的遗训是:"寡欲清净(戒),当勤念佛(称名)。"由此可见其化教内容的一斑。可以说,真盛上人是不满于当时僧侣的腐败,而以戒、称二门来影响社会的人。

上人布教的根据

第二十九章 净土宗白旗派和名越派的繁荣

净土宗的白旗派和名越派,在东部地区特别流行,从上总、下总二州[在今千叶、茨城一带]直到武藏、相模、常陆[今茨城一带]三州,而名越派在奥州[今东北陆奥地区]地方最为流行。名越派由尊观再传妙观,妙观之下是圣观与十声二人。圣观是磐城樽叶的成德寺之祖,十声则是同地的专称寺的第一代祖。圣观的弟子理本良荣,在下野开创大泽山圆通寺,宣传所继承的教义。他的后继子孙称为"大泽派"。良荣的门徒有良尧、良德、良顿。良尧、良德相继住圆通寺;良顿、十声相继住专称寺。良顿四传而到良大仰观。

奥州专称寺

大泽圆通寺

大泽派

到这个时候，朝廷才赐给专称寺以“奥州本山”的称号。良大被称为“专称寺的中兴祖”。良大之下是良潜。良潜之下有良拾、良郑。良拾以后，专称寺代代相继，在良郑之后，是京都法林寺良定。此即“袋中上人”。

白旗这一派，在寂慧之下有定慧、莲胜二人。定慧号良誉，这是本宗有“誉号”的起源。他在武州[即武藏]箕田开创胜愿寺，是光明寺第三代祖。他的下面有良顺、了专、智演。良顺、了专都住光明寺，了专的门下出了良吽。智演即澄圆菩萨，是泉州[即和泉，在今大阪]大鸟人。他在文保元年[1317]到元朝去，在那里住了五年，学习慧远的净土教以及佛心宗，归国以后创立“旭莲社”作为般舟①道场。这是以“莲社”当作寺名的开始。他是后村上天皇[1339—1368]的戒师，受赐紫衣和“大菩萨”的称号。世上称他是“莲宗的中兴者”。从良吽经过庆顺是观誉祐崇。观誉号“长莲社”。后土御门天皇之时，请他首次在宫中举办十夜法会，并以此作为本宗永久的法式，又请他从真如堂移住镰仓光明寺，还下旨赐光明寺紫衣，而且敕命光明寺作为“关东的总本山”。经过智聪、禅芳、范誉，是幡随上人。

誉号的起源

澄圆菩萨

莲社的开端

十夜法会

关东总本山

永庆莲胜，与定慧都出于寂慧[“白旗”]之下，他的弟子成阿了实，在常陆瓜连开创常福寺。“西莲社”了誉圣冏禅师，是常陆慈郡人，俗姓白吉氏，其父义光是下岩濑城的城主。他五岁时，父亲战死，八岁出家，随了实、莲胜、定慧等人学佛法，通达显、密、禅、戒各宗，兼学和[日]、汉。至德三年[1384]住常福寺，应永二十二年[1414]应弟子酉誉之请移住武藏的小石川，后来把传通院建筑在旁

了誉上人

传通院

① “般舟”，即“般舟三昧”。“般舟”是梵语，译作“常行道”或“佛立”。“般舟三昧”即正文中讲的“常行三昧”，即以七天或九十天为期，专心念佛，所谓“步步声声念念唯在阿弥陀佛”。

边。明德四年[1393]十二月，了誉创立五重宗脉①传授西誉。这是所谓"五重相传"的起源。了誉于应永二十七年[1420]九月圆寂，年八十岁。他著有《二藏颂义》、《糅钞》、《直牒》、《净土传戒论》等。

五重相传的起源

西誉上人

他的弟子是西誉圣聪上人，号"大莲社"，俗姓千叶氏，是下总千叶人，父亲名氏胤。他九岁入密教出家，二十岁改随了誉学净土宗。

增上寺

他后来在武藏的贝冢开创增上寺作为传教之地。他著有《见闻》、净土三经的《要注记》、《当麻曼荼罗钞》、《大原见闻》等多种著作。永享十二年②[1440]七月，以七十五岁圆寂。从圣光、良忠，到寂慧、定慧、莲胜、了实、圣冏[了誉]、圣聪[西誉]，被称为"镇西派的八祖"。西誉上人的门下，出了良肇(饭沼弘经寺之祖)、存冏(三河信光明寺之祖)、了晓、庆竺、酉仰等高足弟子。了晓的门下有周誉、势誉(三河大树寺之祖)、曜誉等人。周誉、势誉都住在大谷，曜誉的三传弟子是尧誉、道誉。尧誉的弟子贞安，在天正七年[1579]根据织田信长之命与日莲宗徒辩论宗义，竟使日莲宗徒哑口无言。这就是所谓"安土问答"③。"摩莲社"道誉，字贞杷，俗姓大谷氏，是缘山增上寺的第九代祖④。他在下总的生实开创大严寺，门下如林。所谓道誉派就是由此而起的。他的弟子中虎角最闻名。大誉庆竺住知恩院、百万遍寺等地，得到后花园天皇的皈依，曾称他是"净土宗第一"，首赐香衣，此事流传于京畿地方，称他是"净土宗的中兴者"。酉仰继西誉上人担任增上寺的第二代祖，他的门徒有城誉、音誉。城誉是宇治的平等院净土宗之祖。音誉以后，历代都住

镇西派的八祖

安土问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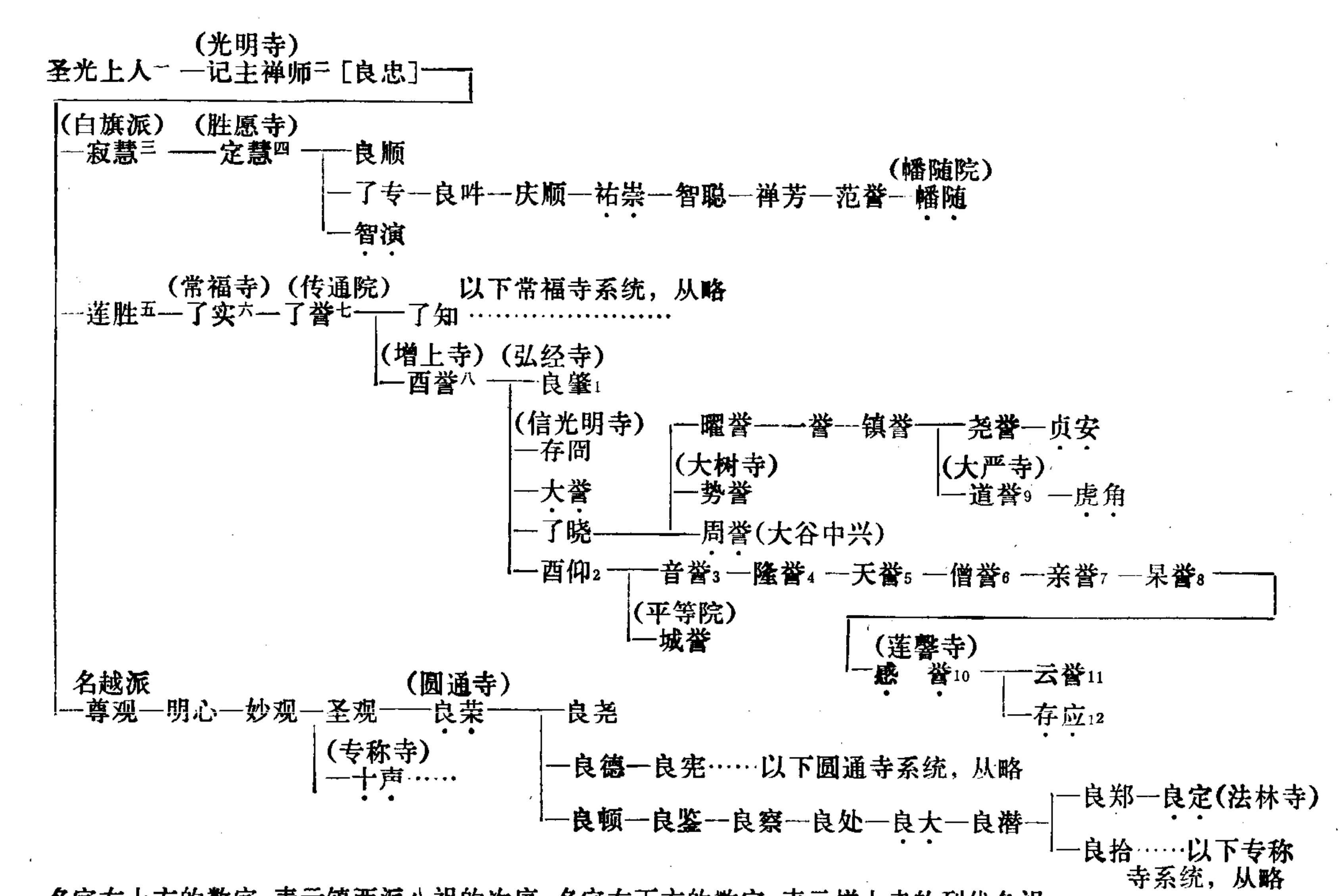
道誉上人

① "五重宗脉"，也叫"五重血脉"，"五重相传"，是净土宗内秘密相传的法规。所谓五重是：第一重，随自意门相传；第二重，授手印相传；第三重，领解钞相传；第四重，决答相传；第五重，十念相传。

② 原书作"永亨十二年"，疑误，当作"永享十二年"。

③ "安土"是"安土时代"，这是织田信长统治的时代，从公元1573--1582年。

④ 原作缘山的第八代祖，但据下表，增上寺八代祖当是呆誉，九代祖是道誉。



名字右上方的数字，表示镇西派八祖的次序；名字右下方的数字，表示增上寺的列代各祖。

感誉上人

增上寺，五传而到了杲誉，他的门下出了感誉存贞。感誉号称“镇莲社愿故”，是相模小田原人，担任增上寺的第十代祖，后来在武藏的川越开创莲馨寺，大力劝奖学徒，成为“感誉派”之祖。存应国师就出自他的门下。

第三十章 皇室、贵族的皈依和营建诸寺（三）

天皇及皇后、皇子的皈佛

在平安朝以后，皇室、贵族出家的愈益增多，在后白河天皇之后，后鸟羽（法名良然）、石嵯峨（素觉）、后深草（素实）、龟山（金刚眼）诸位天皇，都落饰出家，其皇子也相继穿上法衣。其中土御门天皇的皇子尊助法亲王、龟山天皇的皇子慈道法亲王，前后进入青莲院，以高德闻名。后来的后宇多天皇，深通真言宗的奥义，延应[1239]之初，曾行幸东寺灌顶院，从当时的长者禅助大僧正受两部的灌顶，起法名为金刚性。此后行幸大觉寺，修行真言宗的法事，亲自担任大阿阇梨，举行授法和灌顶仪式。其皇后游义门院，也深深地皈依真言宗，在天皇驾崩以后，从慈道法亲王受戒。此后，伏见（素融）、后伏见（理光）、花园（遍行）诸天皇，也都皈依空门；花园天皇皈依临济宗的关山国师，施舍花园离宫作禅寺。在南北朝的时候，后醍醐、长庆（觉理）、后龟山（金刚心）诸天皇以及北朝的光严（光智）、光明（真常惠）、崇光（胜圆心）、后光严（光融）、后圆融（光净）等诸天皇都深深归心佛教。后醍醐天皇的皇子尊云法亲王（护良亲王）、尊澄法亲王（宗良亲王）二人，后来脱去法衣而从事于兵戎之业。后光严天皇的皇子亮仁法亲王以下十三人，皆出家，后小松（素行智）、称光（大宝寿）、后花园（圆满智）、后土御门（正等观）诸天皇，都崇尚佛教，从当时的高僧受戒，他们的皇子出家的也

很多。因为历代皇室有这样多的人皈依佛教，公卿将相也盛行此风，或出家，或剃发称“入道”，藤原道家[曾任摄政关白]、平重盛[曾任内大臣]、源赖朝等人，都皈依佛教。源赖朝自幼祈念观世音，以后即在作战布阵之际，也不怠于礼拜祈祷。当时武士而出家者，以熊谷直实(莲生)、佐藤宪清(西行)、葛木五郎(愿性)等人最有名。北条氏一家都归向禅宗，北条泰时、时赖、时宗，崇佛之念很深。南北朝的时候，楠木正成也寄志于禅宗，据说在明极禅师的门下得传心印。足利氏一族也深深地皈依禅宗，象足利义政那样高傲的人，据说还为灵见禅师脱鞋。

公卿武士的皈佛

平安朝末年，清水寺、园城寺、兴福寺、东大寺等大寺，很多都遭受战火之灾，其中东大寺，因为在治承四年[1180]南都之僧响应以仁王[后白河天皇的第二子高仓宫]的起兵，遭到平重衡[太政大臣平清盛之子]的焚毁。镰仓幕府初年，源赖朝很注意兴修寺堂，法然上人的弟子“俊乘坊”重源，主持东大寺的再建工作，驾着独轮车到各国巡回化募，宋人陈和卿应招而来，担当熔铸工作，几年之后此工程完成，在文治元年[1185]请法然上人来举行盛大的开光供养法会。东寺、神护寺虽然有幸免于战火，但也十分荒废，神护寺的文觉上人请源赖朝予以修缮，才使恢复旧观。其他如泉涌寺、广隆寺以及信浓的善光寺等，都是由朝廷和幕府予以修建，使它们规模复旧，这方面的例子是不必一一列举的。

南都的诸寺

东大寺的再建

东寺、神护寺的修缮

在临济宗、曹洞宗、净土宗等新宗派兴起的时候，这些宗派的寺院也相继在京都以及镰仓附近的地方建立起来，特别是临济宗，自荣西禅师以来被朝廷、幕府所推行和皈依，建有很多宏伟的寺院，而曹洞宗、净土诸宗和日莲宗等，主要在地方上传布，它们的寺院实际上是为传教准备的，与平安朝各大寺的建立是稍有不同的。这些寺院中最有名的是所谓“五山十刹”。最初规定五山十

诸宗的寺院

五山十刹

刹，是在正平二十三年（北朝应安元年）[1368]，把天龙、相国、建仁、东福、万寿五寺，定作“京都五山”；把建长、圆觉、寿福、净智、净妙五寺，定作“镰仓的五山”；又把等持、临川、真如、安国、宝幢、普门、广觉、妙光、大德、龙翔等寺，定为“京都十刹”；把禅兴、瑞泉、东胜、万寿、大庆、兴圣、东渐、善福、法泉、长乐这十寺定为“镰仓十刹”；统称之为“东、西的五山十刹”。然而它们的位次，从足利氏到德川氏为止，不仅五山十刹多少有些变动，而且有的从“十刹”位置升为五山，或有的从“五山”降为十刹，或者除去甲刹而加上乙寺，等等。南禅寺是龟山天皇的故址，在至德三年[1386]义堂和尚住此寺时，仿效中国（明朝）大天界禅寺之例，把此寺升到五山之上。所谓“五山十刹”，是仿效中国（宋朝）官寺之例制定的。此外，净土宗的知恩院、知恩寺、清净华院、粟生光明寺，以及增上寺，真言宗的大传法院，临济宗的妙心寺、永源寺、慧林寺，曹洞宗的兴圣寺、永平寺、总持寺、大乘寺，真宗的本愿寺、专修寺，日莲宗的久远寺、本门寺、妙显寺、本国寺以及妙满寺，时宗的清净光寺等，这些重要的大寺，全是在这个期间建成的，其他地方的名寺不胜枚举。除足利尊于各地设置的安国寺外，足利义满的建筑鹿苑院（金阁寺）和足利义政的修建慈照院（银阁寺），也是很著名的。

安国寺

足利幕府中叶以后，各地战乱不止，诸大寺也往往遭受其祸，京都的五山十刹，也难免罹受其灾。到织田信长的时候，东大寺、延历寺、本愿寺、根来寺、慧林寺都遭到惨祸，直到丰臣秀吉堀起后，才大力兴修诸大寺，同时有木食应其上人帮助他，在天正十四年[1586]建立了方广寺的丈六塑像大佛，应其是这个工程的主持人。庆长元年[1596]七月，因为发生地震，方广寺佛殿毁坏。丰臣秀吉死后，由秀赖继其志，在庆长七年再次兴建方广寺佛殿，制造铜像，于庆长十五年六月竣工。

丰臣秀吉兴佛

第四期　诸宗持续时代

[1603—1867 年]

第一章　德川氏的寺家制度和崇传长老

京都的公家佛教与江户的武家佛教

江户幕府创立以后,由于德川氏对公家[朝廷]、寺家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在京都佛教诸宗的大寺,虽然拥有美名和高位,但大多数已陷于衰颓的可悲境域,而与此同时,以江户为中心,在武家[幕府]政治之下成立的新佛教,却在关东地方迅速发展起来。德川氏的施政方针,在明上下秩序并严其区域,防止互相侵犯,给公家以空名,而自己掌握实权,以此作子孙百年之计。从而,在佛教方面也逐渐对寺院的等级、位阶的高下、以至于法衣法服,都制定出法制,使京都的佛教也和朝廷一样,仅仅拥有空名,而其实权常为江户佛教所拥有。天台宗的东睿山,净土宗的增上寺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其他各宗宗门的事,都在"触头"的管辖之内,而本寺、本山的实力,大都十分微弱。

崇传、天海之策

天海僧正

江户佛教是怎样兴起的呢?开始,为了把京都的朝廷佛教转到关东置于武家势力之下,后来是想让江户的武家佛教对京都朝廷势力起牵制作用,于是,江户佛教得以兴起。对此帮助最大的,是禅宗的崇传和天台宗的天海二人。关于天海僧正参与政治的事迹,现在虽然不得其详,但知他很早就在常[常陆]、野[指上野、下野]一带受到德川家康的眷遇,曾任睿山的"探题"职位,庆长十三年[1608]

受命入骏府［在今静冈］。此年，崇传也到骏府。此年八月初，天海订出比睿山法度，庆长十七年，修建武藏的喜多院，作关东天台宗的中心。这是与睿山同格的本山，是上野[①]和日光山两大寺的起源。日光山是天海僧正受德川家康的遗命建立起来的，后来以守澄法亲王为法嗣，做日光山座主，据说是为了德川氏的利益而这样谋划的。大抵在德川幕府的时期最亲近幕府的是净土宗、天台宗、禅宗三派。净土宗早就是德川氏历代的"菩提所"[②]，天台宗自从天海以来是其"祈愿所"[③]。而崇传长老出于禅宗，在德川氏创业之际，他与力颇大，直到创立"寺社奉行"之前，他利用诸宗僧录司，负责寺社的一切政治事务，并兼管外交文书和参与各种策划，为牵制朝廷尽了很大力量。

崇传

崇传是一色昭具之孙，纪伊守秀胜之子，自小出家，属于临济宗，是南禅寺的长老。庆长十三年［1608］，他到骏府谒见德川家康，受命主管各寺，与"京都所司代"[④]板仓胜重一起处理诸事。庆长十五年，他受命在骏府建立金地院，后来在京都南禅寺也建立金地院。这大概有监视朝廷的意思。包括公家法度在内的各种宫廷和公卿的文书，很多都出于崇传长老之手。其他如比睿山法度（庆长十三年）、关东古义派真言宗法度（庆长十四年）、高野山法度、曹洞宗法度（庆长十七年）、兴福寺法度（同上）、七大寺法度（同上）、关东天台宗法度（庆长十八年）、智积院法度（同上）、关东新义派真言宗法度（同上）、五山十刹诸山法度（元和元年［1615］）、净土宗法度（同上）、净土宗西山派法度（同上）、真言宗法度，此外的永平寺、知恩院、增上寺等法度，无一不是出自崇传

主管各寺

掌管外文文书

骏府及京都的金地院

公家、武家及诸寺的诸法度

① 上野的寺院叫宽永寺，后来"东睿山"之号从喜多院迁移至此。

② 菩提所，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也称为"香花院"，"香华所"，"香华寺"。

③ 祈愿所，原是据朝廷敕令建立的为皇室的福德祈祷的寺院，后来幕府也建有这种寺院。

④ 德川幕府时的重要的地方官，其任务是守卫与监视朝廷和西国诸大名。

长老之手，象武家法度的草案据说也是由他执笔。在大阪两军对阵之际，崇传常常侍奉德川家康，来往于两方之间。在元和元年[1615]，仿效足利氏的旧制，他被任命为诸寺的僧录职位，在元和二年德川家康去世的时候，他与本多正纯[家康的谋臣]一块被召床边伺候，据说接受了秘密的遗言。元和五年[1619]，他在江户受赐土地，在增上寺傍建立金地院，宽永三年[1626]，敕赐他"圆照本光国师"封号。崇传于宽永十年一月，寿六十五岁而寂。最岳元良(正宗大兴国师)继承他住金地院，宽永十二年[1635]五月继崇传长老任僧录职务；同年十一月，堀市正(利重)首任"寺社奉行"。此后关于寺社的事务，全由"寺社奉行"决定。

僧录职位　江户　金地院　国师号入寂　初置寺社奉行

德川氏在攻占了大阪，即所谓"元和偃武"① 以后，一方面谋划控制诸侯的方法，而另一方面又要控制公家和寺家，趁人心厌乱思治的时机，大兴文教，发出文武两个法令②，特别是对于公家、寺家，让他们专心注意文教。这样做的结果，到了元禄[1688—1703]、享保[1716—1736]之时，佛教界的学者名师四方辈出。因此德川时代二百六十余年间的佛教，以将军德川纲吉这一代作为顶点，可由此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文教兴隆　德川时代佛教隆盛的顶点

在德川幕府的初期，首先制定了公家佛教的制度，明确了"门迹"、"院家"以下的等级；门迹有"宫门迹"、"摄家门迹"和"准门迹"的区别；禁止滥授僧位僧官，规定执奏各宗僧官升进的廷臣，严格晋级的法规；对一山一寺都颁发法度使他们遵守，本山和本寺统摄所属的寺僧，对僧侣奖励其所学所修。临济宗五山派由金地院管辖。净土宗由增上寺统辖关东诸寺。天台宗由日光山门主统摄全

门迹、院家制度及诸宗统一的法令

---

① 1615年(元和元年)，德川家康消灭了据守在大阪拥护丰臣氏的势力，统一了日本，史称"元和偃武"。

② 1615年，德川幕府发布《武家法度(13条)》、《禁中及公家法度(17条)》。

宗。曹洞宗有“关三寺”与“府内三寺”之别。真宗的东西两派各有“轮番”，真言宗的学侣、行人、圣方等，则有“在番”①，其他直至普化宗、修验道，都有“触头”住在江户，把幕府的政令下达到其所统摄的寺院僧侣。这些制度和法令，大概在庆长以后的元和、宽永年间逐渐制成，元禄年间前后，体制已经完备，此后施行的法令，都以前例为准。

触头

前例

因此在德川幕府时期，小至一寺一山，大到一派一宗，其所遵循的法规、修行的阶段、僧阶的晋级、法衣的等差，都有一定的规则，十分整齐，而其所据，都是古例、古程式。此外，佛教被作为镇压天主教的手段，以致掌管“宗门户口簿”，佛法已成为死法，僧侣逐渐耽于安逸。在元禄年间前后，诸宗陆续产生了一些非凡的高僧，与此同时，隆盛一到顶点反而显出腐败朕兆。德川幕府于享保七年［1722］命令佛教诸宗，警戒在宗旨和作法上面有不适宜的地方，而且制定了条目，让“触头”下达到各寺；此后在天明八年［1788］，又由“寺社奉行”严诫僧侣不守清规，违犯戒律；接着在宽政十一年［1799］又发布整饬寺院法令；文政十二年［1829］，第四次制定监督诸寺诸僧的不守法的规则。可是都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直到明治维新。

佛教的腐败及幕府的整饬

第二章 禁止天主教和改变宗门

如前几章所述，从足利幕府［“室町幕府”］末期，中经织田、丰臣二氏的时代，在政治上混乱的同时，在宗教上也是极端混乱的。天主教的传入，也恰在这个时候。据说天主教在天文十八年［1549］

天主教传来的开端

① “轮番”、“在番”与下面讲的“触头”是同样的职务的不同叫法，此外，临济宗与曹洞宗称此职为“僧录”，净土宗称之为“役者”。

开始传入日本，是由搭乘葡萄牙贸易船的传教师传来的。以后随着与葡萄牙贸易事业的发展，天主教也日渐传到内地，当时日本已有人翻译经书。永禄七年［1564］，葡萄牙的传教师在肥前［今佐贺］的平户建立天主堂，称为“天门寺”。这是日本有天主教教堂的开始。此后信仰天主教的人日益增多，大友宗麟、大村纯忠、有马义纯等人都是一方的领主，也深深皈依此教，甚至从传教师受洗礼，因此在他们领地内的人皆望风归信。织田信长听说此教盛行以后，特别在安土［在今滋贺县内］召见天主教传教师，应他们的请求，授予京都四条的土地；他们后在此处建成天主教堂，称之为“永禄寺”。后来被改为“南蛮寺”的，就是这个教堂。于是，天主教更加扩张其势力，从近畿一直蔓延到北陆①、东山②等地。可是织田信长在以后对传教师们的行为发生怀疑，想加以制止，但还没有来得及行动就遭遇到本能寺之变而死。到了丰臣秀吉的时候，传教师在各地大建教堂，致力怜恤贫穷，救济残废，宣传“天帝如来”的功德，因此人民感激他们的恩义，信服其灵验，纷纷信仰此教，同时还竞相帮助传教师的活动。这样到了天正十五年［1587］，丰臣秀吉担心天主教的流弊，准备予以消灭，突然下令驱逐在各地的传教师。这是日本禁止天主教的开始。尽管如此，但天主教在人民中间扎下的根子已经巩固，即使以丰臣秀吉的威势，也不能轻易地消灭干净。而且从文禄［1592—1596］初年以来国事繁剧，终于没能够实现他的志愿。到了德川家康的时候，更严令禁止天主教，到江户幕府成立后的庆长十六年［1611］八月，他断然继承丰臣秀吉的遗志，坚

日本有天主教堂的开端

南蛮寺的建立

禁止天主教的开始

幕府禁止天主教

① 北陆，日本古八道之一，从京畿北到东北沿日本海的地方，包括现新泻、富山、石川、福井等地。

② 东山，古八道之一，处北陆、东海两道之间，包括现青森、岩手、宫城、福岛、秋田、岐阜、枥木、群马等地。

决禁止天主教，接着把肥前岛原的领主有马晴信等人关起来，对天主教徒判处罪刑。丰后、肥前诸国，是天主教集中的地区，据说象有马晴信的领地那样，从士族到农、工等民，上下都崇信天主教。因此，德川家康特别派佛教僧侣去从事教化事业，然而这是徒劳的；他们反而迫害佛教僧侣，更加显示了他们的势力。幕府因此设置了严峻的刑律把他们逮捕，但想不到磔杀那样的刑法竟是天主教徒所乐受的，即使施行所谓"落谷"、"蓑跃"等惨酷的刑律，其结果却反而更加激励教徒的骚扰，甚至在宽永十四年[1637]发生了"岛原之乱"①。幕府因此更加强警戒，尽力消灭天主教徒，实行了所谓"改变宗门"的制度。改宗的制度是从庆长十六年[1611]后逐渐实行的，幕府内部设置改宗的官员（最初叫"切支丹奉行"②），由"大目附"③、"作事奉行"④两职兼之。不久之后，命令各地诸侯设置同样的改宗官职，专门处置改宗之事，严加搜索各地的天主教徒，千方百计想加剿绝。"改宗"的手段虽然各地不尽一样，但"属托金"⑤、"踏绘"⑥、"起请文"⑦、"寺请证文"⑧等，都是各地盛行的。

落谷、蓑跃之刑

岛原之乱

改宗的制度

改宗的官员

改宗的方法

---

① "岛原之乱"，1637年秋发生于岛原半岛的天主教徒暴动，天草岛的天主教徒也起而响应，在1638年二月被幕府镇压下去。教徒中多是农民，这次暴动具有农民起义反抗幕府暴政的性质。

② "切支丹"，是葡文 Christão，原叫"吉利支丹"，是江户时期传入日本的天主教（或其信徒），因"吉利"中的"吉"字犯将军德川纲吉的讳而改称"切支丹"。切支丹奉行是专职禁止天主教的职务。奉行，幕府中任专门政务的官职。

③ "大目附"：幕府中位于老中之下掌管监察大名、老中之下的诸官吏并传布法令之官。

④ "作事奉行"：幕府下担当营建工程的官职。

⑤ "属托金"：即告发天主教徒的赏金。

⑥ "踏绘"：幕府为了逼天主教徒改宗，强迫他们在刊有基督像的铜板或木板上用脚踏，试验他们是否真正脱离天主教。

⑦ "起请文"：让人们在日本的神、佛像面前立誓自己不是天主教徒。

⑧ "寺请证文"：由寺院发给的证明文书，上面记着所属的宗派和寺院，证明不是天主教徒。

被用这些手段逮捕和判处罪刑的，连续不断。直到明历[1655—1658]、万治[1658—1661]之交，还在某一领主的管治区域内逮捕了六百余名教徒。不仅如此，幕府为了消灭天主教势力而煞费苦心，又扩展了"寺请证文"的制度，建立"宗门户口簿"，即所有士农工商不管是否有天主教徒的嫌疑，都要把身份、名字、年龄等项登录入册，并把这个证明的权利交给佛教的僧侣。这样一来，此后所谓改变宗门户口的权利，全都归于僧侣之手，连人们的婚姻、生死、旅行等事，也要在所属的寺院受到检察和证实。这样，天主教徒几乎没有潜存的余地，最后各地都见不到天主教徒的踪迹了。由此，便形成了所谓"寺[寺院]檀[檀越，施主，即信徒]关系"。不少的僧侣肆意地滥用改变宗门户口的权利，营私舞弊，给人民带来痛苦。其流弊，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以前。

宗门户口簿

改变宗门户口的权利

灭绝天主教徒

寺檀的关系

第三章　天台宗的状况和天海大僧正

天台宗在施药院的全宗、观音寺的诠舜及他们以下的豪盛、祐能、亮信等人的协力合作之下，把止观院、戒坛院以及慧心院等山上的诸寺重新建成，此后，敕会、法式也逐渐地恢复了旧观，然而一山的衰微，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自此以后的法亲王仅仅占据座主职务的空位，再加上德川氏执行抑制公家佛教的政策，因而不仅终究也不能恢复旧时的境况，而且天海僧正又开创了日光山，把天台宗的势力迁到关东，到了公海僧正辞去东睿山住持而由守澄法亲王担任日光山座主以后，把三山[日光山、东睿山、睿山]作为具有同样资格的本山，由日光山座主独自管领这三山，以此统摄天台宗全宗。

睿山的衰颓及天台宗势力的东迁

俗姓生地

天海大僧正俗姓三浦，是芦名氏的支族，生于奥州[陆奥]的会津高田(有人说他是将军足利义澄的遗子)，十一岁出家，初名随风，后来改为天海，年十四登睿山入神藏寺实全的门下，深究檀那一派的奥义，又游学三井寺和南都诸寺，永禄元年[1558]回到故乡。

修学受传檀那派

元龟二年[1571]，睿山遭到织田信长兵火之灾，山上僧众在英俊、亮信、豪盛等人的率领下到了甲斐[今山梨]，投到武田信玄[割据大名]门下。武田信玄大喜，招请关东的学徒盛开讲席。天海被推为讲师，他辞气勇壮，义旨深玄，由此名高一时。豪盛对他深为器重，把慧心嫡派的深旨全部授给他。

受传慧心派

天正五年[1577]，天海离开甲斐回到会津，途中于上野的长乐寺受叶上派的灌顶，据说曾参学临济宗之禅。

受叶上派灌顶

天正十八年[1590]，当丰臣秀吉围攻小田原城的时候，会津之主芦名盛重与伊达政宗作战不利，天海便离开会津到小田原的战阵去随从丰臣秀吉，受赐常陆河内郡的信太庄。这块封土内有“不动院”古寺，芦名盛重兴修以迎接天海僧正。

常陆的不动院

庆长四年[1599]，天海又主持仙波的喜多院，不久住下野的宗光寺，学徒从四方云集而来。

喜多院和宗光寺

此年，天海受三昧派的灌顶。

受三昧派的灌顶

庆长十二年，前将军德川家康听说天海僧正之名，召请他做睿山的“探题执行”。僧正乃移住东塔的南光坊，十一月，他从梨本最胤法亲王受法曼派的传法灌顶，

受法曼派灌顶

庆长十三年[1608]，他受德川家康之命到骏府。次年，睿山的僧众举行惯例的大会，推天海僧正做探题。天海到达京都，在十二月被上皇(后阳成)召进宫中问法，被授以权僧正的职位。庆长十五年，敕授“新题者”，称“久运法印讲师”。大会结束以后，天海又回到骏府，庆长十六年受命传授血脉[“印信”]给德川家康，受赏转为正官。当时上皇把亲笔写了“毗沙门堂”的门室赐给天海僧正。

赐毗沙门堂的门室

庆长十七年，德川家康命他兴修喜多院。第二年，他根据家康之命管领日光山，这大概是家康豫先准备的送终之地。元和元年[1615]，天海又向上皇

传授血脉，上皇赐之以衣帽等物，不久又赐之以高阁。太皇太后(平和门院)也赐以一座琼殿,后把此殿建在睿山的东麓,成为亲王门室,被称为“滋贺院”。元和二年，前将军家康去世，根据遗命葬于久能山。天海担任殡葬仪式的导师。七月,天海入京,为家康请神号,他被命为大僧正。第二年四月八日家康被改葬到日光山,天海僧正总管法事,仪式盛大,引人注目。元和三年,上皇生病,单独召请天海入卧室问法,八月,上皇驾崩,天海担任追荐中阴冥福法事的导师。元和四年，将军德川秀忠与天海僧正谋划营造红叶山庙宇。元和五年,在上皇的三圣忌日的时候,天海担任日中法会的导师,天皇曾亲自参加法事。宽永二年[1625]，德川秀忠选择江户城东北某处的灵地,建宽永寺以赠天海僧正。从此以后，日光山、东睿山[宽永寺]取得与睿山同格的地位。元和三年十二月,天海在东睿山本院受穴太派的灌顶，此后的东睿山成为兼学各派密法的地方。宽永九年[1632]正月,德川秀忠去世,德川家光继位,对天海僧正更加崇敬。在此之前的庆长年间，世良田的长乐寺没有主持人。德川家康让天海管领此寺。到这个时候，天海僧正据德川家光之命让晃海主持此寺,并新建东照神祠。宽永二十年[1643]七月,天海病寝,十月一日寂然而逝,据说寿至一百三十余岁。公海、盛宪、晃海、豪俔、胤海、幸海、尧海、宽海、长海等人都是他的上足弟子。庆安元年[1648]四月,敕赐天海以“慈眼大师”的谥号。天海僧正灭后,公海嗣其后。承应三年[1654],公海僧正辞位,由守澄法亲王继承,统率天台一宗。据说按天海僧正的意思,在宽永十六年[1639]迎接守澄法亲王之时已作这种约定。此后直到明治维新为止,轮王寺[1]门迹共达十六代。

滋贺院

受穴太派的灌顶

入寂

大师号

---

① 守澄法亲王原为皇子,宽永十六年被迎为天海的法嗣,明历元年[1655年]被任为天台宗座主,朝廷赠以“轮王寺”之号，此后宽永寺改为轮王寺。因为此寺为“亲王”出家之地,所以取得“门迹”地位。

当时天台宗的制度，三山不全一样。虽然特别存在显、密、律宗的差别，但在僧侣的晋级方面，都规定在成为“交众”以后才可以入论席，经过“问者讲师”的阶段，得到房号，由日光山座主任命才可掌管一寺。如果是属于三塔修行的成绩显著者，可特别地被选为“望拟讲”、“拟讲”、“已讲”、“新题者”等。这些统称之为“出世役”，从“新题者”据敕可进至权僧正，最后至正僧正、大僧正。相对于“出世役”，在睿山又另外有所谓“世间役”。日光山、东睿山大概与此一样，在这两山和睿山的三塔，另外各有学头，可官至大僧正。

关东十个檀林

在东睿山还设有学寮[学校]，培养学徒，另外还有关东的十个檀林[1]。其修学次序是：开始是入东睿山学寮，经过几年的修学以后，逐渐被选拔为前座（十人）、十老（十人）、隅寮（一人）、伴头（三人），从伴头进住伴头寺，再转入檀林，取得檀林的学历，最后进入僧正寺。

第四章　日光、东睿两山的建立和浅草寺

德川时代，最呈盛观并位于诸寺诸山之上的是日光山和东睿山，正象奈良时代的南都七大寺、平安时代的比睿山和高野山、室町时代京都的五山十刹一样。

胜道上人开创日光山

日光山在下野国，是由胜道上人开创的。胜道上人是下野人，曾立志开辟登山之路，从神护景云元年[767]到延历初年为止的

---

① 檀林，也叫做“谈林”、“学林”、“学场”，是设有学习、研究佛教场所的寺院。德川幕府时期，天台宗有“关东十檀林”，净土宗有“关东十八檀林”，日莲宗一致派有十二檀林，劣胜派有七檀林，新义真言宗有“田舍檀林”，真宗有“学黌”等。

二十年间，曾三次登山，逐渐实现了他的愿望，到达山顶，足迹遍及全部人迹未到的山峰溪谷，他在景胜之处、神灵之地，都建立了佛殿和神社。后来弘法大师登山帮助他，接着，慈觉大师也登山，增筑了一些佛寺。以天台宗作为当山教派，大概是在这以后的事。胜道上人去世，由其十名弟子中的上足教旻继承；他被敕封为日光山座主。教旻以后，经过三十五代座主，十五代权别当，共四十七代，才使日光山的面目一新。从足利氏末年到织田、丰臣二氏时，举国连年战火不断，神社佛阁也多少遇灾，日光山亦不免其祸。此外，中古以来修验道广为流行，日光山内也受到其影响，真正的佛教遭到行将绝灭的悲运。一直到德川家康任命天海僧正担任日光山的别当，才一扫山内的积弊。因此他被称为“日光山的中兴之祖”。

弘法大师登山

慈觉大师登山

日光山座主

全山衰废

日光山的中兴

三年以后，德川家康去世，第二年他的遗骨从久能山移到日光山，天海僧正是以一实神道①之法予以改葬的，家康的谥号称“东照大权现”，为之营建神殿。从此以后，满山大兴工事，年年岁岁，从事土木、绘画和雕刻的工作没有休止的时候。宽永十三年[1636]，又改建灵屋，其金银珠玉之美，壮观天下，令人瞩目。此外，在神殿周围兴建了满愿寺等二十院、八十坊的寺院，还领有一万三千石的寺院领地。在这以前，武藏国入间郡河越有一座天台宗的大寺，叫星野山无量寺。德川家康在庆长十七年[1612]把此寺改称“东睿山喜多院”赠给天海僧正，以此管理关东的天台宗。当时德川氏虽然已把其家庙定在日光山，但因为那里还不是天台宗的寺院，所以不能作为德川氏的菩提所。因此，天海僧正在元和九年[1623]劝德川家光在江户的本城之傍建造一座寺院，作为德川氏世世代代供奉香花的菩提所，并作“武运长久、国家安全”的祈祷所。

营造神殿寺坊

东睿山的建立

① “一实神道”：是最澄假托所谓“山王”神授而创立的教说，主张依据法华经义，神道与佛教同体，佛是体（本地），而神道诸神是其化身（垂迹）。

德川家光采纳了他的建议，选择江户东北方的忍冈作为建筑基地，赠白银五万两和城内旧殿，大兴土木工程。宽永元年[1624]，本殿建成，起名为“东睿山宽永寺圆顿院”，后水尾天皇赠亲笔写这九字的匾额。这样，原东睿山喜多院又恢复了旧有的称号。其他的法华堂以下的各堂塔，也逐渐建成，在元禄十年[1697]，德川纲吉依据公辨法亲王的愿望，又大兴土木，建造中堂。在当初创立本寺院的时候，之所以要选择江户东北部的地方，是要仿照比睿山地处平安京城的东北[“鬼门”]的“镇护”位置，寺中的清水观音、不忍辨财天等，都是模仿比睿山的样式。其他如伽蓝、灵庙的壮丽，三十六坊并立的宏伟，都是使人惊奇的。

营造宽永寺中堂

东睿山模仿睿山

轮王寺宫

东睿山的住持号“轮王寺宫”，兼管领日光、比睿两山。现把历代的谱系列表于后：

第一代，宽永元年开山
　慈眼大师　天海大僧正

第二代，宽永二十年受职
　久远寿院准三后　公海大僧正　　华山院忠长朝臣之子，母，东本愿寺教如之女

第三代，承应三年[1654]受职，轮王寺宫号自此开始
　本照院一品宫　守澄亲王　　后水尾天皇第三皇子，母，中纳言基音卿之妹

第四代，延宝八年[1680]受职，
　解脱院一品宫　天真亲王　　后西天皇第五皇子，母，大纳言共纲卿之女

第五代，元禄三年[1690]受职
　大明院一品宫　公辨亲王　　后西天皇第六皇子，母，大纳言定矩卿之女

第六代，正德三年[1713]受职
　崇保院一品宫　公宽亲王　　东山天皇第三皇子，母，大纳言为经卿之女

第七代，元文三年[1738]受职
　随自意院一品宫　公遵亲王　　中御门天皇第二皇子，母，大纳言实业之女

第八代，宝历二年[1752]受职	
最上乘院一品宫　公启亲王	中御门天皇的养子
第九代，安永元年[1772]再受职	
随自意院一品宫　公遵亲王	
第十代，安永九年[1780]受职	
安乐院一品宫　公延亲王	桃园天皇养子
第十一代，宽政三年［1791］受职	
欢喜心院一品宫　公澄亲王	后桃园天皇养子
第十二代，文化六年[1809]受职	
自在心院一品宫　舜仁亲王	光格天皇第十皇子，准母，民部卿典侍
第十三代，天保十四年[1843]受职	
普贤行院一品宫　公绍亲王	光格天皇之子，准母，新大纳言局
第十四代，弘化三年[1846]受职	
大乐王院一品宫　慈性亲王	光格天皇之子，准母，新大纳言局
第十五代，庆应三年[1867]受职	
二品宫　公现亲王	孝明天皇养子（清净心院公显亲王虽曾一度继公启亲王担任此职，但因故不列于各代，也不列入此表）

明治元年，在王政维新之际，东睿山成了“彰义队”① 对抗官军的战场，佛殿堂宇都遭到战火之灾，全山归于荒废，公现亲王退隐到奥羽，后还俗称为“北白川宫”。明治二十八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中，在台湾去世。

浅草寺

浅草寺最初是德川氏的祈愿所。天正十八年［1590]，在德川家康将要入江户城之前，因为浅草寺过去曾是源义朝、源赖朝、足利尊氏等人和源氏诸将所皈依的灵场，便把此寺的观音院的住持僧忠豪召到军阵之中，命他把此寺作为德川氏祈愿所，并授以寺院领地五百石的朱印状。

浅草寺的开辟及其后概况

据说，浅草寺早在推古天皇的时候已创立，后来在孝德天皇的时候由胜海上人首次把它作为寺院。在朱雀天皇的天庆年间[938—946]，安房守平公雅建造了本堂和其他各堂，并施舍若干田园。此后虽经过数次火灾，但在土御门天皇[1198—

① “彰义队”，在1868年于江户上野对抗倒幕的新政府军的德川氏军队。

1210] 的时候，据说其“支坊”[分寺]已多达一百余寺。在德川家康于江户城设立幕府的时候，以传法院作为浅草寺“本坊”[本寺]，其三十六个支坊，仍然是关东屈指可数的大寺，到德川家光以后，以东睿山宽永寺为德川氏的祈愿所，并仿照浅草寺建立了三十六坊，把浅草寺附属于轮王寺宫。

浅草寺附属于轮王寺宫

第五章 妙立、灵空的出世和圆耳、显道的复古及华严宗的风潭

自从天台宗势力东迁以后，全宗除了举行朝廷和幕府的佛事法会以外，没有别的事情；僧侣濒于软弱境地，虽然没有狂暴的尚勇弄武之徒，但也没有出现讲学修道之僧。偶有讲论经义者，也不过是异论邪说。天台宗近代的豪杰妙立、灵空、圆耳、显道四人，却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妙立律师名慈山，生于美作[在今岐阜]。开始投雷峰禅师剃发出家，修禅学，以悟道自许，傲然飘游四方，宽文四年[1664]于江州[近江，今滋贺]的坂本修建草庵，寄志于山水。他偶尔听人劝告，阅读大藏经，渐渐读完一半，就非常悔悟过去的倨傲。他在戒学方面是步觉盛、睿尊的前辙，自誓自受，并且立誓说：“我有情之身分，虽一丝而不着于身，虽微尘而不入于喉。”他当即受四分律的具足戒，成为南山律派的律僧，在定、慧二学方面，遥以中国宋代的知礼、藕益为师，研究天台宗的三大部等经，深通“性具”①之妙旨。妙立从禅宗改信天台宗，作为天台宗律僧常常举行讲演，以救时弊。他有诗曰：

妙立律师

弃禅改信天台宗

“具三戒戒戒非小，归一乘乘乘是圆，解得涅槃俱急意，功夫精进励残年。”

① “性具”，亦作“理具”。“性”、“理”，也称为“心”，指真如或佛性；“性具”谓真如是本体，本具“三千”世界。据此，就有情众生讲，互相融通，皆具善恶之性，虽佛亦然。

这实际是妙立律师革新天台宗僧风决心的表现，由此可以了解他之所以用南山派大小乘的共同戒律来代替睿山一向大乘戒的缘由。他又有辞世之语，曰：

“中道即法界，法界即止观，止观即刹那，刹那者何？南无阿弥陀佛。然则念佛外无止观，止观外无念佛，能所情所取，法界智所照。”

在这些语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妙立律师革新天台宗教义的旨意。就是说，他的教说与睿山天台宗的“台、密、禅”一致的教义无关，而全是以知礼的“刹那妄心观”作依据的。尽管如此，妙立律师与其说是睿山天台宗的异义者，不如说他是以革命者自任的。他后来被逐出坂本，流落到山城[在今京都]摄津[在今兵库、大阪]一带地方，元禄三年[1690]入寂，年五十四岁。其著作有数部，灵空、玄门是他的上足弟子。

灵空和尚

灵空和尚，名光谦，于承应元年[1652]生于筑前国。他最初投筑前国[在今福冈]的毫光剃发出家，十七岁登睿山。当时他听说妙立律师在坂本设讲筵，乃前往列席听法。他此时二十七岁。以后他离开睿山而随从妙立律师，受到深刻熏陶。妙立律师殁后，他又以发展其师的教说自任。元禄六年[1693]，当时的天台宗管领轮王寺宫（大明院一品宫，公辨亲王）发出旨令，以睿山饭食谷的安乐院作为“律刹”，而由灵空和尚补任住持。这是妙立、灵空一派兴起的开端，也是天台宗中实行“安乐院派”小乘戒的纪元的开始。灵空和尚深记师恩，所以他把妙立当做安乐律院的第一代祖。接着，他在东睿山兴建净名院，在日光山开创兴云院，以作为安乐院的支院。从此，在三山[睿山、东睿山、日光山]鼎立之中兴起了妙立派的新律。他忍受讲经谈法之劳和著书述文之苦，共著书六十三部二百余卷多。公辨亲王说过：“妙立之有灵空，如智者之有章安。”灵空

以安乐院作为律刹

净名、兴云二院

自云:"生我志者藕益也,成我志者先师也。"由此也可了解妙立、灵空二师的关系及其学风如何。灵空于元文四年[1739]八十八岁去世。玄门和尚名智幽,年十九入妙立之门,妙立殁后又以灵空为师,成其高足,大力帮助灵空从事教化事业。宝永三年[1706],灵空让出安乐院住持的职位,由玄门担当其后任。玄门就任安乐院第三代的席位,大力宣传师说,于宝历二年[1752]八十七岁入寂。

玄门和尚

自从灵空继承妙立的遗志以后,三山之徒只知有妙立和灵空,而几乎不知有传教、慈觉、智证;只知外国的知礼、藕益和南都的觉盛、睿尊,而不知本国北岭[睿山]的列祖。于是圆耳、显道二人大唱"复兴古道",对抗这种风潮。圆耳律师名真流,其传不详,在延享四年[1747]"笼山"①满一纪[十二年];在灵空辞职由玄门继位的安乐律院的全盛时代,正是圆耳律师进行"笼山"修练的时候。圆耳精通睿山正统的大乘律,和台、密一致的教相,兼通汉文经籍。他出于敬慕睿山列祖之心,写了破邪显正的文章,著书共达十二部四十五卷多。他把其中的《显戒论阐幽记》四卷、《学生式显正解》一卷、《大戒决疑弹妄录》三卷、《附赞》一卷、《率溪弊帚论》一卷呈送给当时的天台宗管领,以此请求废除安乐律院的小乘戒,重兴一向大乘戒。在其文中,批评灵空和玄门是"山家的奸贼"。当时是宝历八年[1758]。轮王寺宫(最上乘院一品宫,公启亲王)发出旨令,把安乐院的律制改为一向大乘戒,驱逐小乘戒律之徒,以圆耳律师补任住持。然而到了安永二年[1773],安乐院的律制又改回为小乘戒律的时候,圆耳律师被放逐到京都东部的南禅寺。后来幕府还下令禁止他入天台宗"三山"。

睿山复兴古道

圆耳律师

把安乐院改为一向大乘戒

放逐律师

显道和尚

显道和尚名敬光,最初跟随园城寺的敬雅剃发出家。他自幼好读书,学诗文。一日喟然叹曰:"我宗之学生,近来唯修止观一

① "笼山",即"笼山修练",详见本书第86页注①。

业，而于遮那之秘教则置而不问；梵网之律，倒而无扶；牛头之禅脉，断而无继；传教、慈觉、智证之法脉，已废颓之极。我不可坐视！”他奋然而起，誓当复古之任。显道律师一生的实践，正是在实现这个誓言。通而观之，他虽然祖述传教、慈觉、智证、安然，然而特别偏重智证和安然；他大张五时八教之宗义，弘布一向大乘的圆戒，反对妙立、灵空二师的学风，劝诫知礼、藕益的徒众；他虽在天台宗的寺门派，而附和山门的圆耳律师的论说，大唱古道。显道寂于宽政七年[1795]，年五十二岁。其新著及对古书的校订，合起来达五十三部九十三卷多。他的高徒有敬长、敬天、良严、亮硕、佛猊。敬长的门下有敬彦，著有《续台宗学则》。

华严的凤潭

在当时还有个叫做释凤潭的人。他在睿山得度出家，经常住在江州的大津，打算航渡到印度参拜佛迹，因幕府执行锁国政策不许他去。凤潭在此后专心致志地研究《华严经》，有所发明；他也以复兴华严宗为己任。他融和天台宗和华严宗，创出一个新宗，于享保八年[1723]在山城开创大华严寺。他在元文三年[1738]二月圆寂，年八十二岁。凤潭的学识渊博，其所论广涉神、儒、佛道，睥睨古今，毫无忌惮，所著汗牛充栋，有《五教章匡真钞》、《探玄记玄潭》、《四教义增晖记》、《楞严经千百年眼髓》、《因明大疏瑞源记》、《梵网戒本疏记要》、《起信幻虎录》等，多不胜举。

华严寺

第六章　天台宗学风的变动和睿山安乐院的沿革

妙立、灵空二师的出世，使天台宗的学风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就其律制来说，出现了在专持大乘戒的睿山授受南都小乘戒的奇观。如前所述，传教大师规定的学生式是让天台宗的学生修持

传教大师的本意及睿山的学规

止观、遮那二业，传教大师的意思，据说是因为台、密二教的教旨一致，不许学生仅偏重于一业。并且在此以外还加上了菩提达磨的禅教。因此，日本的天台宗是不能与中国宋朝的天台宗同一视之的。另外，它的律制是梵纲的一向大乘戒，传教大师自己舍弃了四分律的大小乘共戒，也禁止弟子们受持此戒律，只允许业成纪满下山之后由于传教利他的需要，才可以假受小乘戒；住山僧是绝对不许受持小乘戒的，这是睿山的学规。

灵空和尚的本志

可是妙立、灵空二人有意要废除这个学规，但达到这点是不容易的；灵空曲解这个学规，说："一向大乘戒是授予初受业者的一往相待戒；假受小乘戒，是久修业者应当受的绝对的妙戒，因此我弘布绝对的妙戒。"这是以巧妙的言辞来装做拥护传教大师的样子，实则是排斥大师的圆戒而择取妙立的小乘戒，以革新全山宗风的策略。圆耳批评他是"山家的奸贼"，不是没有理由的。因此，虽然其门徒们把灵空师敬立为天台宗"中兴之祖"，但莫如把他作为日本天台宗的革新家更为适当。

日本天台宗的革新家

出现革新家的原因

但是妙立、灵空二师的出世，倡导革新睿山天台宗，也决不是没有缘故的。大抵在慈慧僧正以后，睿山的状况是僧风渐渐紊乱，学道逐年不振，只是盛行"事密"的口传，而"理密"的教相则逐日衰颓，借口口授秘诀，如"元旨归命"之类，邪说逐渐横行，而且，在当时，一向大乘的圆戒反成为了堕落僧用来掩护暴劣行为的口实，使一宗的颓废，几乎达到顶点。灵空和尚奋然而起，继承妙立教说，终于忘记了睿山的祖训，在睿山兴起南都的小乘戒，弃舍我国列祖的教相，而企图借外国知礼、藕益的教说来矫正异端邪说，其行为虽有值得讨论的地方，但其志也不是没有值得钦佩之处。

以灵空那样的英迈之资加上革新的热情，如果没有天台宗管领轮王寺法亲王的恩宠，其成功本来是没有希望的。幸而在元禄

二年[1688]公辨亲王嗣轮王寺宫就任管领。亲王最皈依妙立，为了实现妙立的宿愿，在元禄六年以安乐院作为律院，让灵空任住持。这一举动，给灵空继承师说完成革新以很好的机会；这样，三山的律制由此大变，废除了大乘戒的制度；其学风，使慈觉、智证的后继门弟成为知礼、藕益之徒，在睿山的佛法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革新。在这个时候，虽然也多少有一些不满的人，但由于灵空、玄门二师与管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都无可奈何，闭口不言。只有圆耳律师，扶宗的意志很坚强，能够战胜这个巨大势力，一举把三山律制复旧为一向大乘戒，把安乐院的律僧一百余名一下子驱逐掉。不过这也是得到了当时天台宗管领援助的。原来天台宗管领轮王寺宫在公辨亲王以后，经过公宽亲王和公遵亲王，于宝历二年[1752]八月由公启亲王受职。在公启亲王受职的第二年，趁安乐院第三代玄门和尚入寂的机会，圆耳的苦心经营得以奏效，到了宝历八年[1758]六月，当时任管领的公启亲王准许恢复三山的律制，并任命圆耳担任安乐院住持和净土院别当。至此元禄六年以来实行了六十五年的小乘制度，得以再次恢复到大乘戒旧制。

公辨亲王帮助灵空

公启亲王援助圆耳

圆耳虽然一度依靠管领的力量恢复了旧制，但是由于长年的因袭，在一部分人中，还产生一些不满，这就是灵空、玄门二师的弟子；他们常常进行反抗，这样，圆耳在长久的不稳定当中度过岁月。安永元年[1772]，由于公启亲王去世，公遵亲王再次就任天台宗管领职，次年传出旨令，将安乐院的律制恢复为小乘戒，把圆耳及其以下的一向大乘戒之徒，都逐出山外，而让以前被驱逐的小乘戒的律僧全都回山。据传说，灵空、玄门二师的后继弟子为了恢复其二师所弘布的律制，曾几次向天台宗管领请愿，因为没有得到答应，甚至有三名徒弟怀着陈情表在寺社奉行的门前自缢而死。

公遵亲王再次复兴安乐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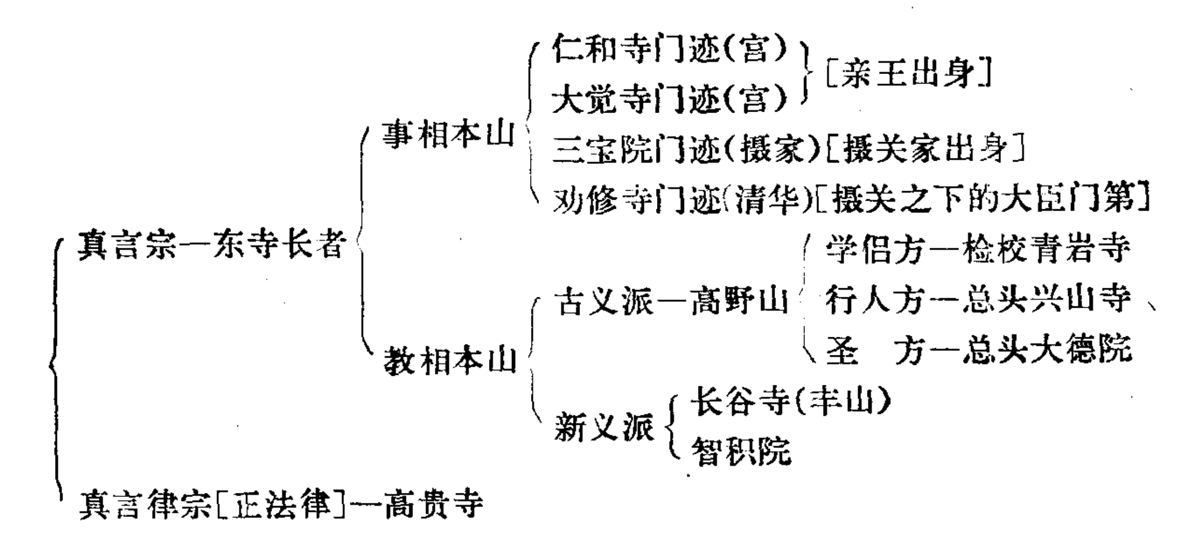
灵空门派的兴盛

如上所述，天台宗的律制和学风，虽然有山门的圆耳和寺门的显道倡导复古论，但在元禄年间以后的大势，仍然为妙立、灵空的门徒所左右，而在以后东睿山出了痴空慧澄和尚继承灵空的事业，使其门流越加繁盛，因此，现在的天台宗学者和律僧，大部分都是妙立的法裔，可以说这是与传教大师的精神不一致的。

第七章　真言宗的状况和正法律的兴起

真言宗所属的大体区别

真言宗事相的诸山与教相的诸山互相对峙。事相的诸寺有仁和寺门迹、大觉寺门迹、醍醐寺门迹、劝修寺门迹等。教相诸寺分为古义与新义两派；古义派属于高野山系统，新义派属于长谷寺（丰山）和智积院系统。正法律即真言律宗兴起以后，它另外属于河内的高贵寺。现将真言宗的派别列表如下：



事相诸寺的权势

可见，在事相、教相的诸寺之中，事相诸寺都是门迹的寺院，尽情享受金印紫绶的尊荣；东寺长者虽是一宗的最高职位，但都是由事相诸寺的人逐级任命，而实际的权势乇要由仁和寺和大觉寺等

掌握。仁和寺的代代都担任法务之职，且掌握一宗的僧侣法衣体制和位官授与大权；大觉寺仅次于此寺，也掌握法衣体制和位官授与之权。醍醐山的三宝院的势力虽在仁和寺和大觉寺之下，但在这里最盛行事相的传授，比他寺繁荣；在它下面的是劝修寺和小野的随心院门迹等。尽管如此，这些寺院所传授的事相都是固守古来的流派，严禁创立新义，因此关于事相的研究日益衰落，庆长、元和年间在醍醐还出了义演和恭畏，此后，关于事相的学匠在这些地方已经绝迹。义演大僧正是二条关白左大臣藤原晴良之子，自幼出家投三宝院，元龟二年[1571]十四岁时担任大僧都，天正七年[1579]二十二岁升任大僧正，不久，敕授以准三后之位，担任东寺长者。他在元和九年[1623]奏请复兴久已停止的“后七日御修法会”，此会在皇宫的正殿紫宸殿举行。恭畏权僧正是京都人，醍醐三宝院的亮深僧正的弟子，学习事相，在庆长初年复兴了道昌僧都的故居法轮寺，请义演僧正举行落成供养法会。以后他住在此寺研究真言宗事相，盛修“水天供”和“欢喜天供”，以有灵验而闻名于世。恭畏于宽永七年[1630]六月寂于高野山，寿六十六岁。他著有《密宗血脉钞》等流行于世。

事相研究的衰落

义演大僧正

恭畏权僧正

然而到了元禄年间前后，教相的诸寺大为振兴，古义派与新义派都英俊辈出，如亮贤、隆光、亮汰、运敞、秀翁、英岳、寂本、契冲等人，都出于此时，东西呼应，振兴教法。亮贤和隆光虽然都出身丰山，但非常偏重于事相，在亮汰、运敞、秀翁从事研究教相而兴起的时候，亮贤和隆光二人前后下关东用事相来弘布教法。寂本和契冲都出身高野山，以“和汉之学”闻名于世，其中契冲为研究日本典籍，付出了心血，被称为一代名师。

教相诸寺的振兴

亮贤是上野人，出家到丰山，师事长谷寺五代能化[即“学头”]尊庆，后来回故乡，常常向观世音祈祷，据称有灵验。将军德川家

亮贤

光① 的夫人本庄氏深深皈依亮贤，其所生的德川纲吉从馆林出任将军以后，她更加崇敬亮贤，劝德川纲吉在大冢建立护国寺，请他入住。亮贤于贞享四年[1687]三月在此寺圆寂，年七十七岁。后被追赠权僧正。隆光字荣春，是大和添下人，也投丰山出家，以第八代能化快寿及第九代亮汰为师，后登高野山从宥尊受灌顶，在贞享年间下关东住筑波山，不久住江户知足院，因祈祷而受德川纲吉的宠遇，元禄初年把知足院移到神田桥外，称为护持院，建筑极其壮丽，成为一个独立的院堂，在此举行大传法会。后来，隆光升任大僧正，极其荣光，又在骏河台创立成满院以作退隐之地，德川纲吉去世后，他巡化各地，享保九年[1724]寂于大和的超升寺，时年七十六岁。

大冢护国寺

护持院

契冲

契冲字空心，俗姓下川出，宽永七年[1630]生于摄津尼崎。曾在河内妙法寺当沙弥，后登高野山，在快贤的门下学习。后住在大阪的曼陀罗院，因厌恶街市之喧嚣逃离此地，巡行大和[今奈良]的各山，又再次登高野山，从快圆受菩萨戒，后又从净严受灌顶，学真言宗的奥秘，他接着回到河内继承妙法寺原师之后，他平生感慨于国学的衰颓，长年进行研究，逐渐有了名。水户德川光国[亲藩，组织编纂《大日本史》]以礼相聘，他固辞不出，而作《万叶集代匠记》二十卷献上。后来他隐居大阪高津的圆珠庵，在修法的余暇从事著作。元禄十四年[1701]正月，他年六十二岁寂于此庵。其著作有《古今集余材钞》、《厚颜抄》、《势语臆断》等几十卷刊行于世。

真言宗内兴起讲究戒律的时候，正在这些人振兴教相的前后。明忍倡导于前，净严继之于后，而最后由慈云集其大成。明忍字俊正，俗姓中原氏，京都人，出家以高雄山晋海为师，痛感戒律的颓

明忍

① 原书作“家纲”。按德川家光的妻子为桂昌院，即本庄氏，而德川家纲与德川纲吉是兄弟。此处疑为家光。

废，游学南都，与西大寺的友尊和中山寺的慧云等人一起商量复兴戒律之事，他自己登栂尾山在高山寺自誓得戒，后来想入中国拜求名师，但因有禁令不能出航，庆长十五年[1610]六月，以三十五岁死于对马岛。明忍死后，良永、快圆、慈忍等人都敬慕他的为人，致意复兴戒律，而到净严时候，终于使戒律风靡一世。净严字觉彦，俗姓上田氏，河内[在今大阪]人。庆安元年[1648]登高尾山，以悉地院云雪为师，后来跟从朝遍、长快、良意兼学显密二教，初露锋芒。宽文十二年[1672]回到河内，住观心寺，延宝[1673—1680]初年，自誓受菩萨戒，接着从仁和寺的显证、孝源学习西院派的事相，延宝四年[1676]二月，他重新恢复了“受明灌顶”①。在这一年，净严为了访拜明忍的事迹而登槇尾山，自誓受具足戒，贞享[1684—1688]初年他下关东，暂居并举办讲法之会。他的学徒成群，受菩萨戒的有一千余人，受三归戒的有六十万余人。元禄四年[1691]八月，受将军德川纲吉之命在汤岛建立灵云寺，净严便以此寺作为弘布戒律的道场，举行“结缘灌顶”②，入坛者达九万余人，公侯妃嫔，没有不受到他的德化的。元禄十五年[1702]六月，净严圆寂，寿六十四岁，其道俗弟子不知其数，著作有《悉昙三密钞》等十余部。

净严

灵云寺

在净严之后，戒律更加盛行，真言宗内非常注重四分律和有部律的研究，而到饮光出世，才有了“正法律”之称。饮光出身于真言宗，他另外成立一个法系，自立门户。饮光字慈云，俗姓上月氏，是摄津大阪人。他随从河内法乘寺的贞纪出家，走访伊藤长胤求学经史。后来饮光历游南部研究显、密之学，投奔槇尾山慈忍化教的

正法律

饮光尊者

① “受明灌顶”，也叫“学法灌顶”或“成就灌顶”，是“五种灌顶”仪式之一。其余四种灌顶是“阿阇梨灌顶(传法灌顶)”、“息灾灌顶”、“求果灌顶”、“除难灌顶”。其做法从略。

② “结缘灌顶”，也叫“投花三摩耶”，是让一般“俗人”入灌顶坛场，向诸佛投花，被投中者，即为与己有缘的佛像。

故居河内的野中寺，从秀严受沙弥戒和具足戒，钻研越来越深，他又离开此地去拜访临济宗的大梅，参究打坐。延享［1744—1747］初年，饮光住长荣寺，排斥授受戒律的“通受”法而采用“别受”法，向亲证等人传授具足戒，称之为“正法律”，并明确规定裁制袈裟之法等，大力倡导戒律。他以后幽居于生驹山，道行益坚，德化播及四方。饮光于宽政十年［1798］迁往河内的高贵寺，筑坛结界而居。幕府即以此寺作为正法律的本山。饮光于文化元年［1804］十二月以八十七岁而寂。从他问道受戒的道俗有一万余人。亲证、觉法、觉资等人是他的著名高徒。著有《方服图仪》、《南海寄归传解缆钞》、《十善法语》等，都在社会流行。

河内高贵寺

第八章 高野山的学侣、行人、圣方的倾轧

高野山的学侣和行人之间的倾轧越来越激烈，而到圣方兴起以后，山上的纷争进一步激化，在学侣、行人、圣方之间互相嫉妒斗争，年年向幕府上诉，求幕府裁判。自从木食应其以来，他所兴建的兴山寺、青岩寺在山中很有势力，在应其以后，由行人方面文殊院的势誉和五大院的深盛，监管这两个寺，庆长五年［1600］十一月，势誉暗中离开近江，到德川家康的本营服务，请得了继承应其的朱印公文，此后，行人方面掌握了兴山寺、青岩寺等处，势力有所扩张；他们蔑视学侣，极其傲慢。学侣为此上诉。庆长六年五月，德川家康召见了学侣和行人两方，断定其曲直，修改了以前的朱印公文，把青岩寺和谷屋寺交给学侣一方，而且对行人有所限制。这样学侣才开始有了权力，此后又制定了“内谈议法制度”，设置了两个学头来统管学侣，以宝性院作为“左学头”，以无量光院作为“右学

行人监管兴山、青岩二寺

把青岩寺、谷屋寺交付学侣

头”,因此有“宝门主”和“无门主”之称。而莲华三昧院的赖庆本来出身客僧,他统率学侣,在当时是闻名全山的。

赖庆,字宥庆房,本是伊豆[在今静冈]般若院的学僧,后留居于高野山的莲华三昧院,庆长六年十一月到达阿波,因驳倒日莲宗的贞安,渐渐地有了名气。遍照光院的快正对他嫉妒,借故把他逮捕,大肆宣布他的罪状。德川家康听说后,宣布快正有罪,而把遍照光宗转给赖庆。庆长十三年[1608]十一月,廓山与日经在江户城进行院义辩论[“宗论”]的时候,赖庆被召请担任“判者”,受到很大的赞赏。自此以后,他屡次在德川家康的面前讲谈真言宗的教义。庆长十四年八月,德川家康按照赖庆的意思向东寺和醍醐寺发下文书,奖励学问,不久又向关东各寺发布九条法度,选拔走汤山的快运为关东的“硕学”。同年九月,德川家康又根据赖庆的建议向高野山发下七条法度。到庆长十五年,赖庆奉德川家康的命令向东寺、醍醐寺、神护寺、仁和寺、大觉寺等派遣使僧,奖励学问。可是高野山两个门主嫉妒赖庆的专断,因而上诉;赖庆为此下山隐居于走汤山,在同年十月圆寂,年四十九岁。以后宝性院的政遍等人也屡次被召请到江户,在幕府讲谈真言教义,而且举办学侣的讨论会,这完全是承袭了赖庆的作法。

赖庆

真言诸法度

行人方面却以兴山寺来显示威势,在庆长十一年[1606]八月,他们袭击了圣方所在的大德院。从此以后,行人方面与圣方之间互相发生纷争,圣方屡次向幕府控诉行人的横暴。所谓“圣方”,是从平安时代中期以后由厌世隐退而修行念佛之徒兴起的,有“西谷圣”、“萱堂圣”、“千手谷圣”的名称。所谓“千手谷圣”,是在他阿(游行上人)登上高野山之后,由追随他的人组成,人数越来越增加,后来兴建了大德院,专门修持时宗。这一次行人方面袭击了大德院,把殿堂全部破坏了。幕府把行人和圣方召去,对他们的上诉

行人、圣方的纠纷

圣方的起源

大德院

进行裁判，而且劝谕圣方，让他们从时宗改信真言宗。由此以后他们称为“真言圣”。行人方面以后还经常借学侣的力量，与圣方和在兴山寺的“结众”为难。所谓“结众”就是山上的客僧，常常受常住僧学侣的厌恶。这样，山中的纷争年年不断。宽永五年[1628]，行人方面请学侣举行堂上灌顶，学侣不答应。行人应昌等人大怒，率徒众二千五百人与学侣断绝来往。从此学侣与行人的倾轧更加激烈，而行人经常采取暴劣行动。宽文四年[1664]，学侣、行人、圣方又因发生斗争而上诉，幕府对此加以制止，贞享① 三年[1686]又加以制止，而到元禄五年 [1692] 八月，终于把行人方面的六百二十七人处以流刑。但在以后由于封禄引起的纷争，也一直没有停止。

后来的纠纷

秀翁

元禄年间，学侣当中出了秀翁。他的道誉很高。秀翁字深庆房，是伊势的安浓津人，住在莲华三昧院，后来到南都学习法相宗的性相之学。他继承赖仙担当莲华三昧院的住持。元禄十二年[1699]十月，秀翁入青岩寺担任检校之职，但仅两月就入寂，年七十四岁。他的著作有《十住心论科注》等数部，流行于世。

第九章 智山、丰山的由来及其兴隆

真言宗教相的古义派以高野山为本山，新义派则以智积院和丰山长谷寺为本山。在新义派里最盛行教相的研究，从天明[1781—1789]年间以后，智积院和丰山长谷寺有学问的名僧辈出，在这里还盛行研究俱舍宗和法相宗。最初在文明年间[1469—1485]根来山的十轮院有个道瑜，他被客僧推举为学头，可是常住僧因道瑜

① 原书作“贞保三年”，疑误，应为贞享三年。

出身客僧而表示不满。不久妙音院的赖誉(号"小池法印")被常住僧也推举为学头。这样，同时就存在两个学头。学侣也分成了两派，互相竞争。以后虽仍只设一个学头，但当弘治年间[1555—1557]由妙音院赖玄担任学头的时候，智积院的日秀也以学识渊博知名。赖玄的门下出了个专誉，日秀的门下出了个玄宥。天正年间[1573—1592]、专誉继赖玄之后担任学头，玄宥被客僧也推举为学头。这是第二次存在两个学头。学侣也由此完全分成了两派。这实际上是以后智山[智积院]和丰山对立的由来。根来山寺毁灭后，专誉和玄宥同率门徒来到高野山的清净心院逃难，互相商量把觉鑁上人的门流复兴起来，然而由于金刚峰寺僧众的阻挠，他们下了山，分成了南北两支：专誉到了大和，在丰山长谷寺发展教派，而玄宥在山城[在今京都]的智积院扩充力量。于是，他们初次严格对立起来。

根来山的二学头

智、丰两山的对立

专誉是丰山中兴的第一代，和泉[在今大阪]大鸟人。他自幼出家投奔根来山，在玄誉的门下当沙弥，后来历访兴福寺、园城寺、延历寺，学习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曾到醍醐寺从尧雅僧正、圣空僧正学习该派的事相；回到根来山后住在妙喜院，开设讲席。天正十二年[1584]当上学头。在天正十三年三月根来山毁灭之际，专誉与玄宥共同逃到高野山，接着又逃到和泉的国分寺。此后，他再次访问尧雅僧正，求学本宗的奥秘，天正十五年到大和，寄居在长谷寺。由于他得到本地太守的皈依，使寺门兴隆了起来，最后成为丰山中兴第一代祖。他的门下相继前来会集。庆长九年[1604]五月，专誉年七十五岁入寂。

专誉

玄宥是智积院的第一代，下野皆川人，七岁出家，先入本地的持明院。后来他到根来山，在日秀的门下受教，做成学问后回到故乡，于持明院开设讲席传法。后来他又到根来山，接着访问兴福

玄宥僧正

寺、东大寺、三井寺、延历寺，研究性相之学，天正五年[1577]回到根来山，得到智积院日秀的许可，住在此院，在天正十二年升为学头。根来山毁灭以后，玄宥曾流浪到醍醐寺和高雄寺等，最后侨居于北野。德川家康敬重他的学德，把丰国神社内三个地方的殿堂和田园，施舍给他。此地后改筑为智积院。玄宥被任命为僧正，声誉越来越高，门徒从四方聚集而来，讲席日益繁盛。他在庆长十年[1605]十月圆寂，寿七十二岁，遗骨葬于泉涌寺。

真言新义派的学制及两山的隆盛

元和初年，幕府颁布了十条真言宗法度，条目中规定了新义派的学制，其僧侣应求学二十年然后在山中研究三年。此后又一再地申明学制，奖励学问。因此，智山与丰山逐渐兴盛，在丰山，经过快寿、赖意、俊盛而到了亮汰的时候已十分兴隆；在智山，经过元寿、隆长、宥贞等人而到了运敞之时，也兴隆起来。亮汰是萨摩高桥人，入丰山以亮典、亮雄为师，学誉向来很高。宽文[1661—1673]年间隐居在近江[今滋贺]的总持寺从事著作，后来隐居于般若寺，延宝八年[1680]担任丰山的第十一代的能化，对僧众进行教化，不久被任命为权僧正。因为他讲解经论时必作分科，所以有“分科俊彦”的称号(俊彦是他的字)。此年的十一月，寿五十九岁圆寂。他的著作有几十部，门徒很多，其中以英岳僧正最有名。英岳在元禄年间到了江户，得到将军德川纲吉的归依，据说在汤岛创建一座寺叫做“进休庵”，德川纲吉曾多次前往问法。运敞字元春，号泊如，是大阪人，年十七投智积院日誉门下，苦学有成绩，后来从元寿受学，并从良誉和宽济大僧正学事相，庆安元年[1648]住尾张[在今爱知]的长久寺。庆安二年，他从宥雄再次学真言宗事相，不久从宽济大僧正受灌顶，后游南都，学习法相、三论、华严诸宗，又登睿山了解天台宗的教观[教相与观心]。宽文[1661—1673]初年，为智积院的第七代能化，曾拜谒将军德川家纲，为智积院请得了一些封

亮汰权僧正

运敞僧正

禄，使院的规模大为扩张。宽文六年，他受灵元天皇的敕命，在宫中严修真言法，得到奖赏。由此其道誉更见高扬，在诸宗之间很有名，投到他门下当弟子的陆续不绝。智积院的学风由此大振。运敞于元禄六年[1693]九月因病入寂，寿八十岁，著作有数十部，以《结网集》、《谷响集》等最流行。在运敞以后的几十年之间，智积院的学风稍有衰落。

天明以后两山学风为之一变及两山的诸英才

到了天明年间[1781—1789]，丰山的宏道以因明学闻名于世。此后在这里兴起了性相之学，出了法住、快道、戒定等著名僧人，他们都研究性相之学。快道后来到了江户，住在根生院，当时被称为"江户第一硕学"。在智积院有宥丰、海应等名僧。海应僧正也专长性相之学。这样一来，在文化[1804—1818]与文政[1818—1830]之交，智山和丰山的学风都发生了变化，竞相研究性相之学，陆续出了关于俱舍、法相、因明等方面的著作，各宗的学徒都投奔到这两个地方；智、丰两山成了诸宗学问的中心。

第十章　临济宗的状况和白隐禅师的出世

临济宗是依靠镰仓幕府兴起的，在室町幕府时代达到全盛，但其宗门的形势，常常随着政治中心的变化而变动。所以在足利氏威信逐渐下降的时候，临济宗的宗风也随着衰颓，经过应仁之乱以后的乱世直到本期，已颓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元和偃武之后，曾经是全宗的僧统[僧官]，同时又是幕府唯一顾问官的鹿苑院和荫凉轩的僧录职务，都一下子转归金地院，自此之后，临济宗历来的中心南禅寺和"东西五山"，及所属的足利学校、甲斐的向岳寺、秩父的圆福寺、远江的方广寺等，都归金地院统治。临济宗的势

金地院的势力

力,全被金地院吸收。元和初年,幕府颁布了关于"五山十刹"各寺院的法度,对于东班、西班①、转位、官资等项,都按照寺院法制规定出来,而关于秉拂②、出世[出家]、入院、开堂等仪式,都应按前规庄重地举行,同时还规定了关于"五山十刹"的格式,南禅寺按照前例位于"五山"之上,其僧穿深紫色袈裟,而天龙寺僧人穿浅紫色袈裟,京都、镰仓的"五山"之僧则穿黄色袈裟;本宗从外表上看虽然很好,但其内部的势力,十分微弱。连鹿苑院、荫凉轩那样的寺院,也不能设置专任一寺的住持,只能从"五山"长老中推荐出一人来兼管两寺,而南禅寺和"五山",只不过是靠出家僧的官金来维持殿堂罢了。因此,临济宗在当时的大事业仅仅是靠幕府支出的"硕学金"来培养文僧,使其担当幕府的书记事务,并且执掌足利学校的工作。在宽永年间以后,虽然镰仓的"五山"恢复了秉拂的旧例,但只能忙于殿堂的修建没有时间去振兴宗风。到了享保年间[1716—1736],南禅寺和东西的"五山"被免除出家官金的时候,虽然都已开始恢复僧堂和整顿清规,但只不过在外观仪式方面,从其内部来看,依然不振。在当时一宗当中最有势力的是妙心寺和大德寺,宽永年间[1624—1644],这两个寺依靠泽庵禅师得以重新出世,它们彼此独立,和其他"五山"对峙。总之,本期内的临济宗的宗风,在前半期仅仅依靠了岭南、泽庵、愚堂、一丝等人维持下来,而白隐禅师则在后半期重振临济宗的宗风。

（五山十刹的衰微）（妙心、大德二寺的独立）（本期临济宗的大观）

（岭南、愚堂二和尚）

岭南在江户樱田开创东禅寺,在关东化教。愚堂名东实,得到皇室的皈依,建立了龙翔寺,在宽文元年[1661]圆寂,被敕赠"大

① 东班,西班,也叫"两序",是禅宗寺院中位于住持以下的僧职。东班由都寺、监寺、付寺、维那等组成;西班由首座、书记、知藏、知客等组成。

② "秉拂",是禅宗寺院的讲法仪式,此泛指"讲法"。禅寺的首座手持拂子(拂尘)代替住持登上法座向众人讲法,即为"秉拂"。

圆宝鉴国师"的谥号。一丝国师得到后水尾上皇的崇敬，曾开创法常寺和灵源寺，又复兴了永源寺。他圆寂后，被谥以"定慧明光佛顶国师"之号。至道无难等人出自他的门下，继承他之后。与此同时，泽庵禅师得到德川家光等人的皈依，见闻于当代。宽永年间开创品川的东海寺，又恢复了妙心寺和大德寺的独立，大力从事化导事业。泽庵禅师是但马国[在今兵库]出石村人，名宗彭，是大应以下第十三代法孙。他在正保二年[1645]七十三岁圆寂。

一丝国师

泽庵禅师

品川东海寺

白隐禅师，名慧鹤，号鹄林，生于骏河国骏东郡原驿的杉山氏家里。天资英迈，一向有出家之志，年刚十五就从岭传和尚得度出家，后以治津大圣寺的息道为师。他接着游美浓，到瑞云寺的马翁门下参学。一日晒书，看到《禅关策进》一书很受启发，此后便以此书作为座右铭。他在此住了一年，后来到南禅寺的万休、大巧等处参学，接着到达备后[在今广岛]，在福山正寿寺挂锡[住留]。不久又东归，途中经过备前[在今冈山]的冈山，游历播磨[在今兵库]，到了兵库，入越后，向高田英严寺性彻参学，听他讲《人天眼目》。有一天他把自己的觉悟呈示给性彻，但是机缘不相契。正在这个时候，他遇到至道无难的再传弟子宗格，把他带到信浓[今长野]，介绍他见到其师慧端禅师。经过几次商讨，白隐才得到这位明眼宗师的重视，后住正受庵，经过长期的晨昏参叩，终于究明临济正宗，得嗣关山[妙心寺第一代祖慧玄之号]派的法灯。时年二十九岁。他此后云游东西，道声更高，于享保元年[1716]应同门的邀请住到松荫寺，大力振兴宗风。一时之间百废俱兴，此地蔚然成为东海的法窟。白隐于第二年到了京都，首次担任"妙心寺第一座"，四方的学者竞相前来挂锡，他的道声由此传遍全国。以后，他随缘应化，奔走四方，没有半日的休闲时候。宝历八年[1758]，皈依他的道俗二众开创龙泽寺，请他做"开山第一祖"。明和初年，在他唱评《大应录》的

白隐禅师

参拜慧端禅师

时候，前来听讲的四方学徒达到七百余人。门庭之盛，实为古来少有。**示寂** 明和五年［1768］十二月，白隐禅师因病寂于松荫寺，年八十四岁。**国师号** 明和六年，后樱町天皇特谥以“神机独妙禅师”之号。后来，明治天皇又加谥“正宗国师”的称号。**著作** 白隐著有《荆丛毒蕊》十卷，是他的门徒提洲编的。此外如《槐安国语》、《夜船闲话》、《息耕录》、《开筵普说》、《寒林贻宝》、《阐提记闻》、《宝鉴贻照》和《假名法语》等，都流行于世。**门下** 他的门徒除了东岭圆慈、遂翁元庐二高徒以外，还有良哉、圆桂、提洲、沧海、大休、峨山等三十余人，都各据一方化教。东岭完整地继承了白隐禅师的家风，在道俗之间进行化教。**东岭和尚** 东岭是近江国小幡人，号“不道道人”。他开创伊豆的兴云庵，著有《宗门无尽灯论》、《达磨多罗禅经注》，七十二岁寂于近江的龄仙寺。**遂翁以下的高足** 遂翁被称为“白隐门下的大器”，接替白隐禅师住持松荫寺，大张法幢，致力化教。当时有“微细东岭、大器遂翁”之称。良哉也是白隐门下的优秀弟子，应近江大圆院等三十余所寺院的邀请，讲演禅法，声如激雷。圆桂的门下出了神宗、九峰等优秀弟子。提洲也被称为“松荫寺的栋梁”，编成了先师的遗稿《荆丛毒蕊》，后来住丰前的自性寺，培养出海门等弟子，门流很盛。沧海在日向［今宫崎］化教。大休住备中［在今冈山］的宝福寺，门庭很盛。他是最精通白隐禅师的禅理的人。在白隐慧鹤的一派当中，法孙最多的是江户麟祥院的峨山。**峨山及其流派** 峨山是磐城人，投三春光显寺的月仙剃发出家，曾参叩三十余人求法，后来遇到白隐禅师，才最后决定了归宿。他的门下出了愚溪、隐山、行应、关堂、卓洲等俊杰。隐山的门下有太元、堂林等人。太元之下出了大拙、仪山等英杰。关堂的禅法，从月珊以后得到繁盛；卓洲的门下出了苏山。他们分化四方，终于使临济宗得以流传到现在。**鹄林派** 上述各法派，统称为“鹄林派”。现在临济宗的僧徒，大抵全是属于这个流派。因此，古来把白隐禅师称为

"临济宗的中兴祖"。　临济的中兴

当时还有古月禅材禅师，他门下虽然比不上白隐禅师那样繁荣，但也是化教一方的名师。古月禅师是日向[今宫崎]人，往参阿波[今德岛]慈光寺的湛梁岩、丰后[今大分]多福寺的贤岩悦等人，研究禅旨，后来应萨摩侯之请住大光寺，致力化教。西部的学徒纷纷前来参学。古月禅师于宝历二年[1752]先于白隐禅师十六年而寂，年八十五岁，敕赐以"本明广鉴禅师"。月船禅慧、兰山正隆等英杰继承他的禅风，法流很盛。月船禅师是奥州人，在东溪门嗣法，住高乾院，晚年隐居于江户的东辉庵，著有《武溪集》等。他的门下出了物先、诚拙两位高徒。物先化教于奥州[今青森]，诚拙住镰仓的圆觉寺，注重执行禅林清规，著有《正法眼》、《云门关》、《忘路集》等。清志山的淡海等人继承物先之后，其法灯一直延续到现在。淡海，名周樗，号"无用道人"，是伊豫[今爱媛]人，文政三年[1820]圆寂，年七十五岁。以上统称为"古月派"。

古月禅师　示寂及其法系　古月派

第十一章　曹洞宗的状况

德川氏控制寺僧的手段也影响到曹洞宗。曹洞宗与前期的状况相比虽已非常俗化，但是在这个时期已改变了"应仁之乱"以后衰颓的局面，再次呈现隆盛的面貌，而且使曹洞宗的中心从历来的北国移到了关东，它的大本山永平寺的住持也终于归到"关三寺"的手里。

曹洞宗的中心移到关东

庆长十七年[1612]，幕府首先制定了曹洞宗法度五条，以下总的总宁寺、武藏的龙隐寺、下野的大中寺作为全宗的总僧录，统辖本宗在全国各地的录所。这三寺被称为"关三寺"，又称为"关刹"。此外，又规定以江户的总泉寺、青松寺、泉岳寺作为在江户的触头，

关三寺

关府六寺 使其参与"关三寺"的会议。这六个寺称为"关府六寺"。天正十一年［1583］，依照凤山等膳的前例，由可睡斋统辖远江［在今静冈］、三河［在今爱知］、骏河、伊豆［这两国皆在今静冈］四国曹洞宗的僧寺。所谓"关刹"的住持是由幕府任命的，许其乘轿，并供给时服和寺禄。"关刹"诸寺各在江户地方设置"出张所"［派出代理机构］，配有鉴司、奏者等工作人员，每月轮班主持宗务。此即为"宿寺"，在此讨论本宗政务。在制定了曹洞宗的这种政纲的同时，为了统一管辖各寺院，又以永平寺、总持寺作为全宗的两大本山。这样一来，自古以来就独立的加贺［在今石川］大乘寺、能登［在今石川］的永光寺、以及肥后［在今佐贺］的大慈寺等，都要遵从本山的宗令。自从元和年间两大本山制定法度以后，除本山以外，禁止一般僧人穿紫、黄二色的袈裟，并且规定，曹洞宗的出世道场，只限于永平、总持二寺。而大本山永平寺，自从第二十一代宗奕以来，历代禅师都是在生前受赐敕号，一般僧侣禁止穿紫、黄二色的袈裟，并按照惯例，凡是嗣法［"传法"］以上者都由大本山推举，方可参内［入宫］接受诏命。称嗣法为"转衣"、"出世"，或者只称"参内"。此外，包括"关府六寺"在内的地方上的许多寺院，都得到幕府送来的寺禄，因此，从曹洞宗外表上看，比前期兴盛多了。还有地方上的诸侯如前田、岛津、浅野、锅岛等一百余人，都各自兴建寺院，提供财产俸禄，因此僧侣、寺院的数目逐年增加。与此相随，关于结制［安居］、法会等项仪式也逐渐流行，元禄年间殆已达到顶点；与此同时，也产生了种种弊害，因而制定了条规，禁止随意确定"法幢地"①。法幢地有三种，即常法幢、片法幢、随意法幢，统称为"三法幢地"。法会有常法会与临时法会两种。此后因为有假借举行这些仪式的名义而专门贪图个人名利的现象，在享保年间以后，幕府命令严禁滥行

（旁注：可睡斋；以永平、总持两寺为本寺；永平寺历代的禅师号；转衣；诸侯的皈依；三种法幢地）

① "法幢地"，指说法，行佛事之地方。

这些仪式。在当时作为"法幢地"的寺院，实际多达二百四十八所。

元禄前后曹洞宗内部的腐败及其革新

在元禄年间前后，曹洞宗在外表上虽然十分隆盛，但其内部却越来越腐败，宽永年间以来虽多次受到幕府的谕告，可是并没有丝毫省悟，以永平寺和总持寺两大本山为首，只是争论寺格的高下和出世僧的多寡，其末寺的僧徒也迷恋于名利之中，往往做出被驱逐出寺院和被流放的罪行，丑态毕露；宗内的混乱，简直不可名状。然而宗内的月舟、卍山师徒二人，及独庵、天桂等禅师，都感慨宗风的不振，专事整顿、改革旧弊，而且又有心越禅师来到日本，这样才使曹洞宗逐渐恢复兴隆的局面。

心越禅师

心越兴俦禅师是明朝的杭州金华府人，号东皋，是芙蓉道阶禅师旁系二十三代的法孙。延宝五年[1677]应长崎兴福寺的灯一（明僧）的邀请来到日本。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建立祇园寺请他居住。在他于此地开堂说法的时候，四方来的僧人达一千七百人。元禄九年[1696]，心越五十七岁圆寂。

天桂禅师

天桂禅师是纪伊和歌山人，名传尊，是骏河静居寺的五峰的门徒。他在大阪开创退藏峰，大力说法化教，其所说，往往超乎常人之所想。他圆寂于享保二十年[1735]，其遗著有《海水一滴》、《报恩编》等。在天桂和尚之后，指月慧印和面山瑞芳二人以学德兼优而闻名当代，大大振兴曹洞宗宗风。可以说，曹洞宗文学的兴起，实赖这二师之力。

指月禅师

指月是成田龙渊寺春翁的嗣法弟子，在武藏建立了西光寺、养光寺、西光院三寺，因此他被称为"三光老人"。他在明和初年[1764]冬天，寂于川崎养光寺，其遗著有《参同契不能语》、《宝镜三昧不能语》多种。指月的见识卓越，巧妙地打开了曹洞宗的奥秘。

本光和尚

其门徒有豁道本光，博闻强记，不亚于其师，著有《正法眼藏参注》二十卷、《五位显诀参注》等，共有一百几十卷。豁道是武藏人，姓新井氏，在指月寂后的第九年圆寂。

面山和尚

面山是肥后山本郡人，姓今村氏，从仙台泰心院的损翁嗣法，住肥后的禅定寺，后移到

若狭的空印寺，又创建永福庵作为隐居之所。他应京都的南禅寺、建仁寺以及江户的青松寺的邀请，大讲宗义和教典。面山寂于明和六年[1769]，年八十七岁。其门徒有二十七人。面山的著作有《广禄》三十卷及其他几十部。指月在关东化教的同时，还在关西大力从事化教事业。这样，曹洞宗的学风开始兴起，包括《正法眼藏》在内的古书，陆续刊行，曹洞宗唯一的学校“栴檀林”，也在江户的吉祥寺建立起来，本宗的著名人物皆出于此地。直到最近，还有玄楼、佛通、风外等人。风外门下有奕堂和坦山等，维持宗风一直到现在。

吉祥寺的栴檀林

第十二章 曹洞宗的复古和月舟、卍山师徒

从圆明国师［莹山］推广曹洞宗以来，已有百数十年的历史，其间陆续出了不少名僧，大力从事传道事业，经过南北朝到后花园天皇的时候，曹洞宗普及到全国，成为禅宗时代的一个突出的地方势力。然而应仁之乱以后，曹洞宗受到社会变动的影响，逐渐衰颓，同时，由于受到信徒优厚待遇，使僧侣们显著堕落了，他们丝毫不顾一宗的兴废，只是汲汲于追求名利。他们在选择传法之师时，全然不问其学德如何，主要取决于他所在寺院的贫富或其地位的高下。于是以心传心的相承，渐渐变为便于伽蓝相续的一种倾向。如前所述，庆长年间以后，虽然根据德川氏的政策大力复兴颓废的殿堂楼阁，但是僧徒的精神反而更加堕落，不仅仅是根据寺院的状况来改变传法之师，甚至有以别人代替附法来当做面授秉承的附法，对此也没有一人加以责怪，全宗都受到这种流弊的感染；然而月舟、卍山师徒二人，却能把全宗三百年的旧弊予以革新，使曹洞

传法相承的弊端

宗的宗风再次得以振兴。

月舟和尚

月舟是肥后武雄人，名宗胡，号可憩斋，他到处求学凡二十余年，得嗣法于白峰玄滴，宽文年间［1661—1673］住于加贺的大乘寺。其门徒之多，与黄檗宗的隐元禅师不相上下。月舟禅师早就感慨于宗门的颓废，始终想予以恢复，于是专心整顿祖规，培养子弟。这样，使久已颓废的寺院清规，渐渐复兴起来，等到门徒卍山、德翁等人继承其志的时候，终于完成了曹洞宗复古的伟业。元禄九年［1696］，月舟寂于山城的禅定寺，享年七十九岁。当时虽然依靠月舟的力量使曹洞宗的清规略加整顿，但根据寺院的状况来变换师承关系和以别人代替付法当作面授付法的流弊，仍在一般僧侣中广泛地盛行。卍山非常痛恶这种流弊，长期以来谋求改革。当时住在长崎皓台寺的独庵玄光也有这种想法，曾同天桂传尊在私下商量，打算从事曹洞宗的复古事业。卍山听说这种情况，便前往找他们商量。下野大中寺的交易，也对他们予以帮助，等到交易、独庵把此事委托给卍山以后，卍山又找兴圣寺的梅峰竺信商量，在元禄十三年［1700］，他把此事诉之幕府。据说当时江户的瑠璃光寺的牛甫和越中的瑞龙寺的央山等人，曾出过力帮助他们。幕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发令严禁这种流弊。这是元禄十六年的事。幕府制定的《洞门龟鉴》二十条，规定住持的交替，除了要有古来师徒当面授受的嗣书之外，还要授受寺院的血脉［宗谱］和大事，此即为“伽蓝法”。与此相对，由嗣法师面授嗣书等事，则叫做“人法”。此后，人、寺两法相互分开，才使一师印证的宗风得以恢复。

卍山的宗风复古

人法和伽蓝法

卍山和尚

卍山，名道白，号随时子，是备后人，姓藤井氏，天资英迈，擅长文章。他开始是龙兴寺一线的弟子，修持空观［“观诸法皆空之理”］，接着又师事文春和尚，有所省悟。后来他成为大乘寺月舟的嗣法弟子，得入永平寺继承其师的席位。卍山门庭之盛，在北国没有二

家。他后来离开大乘寺而先后住兴禅寺和禅定寺，接着入京都北部的鹰峰，建立源光院。在曹洞宗复古以后，灵元上皇钦赏他的道誉，召请他入宫。卍山禅师托病不起，上皇更加崇敬，诏赐以内库的纯绵。他在正德四年[1714]八十岁圆寂。其遗著有《广录》、《宗统复古志》等四十余卷。卍山禅师曾与东大寺的公庆、黄檗宗的铁眼二人相会，当时各述所愿。铁眼先讲要刊行《大藏经》，公庆接着说要重建南都的大佛殿，卍山禅师提出要复古曹洞宗。他们互发感叹，分手而别。以后，铁眼的愿望经过十六年实现，公庆经过二十六年重建东大寺，而卍山的愿望，经过四十余年才得以实现。世间以此作为佛门的美谈流传。

梅峰和尚

梅峰是宇治的兴圣寺松云的嗣法门弟，生于摄津的大阪。他应德川光国的邀请，在水户的耕山从事化教。后来寂于大和的兴禅寺，早于卍山七年。他所著的《洞门剧谈》、《林丘客话》，都讲的是关于曹洞宗复古的事情。

第十三章 净土宗的状况和檀林

净土宗在天正年间[1573—1592]前后有道誉、感誉二位名僧，此后因白旗派得到发展，他们所在的大岩寺、莲馨寺集聚了许多优秀门徒。

德川氏与净土宗的隆盛

德川氏统一全国以后，由于与净土宗历代有关系，对净土宗皈依很深，因而净土宗在各宗中最为繁盛。恰巧当时东部有观智国师出世，西部有满誉僧正出世。他们分别住在三缘山[增上寺]和华顶山[知恩院]，议定了全宗的宗纲；特别是观智国师曾与德川家康筹划，在关东兴起了十八檀林，奖励学业；名越派的圆通寺，也注重振兴学风，因而在德川氏的治世，净土宗内涌现的学者之多，是无与伦比的。

观智国师

观智国师名存应，号慈昌，称"贞莲社源誉"。他俗姓由木氏，

生于武藏[今琦玉、东京]由木，开始是时宗之徒，后来转归感誉上人门下，逐渐英名四扬，在天正十七年[1589]升任增上寺住持。德川家康对他皈依很深，庆长十年[1605]命他大修寺院，给以学资一千石，又为他奏请朝廷，赐之以常紫衣和兴建敕愿寺①的诏命。庆长十五年，后阳成天皇又诏请他，从受宗、戒两脉，赐以“普光观智国师”之号。观智曾经与德川家康及满誉僧正商量，制定净土宗法度三十五条，以此作为后代的龟鉴。元和六年[1620]十一月，他七十七岁圆寂；被称为“增上寺的中兴祖”。满誉僧正，名尊照，称“行莲社”，号九花，京都人，是万里小路秀房之子，年十一出家，投入浩誉上人门下，后来在诸檀林之间游学，从虎角上人嗣法。将军德川秀忠对他崇奉很深，接着让他做知恩院住持，命他营建殿堂，施舍斋田一千七百多石。庆长十五年，后阳成天皇召他入宫讲《观无量寿经》，赏赐紫衣，提升他任僧正。满誉于元和六年六月圆寂，寿五十九岁。他被称为“知恩院中兴祖”。后阳成天皇的第八子良纯法亲王从他嗣法，接替他做知恩院住持。这是华顶山知恩院取得门迹的开始。

营修增上寺

国师号

增上寺的中兴

满誉僧正

华顶门迹的开始

观智国师的门徒虽然很多，但其中以吞龙、廓山、了的、闻谛、随波、了学等最有名。特别是廓山、了的二人，因为与日莲宗徒辩论宗义而被知名。吞龙上人是上野新田的大光院之祖，后阳成天皇曾诏赐以紫衣。随波的门下有檀通、路白等人。祐天上人即出自檀通上人的门下。祐天上人名愚心，称“明莲社显誉”，俗姓新妻氏，奥州岩城人，年十二投檀通上人门下，后来因厌弃世上虚荣而隐居到总州牛岛。德川纲吉命他做大岩寺住持，后历住饭治的弘经寺、小石川的传通院等，正德元年[1711]十二月转到增上寺，被任命大僧正，四年后退隐，住在麻布的草庵之中。德川纲吉以后，

门下

吞龙上人

祐天上人

① 敕愿寺：根据所谓“敕愿”兴建的寺，为所谓“镇护国家，玉体安稳”进行祈祷。

德川家宣、家继相继皈依祐天上人，他可出入将军的家，致力于化导事业。享保三年[1718]七月，他八十二岁圆寂，其门徒祐海，葬遗

祐天寺 骨于目黑的善久院，并改此地为“祐天寺”。

在观智国师前后的灵岩上人，是属于道誉派的法系。幡随上人又另立法旗，与灵岩并列化教。此外，名越派以圆通寺为中心，出了道残、袋中、传随、东晖四人，特被称为“莲海的骊龙”，而闻证、

灵誉上人 以八、义山等大德，也扬名后代。“檀莲社雄誉”灵誉上人，是安誉虎角之徒，住大岩寺，后来在和州奈良开创灵岩院，不久因故被谪迁房州，他又在此地建灵岩院等，被赦后，在势州山田创立灵岩寺，

灵岩岛及灵岩寺 其道誉传扬四方，德川家康召请他入江户，他又在江户建筑灵岩岛，开创道本山灵岩寺，不久担任知恩院住持，修殿堂，铸洪钟。灵

珂山上人 岩在宽永十八年[1641]圆寂，享年八十岁。弟子珂山上人，因寺院

幡随上人 遭灾，把灵岩寺移建到深川。“圆莲社智誉”幡随，号白道，从范誉嗣法，曾与观智国师往返议法，被称为当时檀林中的“白眉”①。他在

善导寺及新知恩寺 上野的馆林建立善导寺，不久受命住知恩院，后返回江户开创新知恩寺（幡随院）。幡随在晚年于纪伊[今和歌山]开创万性寺，元和元年[1615]正月，寿七十四岁圆寂。门徒很多，其门派在后代繁盛。

袋中上人 袋中上人，名良定，俗姓崿氏，号“辨莲社”。他自幼丧母，年长思念不止，终于出家皈依佛门，后来入圆通寺修学。“行莲社信誉”

以八上人 以八上人，是袋中之兄，名叫专求西。一日走路，他们偶然相会，才知道互为兄弟。以八上人一向厌弃尘世，常常匿迹于云烟之间，不

严岛光明寺 入人世。他因灵梦感召，在严岛建寺，此即为光明寺。他在庆长十九年[1614]八十三岁圆寂。袋中上人后来想入明朝，没得到批准。他接着到了琉球，开创桂林寺，教化该州之民，回来后在京都东部

① “白眉”，喻最优秀者。《三国志·蜀志·马良传》，马良兄弟五人，良有白眉，乡里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

兴建法林寺，宽永十六年[1639]正月，九十六岁圆寂。东晖继承其后，住法林寺，精通俱舍、唯识之学。闻证又继承他之后，深通性相之学。义山上人即出自闻证的门下。义山字良照，京都人，姓三魔氏，曾在三缘山增上寺、圆通寺等檀林修学，业绩很大。他感叹本宗典籍有很多"鲁鱼之讹"，把"三经"[《大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一论"[《往生净土论》]、"五部九卷"[善导《观经疏》四卷、《净土法事赞》二卷、《观念法门》一卷、《往生礼赞》一卷、《般舟赞》一卷]、《群疑论》、《选择本愿念佛集》等部经典，都进行校订，加以句读训点，又向南都、京都征求古书，得之则刊印弘通于世。他致力于撰写《圆光大师行状翼赞》，书成有六十卷。他于享保二年[1717]十一月七十岁圆寂。

京都法林寺

义山上人

印行诸书及著作

除上述之外，从德川幕府初期到明治初年为止，名僧是多不胜举的，其中在宽保、宽延的时候[1741—1744、1748—1751]，有贞极、普寂二位上人。到文化、文政年间[1804—1818、1818—1830]，有德本上人出世，其学德皆可称为一代之冠。贞极上人，号"一莲社立誉"，俗姓大西氏，京都人，少时丧母，哀思不止，年二十七去冈崎谒见厌求上人。厌求上人是珂山的门徒。贞极于此修学宗义，数年后，又到传通院受宗、戒两脉，后来退隐到小石川、三河岛、根岸等地。从他受教的民众陆续不断。本宗的经典自不必论，连《楞严经》、《维摩经》、《法华经》、《涅槃经》等大乘经，大部分他也都能背诵。此外，他所兴修的废寺，救济的病、贫者，其数不可胜计。贞极于宝历六年[1756]六月安祥地入寂，享年八十岁。其著作有《法之道芝》等八十余部，一百五十卷。普寂上人，字德门，号道光，是伊势桑名人。父是真宗高田派僧，名秀宽。普寂自幼聪明，从当时的名僧广受各宗之学，最后因主张"一念往生"之义，与经论发生抵触，飘然离去到达尾张[在今爱知]，从高麟和尚受菩萨戒和八斋戒，其修学练行渐有深

贞极上人

普寂上人

功。他又致志研究华严宗，不久从义灯律师重受菩萨戒，从大岩寺的良义上人受宗、戒两脉，随灵空、玄门学天台宗，往参大乘寺的慈鳞、天德院的僧孝，受禅门的菩萨大戒，延享四年[1747]自誓受具足戒，又跟法泽律师学戒律。此后普遍地同诸宗学僧接触，宝历十三年 [1763] 入江户城，天天开设讲席，并随讲随作疏文，其著作达四十部、一百四十余卷，议论风发，多前人所未言。世上把普寂与华严宗凤潭并称。他在安永十年[1781] 十月[①] 七十五岁入寂。一行院的德本上人及敬首、大我二位上人，也是学德兼优的杰出名师。

关东十八檀林制及等级情况

关于净土宗的檀林制度。在镇西这一派，有关东十八檀林之称，即芝[地名]的增上寺、小石川的传通院、镰仓的光明寺、瓜连的常福寺、饭沼的弘经寺、新田的大光寺(以上是紫衣地)、深川的灵岩寺、泷山的大善寺、川越的莲馨寺、岩槻的净国寺、小金的东渐寺、浅草的幡随院、结城的弘经寺、馆林的善导寺、鸿巢的胜愿寺、本所的灵山寺、生实的大岩寺、江户崎的大念寺(以上是香衣地)。入寺以后的学习顺序分为所谓名目部、颂义部(以上是外座)、选择部、小玄义部、大玄义部、文句部、礼赞部、论部(以上是内座)这八部，一部的修学时间需用三年；其间规定了十四个阶段，经过缘轮席(六十六僧)、扇之间席(三十四僧)、一文字席(三十八僧——以上称为三席)、月行事席等阶段，才可升为伴头。伴头即是学头之职，有二人，是月行事席的首座。担任香衣地的檀林住持，规定从月行事的十二人和其他十七檀林中的伴头十七人(共二十九人)当中选举产生，大概是由两个伴头担当此任。香衣地的檀林住持再经过选拔，则进入引进紫衣地(金戒光明寺、清净华院、知恩寺、大

① 安永年号是从1772年11月(阴历)—1780年4月，安永十年十月，当是天明元年十月。

树寺、宝台院、天德寺、誓愿寺这七寺)；从引进紫衣地再进入常福寺、饭沼的弘经寺、大光寺的紫衣地；从这三个紫衣地再进镰仓的光明寺和传通院；而增上寺、知恩院的住持，则从光明寺、传通院中任命。此外，一般修学十五年才许可传授本宗血脉，二十年才许可得到玺书。修学十年而休学者，六十岁以上许可穿带色袈裟，……至于其他的细微末节，此不一一详述。

第十四章　东、西两本愿寺的分立及其学黉

净土真宗在显如上人从大阪退到鹭森以后，得到丰臣秀吉的许可，在京都的西六条创建本愿寺，文禄元年[1592]显如上人圆寂，由长子光寿嗣后，此即教如上人。然而在这之前显如上人从大阪退出的时候，唯独光寿心中不满，私下策划重新兴起。显如对于他违背朝廷敕命非常气愤，决定立少子光昭。因此显如寂后，双方为此发生争论。母亲如春尼，一向喜欢光昭，且和丰臣秀吉熟识，受丰臣秀吉的旨意，废光寿而立光昭，此即准如上人。光寿不得已而退隐到堀川旁边居住。世上称他为“里门迹”。(一说是，显如上人在后来已赦光寿之罪，而再次立他为法嗣。又有人说，并非如此。)

教如、准如之争

里门迹

庆长五年[1600]，在石田三成与上杉景胜东西呼应要讨伐德川家康的时候，光寿和光昭都离开京都要到江户谒见德川家康。石田三成等人加以拦阻。光昭从三州冈崎回到京都，但是光寿却不听石田三成的劝阻。西军① 在关原之战中失败，石田三成等人被

① 指拥戴在京都的丰臣秀赖的石田三成等人的军队。京都在江户(东京)之西，故称“西军”。

杀，在这个时候，德川家康很喜欢光寿的意向，于庆长七年［1602］二月给予光寿寺院用地，让他在京都东七条建立佛阁影堂，以安置亲鸾祖像。此即为东本愿寺(所谓大谷派)。从此，本愿寺才有东西之别。据说，德川家康的本意是用这个方法来分裂本愿寺的势力。此后两寺之间的敌视日益严重，冲突不断。从正德［1711—1716］、享保年间［1716—1736］到文化［1804—1818］、文政年间［1818—1830］以后，在两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夺末寺［基层寺院］的纷争。

东本愿寺的建立

真宗东西两寺的分立

争夺末寺的纠纷

尽管如此，但由于受到德川氏兴隆文教政策的影响，两个本愿寺也掀起了兴学之风，特别注重对宗义和教典的研究，连西本愿寺的寂如上人，也亲自讲授《教行信证》等书，让人来听。西本愿寺早就有关于学黉［学校］的制度和设施，专门研究宗义和教典奥义，其规模之盛大，远非其他各宗所能比。西本愿寺的学黉在宽永十五年［1638］开始创立，当时的良如上人把学黉创设在本寺的境内，到了承应元年［1652］又把学黉移到兴正寺之南。这时由延寿寺的月感与学头西吟争论宗义正邪所引起的纷乱不易制止，幕府便下令废除学黉。然而到元禄八年［1695］，又在东中筋花屋町的地方营建了规模更大的学黉，并改称为“学林”。此后虽然有迁移、改建和制度条例的变更，但学林直到明治时代仍然维持下来没有颓废。想来建设学黉的本意，是适应研究宗义和教典的需要，然而自创立以来，有时由于发生宗义纷争，不可免的有中止休讲的事。此外的关于建立历年夏季安居的制度、召集派内徒弟、开设讲席等事情，直到现在仍然与过去一样。其教职制度，开始时仅设置能化一人，由于河内［在今大阪］出口的光善寺的准玄创立学黉有功，被提拔首任此职，后来西吟、知空、若霖、法霖、义教、功存，相继担任此职，他们被称为本寺的“六代能化”。智洞接替功存担任此职，因为主张“三业安心”的邪义，被革职，而在智洞以后，因害怕再发生关于“安心”

西本愿寺兴学和学黉

学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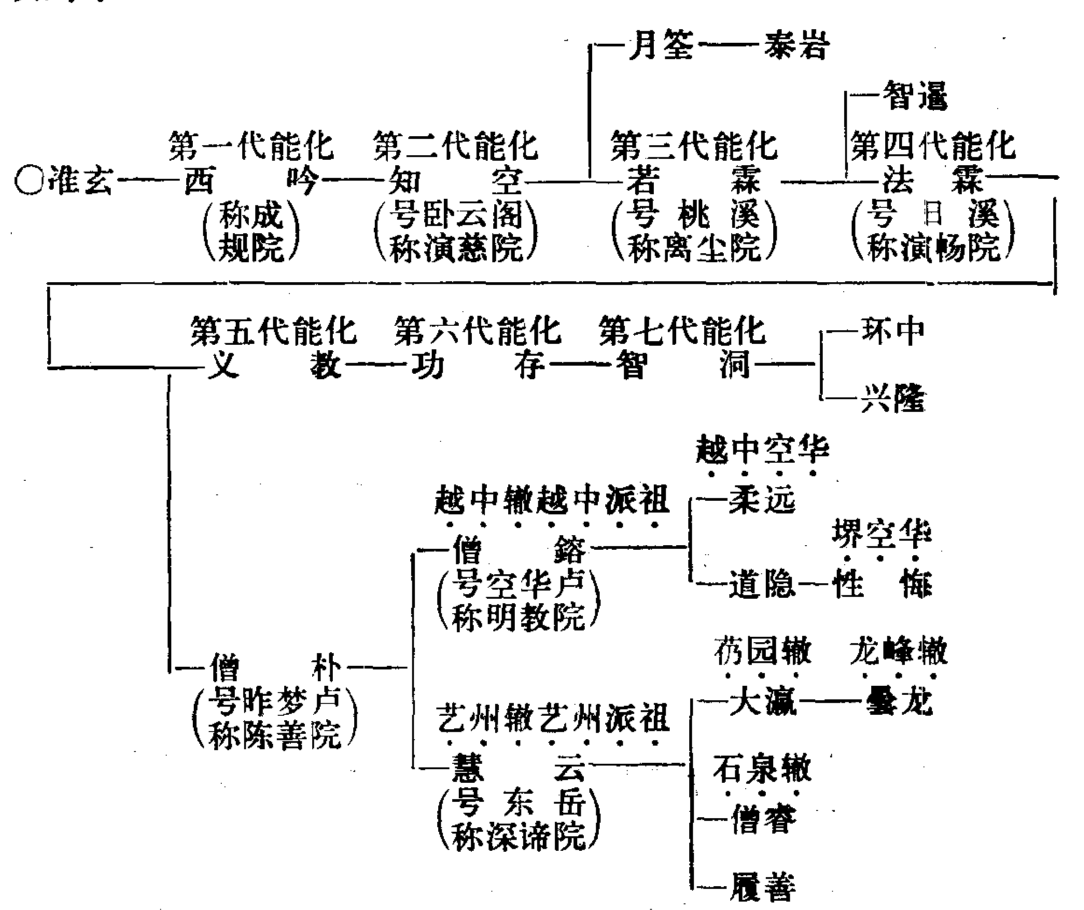
学林的制度

设置能化一人

的惑乱，所以到文政七年［1824］，废除了能化一人之制，设置劝学（六人）、司教（十人）、助教（五十人）、得业（无定员）的学阶。在这些劝学和司教之中，有很多杰出者，除上述六能化以外，特别著名的有智暹、僧朴、僧鎔、慧云、柔远、道隐、大瀛、僧睿、昙龙、环中等人，随着这些名师的陆续出现，对于宗义的研究更加盛行，同时也逐渐产生了学派，有所谓空华派、越中派、堺派、龙华派等。其系统如下：

废能化一人制

学派的形成



东本愿寺比西本愿寺后几十年才设立学黉。因为东本愿寺是在庆长年间新成立的，所以在当时的各种制度和事业方面，都不可能走在西本愿寺的前面。东本愿寺创立学黉的年代虽然不详，但是可以把宽文年间［1661—1673］在本寺的涉成园（或叫枳壳邸）创立学舍当作本寺兴学的开端。当时的国法是不允许随便创立学

东本愿寺的学寮

校的，因而在移建筑紫观世音寺的讲堂时，又接受了它的“学寮”名称，把它作为东本愿寺的学寮。宝历四年[1754]（创立后的十余年），把它移到高仓街，又建筑了讲堂、经馆、书库、宿舍等，文政年间扩建，在旧学黉之西增设了新讲堂、新宿舍。此后因为火灾，曾改建了数次，但学寮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些学寮，也以研究宗义和

学寮的制度

教典为目的，同时还兼学俱舍、唯识、天台、华严之学。在以后还制定了夏安居的制度，从宝历年间[1751—1761]以后设立了春秋二期讲席，听任派内子弟入学听讲，可是因为以宗义和教典作为主讲，以其他作为付讲，所以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千余人。最初的

设讲师一人

教制，以讲师一人为固定成员。担任第一代讲师的，是京都西福寺的住持慧空。在创立学寮当中有功劳的，有了海、噫庆、树心、慧空等人。其中以慧空的才学最高，在享保元年被当时的法主光性上

设嗣讲、拟讲

人提升为讲师。宽保三年[1743]，又设置嗣讲、拟讲；规定任教者的学阶有讲师、嗣讲、拟讲；学生的学阶有寮司、拟寮司、平席，此外又设置了奉行、监寮、上首、知事等工作人员的级别，使掌管庶务。东本愿寺学寮的盛况，硕学涌现之多，也不下于西本愿寺。现将历任讲师列表如下：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光远院慧空（京都 西福寺）	香严院慧然（和泉国 专称寺）	理纲院慧琳（伊势国 西弘寺）
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
寂定院慧敞（京都 西福寺）	香月院深励（越前国 永临寺）	圆乘院宣明（越中国 开正寺）
第七代	第八代	第九代
五乘院凤景（江户 圆光寺）	易行院法海（肥后国 光德寺）	云华院大含（丰前国 正行寺）
第十代	第十一代	第十二代
香树院德龙（越后国 无为信寺）	开悟院灵暀（越中国 圆满寺）	本法院义让（三河国 源德寺）

第十三代	第十四代	第十五代
皆遵院宣成(河内国 光照寺)	贤珠院得住(能登国 常德寺)	香山院龙温(京都 圆光寺)

以上是从享保元年[1744]到庆应四年[1868]一百三十二年间交替的讲师，到了明治年间虽也有几名任讲师职的，这里从略。

第十五章　两本愿寺的宗义纠纷

虽然宗徒之间发生纠纷靠幕府裁决的事在各宗都不少，但其大部分是关于寺院门迹制度等方面的，至于因宗门教义的则很少。东、西本愿寺在设立学黉以后，因宗徒在宗义上发生争论而诉之于官府的事件，前后却达数次之多。第一次纠纷在承应年间[发生在1653]由西本愿寺门徒月感引起；以后，在宽政、享和年间由西本愿寺门徒功存、智洞引起的纠纷是第二次；嘉永年间由东本愿寺门徒顿成引起的纠纷是第三次，这三次是最主要的，其他关于宗意安心① 的纠纷虽然仍有很多，但都没有达到请官府裁决的地步。这些纷争的产生，是学黉设立以来盛行研究宗义的结果。

东西本愿寺在宗义上的三大纠纷

当初西吟被提拔担任能化职位时，肥后熊本延寿寺的僧侣月感诬告西吟的主张是邪说，并具书呈本寺。法主良如上人责备了两人的过失，并劝他们和好。月感不听。当时兴正寺的准秀，也私下里帮助月感，并且与赞岐[今香川]高松侯有所策划。于是事态逐渐扩大，最后本愿寺和兴正寺的两位上人共同到江户接受幕府裁决。幕府最后下令毁弃西本愿寺的学黉，把准秀流放到越后[在今新泻]今町，把月感流放到出云[在今岛根]玉造。此时是明历元年

月感的纠纷

① 关于真宗的“安心”问题，参阅第三期第十二章。简言之，遵从宗祖的教说则为“安心”，否则就是“邪义”、“异安心”。当时真宗内部关于“安心”问题的争论是学林派与非学林派的斗争。

[1655]。后来月感遇赦回到故乡，转到东本愿寺。

在关于安心异义的纠纷中被称为最大的纠纷，是西本愿寺所谓的“三业惑乱”①。所谓“三业惑乱”，是由功存发起的，而到智洞时达到顶点。功存是越前人，道心素坚，行仪严正，经常以亲身行为启导后进。当时在越前有倡导所谓“不凭秘事”的邪义教说，妄说在他力真宗当中不能有归佛的思想。功存为了驳斥这种邪说，写了《愿生归命辨》，大力主张“三业归命”之说。这就是所谓“三业安心”。因为功存的“三业安心”虽看到邪徒偏离正道，但却不知自己也陷于极端，所以诘难他的人很多，陆续地产生了《疑问六条》、《兴复记》、《归命本愿决》、《正伪辨》、《正伪后篇》、《抉腹篇》等书。然而功存在明和六年[1769]担任能化之职，掌握本寺学林全权以来，内拥法主，外通官府，能在十年喧嚣的驳论声中保全职位。宽政八年[1796]，功存去世。第二年，智洞继承能化职务。智洞是美浓[在今岐阜]人，智略才学皆超过功存。他在就职那年，于学林内宣讲《大无量寿经》，继承功存的观点，主张“三业安心”之说。尽管各地群起反对，但智洞依仗他的才学智略，而且下面又有义霜、大鲁、正运等八名杰出弟子，还极力迷惑本寺的任职者，后来竟把起来反抗人统统逮捕，决心要使真宗的教旨发生一个大的变革。然而由于道隐、大瀛二人，特别是大瀛的努力，使智洞的目的没能达到，大瀛最初写了十六条质疑给学林，又著述《金刚錍》三卷，措词深刻，

（旁注：三业惑乱；功存的三业安心；智洞的三业惑乱；道隐、大瀛的努力；金刚錍）

① “三业惑乱”：功存著《愿生归命辨》，主张“三业归命”，智洞又对此加以发展，由此引起非学林派的反对，这种纷争，被称为“三业惑乱”。三业，即身、口、意，归命即“南无”，此特指皈依弥陀之意，“愿生”即“愿生净土”。他们主张，既然在“意”中信赖弥陀，愿往生，那么就应有敬礼等“身业”和称名念佛等“口业”，此即“三业归命”或“三业安心”。这与亲鸾的“一念归命”（也称为“一心归命”、“信心为本”、或“一念发起平生业成”）的专以“信念”作为“往生净土”依据的教说发生冲突，故被斥为“异安心”，“邪义”。

能暴露出智洞邪说要害，对是非的判断已近于决定。此时学林的压制，反而助长了各地反抗的气焰，他们或是闯入本山（西本愿寺），或是向地方领主控诉。幕府虽然向西本愿寺下达镇抚之令，但西本愿寺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最后把此事上诉二条城官府。于是，两派的首领被召到二条城，让他们对面辩论，后来幕府又把他们调到江户审问，下令把智洞及其徒义霜等人处以流罪或是驱逐出去，这样，事情才平定下来。此时是文化三年[1806]。从《愿生归命辨》开始问世到此时共四十三年，从智洞把纷争扩大至此时也经过了十年。其宗本来就是以"一念归命"的他力信心作为从开祖亲鸾以来宗义的核心的。智洞从权势利益的目的出发，私断宗义，违背祖训和师（僧朴）说，因任职关系采用功存的教说，力陈"三业安心"之说。这是这次纠纷的主要原因。

幕府裁决

在东本愿寺创立学寮以后虽然也发生多次关于"安心"论的论争，但请政府来裁决是非则是由**顿成主张异义**而引起的。顿成是能登［在今石川］人，天保年间［1830—1844］主张"**机深心自力说**"①。弘化四年［1847］，法主光胜上人让大含、德龙、澄玄、宣成等人命他纠正。顿成写了悔过书，但不久，顿成又秘密地贿赂本寺的任职者，让他们退回悔过书，再次主张原来的观点。学寮和各地信徒为此发生骚扰。幕府召唤讲师灵晅，嗣讲澄玄、观月询问宗义，并命令东本愿寺判定顿成所主张的异义。法主又再次让德龙、灵晅、义让、秀存等人找顿成进行查问，但顿成已经决心主张邪义。于是，幕府把顿成关进牢狱，接着又处以墨刑游街四日。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根据大赦令，顿成才被赦回故乡。但是他仍然心怀不

东本愿寺顿成的纠纷

幕府公裁

① "机深心"也写作"机深信"、或"信机"，"机"，即佛教所说的"机根"。真宗主张，个人的身、口、意三业属于"自力"，但作为深信弥陀、愿生净土的"信机"则属于"他力"。这一"信机"是"往生净土"的决定因素。顿成的主张与此冲突，故被斥为"邪义"。

满，在明治时期依然不停地倡导异义，为此曾前后两次受到东本愿寺的处罚。顿成于明治二十年[1887]以九十三岁去世。

第十六章 日莲宗中兴的三师和谈林的起源

自从天文五年"法乱"①以来，日莲宗僧俗经过艰苦经营，把烧毁的二十一寺很快重建起来，如同妙显寺、本国寺等寺院不仅没有受到睿山和石山战争那样的灾难②，相反，日阳、日乘等两个僧人却得到织田信长的信任，而且当时有不少将士也皈依日莲宗；因而日莲宗在京都及其附近地方逐渐流行。文禄年间，本国寺的日祯因得到加藤清正③等人的皈依，所以使本派势力大得发展，日祯的门徒日尊到了关东，被推任为本门寺和妙本寺之主，与此同时，久远寺的日新自德川家康成立幕府以来得到他的皈依，因而使积年处于沉滞状态的关东日莲宗，也一时出现兴旺的景象。在当时的关西，日重学德兼优，负一代之盛望，他的门徒日乾、日远二位英俊，相继到了关东，使久有隔阂的关东、关西日莲宗，至此得到融和；随着日重这一门派的学风的流行，日莲宗在关东、关西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因为这个缘故，日重、日乾、日远三人并称为"日莲宗中兴的三师"。

将士皈依日莲宗

日尊、日新的出世

中兴的三师

日祯的门徒日尊开始到睿山学天台宗，在山内认识同学僧日统、日生等。后来日统回到下总饭家开设讲席，日生不久也到饭家

---

① 参看本书第214页第三期第二十五章末段。

② 指睿山被织田氏烧毁和织田氏在石山战争中打败真宗，参看本书第三期第三章和第二十七章。

③ 加藤清正(1562—1611)安土桃山时代和江户前期的武将。

帮助他，日统圆寂后，日生转到饭高开设讲场，首次聚集众徒讲天台宗三大部[《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日尊在京都听到日生的盛举，也到饭高帮助他，此后这个讲场更见繁盛。而被称为饭高谈林。日莲宗有谈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这个谈林被称为"宗门根本谈林"。此后日生的门徒日圆开设中村谈林，日祐又开设小西谈林，都是仿效这个谈林的。日生后来把饭高谈林让给日尊，自己则回到京都开设松崎谈林。与此同时，日重与本国寺的日祯商量，在寺内兴建了求法院，作为讲三大部的讲场。这个讲场就是所谓的六条谈林（又叫求法院谈林）。日重的门徒日乾、日远，都出身于这个谈林。除此以外，还有西谷、鹰峰、山科、鸡冠井、东山、南谷、久昌寺(以上是日莲宗一致派)、宫谷、三泽、大沼田、细草、大龟谷、小栗栖、尼崎(以上是日莲宗胜劣派)等谈林，其数达十九个之多(其中一致派十二个，胜劣派七个)。各谈林的修学顺序虽不一致，但大致有名目部、四教义部、集解部、观心部(以上称"小部"，各需听讲三夏)、玄义部(听讲八夏)、文句部(夏数不定；以上称为大部)、止观部(中座十五人)、上座部(五人）等的差别。在上座中，立一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的等级；二老以下，顺次担任小部的能化；一老即玄义部的能化。在玄义部结束授讲以后，称为"谈林成功的出家"，从进名目部至此约需三十年；在"谈林成功"之后，还需三十年才能升任文句部能化，在此部结束授讲，则称为"位阶法腊满足的出家"。止观部不设能化，是同席互相讨论。以上是日莲宗一致派谈林的概况，而在胜劣派的谈林中，则分为名目、条个、集解、指要钞、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十八个所化[学僧]称中座，其余叫例座)、中座(兼学《止观》)、上座等部；上座之中的下面三人称为"部头"，上面五人称为"五老"；从二老以下到五老，顺次担任名目等部的能化；一老担任玄义的玄能("玄义部"能化)，玄能的职

日生首次聚集众徒讲三大部

宗门根本谈林

日莲宗的十九谈林

一致派谈林的制度

胜劣派谈林的制度

务结束以后，退出谈林，担任本国寺等地的轮班住持，并担当讲授《文句》的能化。此外如本成寺等地的谈林虽然多少有些不一样，但这里就不详述了。

日重上人

日重上人，号“一如院”，父京都人，因事到若狭[在今福井]，日重即生于此地。他刚七岁即随父回到京都，投本国寺当沙弥，以后因精修梵行[断淫欲的“清净之行”]而受到尊重。因“安土问答”而知名的妙国寺日珖，当时正在和泉[在今大阪]堺与日谛、日诠等人共同结社，研究天台宗的三大部。日重前去访问，并入社孜孜不倦修学，其智解超伦拔萃。后来他到南都游历，修学法相、因明等学，元龟年间[1570—1572]回到京都，住在本满寺，闭门修养，其门学的造诣更加高深。他后来应本国寺日祯的请求，在此寺兴起了求法院，闻风前来就学者充塞门庭。当时已经有了饭高谈林等，而日重兴起的六条谈林，却与他的学德一样，名声最高。经过七年，他讲完天台宗三大部。日乾、日远等人是他的门徒，早已名声四扬。庆长四年[1599]，日重得到饭高谈林的聘请，他固辞不就，而推举日远前去就任。庆长七年，身延山久远寺特别招请他当住持，他又固辞不往，而推举日乾。日重于元和九年[1623]闰八月六日于本满寺的旧草庵中圆寂，年七十五岁。日乾、日远追尊老师为久远寺第二十代的列祖。

（旁注：求法院；六条谈林的盛况；示寂）

日乾上人

日乾上人，号寂照院，俗姓家本氏，代代是越前的武士，其父沦落若狭的小滨，日乾即生于此地，自幼出家，父死之后，随母回到京都，投本满寺日重门下，时年十二岁。从此以后，他跟着日重研究三大部，后来又访园城寺修俱舍宗，历经南都各寺学习法相、律等学，先后数年时间；在日重兴起求法院的时候，他与其他弟子首先致力此业。庆长七年[1602]，日乾被推为身延山住持，但仅经一年便又归到日重门下。庆长十四年，他再次被推为身延山住持，致力于

（旁注：身延山住持）

整顿一山的制规。身延山从出了行学院日朝以来，已七十余年，日见衰颓，天正年间［1573—1591］出了慈云院的日新，曾努力进行恢复，以后又有日贤、日道继之，但他们仅仅维持旧业而已；到此时，日乾上人负一宗的盛望人身延山，继承日新的遗志，着手兴隆身延山的事业。庆长十九年［1614］，他退隐，又回到京都，宽永四年［1627］，于鹰峰结庵居住，学徒云集，至有鹰峰谈林之称。日乾于宽永十二年［1635］圆寂，寿七十六岁，他所著的《宗门纲格》，据说是献给后阳成天皇的，现在已刊行于世。继承日乾上人之后的是日远上人。

退隐

开创鹰峰谈林

日远上人号"一道"，称"心性院"。他俗姓石井氏，代代住在京都，年刚六岁便侍奉日重，稍长后便研究三大部，后到南都修学俱舍、法相、律诸学，庆长四年［1599］二十八岁，应饭高谈林的聘请担任了那里的化主［教化之主］，庆长九年继日乾担任身延山住持，不久又退隐大野，以教养学徒为己任。后来在元和元年［1615］再次被推任身延山住持，在此虽仅一年，但因兴起西谷谈林，使全山的学风为之一振。此后他又退隐大野，孜孜不倦地讲说教义。在池上的日树获罪的时候，幕府招请日远，施以本门寺和妙本寺。可是他不耐繁剧的日常寺务，便幽居于镰仓的经谷。在宽永十九年［1642］三月五日，日远回到池上圆寂。他的著作有《法华大意》等。据说他关于三大部的笔记加在一起达几十册。

日远上人

饭高谈林的化主

退隐大野

再次成为身延山住持

示寂

第十七章　日莲宗不受不施派的兴起

日重、日乾、日远等人的出世，使日莲宗内兴起天台之学，与此同时，关于宗义的研究也渐次盛行，和日乾、日远同时的还有日奥、日讲等人。他们专门研究宗义和教典，最后以此当作宗祖日莲上

人以来的法制而与日重的门徒相对抗，倡导“不受不施”之义①。日奥上人出生于京都，自幼出家，师事妙觉寺的日典，文禄元年[1592]继日典住持妙觉寺。文禄四年九月，丰臣秀吉在妙法院请一千僧人举行法会，日莲宗的僧侣也在受供养之列。日奥上人宣称，“不是一宗，虽是国恩也不受其供养”，并列举自宗祖日莲上人拒绝镰仓幕府施舍以来的历代高僧的事迹，而不参加这个供养法会，倡导所谓不受不施的教义。然而日重等人不仅参加幕府的供养法会，而且反以日奥所主张的教义为“异端邪说”，加以排斥。在这种情况下，日奥在同月离开妙觉寺，退隐丹波的小泉。庆长四年[1599]，日奥奉德川家康之召到大阪城受审，妙显寺的日绍又以“受而不施”之义在城内与他辩论，尽管如此，日奥上人却更加坚持“不受不施”之义，认为“受而不施”之义是违背宗义的，不向日重、日绍等人屈服。因此，幕府以“异端邪说”问罪，庆长五年六月，把他发配对马国[在今长崎]。日奥在流放的地方仍坚持其义，由于不接受非日莲宗者的施舍，所以衣食无源，饥寒交迫，据说仅仅以草为衣，以木为食来维持生命。他这样饱尝辛苦地度过了十三年，其意志节操益见坚强，庆长十七年[1612]才被赦免回到京都，再次住妙觉寺；虽说要幕府公开承认“不受不施”的教义，但当时的日奥上人只在妙觉寺内静养老躯，再也不象以前那样进行抗诤了。尽管如此，日奥上人所唱导的“不受不施”之义却不顾日乾、日远等人的攻击，仍在宗内流行，而到宽永五年[1628]，本门、妙立二寺的住持长远院日树，在关东与日重门下的学僧对抗，也竭力主张此义。日树开始不接受德川秀忠夫人浅井氏葬礼的布施，把身延山僧众接受这一

日奥上人

供养妙法院的千僧

倡导不受不施的教义

日重上人排斥不受不施教义

德川家康的召请

城内的辩论

发配

辛苦达十三年

赦免

日树倡导不受不施

① “不受不施”，即不接受非日莲宗者的施舍、供养；不向“不信谤法者”施舍、供养(包括说法)。日莲宗内的不受不施派以日奥为创始人；这一派后又分出日讲的“不受不施讲门派”。按“供养”，一般指供养、资助“佛、法、僧”，也就是所谓的施舍。

布施作为"过错"而进行斥责，倡导"不受不施"之义。当时宗内以学德著名的"中村谈林"化主日贤，也支持日树，同样主张"不受不施"之义，接着，小西、平贺等谈林的日领、日弘、日进、日充等人，也在四方呼应，支持日树、日贤的教义，自此以后，"不受不施"之义蔚然风行于关东各谈林之间。身延山主日暹为此大忧，与日辽等人一起和日乾、日远谋划压制的方法，最后以"异端邪说"向幕府上诉。于是，幕府召日树、日贤等人进行审问，按照日乾、日远、日暹等人的建议把这一伙人流放，而把本门、妙本二寺赠给日远，这样才使延续了三年的骚扰得以平静。妙觉寺的日奥上人在日树、日贤被判罪之年，即宽永七年[1630]三月于此寺圆寂，年六十六岁。同年四月，幕府因为日树、日贤等人的事件，再次禁止倡导日奥的"不受不施"之义。但是在以后关西、关东私下里倡导"不受不施"之义的，相继不绝，在日奥上人以后，有日讲上人继承。日讲在日奥寂后的第六年，年刚十岁，投妙觉寺出家，专心研究宗义，后来游历关东各谈林，更加究明宗义的奥义，经常以日奥上人为前师，坚守"不受不施"义。关东诸谈林中，平贺的日述等人称为"悲田派"、"恩田派"等，也都主张"不受不施"，与日讲等人往来。身延山主日境对此很憎恶，与日丰等人策划，依宽永七年前例上诉幕府。可是日境寂于半途，而日述这一伙人更加壮大。宽文五年[1665]，幕府特别告诉日讲、日述、日院等人，寺领地和田园都属于幕府的"供养[施舍]田"①，日讲乃作《守正护国章》一篇上交幕府，详述"不受不施"之义，他说，寺院所领有的土地、田园等，是出自国王的"仁恩"，而不是所谓的"供养"，日述、日院等人也几次上书陈述此意，但都

日贤倡导不受不施

日暹谋划压制不受不施派

日树等被流放

日奥上人示寂

禁止不受不施派

日讲上人

悲田派、恩田派

日境等的压迫

幕府的控制

① 这是幕府对"不受不施派"的诘难，既然接受国家的"供养田"，为什么讲"不受供养"？日讲等人辩说，这是表示国王"仁恩"的"恩田"，不属于敬奉"三宝"的"供养田"。因此这一派也叫做"恩田派"。"不受不施"派中的另一派屈服幕府的压力，说寺领地是属于国家施舍给"贫穷可悲者"的"悲田"，因此这一派也叫做"悲田派"。

被驳回。幕府听从身延山主日奠等的请求，对日讲、日述、日院等人进行审问，最后判了日讲的罪，发配日向[今宫崎]的佐土原，把日述、日院等人也处以流罪。日讲在流放的地方住了三十年，元禄十一年[1698]寂于此地，寿七十三岁，日述、日院也同样在流放地方圆寂。至此，日莲宗皆以“受而不施”作为宗义，即使有追慕日奥上人之风者，也只不过是在内部相信“不受不施”之义罢了，以后二百年来，没有倡导这一说法的。到了明治九年[1876]四月，由于日正请求继承日奥上人的学派，政府才给以承认，开始有不受不施派的名称。明治十五年[1882]，根据日心的请求，政府又承认不受不施讲门派的分立，开始有这一派的名称。所谓“讲门派”，虽然也主张“不受不施”之义，但据说日讲与日奥的门徒日尧、日雅等人在关于“本尊论”上有分歧，各以所谓“清浊一结”和“清浊别结”之义作为区分其系统的根据。

日讲等被流放

示寂

不受不施派的断绝

不受不施派的再兴

讲门派的分立

第十八章　黄檗宗的创立和隐元禅师的事迹

德川幕府的初期，虽然临济宗、曹洞宗都出现两三个高僧，但在明极禅师以后，几乎没有中国的高僧来到日本，禅寺的制规和风气已很荒废，值此之际，隐元禅师的光临，才打破了这种沉寂局面。隐元禅师一到，驱逐了禅海的寂寞，黄檗宗的成立，进而挽回了临济宗、曹洞宗的局势，黄檗山万福寺这一门派的禅风，对于临济宗、曹洞宗来说，也放出异样的光彩。

生地、俗姓

隐元禅师，名隆琦，明代生于福州福清县，俗姓林氏，六岁时，父亲去楚地旅行失去音信。隐元禅师年龄稍大以后，念父之心非常殷切。年二十一岁时，与母商量离别故乡，到了绍兴，四处寻找

父亲，后来到南海普陀山[在今之浙江省舟山岛]祈求观音冥助，然而他一到此地，就想皈依佛门，于是投身寺院，担当了茶头执事。明泰昌元年[1620]，隐元二十九岁，登黄檗山跟鉴源禅师剃发出家，不久周游各地，历访明师，在金粟从密云和尚参究禅宗法门，最后随密云和尚应黄檗山方面的邀请，再次入山，正赶上费隐和尚也到了黄檗山，他立即拜费隐和尚为师，更加着力研究禅宗法门。崇祯十年[1637]，隐元禅师接费隐和尚继承黄檗山法席，后来转住福岩、龙泉等禅寺，又登黄檗山开设法席，门下就学者如市，无得、慧门、也嬾、木庵、虚白、即非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他作为当代的杰僧，名望很高。清顺治六年[1649]，蕴谦应长崎福济寺的邀请来到日本；顺治八年[1651]，也嬾应长崎崇福寺的邀请，辞别隐元禅师向日本出航，然而不幸在途中遭遇风浪，淹没海中。隐元听说，痛悼不已，作偈吊唁。在也嬾遇难以后的顺治九年四月，兴福寺逸然等人准备厚礼和书信，请隐元禅师东渡。当时蕴谦、灵叟等人居住长崎，使隐元禅师的名声传到四方。逸然等人对隐元更加敬仰，同年八月再度送信给他，接着又派僧自恕、古石等人前去邀请，非常殷勤。隐元禅师在顺治十年[1653]十一月第四次接到邀请信时，对他们的诚恳非常感动，决定出航东渡，并把此意告诉门弟。次年三月，他把黄檗山法席让给慧门，与弟子大眉、独湛、南源、独吼等弟子平安到达长崎。此时是日本承应三年[1654]七月五日，禅师已六十三岁。逸然等人非常高兴前往迎接，福济、崇福、兴福等寺，争着接待他。曹洞宗的铁心、独本，临济宗的独照等人，相继到他门下受教，铁牛、铁眼、潮音等僧，也前来参谒。隐元禅师来日本还不到一年，他的道声已传遍东西，似乎有把日本禅海翻倒过来之势。到明历元年[1655]七月，应妙心寺龙溪大德挚意请求，他从长崎出发，海路到达摄津，入富田的普门寺，在万治元

幼时事迹及出家的缘由

在黄檗山剃度

继承黄檗山法席

门下诸英才

蕴谦东来

也嬾东来

逸然的招请

决心东渡

让出黄檗山法席

到达长崎

诸学僧前来请教

入普门寺赴江户

年[1658]带着诸弟子到达江户，十一月一日，谒见将军德川家纲，又受到海福、绍泰等寺的接待。第二年六月，隐元禅师受赐山城[在今京都]宇治地方的土地，经过与龙溪等人筹划，在此地着手建寺。宽文元年①[1661]八月，工程结束，号曰黄檗山万福寺，寺院的一切制规都依照中国旧例。酒井忠胜[大老]、稻叶正则[老中]等幕府臣僚，赠送金帛的很多。宽文三年正月十五日，特承将军的旨意，在万福寺举行祝国开堂法会。各宗的高僧相携赴会。从此以后，隐元禅师的盛名宣扬于诸宗之间。后水尾上皇下敕龙溪讯问禅旨。隐元禅师书写禅法要旨上奏。上皇满意，赐以佛舍利和御香等物，并赐金若干，命在黄檗山内建立舍利殿。宽文四年九月，隐元把法席让给高徒木庵，自己退隐到松堂。延宝元年[1673]，他根据上皇的敕问，又上奏禅法之要，因而受赐锦织的大悲观音像和御香。同年二月生病，作遗训付与诸弟子，四月二日，上皇赐以大光普照国师之号，过了三天，他圆寂于松堂，寿八十二岁。其著作有《弘戒法仪》、《语录》、《云涛集》等。以无得为首的嗣法弟子有二十三人，其中龙溪、独照、独本三人是日本人，其余都是中国人。木庵、即非、慧林等人，前后东渡帮助隐元禅师从事化教，他们在黄檗山内各建造一院。因此，后代继承他们法脉的人，根据他们的院号称为“万寿门(木庵)”、“瑞光门(即非)”、“龙兴门(慧林)”等。

开创黄檗山 / 祝国开堂法会 / 上皇敕问 / 建立舍利塔 / 让出黄檗山法席 / 赐国师号 / 示寂

第十九章　木庵、高泉二位禅师和黄檗山其后的状况

木庵禅师

隐元禅师创立黄檗山后，仅三年就退隐松堂，而让木庵禅师

① 原书作“宽永元年”(1624)，疑误，当作“宽文”。一般认为此寺于宽永三年竣工，而非元年。

掌管一山。木庵禅师，名性瑫，俗姓吴氏，明朝泉州晋江人，自幼出家，二十五岁时碰到鼓山的永觉和尚，皈依禅宗，历参密云、费隐诸老僧，后来投隐元禅师门下，与慧门、也嬾、即非等人皆闻名当代。在隐元东渡的第二年，即明历元年［1655］，他被召请到长崎，第二年，即非也应邀到达长崎；同时都在长崎，他们被称为“二甘露门”。木庵不久来到摄津，投普门寺，宽文初年与龙溪等人共同帮助隐元禅师，从事开创黄檗山的事业，宽文四年［1664］继承隐元的法席，时年五十四岁。当初规定，黄檗山的法席是需要三年轮换主持的，但隐元在这个时候改为由木庵单独主持。第二年三月，木庵应铁牛、慧极的请求，开三戒坛场，登山受戒的达五千余人。七月，他到江户参谒将军德川家纲，拜受万福寺领有山林田园的特许证。接着，将军又赠给白银二万两。木庵营建天人师殿、佛殿等，结构十分壮观。天皇又赐之以紫衣。此后，黄檗山更加兴盛。一个叫做青木端山的人，对木庵禅师深为皈依，在江户的白金兴建紫云山瑞圣寺，请木庵前来传法。木庵再次到达江户，铁牛、潮音等人也接着东下。自此之后，黄檗山的禅风扩展到关东地方。宽文末年，在即非、大眉等人圆寂以后，木庵的道誉更高，他往来于黄檗山、紫云山之间，大力传法。延宝三年［1675］，他把瑞圣寺付与铁牛，延宝八年，又把黄檗山的法席让给弟子慧林，然后退隐，于贞享元年［1684］正月圆寂，寿七十四岁。木庵禅师在各地奠基的禅寺有瑞圣寺、冰明寺、千年寺 方广寺等，嗣法弟子有四十余人。铁牛、慧极、潮音等，是木庵门下的三杰。而在木庵寂后，所谓“三杰”都留在关东。铁牛名道机，石见人。慧极名道明，长门人。他们相继入木庵门下参究禅法。铁牛继任瑞圣寺的法席，十三年后让给慧极，自己到牛岛开创弘福寺，共同传布黄檗宗的禅风。潮音名道海，肥前人，宽文九年［1669］在上野的馆林开

东渡日本

继承法席

赐紫衣

黄檗扩展到关东

入寂

门下三杰

关东黄檗宗第一个禅寺

创广济寺，这比开创瑞圣寺更早一年，此寺是关东的第一个黄檗宗禅寺。后来他住在江户，帮助铁牛传法。潮音兼学神道、儒，著书很多，有《指月夜话》、《坐禅论》、《雾海南针》、《大成经破文答释编》等流行于世。元禄元年[1688]，他先于铁牛、慧极于上野的黑泷山圆寂，寿六十八岁。铁眼虽然没有被列入“三杰”之中，但道誉也很高。铁眼，名道光，肥后人。他立志刊印《大藏经》，经过十余年的

黄檗版大藏经

艰难经营，终于在天和元年[1681]刊印完成，此即所谓黄檗版大藏经。天和二年，他五十三岁圆寂。铁眼的门徒松云，在本所开创五

五百罗汉寺

百罗汉寺。在木庵禅师以下，当时的杰僧虽然都弘布黄檗宗的禅风，但在所谓“三杰”下关东以后，黄檗宗在关东地区特别兴盛。

黄檗山的状况

黄檗山在木庵以后，慧林仅一年就圆寂，其法席由独湛继承。可是因为当时木庵门下的诸杰僧都在关东，独湛又厌弃世上事务，只以念佛为事，所以山风逐渐衰颓，但是在高泉继承独湛的法席以

高泉禅师

后，隐元禅师的事业又稍有振兴。高泉，名性潡，清朝福州福清县人。他在中国的黄檗山从慧门的门下受法，宽文初年应隐元禅师之召东渡，与龙溪等人交游很深，由于龙溪的推举，屡次受到宫廷的优待，延宝三年[1675]六月，著《扶桑禅林僧宝传》五卷献上，逐渐在各宗之间享有盛誉。高泉曾在山城开创佛国寺，灵元上皇敕赐寺额。元禄五年[1692]正月，高泉从佛国寺入黄檗山继承法席，并拜受朝廷特赐的紫衣。元禄八年，他到江户拜谒将军德川纲吉，在城中说法。同年十月，他在黄檗山圆寂，后世称他是“黄檗宗中

著作

兴之祖”。其著作有《扶桑僧宝传》、《续扶桑僧宝传》、《东渡诸祖传》、《东国高僧传》、《释门孝传》、《洗云集》等。他的门徒以了翁最

了翁禅师

有名。了翁，名道觉，出羽人，自幼出家，皈依临济宗，在隐元禅师东渡之际，前往参学。后来他到江户卖药，以其所得的巨利兴修寺塔，贞享元年[1684]在东睿山兴起“劝学寮”，聘请国内外的学师培

养学徒，其德化传布于四方。了翁于宝永四年[1707]五月圆寂，年七十八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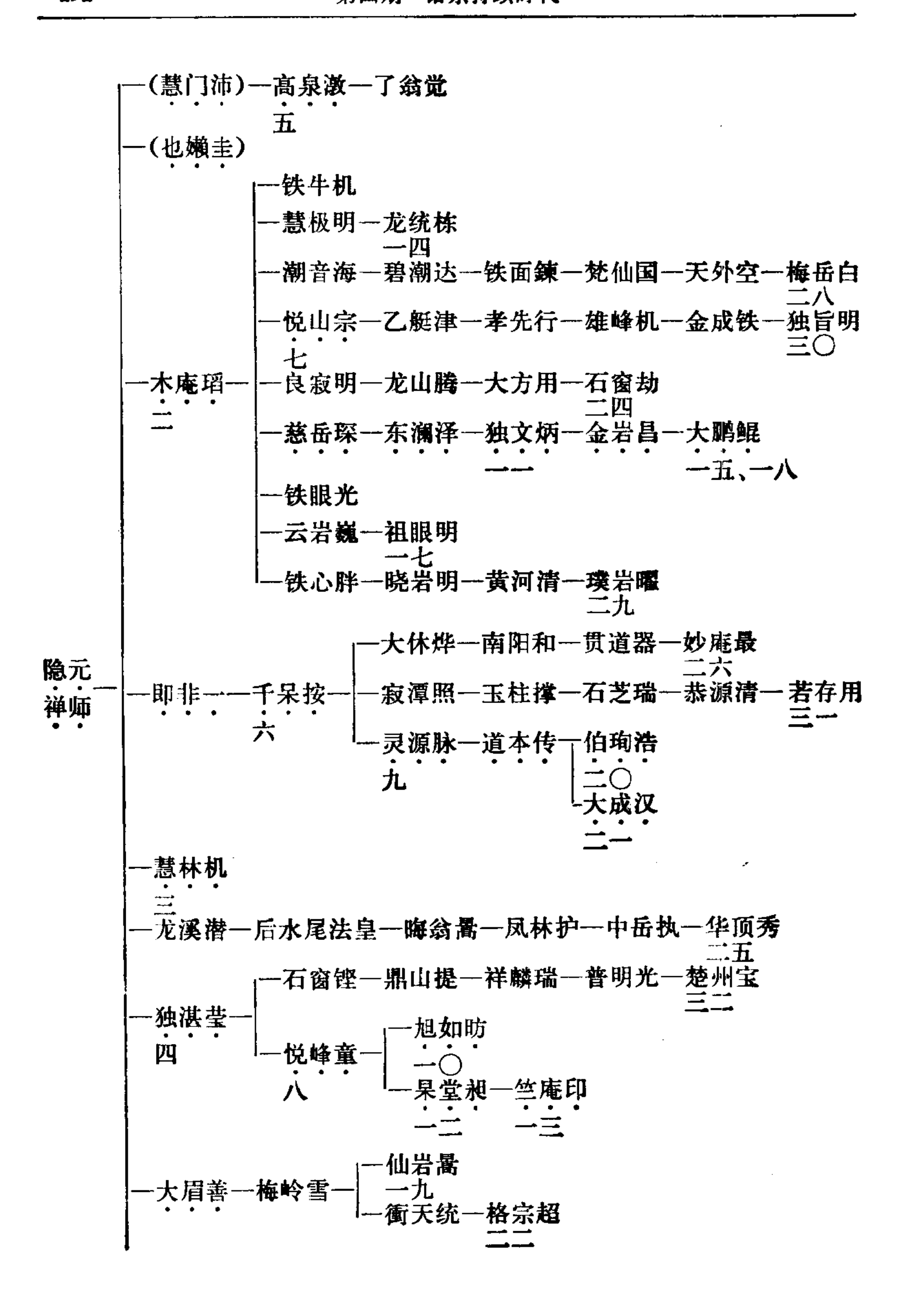
黄檗山的住持在高泉以后，经过千呆、悦山、悦峰、灵源、旭如、独文、杲堂、竺庵几代，到龙统时，才由日本人继承法席。龙统名元栋，大阪人，出家入慧极的门下参究禅法，成为嗣法弟子。他最初住长崎的东光寺，道誉很高。元文四年[1739]，竺庵依照幕府的命令退隐，而由岭冲、雪巢、泰州、百拙、实门、翠峰等人共同管理黄檗山。元文五年四月，幕府特召龙统继承法席。他当时已七十八岁。龙统专心筹划以使黄檗山兴隆。幕府施舍钱财以供寺院用费。延享元年[1744]，龙统推举大鹏继承法席。大鹏，名正鲲，清朝泉州人，享保[1716—1735]初年东渡，留住长崎。此时进黄檗山任住持。经过百痴、祖眼，宝历八年[1758]他又一次继承黄檗山法席，继续从事前业。大鹏以后，伯珣、大成都是清人互相传受，而在大成以后，格宗、蒲庵、华顶等人都是日本人互相传受，再也没有中国人继任。然而山风逐渐衰微，嘉永年间[1848—1854]良忠前往，担任住持时，才暂时出现振兴的局势。良忠，名如隆，近江爱知人，在华顶、石泉的门下参究禅法，最后从石泉嗣法。他到各地巡游，传布禅法，所到之处，道俗云集而来。嘉永四年，他继承黄檗山的法席，安政四年[1857]退隐，住在摄津的庆瑞寺，庆应元年[1865]寂于因幡的显功寺，年七十三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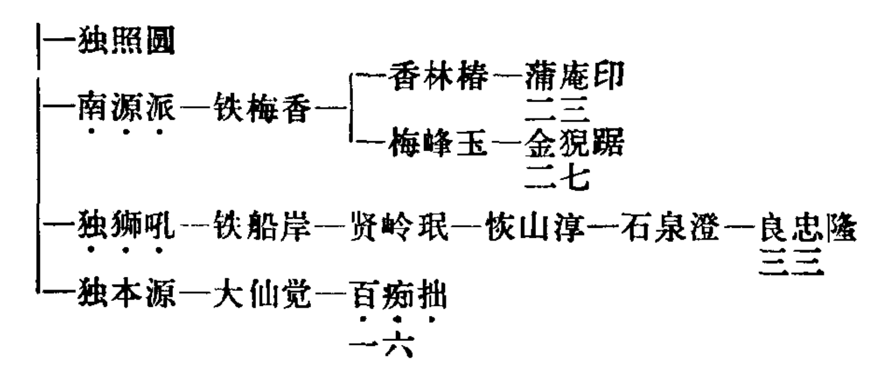
日本人主持黄檗山的开端

大鹏

山风衰微

良忠和尚


隐元禅师
(慧门沛)—高泉潡—了翁觉
五
(也嬾圭)
木庵瑫
二
铁牛机
慧极明—龙统栋
一四
潮音海—碧潮达—铁面錬—梵仙国—天外空—梅岳白
二八
悦山宗—乙艇津—孝先行—雄峰机—金成铁—独旨明
七
三〇
良寂明—龙山腾—大方用—石窗劫
二四
慈岳琛—东澜泽—独文炳—金岩昌—大鹏鲲
一一
一五、一八
铁眼光
云岩巍—祖眼明
一七
铁心胖—晓岩明—黄河清—璞岩曜
二九
即非—千呆按
六
大休烨—南阳和—贯道器—妙庵最
二六
寂潭照—玉柱撑—石芝瑞—恭源清—若存用
三一
灵源脉—道本传—伯珣浩
九
二〇
大成汉
二一
慧林机
三
龙溪潜—后水尾法皇—晦翁嵩—凤林护—中岳执—华顶秀
二五
独湛莹
四
石窗铿—鼎山提—祥麟瑞—普明光—楚州宝
三二
悦峰童
八
旭如昉
一〇
杲堂昶—竺庵印
一二
一三
大眉善—梅岭雪
仙岩嵩
一九
衡天统—格宗超
二二



名字下有重点者是中国人，加括弧者是未来日本的僧人，名字下的数字是黄檗山住持的代数。

第二十章　普化宗和修验道

普化宗之祖

普化宗是禅宗的支派，以中国的普化禅师[①]为祖。起初有一个异僧，叫做朗庵，与一休[宗纯]禅师为友，关系密切。他非常崇拜临济宗第四代祖风穴[延昭]禅师的禅风，自称为"风穴道人"，常常吹奏洞箫。据说朗庵在宇治川的旁边建立圆音寺，普化宗由此兴起。

普化宗传入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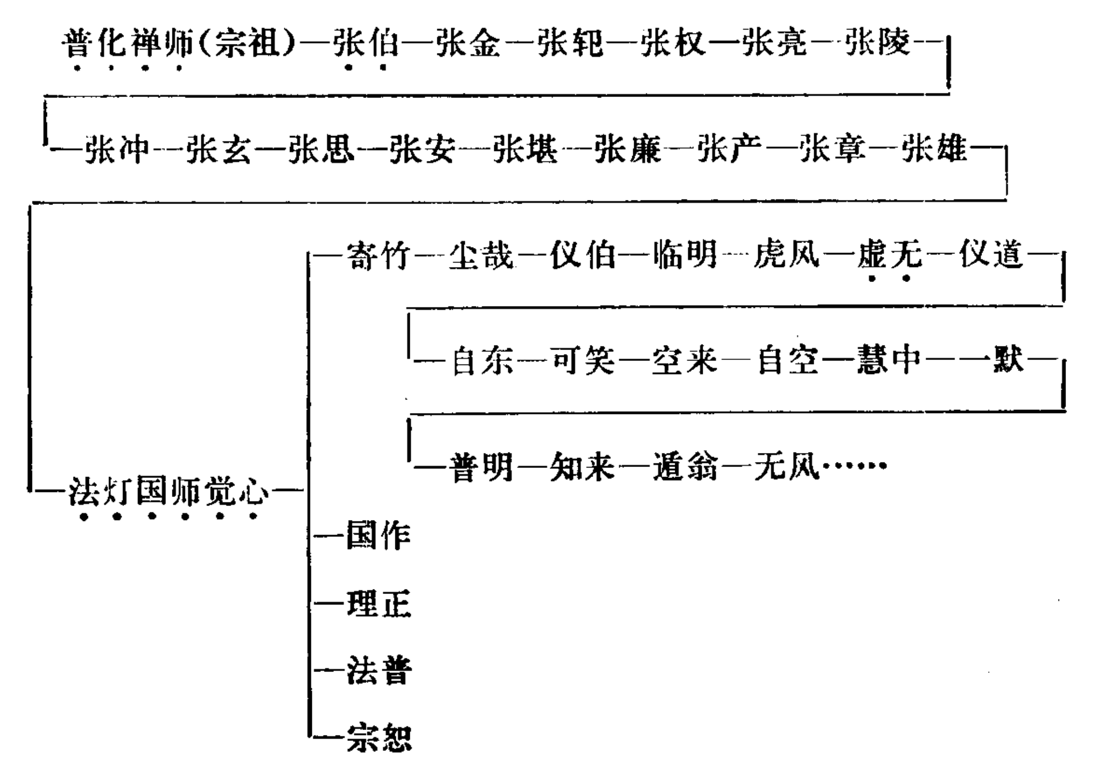
最早以前，"法灯国师"觉心在建长元年［1249］到中国，在护国寺佛眼禅师门下参学。当时一个叫张雄的人善长吹箫，觉心听到清雅悠扬的箫声很受感动，就跟他学习。他回国以后，把这个技艺授传给寄竹，以及国作、理正、法普（一作"宝伏"）、宗恕等人。有人说，国作以下的四位居士是跟觉心从宋地归化日本的。寄竹以下的第五代是僧"虚无"。他开始规定了衣服规格，制出天盖［一种僧帽］、挂络［短袈裟］、副子等，并且发明叫做"雾海篪"、"虚空篪"的两个曲子。僧虚无是楠正成之孙，避世为僧，吹箫流浪四方。据说，"虚无僧"的名称就是从他开始的(也有人说，普化宗的僧徒以"虚无空寂"作为宗义，因此本派的僧称做"虚无僧")。此后，流浪之徒

规定服制

虚无僧

① 唐代镇州的普化和尚，传说曾师事盘山的"积禅师"。详见《宋高僧传》卷二十、《景德传灯录》卷十。

往往皈依此宗，建寺院、分派别，逐渐兴盛起来。现在将普化宗的传承关系图示如下：



在当时本派还没有一定的宗名和制度，只是有这样一种佛教的流俗罢了。

德川时代以后的普化宗

到德川氏执掌政权，为了收容各地的浮浪武士，便让普化宗作为禅宗的一个派别，给制定各种法度。以普化宗当作“勇士浪人之隐家，武人修行之宗门”，禁止非武士加入此宗，严格衣服之制，允许本宗的人携带木刀、护身剑，而禁止本宗以外的人拥有箫。而且又派遣“虚无僧改”[僧职]到各地去，监督宗徒的品行，开始称之为“番僧”。

番僧

此外，把下总[今千叶、茨城一带]的一月寺（勤诠派）、武藏的铃法寺(括总派)，当作普化宗总本寺的“触头”，在江户设置“宿寺”[办事机构]，称之为“江户番所”，又叫“风吕屋”。

一宗的本寺

还让京都的明暗寺(寄竹派)、常陆的心月寺(小菊派)、上野的理光寺(小笹派)、高崎的慈常寺(梅地派)等，做统辖各派的本寺。这样，普化禅宗才首次成立。而幕府关于虚无僧的法度，对浮浪之辈有

极大的优待，因而宗徒年年增加，曾盛极一时。与此同时，总本寺等利用禁止宗外之人持箫的条令，以授与所谓“本则”为名，追逐财利，致使连农夫、商人，也得到本寺的许可持箫吹奏。这样，普化宗逐渐堕落，变成象演艺家一样的组织，以后到明治时代终于灭亡了。

普化宗的所谓宗义，是普化禅师与临济禅师的临机应缘的语句，曰：

宗义

“普化居常入市振铎曰：‘明头来，明头打；暗头来，暗头打；四面八方来，旋风打；虚空来，连架打。’临济一日令僧把住云：‘或遇不明不暗时如何？’师托开曰：‘来日大悲院里有斋。’僧回举似济，济曰：‘我从来疑着此汉’。”

普化宗即以所谓“坐断明暗两头，通彻明暗不到之处，然后方可以一枝竹箫，得转大法轮”作为“本则”。本宗的仪式衣服在各派虽有差别，但在本堂都安置阿弥陀佛等佛像，早晚必读经。此外，都以天盖、竹箫、袈裟或挂络作为本宗必需的用品，其他备有铎铃、笛、大鼓、木鱼等，以供行法之用。

本则

关于日本修验道的起源，在前卷已提到一些，古代虽然有个役小角，但真言宗的修验道，却是以醍醐三宝院的圣宝僧正为祖的；天台宗修验道，是以圣护院的增誉僧正为祖；而到德川幕府时期，真言宗修验道称为“当山派”，天台宗修验道称为“本山派”。这两派在每年都要入大峰山进行修道祈祷，称为“入峰”，这是从役小角以来的旧规。“当山”，就是指这个大峰山，因为以入峰祈祷作为专职活动，所以称为“当山派”；所谓“本山派”，据说就是以“本觉[自觉]的山伏”[1]为宗义的意思。

修验道

当山派及本山派

入峰

---

[1] “山伏”，即以山野为家，修苦行的意思。“山伏”的直译是伏卧在山上。

第二十一章 增上寺和两本愿寺关于宗名的争论

江户时代各宗的纠纷

江户幕府的政策，是让僧侣陷于关于位阶和寺禄的争斗之中，从德川幕府成立到其末年为止，除了天台宗安乐院派和日莲宗不受不施派的兴起、以及真宗关于“安心”问题的纷争以外，很多纷争是与教理和宗教的本义没有关系的，只不过是争权夺利罢了。象这样的纠纷，各宗各派都有，特别以东、西两本愿寺的冲突为最，其他如兴正寺与西本愿寺之争，高野山学侣、行人及圣方之争，临济宗的大德寺和妙心寺与“五山派”之争，兴福寺的一乘院与二乘院之争，曹洞宗的总持寺与永平寺之争，也全属于这一类。这些纠纷毕竟是发生在一宗内部，并且大部分是由于计较权力而发生的，唯独净土宗和真宗关于宗名的争论，是发生在两宗之间；事情似乎很小，但有必要简单地谈谈其经过。

宗名争论的起因

亲鸾圣人虽然出自法然上人的门下，但就净土门的教相来说，他对“三愿”、“三经”、“三机”、“三往生”辨别了真假[1]，组织了教义，亲自以“净土真宗”或“真宗”作为本宗的名称。“一向宗”、“本愿寺宗”、“门徒宗”等称法，本来都是俗称，而不是宗徒自己称呼的。然而到德川氏制定由僧侣管理户籍，每年对各户确定改宗状况，个人的转籍需具有寺院证书这样一种制度时，首先就必须调查每个人所皈依的宗门，从而确定宗门名称就是必要的了。可是过去各个地方在公文、宗门簿、寺院证书上所用的宗名是不统一的。有时就有滥用“一向宗”等俗称的。

本愿寺等请求正式称为真宗

安永三年[1774]八月，由两本愿寺以及专修寺、佛光寺等向幕府提出请求：要向各大名公布，从今以

---

① 参看本书第 161 页第三期第十二章。

后在一切公文当中使用固定的宗名,必须记载净土真宗的本名。当时的"寺社奉行"松平忠济向宽永寺和增上寺征求意见：是否可以采纳？增上寺立即表示反对,以为:"净土真宗本是我家的宗名,如果公开允许本愿寺等寺用这个名称,这不仅使两家的宗名相混淆,而且最后使德川氏历代所皈依的本宗,成为所谓净土伪宗了。"他们以后小松天皇赐给黑谷金戒光明寺的"净土真宗最初门"敕额和后阳成天皇赐给增上寺的"武藏国丰岛郡增上寺为敕愿所,须开真宗玄行,奉祈宝祚无疆丹棘也"①的御诏作为根据,主张真宗之名只能归净土宗所有。然而两本愿寺等寺与之对抗,向幕府强烈申诉说,"凡是宗名都是以开山祖的命名作为本来名称,而法然上人自己以'净土宗'三字命名,其他如圣光、善慧等人也都用这三字的名称,未曾听说在亲鸾圣人以外有用'净土真宗'的四字名称的,因此毫无疑问,'净土真宗'本来就是我家的宗号";并依据龟山天皇在文永九年[1272]赐给的"久远实成阿弥陀本愿寺"名称的御旨中的"亲鸾圣人,开净土真宗,引导风俗"和其他一些证据,如后醍醐、后水尾、后柏原诸天皇的御笔文书、及幕府过去发布的布告、命令数十种,说明增上寺非议的无理。可是到了安永四年[1775]十一月,老中田沼意次让寺社奉行太田资言私下里告诉增上寺说,自今以后,本愿寺等寺的宗名在公文上应称为一向宗。两本愿寺一听这消息非常吃惊,再次向幕府上诉,但长期推延不得解决。安永六年二月,朝廷以"正在审理云云"的敕谕,撤销两方的申诉,但幕府和诸藩在公文上,很多地方仍用"一向宗"的名称;而在江户的增上寺、镰仓的光明寺,忽然挂出"净土真宗"的新额,其他净土宗的寺院,亦在门前建立"净土真宗"的标牌。

增上寺拒绝本愿寺等称真宗

本愿寺等的辩驳

幕府私下决定本愿寺等的宗名

幕府撤销两方的公诉

在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恰恰西本愿寺发生了"三业惑乱",因

① 原文系汉文。

东本愿寺抗议不服

此它不敢再向幕府请愿，只有东本愿寺等，仍要求幕府早日裁决。这样的事情，一直延续了十余年。天明七年[1787]，德川家齐继承将军的职位，松平忠信担任老中，在这个时候，德本寺的顿朗、宗恩寺的大旭、光圆寺的宝景（以上三寺在江户的浅草）三人，要趁此机会誓死达到多年的宿愿。宽政元年[1789]三月，幕府召请东本愿寺的执事僧["役僧"]和大旭、顿朗、宝景三人，告诉他们，此事难以从速解决，暂时恢复旧例，应待幕府制订命令。并且把此意告诉西本愿寺和净土宗的增上寺。后来，根据轮王寺宫的话，决定搁置三万日。现在真宗的宗名，实际是到明治五年[1872]才得到正式承认的。

搁置三万日

第二十二章　神、儒二道学者的排佛论

神、儒二道的学问，中古以来是被作为佛教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传播的，直到德川幕府初期，它们才逐渐脱离僧侣的控制，别立门户，最后形成所谓神、儒、佛三方鼎立的局势，以至由神、儒二道的学者提出了排佛论。儒道排佛的首领是林信胜（罗山）。林罗山开始受学于建仁寺之僧，后来以藤原肃（惺窝）为师，听讲宋学新注，因他有学问，被幕府任用，与天海、崇传同受尊崇。他依据旧习剃发，号称"法印"，然而追慕程朱遗风，把佛教当作异端邪说，在书中予以排斥。其子鹅峰、孙凤冈等人，继承家学，使排佛的风气更加盛行，凡是宣扬儒道者，都敌视佛教。于是，在宽文[1661—1672]初年，智脱写了«儒佛合论»十卷，与他们对抗，并且兼驳程朱之学。接着有«儒佛问答»、«儒佛或问»等书问世，儒佛之间的争论逐渐展开。神道教随着儒学也兴起，出现吉川惟足、山崎嘉（闇斋）等人。山崎嘉开始是妙心寺的沙弥，但后来蓄发信奉儒学，曾作«世儒剃

林罗山以后的排佛论

发辨》嘲弄林罗山，而且排击佛教。他投到吉川惟足的门下研究神道，最后创立“神儒合一”的垂加神道①，大力倡导这一流派，据说其门下有六千弟子。在当代负有盛望的大名会津的保科正之、水户的德川光国等人，都崇信神儒二道，竞相招聘这方面的学者，排佛论常在他们之间流行。元禄［1688—1703］年间的兴盛时期，神、佛、儒并兴；在神道方面，迹部良显（光海）、玉木正英（韦斋）等人继山崎嘉之后，作书与佛教对抗，经常论证佛教违背国体。迹部良显的《排佛论》最流行。黄檗宗的潮音兼学神儒，作《护佛神论》、《摧邪论》等书抵挡神儒道的学者。在儒道方面出了名震当代的新井君美（白石）、熊泽了介（蕃山）、伊藤维祯（仁斋）、荻生茂卿（徂徕）等人，他们同神道学者一样，也很嫌恶佛教。荻生徂徕的门徒太宰纯（春台）、山县孝孺（周南）等人，都在书中极力诋毁佛教，论说佛教损伤世道人心。这样，神儒的学者合力反对佛教，其抨击的锋芒几乎形成声势浩大的当代风潮。在这期间，只有水户的儒者森尚谦（严僴）排斥诸儒者的评论，而兼信佛教，宝永四年［1707］他作《护法资治论》十卷，宣扬佛教对社会的好处，主张“儒佛合一论”。不久，存道作《二教合璧论》五卷，暗中驳斥新井君美的《鬼神论》，也主张“儒佛合一”。尽管如此，排佛论的气焰方兴未艾，与太宰纯、山县孝孺等人同时，有富永仲基出现，他在延享二年［1745］作《出定后语》二卷，论旨十分尖锐，比在这以前的神儒学者的排佛论进了一大步。富永仲基是大阪人，通称为“道明寺屋吉右卫门”，开始学儒学，后来据说曾帮助黄檗山校印《大藏经》，得以通览研究佛教的经、律、论。他在《出定后语》中首唱大乘非佛说论，抨击诸宗，并引

神道的兴隆

会津、水户学者的排佛

元禄以后的排佛之徒

森尚谦的《护法资治论》

富永仲基的《出定后语》

大乘非佛说论

① “垂加神道”，宣扬“神道是天地间唯一之道”，天照大神（日神）具有“至高至大之德”，此德“存于人心”，“不教而知”，宣扬“忠君爱国”的封建道德。这一派神道教从“神垂以祈祷为先，冥加（保佑）以正直为本”二语得名。

据三藏作证明。净土宗的文雄首先作«非出定后语»进行反驳，接着，真宗的潮音作«掴裂邪网编»二卷，极力进行反驳论辩。服部天游在富永仲基之后再次唱“大乘非佛说论”。服部天游是京都人，家以织染为业，在空余时讲读儒佛之书，其中对佛教最留心，对天台宗、华严宗的教义发生疑问，最后作«赤裸裸»一书。此外，朝夷厚生作«释氏古学考»。文政四年[1821]，西教寺的潮音作«金刚索»一卷反驳«赤裸裸»。在仲基、天游、厚生的前后，有本居宣长、中井积善、正司考琪出世，他们从各个方面抨击佛教；其中本居宣长首次提倡所谓古道①，研究神道，虽然对以前的神儒佛都进行排斥，但主要致力排斥佛教。至于中井积善、正司考琪二人，则专门从实际的方面论证佛教各宗的弊害。积善是大阪的儒者，在宽政初年作«草茅危言»六卷，讲经世之策，在书中主张毁弃寺院，废除僧侣，特别抨击当时最盛行的净土真宗；考琪也作«经济问答秘录»，在其中论证诸宗的弊害。在天保年间[1830—1844]，平田笃胤继本居宣长之后，倡导所谓古道，大力抨击佛教，作«出定笑语»、«古今妖魅考»、«巫学谈弊»等，其中以真宗、日莲宗当作神道的二大敌宗。真宗的昙龙、南溪等人，相继作书，与他们对抗。昙龙作«垂钓卵»十二卷，南溪作«神佛水波辨»，共同与神道学者对抗。在天保十五年[1844]南溪又作«角毛偶语»五卷对抗«草茅危言»。在平田笃胤的前后，岩垣松苗、蒲生君平、藤田彪(东湖)、会泽安(正志)等都作书以抨击佛教为事，他们的论证都不出过去神儒学者的常套，然而他们都帮助了平田笃胤等人，自然形成了一股势力。

服部天游的«赤裸裸»

本居宣长的排佛

中井积善的排佛

平田笃胤的排佛

① 本居宣长以日本«古事记»为依据，提倡复古神道，宣称天皇出自神系，万古长存，人民应“遵从天皇”，“安居乐业”，并鼓吹以日本为中心的国粹主义思想。

第五期　明治维新以后的佛教

[1868—1898年]

第一章　明治初年的状况

在德川幕府后期，神儒二道的学者鼓吹神国思想，结果于四方纷纷兴起高唱勤王大义者；嘉永六年[1853][①]美国佩理来日本请求通商贸易，幕府的处理不当，更加引起社会舆论的反对。因此，使大将军德川庆喜最后奉还大政，开始了王政维新的序幕。

德川幕府时期的佛教，从规定"改宗"制度以后，神儒二道亦归它管辖，无论贵贱上下，全由佛教统一人心，僧侣衣食有余，受到社会的尊敬；但是他们除了争夺僧官僧位的高下和寺院殿堂的壮丽之外，几乎全不把教义放在心上。这样，就使佛教沉沦于衰败的境遇之中。神儒二道之徒，很久以来就对佛教所处的地位和僧侣毫无作为而徒事尊荣奢侈的行为表示憎恶。这时，他们看到所鼓吹的思想即将实现，王政复古的大业已经开始，便发起了"废佛毁释"，并把它作为"尊王攘夷"的余波，将佛教当作"夷狄之教法"，甚至连儒道也当作"外教"，不免给以部分的排斥。

明治天皇即位后，就在明治元年[1868]，颁布了"神佛分离令"，禁止社僧[神社中的佛僧]担任别当之职，把还俗叫做"归正"，命令"宫门迹"还俗复饰，在政府八省之外设置神祇官；接着在明治二年

神佛分离令

神祇官

① 原书作嘉永二年，疑为嘉永六年之误。

政教一致 九月，又设置宣教使担任宣布大教[①]之任；明治三年正月，下达宣布大教的诏书，明确政教合一的制度。其文曰：

宣布大教的诏书 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继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风俗美于下。而中世以降，时有污隆，道有显晦矣。今也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宜明治教，以宣扬惟神之道也。因新命宣教使，布教天下。汝群臣众庶，其体此旨。[②]

四月，又把宣教使作为博士，分正、权、大、中、小的区别，而且命各地的知事、参事亲自担任宣布大教之职，如果是由官员以外的人掌握宣教职务，则根据他的人品任为参事或"属准席"。明治四年八月，废神祇官，改设神祇省，以省的长官、神祇伯作大臣，并且断绝政治与佛教的关系，废除敕愿所和敕修法会，把宫廷内部的佛像迁移到泉涌寺的恭明宫，停止御所、门迹、院家、院室之号，还没收一切寺院领地；在明治五年八月以后，又废除了僧位、僧官，把普化宗、修验道这样的所属不明的宗派全部废除；此后，僧侣只是一般的职业，命令他们称姓氏；解除官府关于食肉、带妻、蓄发的禁令；废除关于女人结界[③]的制度；允许各地随便合并寺院，除总本山之外，废除一切无施主、无住持的寺院，禁止僧尼托钵；明治七年，还曾禁止火葬。这样一来，使各县任意毁坏寺院，到毫无忌惮的地步。

（旁注：神祇省；政治与佛教的分离）

寺院寮 此时，原幕府寺社奉行所执掌的事务，仅由民部省的寺院寮来管理。但大教的宣布并未收到显著的效果，曾打算编制教典，最后

① 大教，指宣扬皇统神圣、皇道至上的神道教。

② 原文系汉文。

③ 比睿山、高野山曾规定，禁止女人进入道场，为此所划定的界限则称之为"女人结界"。

并没有成功，因此在明治五年三月，又废除神祇省而设置教部省，把祭典、祀典事务全部移交式部寮，而把关于宣教的事务，都移到教部省，同年四月，又颁布三条教则，使国民知道其所归向。

教部省

三条教则

"第一条

一、应体敬神爱国之旨；

第二条

一、应明天理人道；

第三条

一、应奉戴皇上，遵守朝旨。"

并且设置十四级教导职，担当宣布之任。（八月，在七级以下各设置"试补"之职。）这十四级是：一、大教正；二、权大教正；三、中教正；四、权中教正；五、少教正；六、权少教正；七、大讲义；八、权大讲义；九、中讲义；十、权中讲义；十一、少讲义；十二、权少讲义；十三、训导；十四、权训导。

教导职

因为神道神社和佛教各宗从来就有氏子①和檀信徒，都权宜地授以教导之职；同年六月，在各宗设置"教导职管长"，使其统辖全宗；十一月，又制定一宗一管长制（包括天台、真言、净土、禅、真宗、日莲、时宗）；明治七年，禁止非教导职的人担任寺院住持。明治五年五月，佛教各宗上书政府，要求创立神佛合并教院，教育学生，体念三条教则之旨，而且传授西方各国文化，以培养合格的"教导职"人才。这个建议得到批准。首先在东京[原江户]纪尾井町（纪州邸）创立大教院，以后又移到芝的增上寺（明治六年被放火烧毁）。此外，让各地按照大教院的样式设立中教院，各宗寺院一概作小教院。明治六年二月，教部省以训令向教导职管长颁布了

教导职管长

神佛合并教院

大教院

中教院及小教院

① 当地神社的信徒，称为该神社的氏子，所谓受当地保护神保佑的人。

“十一个题目”，命令传达到全国的教导人员，让大讲义以下、权少讲义以上，每月把其中一题的讲演录上交教部省。这十一个题目是：

十一个题目

一、神德皇恩之说；二、人魂不死之说；三、天神造化之说；四、显幽分界之说；五、爱国之说；六、神祭之说；七、镇魂之说；八、君臣之说；九、父子之说；十、夫妇之说；十一、大祓[①]之说。

佛教本旨的灭绝

在大教院、中教院所祀奉的，是天之御中主神、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和皇祖天照大神这四神[②]；佛教各宗只要不违背三条教则，允许宣讲互相混合的教义，但因为担任教导职的人员原来不是局限于神佛二教教徒，所以明治六年二月，政府特别让地方推荐适合担任此职的人才。这样一来，比起设置神祇官、神祇省的时候，僧侣多少有了些地位，往往既是僧侣，又兼任教部省的属员，但作为佛教教义的本色，已经灭绝难见了。虽有“僧”之名，但外貌一如俗人，或衣冠束带[“神官”装束]于神前拍手，或身穿袈裟法衣亲手供鸡鱼于神前，他们之间彼此以文明开化相夸，但其异态奇观，转而使有志者产生“难望恢复法教”之叹。

西本愿寺于明治五年[1872]一月派遣门徒梅上泽融、岛地默雷、赤松连城等人到欧洲。岛地默雷等到那里看到外国的宗教状况以后，对那里的宗教兴盛感到惊奇，觉悟宗教对国家存在的重要意义，回国途中又游历了印度各地。回国以后就兴致勃勃地大唱“神佛二教分离说”，屡次上书教部省，申诉他的主张。政府不得已

神佛分离说

① 大祓：日本神道教于每年六月、十二月末日举行的祭神仪式，以“消灾增福”。祓，谓祓除半年的“罪”。

② 这是根据《古事记》或《日本书纪》所祭奉的四个神。所谓“天之御中主神”、“高皇产灵神”(也作“高御产巢日神”)、“神皇产灵神”(也作“神产巢日神”)是“天地形成之时”的“造化神”。“天照大神”是太阳神，据说是个女神，被当作日本天皇的神祖。

采纳了他的主张。于是，明治八年[1875]五月，废除大教院，在各宗分别设置学林、学校；明治十年[1877]，政府废除教部省，将其事务移到内务省社寺局。

废除大教院和教部省

社寺局

第二章　社寺局设置以后的状况

明治九年[1876]，天皇赐给真宗开祖亲鸾圣人以"见真大师"谥号，在设置社寺局以后，又先后赐给曹洞宗的开祖道元禅师以"承阳大师"(明治十三年[1880])、真宗中兴之祖莲如上人以"慧灯大师"(明治十五年)、泉涌寺之祖俊芿上人以"月轮大师"(明治十六年)、天台宗真盛派之祖真盛上人以"慈摄大师"(同上)的谥号。在这个期间，还有日莲宗不受不施派、日莲宗不受不施讲门派、真宗兴正寺派、真宗出云路寺派、真宗诚照寺派、天台宗真盛派的分立；华严宗和法相宗的独立，净土真宗名称的正式得到承认，以及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本愿寺派(西本愿寺)、高田派(专修寺)、真言宗新义派的派名的得到承认。明治十八年[1885]，恢复了门迹称号，明治三十一年[1898]，又有日莲宗各派改称派名的事。

大师号和派名

公称及改称

明治十七年八月，政府下令废除教导职，规定委派神道教、佛教各派管长的文件。其文如下：

废教导职委派神佛二教管长

自今以后废除神、佛教之教导职，有关任免寺院住持、升降教师等级之事，均由各宗管长任之，兹规定各项条件如下：

第一条　禁止各宗妄唱分合，或在宗派之间制造纠纷。

第二条　管长，神道教各派应定为一人，佛教各宗应定为一人。
但由于需要，神道教可数派联合定管长一人，佛教各派可设置管长一人。

第三条　选定管长的规则由神、佛二教各自根据其教规宗则决定，而经内务卿承认后施行之。

第四条　管长根据其立教开宗之旨，制定下列各项条规，报请内务卿认可。（有关神道条规，从略）

一、宗制

一、寺法

一、规定担任僧侣和教师之资格、称号。

一、任免寺院住持及升降教师等级事。

一、属于寺院古文书、宝物、用品之保管类。

第五条　佛教管长，各依宗制，调查古来任宗派长者之名称，经内务卿批准后，可用以称之。

宗制、寺法

各宗有管长的开始

明治时期的宗派

这样，各宗才规定了宗制、寺法。这是各宗设置管长的开始。

明治时期流行的佛教宗派，共有十二个。

一、法相宗（以奈良兴福寺为本山）

二、华严宗（以奈良东大寺为本山）

三、天台宗（总本山是比睿山延历寺。以安乐律院、空也堂极乐院、修验寺院、地神盲僧寺院为支部。此外，天台宗真盛派以西教寺为本山，置管长。）

四、真言宗（有古义、新义二派。以东寺为总本山，下有十一个大本山）

五、融通念佛宗（以大念佛寺为总本山，下有四个中本山）

六、净土宗（以京都知恩院为总本山，有四大本山。此外，西山派有四个总本山，管长轮流任职，任期一年）

七、临济宗（有相国寺、建仁寺、南禅寺、妙心寺、天龙寺、建长寺、东福寺、大德寺、圆觉寺、永源寺十派。各设有管长）

八、曹洞宗（以永平寺、总持寺为大本山，由两位贯首，以一年为期轮流任管长之职。）

九、真宗（有本愿寺派、大谷派、高田派、佛光寺派、兴正寺派、锦织寺派、毫摄寺派、以及专照寺、诚照寺、证诚寺

三门徒派，共十派。各设有管长）

十、日莲宗（日莲宗以身延山为总本山。此外有本门宗、法华宗、显本法华宗、本门法华宗、本妙法华宗、不受不施派、不受不施讲门派等八派。各设有管长）

十一、时宗（以藤泽的清净光寺为本山）

十二、黄檗宗（以宇治的万福寺为本山）

各宗制度

自从宗制、寺法制定以后，各宗的制度也大体完备，各宗各派都在本山推戴管长；天台宗管长称“座主”（从探题中选举，任期七年）；真言宗称为“长者”（由大本山住持交替任职，任期二年）；曹洞宗称为“贯首”，真宗除世袭管长外，其他由末寺选任；净土宗、日莲宗等，以四大本山等住持作为候选人。各宗都在东京设置本山的支所［办事机构］，地方上大都分有教区，设置教务所，分选举区域选举议员，各宗大事全由议会协助解决。各宗议会每年召开一次，或三、五年召开一次，议员一般被称为“会众”（本愿寺派本愿寺）或“赞众”（大谷派本愿寺），但很多派只单称为“议员”，此外，真宗大谷派还另设有“上局会议”。日莲宗，则有甲乙两部的议员，其半数由管长推荐。在教育方面，各宗划分教育区域，设立学校，多的如曹洞宗，设了三十个中学林，而天台宗，则仅设东、西两个学校。净土宗分本校与分校，其分校称为“教区学校”，本校叫“专门学院”（在京都）、“高等学院”（在东京），或称为“大学”；其他如东、西真宗、曹洞宗，也都设有一所大学（称“大学林”，或单称“大学”）。天台宗，东西各有一个大学，真言宗新义派（在东京），古义派（在高野山）也各有一个大学林。日莲宗有一个大檀林（在东京）。另外，真言宗、曹洞宗都各自设有高等中学林，真宗大谷派设有高仓学寮。除上述以外，为了讲习布教的需要而设置“教导讲习院”的，有净土宗和真宗大谷派，至于其他小宗派，很多只是有一个小学舍而已。

（旁注：本山及管长；东京和地方；议会；教育）

禅宗另有“专门道场”，曹洞宗又分别设立“本山僧堂”与“认可僧堂”。

明治以后的纠纷

明治四年，东西真宗辞退了下间氏① 等的俗职，施行了改革。从明治初年到明治三十年[1894]为止，经常发生曹洞宗永平寺与总持寺关于分离的纷争。真言宗的新义派与古义派的关于事相、教相的争论，始终难使一宗和洽起来。净土宗在明治二十一、二年的时候，有关于知恩院的改革以及轮换管长的争论。在近年，真宗大谷派的改革和日莲宗关于“四个格言”问题都引起了纷争。

从各宗各派的宗制、寺法来看，法规文字之优美，制度之完善，似乎已无遗漏了，但其行动难及其什一者，比比皆是。一方面，学术知识的进步日益给佛教带来一些理论上和历史上的难题；另一方面，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不能不使人痛心不已。明治二十二年

信教自由

[1889]宪法的公布，确定了信教自由政策，此时，政府对外教的态度自然要发生变化，以后宗教界即将出现危机；在这种时候，佛教徒仍然晏然自如、贪得无厌地追逐名利，以致使人发出“游民无用”之叹。佛教史的这一新时期，只得写于本书最后。佛教史在第四期以后，特别到第五时期，真是使人感叹不已。

① 下间氏，历代掌握本愿寺的财务等俗务的姓氏，世袭“坊官”职，由堂众中选拔。

作者略传

村上专精博士，兵库县冰上郡船城村野山人，号“天爱痴人”、“不住”，后号“舟山”。父野山教觉寺广崎宗铠，母松原氏。生于嘉永四年(1851)四月二日，六岁诵净土三部经，不久从柿芝町行云寺冈村波州受《大学》、《中庸》，又从兵库县天田郡野花村教念寺矢野乾明、播州姬路善教寺结城义导等修汉学。明治四年(1871)二十一岁时，入新泻县北蒲原郡水原町无为信寺武田行忠讲师之门，学唯识，在越后前后四年。明治七年(1874)四月到爱知县碧海郡重原村万福寺，五月入京都大谷派高仓学寮，因学寮发生纷扰，未几复归万福寺。明治八年为爱知县宝饭郡御马村入觉寺村上界雄之养子，第二年继同寺席位。明治十年(1877)春，从云英晃耀学《因明大疏》。十三年一月、三十岁时，入京都教师学校，第二年七月，于高仓学寮结业，十五年(1882)五月，被任为“副讲”，讲授《唯识述记》。十七年三月，成为五等教师，七月，任越中高冈教校长，第二年四月辞任，在三河丰川妙严寺讲《因明大疏》、《成唯识论》及《唯识二十论述记》等。二十年(1887)一月，受聘任东京“曹洞宗大学林”讲师，九月，任哲学馆特约讲师，第二年三月升为四等教师。二十二年三月于神田区今川小路创办佛教讲话所，六月发行月刊《佛教讲话集》杂志，从事传教。第二年一月，著《日本佛教一贯论》，七月任浅草大谷教校长，九月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特约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时年四十岁。二十年十一月著《因明学全书》，二十五年升为三等教师，又任净土宗本校特约讲师。二十六

年（1893）补任“拟讲”。二十七年四月，与境野哲海、鹫尾顺敬等发行《佛教史林》月刊，开佛教史研究之端。七月，大谷教学校改称第二中学寮，任第二中学寮长。二十九年（1896），兴起大谷派本愿寺改革之论，因参与此论议，第二年一月被削去学衔及教职。八月，著《大日本佛教史》和《日汉佛教年契》。三十年复职，任东京真宗中学校长。翌年八月，任侍讲，在浅草本愿寺为法嗣大谷光演和大谷莹亮讲本宗及外宗教典。九月著《日本佛教史纲》二卷。翌年三月获文学博士学位。三十四年（1901）七月，因发刊《佛教统一论》第一编《大纲论》触犯大谷派本愿寺忌讳，十月，遂自动脱离僧籍，发表“予脱离真宗大谷派僧籍”的声明书。翌年任早稻田大学特约讲师。三十六年（1903）著《佛教统一论》第二编《原理论》，著《大乘佛说论批判》，十一月创刊《同朋》月刊。三十八年(1905年)著《佛教统一论》第三编《佛陀论》。同年三月，创办东洋高等女子学校，致力于妇女教育。四十三年（1910）二月创办《人道讲话》月刊。大正六年（1917）十一月，六十七岁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主持印度哲学讲座。十二月，叙从五位。七年三月敕任帝国学士院会员。九年（1920）著《佛教论理学》。六月叙正五位。翌年十一月著《真宗全史》。十二年（1923）三月，辞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七月，敕授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衔。十三年一月由大谷派本愿寺获讲师称号，十四年五月被尊为耆宿，八月叙从四位。十五年（1926）三月，与辻善之助、鹫尾顺敬等编《明治维新神佛分离史料》五卷，五月任大谷大学校长。昭和二年（1927）七月，著《佛教统一论》第五编《实践论》二卷。三年十一月叙勋四等，赐瑞宝章。四年（1929）七月，著《我观真宗》。九月卧病，十月三十日补任僧正，又以特旨叙正四位，三十一日去世，行年七十有九，谥“香严院”。十一月一日追任权大僧正，

葬杂司谷茔域。

村上博士所著除前记外，尚有《佛教道德新论》、《佛教三大宗摘要》各一卷，《文类聚钞百二十题抉择记》二卷，《佛教忠孝编》、《真俗二谛辨》、《村上博士佛教讲演集》、《女子教育管见》、《自省录》、《自信录》、《女性训》、《教理和实践》、《诚之道》、《佛教概论》、《通俗修养论》、《实践修身讲话》各一卷，《女子修身启蒙》四卷，《六十一年》、《一切经的由来》、《道元和亲鸾》、《成功的时机》、《大乘起信论讲话》、《人生之路》、《和平的宗教》、《亲鸾的开宗》、《愚秃钞的愚秃草》、《真宗的面目在那边吗》、《随想录》、《科注大乘起信论》、《科注原人论》、《大乘起信论达意》、《俱舍论达意》、《真宗要领》、《安心立命谈》、《佛教因果理法论》、《佛教伦理》、《立志论》各一卷(以上已出版)；还有手稿本：《印度佛教史》三卷、《中国佛教系统论》九卷、《日本佛教发达史》十一卷、《佛教唯心论》五卷、《大乘论》四卷、《佛教概论》四卷、《禅宗史》三卷、《德川时代史》二卷等。

(本文是作者的儿子村上龙英起草的)

校后跋

中国和日本两国间的交往，有文字记载的，就能远溯到二千年前。这二千年中，虽然在政治上有所起伏，但在文化交流方面却始终未断。也就是说，两国人民是一贯友好相处的，即使在近百年来，也无例外。从历史上看，近一千年来虽然民间往来中，有各方人士；但在前一千年中，往来两国之间，担任友好之任，责司沟通文化的，泰半是佛徒。而日本的有佛教，也是由中国经百济而传入的；以后日本文化之能高速发展，缁徒之力实多。而这些佛徒，多数曾经受过中国的教育和熏陶。因此说，早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佛教文化为中心的交流，要了解两国古代的通交关系，就要先了解日本的佛教史，否则就难以全面。

我对日本的佛教历史，完全是外行；但因为四十年来从事两国关系的研究，所以也涉猎了一些日本佛教事情。可是国内却不见有一本关于日本佛教历史的著译，致不能不假助外版，实在是件憾事。这次曾文同志把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译出，我又得到一个先睹的机会，很高兴。深觉不仅在宗教史方面填补了一个空白，就在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上也得力不少。当然，村上的原著比较简要，而且在观点上也有值得商榷余地；但由目前而论，介绍出版这样一本日本名著，不仅必要，而且是急需的。我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以后能见到更详尽、更系统地介绍日本佛教历史著译的出版。我从一个研究中日关系史者的立场出发，提出这样的要求，希望译者和出版者考虑。也以此作跋，供读者们考虑。

汪向荣 1979.4.

附录一：日本佛教史年表

据千叶乘隆、北西弘、高木丰著《佛教史概说（日本篇）》（一九七三年日本平乐寺书店版）所附《日本佛教史略年表》选译，略有增补。

公元	日本年号	记　事
522	（继体 16）	中国南梁人司马达等（或作司马达止）传入佛教。
538	（钦明 7）	百济圣明王献佛像、经论。（一说 552 年）①
552	（钦明 21）	苏我、物部两氏争论礼拜佛像的可否。（《日本书纪》538、585、587 年有同样的记载）
584	（敏达 13）	苏我马子在石川住宅造佛殿。
593	（推古 1）	圣德太子摄政，在难波荒陵建四天王寺。
594	（推古 2）	推古天皇下诏兴隆三宝。
595	（推古 3）	高丽僧慧慈、慧总来日。
596	（推古 4）	飞鸟寺（法兴寺）建成。
604	（推古 12）	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
611—615	（推古 19—23）	圣德太子著《胜鬘经义疏》、《维摩经义疏》、《法华经义疏》。
622	（推古 30）	圣德太子（49）死。
624	（推古 32）	任命僧正、僧都，使检校僧尼。
625	（推古 33）	高丽僧惠灌传入三论宗（第一传）。
645	（大化 1）	下诏兴隆佛教。
660	（白雉 4）	道昭传入法相宗（第一传）。

① 千叶乘隆等著《佛教史概说（日本篇）》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和《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把佛教正式传入的年代作 538 年（钦明 7 年戊午），而村上专精据《日本书纪》作 552 年（钦明 13 年壬申）；现在日本学界一般采取前说。

676	(天武 4)	遣使诸国①说«金光明经»、«仁王经»。
678	(天武 6)	道光传律宗。
680	(天武 8)	开始在宫中和诸寺讲«金光明经»。
684	(天武 12)	任命僧正、僧都、律师，使总领僧尼。
685	(天武 13)	命各地每家设佛龛，置佛像、佛经，礼拜供养。
699	(文武 3)	役小角被流放至伊豆岛。
700	(文武 4)	道昭(72)死，首次举行火葬。
701	(大宝 1)	公布僧尼令。
702	(大宝 2)	诸国设国师。
717	(养老 1)	禁止百姓滥为僧尼，禁止行基的布教活动。
718	(养老 2)	道慈回日本，带来«金光明最胜王经»。
720	(养老 4)	首次授僧尼公验。
723	(养老 7)	在兴福寺建施药院和悲田院。
728	(神龟 5)	向诸国颁发«金光明经»。
735	(天平 7)	玄昉由唐回国。
736	(天平 8)	天竺僧菩提仙那、林邑僧佛哲、唐僧道璿来日。
741	(天平 13)	诏各国设国分寺、国分尼寺。
743	(天平 15)	圣武天皇发愿造金铜卢舍那大佛。
745	(天平 17)	行基任大僧正。
752	(天平胜宝 4)	东大寺大佛开光供养会。
754	(天平胜宝 6)	唐鉴真来日京(奈良)，在东大寺建戒坛院。
759	(天平宝字 3)	建唐招提寺。
761	(天平宝字 5)	在下野药师寺、筑紫观世音寺创建戒坛。
763	(天平宝字 7)	鉴真(77)死。②
765	(天平神护 1)	道镜任太政大臣禅师。
766	(天平神护 2)	道镜为法王。
770	(宝龟 1)	道镜被流放到下野。
779	(宝龟 10)	淡海三船撰«唐大和上东征传»。

① 日本古代的“国”，相当于现在的县，但范围比现在的县小。

② «唐大和上东征传»作七十六岁死。

785	(延历 4)	最澄结庵比睿山。
788	(延历 7)	最澄在比睿山创建延历寺。
795	(延历 14)	改国师为讲师，每国置一人。思托撰《延历僧录》。
797	(延历 16)	空海著《三教指归》。
804	(延历 23)	空海、最澄入唐。
805	(延历 24)	最澄归国，传天台宗。
806	(大同 1)	最澄获准每年度僧二人(天台宗成立)。空海回国传真言宗。
816	(弘仁 7)	空海获准以高野山作建立根本道场之地。
818	(弘仁 8)	最澄制定"天台法华宗年分学生式"六条及"劝奖天台宗年分学生式"八条，并著《守护国界章》，批驳法相宗。
819	(弘仁 10)	空海创建高野山金刚峰寺。
820	(弘仁 11)	最澄著《显戒论》。
822	(弘仁 13)	最澄(56)死。 敕许在比睿山建立戒坛。 景戒著《日本灵异记》。
823	(弘仁 14)	授空海东寺，号"教王护国寺"。 授比睿山的一乘止观院"延历寺"之号。
828	(天长 5)	空海创立综艺种智院。
835	(承和 2)	空海(62)死。 真济著《空海僧都传》。
847	(承和 14)	圆仁回国，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864	(贞观 6)	圆仁(72)死。
938	(天庆 1)	空也在京都传念佛宗(净土宗)。
983	(永观 1)	奝然入宋。
985	(宽和 1)	源信著《往生要集》。
987	(永延 1)	庆滋保胤著《日本往生极乐记》。
993	(正历 4)	圆仁、圆珍门徒争斗，后者离开比睿山。
1006	(宽弘 3)	兴福寺与大和国司的纷争。
1020	(宽仁 4)	藤原道长建无量寿院。

1035	(长元 8)	延历寺、园城寺僧徒械斗。
1039	(长历 3)	延历寺僧徒向藤原赖通强行控告。
1042	(长久 3)	延历寺僧徒火烧园城寺。
1052	(永承 7)	被作为"末法"第一年。
1081	(永保 1)	延历寺僧徒火烧园城寺。
1082	(永保 2)	熊野的僧徒入京(京都)强诉。
1102	(康和 4)	兴福寺僧徒与院厅官纷争。
1108	(天仁 1)	源、平两氏防备延历寺僧徒入京。
1113	(永久 1)	延历寺、兴福寺僧徒械斗。
1123	(保安 4)	延历寺、兴福寺僧徒械斗。
1124	(天治 1)	良忍创融通念佛宗。
1134	(长承 3)	觉鑁任金刚峰寺大传法院座主。
1140	(保延 6)	延历寺僧徒火烧园城寺。 觉鑁从高野山大传法院被逐，移根来。
1142	(康治 1)	园城寺僧徒火烧延历寺。
1163	(长宽 1)	延历寺僧徒火烧园城寺。
1168	(仁安 3)	荣西入宋，同年与重源一起回国。
1175	(安元 1)	源空提倡专修念佛，传净土宗。
1180	(治承 4)	平重冲烧东大寺和兴福寺。
1186	(文治 2)	显真请源空到大原胜林院，会诸宗硕学问净土教义(大原问答)。
1187	(文治 3)	荣西再次入宋。
1191	(建久 2)	荣西回国，传布禅宗(临济宗成立)。
1194	(建久 5)	由于延历寺的上告，禁止荣西、能忍等人传布禅宗。
1196	(建久 7)	贞庆著«弥勒讲式»。
1198	(建久 9)	源空著«选择本愿念佛集»。 荣西著«兴禅护国论»。
1200	(正治 2)	北条政子在镰仓建立寿福寺。镰仓幕府禁止念佛宗。
1202	(建仁 2)	源空制定七条制诫。 荣西创建建仁寺。

1205	(元久 2)	兴福寺列举九大罪状攻击净土念佛宗。
1206	(建永 1)	兴福寺控告源空及其弟子提倡念佛、毁谤他宗，源空的弟子行空、遵西等被判以流罪。
1207	(承元 1)	禁止专修念佛,发配源空到土佐、亲鸾到越后。
1212	(建历 2)	源空(80)死。
1215	(建保 3)	荣西(75)死。
1219	(承久 1)	禁止专修念佛。
1223	(贞应 2)	道元入宋。
1224	(元仁 1)	亲鸾开始述作《教行信证》,传真宗。
1227	(安贞 1)	延历寺僧徒掘毁源空坟墓，要求禁止专修念佛,结果隆宽、空阿等人被判流罪。
		道元回国,著《普劝坐禅仪》(曹洞宗成立)。
1233	(天福 1)	道元建圣兴寺。
1234	(文历 1)	禁止专修念佛,藤原教雅被处流罪。
1236	(嘉祯 2)	睿尊、觉盛等在东大寺自誓受戒。
1240	(仁治 1)	禁止专修念佛。
1243	(宽元 1)	道元在越前创建大佛寺(永平寺)。
		藤原道家创建东福寺,以圆尔辨圆为初祖。
1246	(宽元 4)	道元著《知事清规》。
1251	(建长 3)	宗性著《日本高僧传要文抄》。
1253	(建长 5)	日莲开始传布法华信仰。
		道元(54)死。著成《正法眼藏》。
1258	(正嘉 2)	亲鸾著《三帖和赞》。
1260	(文应 1)	日莲著《立正安国论》,进北条时赖。
		镰仓的僧徒烧日莲的草庵。
1261	(弘长 1)	日莲被流放伊豆。
1262	(弘长 2)	亲鸾(90)死。
1264	(文永 1)	日莲遭东条景信袭击。
1268	(文永 5)	凝然著《八宗纲要》。
1272	(文永 9)	日莲著《开目钞》。

		亲鸾女儿觉信尼把亲鸾墓移到大谷，安置其遗像。
1273	(文永 10)	日莲著«观心本尊钞»。
1274	(文永 11)	日莲被赦免，入身延山。
1276	(建治 2)	一遍创时宗。
1282	(弘安 5)	日莲(61)死。
		北条时宗建圆觉寺，以无学祖元为始祖。
1290	(正应 3)	日兴创建大石寺。
1294	(永仁 2)	日像在京都传日莲宗。
1307	(德治 2)	日像被流放土佐。
1311	(应长 1)	凝然著«净土法门源流章»、«三国佛法传通缘起»。
1322	(元亨 2)	虎关师炼著«元亨释书»。
1325	(正中 2)	南禅寺镜圆与延历寺玄慧进行佛法辩论(正中法论)。
1331	(元弘 1)	觉如著«口传钞»。
1336	(建武 3 延元 1)	梦窗疏石被授国师号，任临川寺诸寺之首。
1339	(历应 2 延元 4)	足利尊建天龙寺，以梦窗疏石为初祖。
1342	(康永 1 兴国 3)	幕府定五山十刹制。
1345	(贞和 1 兴国 6)	幕府在各地建立安国寺、利生塔。
1368	(应安 1 正平 23)	南禅寺祖禅著«续正法论»，贬诸宗。延历寺众徒袭击南禅寺。
		幕府制定五山诸寺住持入院制。
1372	(应安 5 文中 1)	幕府制定禅定院法则条文。
1379	(康历 1 天授 5)	幕府设置禅寺僧录职，任春屋妙葩为僧录司。
1386	(至德 3 元中 3)	幕府定五山位次，以南禅寺为首。

1401 (应永 8) 幕府以相国寺为五山第一刹。
1436 (永享 8) 关东管领足利持氏破坏日莲宗寺院。
1458 (长禄 2) 幕府禁止五山僧徒不经僧录补任诸职。
幕府制定尼寺之制。
1465 (宽正 6) 延历寺众徒袭击大谷本愿寺，莲如逃到近江。
日住向将军义政献《谏晓书》。延历寺众徒要求取消在京都的日莲宗寺院。
1467 (应仁 1) “应仁之乱”，相国寺和南禅寺遭到兵火。
1470 (文明 2) 兴福寺众徒，袭击奈良的日莲宗徒。
1474 (文明 6) 加贺掀起一向宗(真宗)起义。
1479 (文明 11) 莲如转往山城山科，再建本愿寺。
1481 (文明 13) 加贺一向宗武装与医王山惣(总)海寺、越中石黑光义作战。
兴福寺众徒袭击大和辰市的一向宗徒。
1488 (长享 2) 加贺一向宗武装在高尾城打垮守护富樫政亲。
1499 (明应 8) 莲如(85)死。
1501 (文龟 1) 细川政元，让日莲宗、净土宗进行宗义辩论。
1506 (永正 3) 各地爆发一向宗起义。
1514 (永正 11) 幕府禁止播磨国的一向宗，鵤庄政所取缔庄内的念佛道场。
1521 (大永 1) 上杉氏禁止领地内的一向宗。
1524 (大永 4) 延历寺众徒，毁坏京都的日莲宗徒的住宅。
1532 (天文 1) 六角定赖及日莲宗徒火烧山科本愿寺。
大和发生一向宗起义，烧兴福寺。
1533 (天文 2) 细川晴元、日莲宗徒与一向宗武装在堺、伊丹、大阪战斗。
1534 (天文 3) 细川晴元与一向宗武装在摄津作战。
1536 (天文 5) 延历寺在六角定赖等的支援下打败日莲宗徒，放火烧毁京都的日莲宗寺院。细川晴

		元禁止日莲宗徒在京都游逛，不许再建寺院。
1542	(天文 11)	允许日莲宗在京都再建寺院。
1555	(弘治 1)	相良氏禁止领地内的一向宗。
		朝仓义景、教景与加贺的一向宗武装作战。
1556	(弘治 2)	朝仓氏与加贺的一向宗武装和解。
1559	(永禄 2)	本愿寺显如列入门迹。
1563	(永禄 6)	松平家康与三河的一向宗武装作战。
1564	(永禄 7)	三河一向宗武装向家康投降。
		家康禁止领地内的一向宗。
1566	(永禄 9)	北条氏禁止领地内的一向宗。
1570	(元龟 1)	伊势长岛的一向宗起义军迫使织田信兴自杀。石山战争(1570—1580)开始。
		日莲宗在下总饭高开设檀林(学校)。
1571	(元龟 2)	织田信长烧毁比睿山。
1572	(元龟 3)	上杉谦信打败越中的一向宗武装。
1574	(天正 2)	信长打败长岛的一向宗武装。
		一向宗武装统治越前。
1575	(天正 3)	越前一向宗武装被织田军战败。
		三好长治命阿波国人信奉日莲宗，与真言宗进行宗义辩论。
1577	(天正 5)	织田军打败纪州杂贺的一向宗武装。
1579	(天正 7)	净土宗贞安等人与日莲宗日珖等人在安土进行宗义辩论(安土宗论)。
1580	(天正 8)	显如与信长讲和。显如迁至纪州杂贺、教如去大阪笼城。
		柴田胜家镇压加贺的一向宗武装。
1581	(天正 9)	信长杀高野圣千余人。
1583	(天正 11)	家康解除各地禁止一向宗的命令。
1585	(天正 13)	羽柴秀吉(即丰臣秀吉)烧毁根来寺，接着进攻高野山。
1591	(天正 19)	本愿寺从大阪天满移到京都。
1594	(文禄 3)	秀吉命诸寺严守戒律，致志学问。

1595	(文禄 4)	在方广寺设大佛千僧供养法会，日莲宗僧日奥倡“不受不施”义，拒绝赴会。
1599	(庆长 4)	家康召日奥到大阪城与主张“受而不施”的日绍辩论。
1600	(庆长 5)	日奥被处流放。
1601	(庆长 6)	家康向高野山下达法度。
1602	(庆长 7)	本愿寺分为东、西本愿寺。
1606	(庆长 11)	高野山学侣与行人纷争。
1608	(庆长 13)	向比睿山下达法度。
		在江户，净土宗廓山与日莲宗日经进行宗义辩论(庆长宗论)。
1609	(庆长 14)	向园城寺、东寺、醍醐寺、高野山学侣方面、关东真言宗古义派诸寺、相模国大山寺下达法度。
1610	(庆长 15)	向石山寺、高野山下达法度。
1612	(庆长 17)	向曹洞宗、兴福寺、长谷寺下达法度。
1613	(庆长 18)	向关东天台宗、修验道、关东新义真言宗下达法度。
1615	(元和 1)	制定诸宗本寺本山的诸法度。
		存应制定净土宗规三十五条。
1616	(元和 2)	幕府命天海在日光山经营家康祖庙。
		向日莲宗身延山久远寺下达法度。
1617	(元和 3)	把家康改葬日光山。
		向五山十刹、高野山重下法度。
1619	(元和 5)	崇传任僧录司。
1625	(宽永 2)	天海创建宽永寺。
1627	(宽永 4)	规定僧侣的出世法度。
1629	(宽永 6)	久远寺的日暹与本门寺的日树就“受而不施”与“不受不施”的教义进行辩论，日暹上告幕府。
1630	(宽永 7)	不受不施派的日奥、日树、日贤、日弘被流放。

		禁止建立新寺。
1632	(宽永 9)	命造全国寺院本末寺簿籍。
1635	(宽永 12)	在幕府、诸藩设置寺社奉行。
1639	(宽永 16)	本愿寺派设置学黉(学校)。
1649	(庆安 2)	向高野山学侣、诸院、众徒、行人下达法度。
1654	(承应 3)	明僧隐元来长崎。
1655	(明历 1)	幕府命毁本愿寺学黉，处罚月感等人。
1663	(宽文 3)	制止日莲宗徒毁谤净土宗。隐元传黄檗宗。
1665	(宽文 5)	下达诸宗寺院法度。
1666	(宽文 6)	冈山藩，水户藩整顿寺院。
1667	(宽文 7)	日莲宗不受不施派僧人被流放
1668	(宽文 8)	禁止新建寺院。
1671	(宽文 11)	开始设"宗门户口簿"。
1687	(贞享 4)	下达诸宗寺院法度。
1691	(元禄 4)	禁止日莲宗悲田派。
1692	(元禄 5)	幕府对高野山学侣、行人之间的冲突进行裁判，驱逐行人千余人。
1702	(元禄 15)	卍元师蛮著《本朝高僧传》。
1741	(宽保 1)	命寺院的公事、诉讼在录所、触头、本寺(总寺)处理。
1762	(宝历 12)	禁止随意改派改宗，禁止建立新寺和向寺院施舍田地。
1774	(安永 3)	东、西本愿寺请公称净土真宗。
1795	(宽政 7)	禁止上总、下总的农民归依不受不施派。
1798	(宽政 10)	西本愿寺派智洞倡"三业归命"之义，所谓"三业惑乱"开始。
1829	(文政 12)	公布诸寺院的僧侣整饬令。
1832	(天保 3)	水户藩废除或合并寺院。
1838	(天保 9)	对不受不施派进行大检举。
1841	(天保 12)	本东愿寺派发生顿成的"异安心"事件。
1865	(庆应 1)	萨摩藩实行"废佛毁释"。
1867	(庆应 3)	津和野藩实行"废佛毁释"。

1868	(明治 1)	发布"神佛分离令"。 临济宗韬谷等人组织"诸宗道德会盟"。
1871	(明治 4)	令寺社上缴所领土地。"排佛毁释"激化。 三河大浜发生真宗僧徒护法的暴动。 废除宗门户口簿。
1872	(明治 5)	设置"教部省"，置教导职，公布"教则三条" 设置"大教院"。废止"修验道"。 真宗大谷派石川舜台、本愿寺派赤松连城、岛地默雷出国考察。 岛地默雷向政府提交《三条教则批判》。
1873	(明治 6)	福井县三郡的真宗僧徒发起护法暴动。
1874	(明治 7)	真宗脱离大教院。
1875	(明治 8)	废除大教院。允许日莲宗不受不施派布教。
1877	(明治 10)	废除教部省。
1884	(明治 17)	废除教导职。 田中智学组织"立正安国会"(后称"国柱会")。
1886	(明治 19)	井上圆了著《真理金针》。
1887	(明治 20)	井上圆了著《佛教活论序说》。
1889	(明治 22)	公布"帝国宪法"，保证"信教自由"。 释云照组织"目白十善会"。 大内青峦组织"尊皇奉佛大同团"。
1890	(明治 23)	村上专精著《日本佛教一贯论》。
1892	(明治 25)	曹洞宗分成永平寺、总持寺两派，发生纷争。
1893	(明治 26)	发生教育与宗教的论争。
1894	(明治 27)	《佛教史林》杂志创刊。
1895	(明治 28)	清泽满之等人发起"大谷派改革运动"。
1899	(明治 32)	境野黄洋、高岛米峰等组成"佛教清徒同志会"(后称"新佛教徒同志会")。 河口慧海入中国西藏。
1900	(明治 33)	《新佛教》杂志创刊。

901	(明治 34)	村上专精著《佛教统一论》，脱离僧籍。 清泽满之倡“精神主义”，创刊《精神界》杂志。
1902	(明治 35)	大谷光瑞去西域探险。
1905	(明治 38)	伊藤证信创立“无我苑”，创办《无我之爱》杂志。
1912	(大正 1)	神、佛、基三教联合会议，决议“扶翼皇运、振兴国民道德”。
1914	(大正 3)	本愿寺派门主大谷光瑞辞位。 召开“全国佛教徒社会事业大会”。
1916	(大正 5)	组成“佛教护国团”。
1917	(大正 6)	藤井日达开创日本山妙法寺。
1920	(大正 9)	山崎弁荣组成“光明会”。
1923	(大正 12)	真宗青年僧侣组成“黑衣同盟”，开展部落解放和教团改革运动。 龙谷大学教授野野村直太郎著《净土教批判》，被大学驱逐。
1925	(大正 14)	大谷派法主大谷光演辞位。 小谷喜美创立“灵友会”。
1927	(昭和 2)	南条文雄(79)死。
1929	(昭和 4)	村上专精(79)死。
1930	(昭和 5)	牧口常三郎创立“创价教育学会”。
1931	(昭和 6)	“日本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日本反宗教同盟”成立。 妹尾义郎组成“新兴佛教青年同盟”。
1934	(昭和 9)	友松圆谛发起“真理运动”。
1937	(昭和 12)	“新兴佛教青年同盟”受“人民战线”事件牵连全被逮捕。 佛教各宗组成“时局问题恳谈会”。
1938	(昭和 13)	神儒佛三教就“国民精神总动员”达成协议。 庭野日敬、长沼妙佼成立“立正交成会”。

1939	(昭和 14)	制定“宗教团体法”。
1940	(昭和 15)	组成“兴亚佛教会议”。
1941	(昭和 16)	组成“大日本宗教报国会”。
1942	(昭和 17)	神佛基三教召开“奉戴大诏宗教报国全国大会”。
1943	(昭和 18)	创价教育学会遭到镇压。
1944	(昭和 19)	“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成立。
1945	(昭和 20)	废除宗教团体法。 取消对信仰自由的限制。
1946	(昭和 21)	重建创价学会。
1947	(昭和 22)	召开“全日本宗教徒和平会议”。
1948	(昭和 23)	“佛教社会同盟”、“教团革新全国同盟”奉劝宗教界旧领导人辞职。
1949	(昭和 24)	组成“全国佛教革新同盟”。
1951	(昭和 26)	公布“宗教法人法”。 “佛教徒和平恳谈会”成立。 创价学会发起“传教大进军”。
1952	(昭和 27)	“第二次世界佛教徒会议”在东京召开。
1954	(昭和 29)	日莲宗发起“世界立正和平运动”。 “全日本佛教会”成立。
1955	(昭和 30)	“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成立。 创价学会在地方选举中有 51 人当选。
1956	(昭和 31)	创价学会在参议院选举中有 3 人当选。
1960	(昭和 35)	“佛教和平协议会”举行反对修改安全条约的游行。 池田大作就任创价学会第三代会长。 立正交成会为纪念长沼妙佼(1889—1957)改称“立正佼成会”。
1962	(昭和 37)	真宗大谷派发起“同朋会运动”。 创价学会组成公明会。日本宗教徒和平协议会成立。
1963	(昭和40)	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举行鉴真大师逝世一

		千二百周年纪念活动。
1964	(昭和 39)	公明会改为公明党，在众议院活动。
1966	(昭和 41)	铃木大拙(95)死。 前田惠学《原始佛教圣典成立史研究》获日本学士院奖。
1967	(昭和 42)	佛教振兴财团成立。
1968	(昭和 43)	全日本佛教会以“现代人道主义和佛教”为题，在东京举行“日本佛教文化会议”。
1970	(昭和 45)	创价学会宣布与公明党“政教分离”。 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总部在美国)在京都召开第一次大会，讨论主题是“非武装”、“开发”、“人权”等。
1971	(昭和 46)	灵友会小谷喜美(70)死。久保继成任第二代会长。
1973	(昭和 48)	日本国际佛教兴隆协会在印度菩提伽耶建成日本寺。
1974	(昭和 49)	日中友好佛教协会成立。 创价学会与日本共产党达成为期十年的“协议”，提出共同的目标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等。
1975	(昭和 50)	创价学会在关岛成立国际组织“世界佛教徒联盟”。 日本国际佛教兴隆协会在印度菩提伽耶主持“第一次国际佛教徒集结”。
1976	(昭和 51)	亚洲佛教徒和平会议(总部在蒙古乌兰巴托)第四次大会在东京举行。
1980	(昭和 55)	鉴真和尚像在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的护送下回中国巡展。

附录二：参考书目

作　者	书　　名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田岛象二	《标注日本佛教史》	任天书院藏版	1884
大内青峦	《日本佛教史略》	鸿盟社	1884
三宅雄次郎	《日本佛教史》		1886
加藤咄堂	《日本佛教史》		1892
村上专精、境野哲海、鷲尾顺敬	《大日本佛教史》	哲学书院	1897
田岛任天	《日本佛法史》	永田文昌堂	1897
足立栗园	《通俗日本佛教史》	警醒社	1898
足立栗园	《批判的日本佛教史》	警醒社	1899
村上专精	《日本佛教史纲》	金港堂	1899
境野哲	《佛教史要》	鸿盟社	1903
石原即闻	《日本佛教史》	博文舘	1904
境野黄洋	《日本佛教史要》	鸿盟社	1909
伊藤义贤	《日本佛教通史》	兴教书院	1910
境野黄洋	《日本佛教小史》	鸿盟社	1911
藤本庆祐	《平叙日本佛教》	洛阳社	1917
菊地亮三郎	《日本佛教外史》	隆文舘	1919
辻善之助	《日本佛教史之研究》	金港堂	1919
平安专修学院	《日本佛教史要》	兴教书院	1926
大屋德城	《日本佛教史之研究》	东方文献刊行会	1928
桥川正	《概说日本佛教史》	文献书院 平乐寺书店	1929 1949
境野黄洋	《日本佛教史讲话》	森江书店	1931
桥川正	《综合日本佛教史》	目黑书店	1932
境野黄洋	《日本佛教发达概论》	大东出版社	1932
山田文昭	《日本佛教史之研究》	破尘阁书房	1934
藤原猶雪	《日本佛教史之研究》	大东出版社	1938

西光义遵	«日本佛教史概说»	龙谷大学 平乐寺书店	1940 1948
圭室谛成	«日本佛教史概说»	理想社	1940
辻善之助	«日本佛教史»(全十卷)	岩波书店	1944—1945
宇井伯寿	«佛教泛论»	岩波书店	1947
森龙吉	«日本佛教论»	日本科学社	1948
三枝博音、鸟井博郎	«日本宗教思想史»	世界书院	1948
宇井伯寿	«日本佛教概史»	岩波书店	1951
龙谷大学编	«日本佛教史»	百华苑	1954
大野达之助	«日本佛教思想史»	吉川弘文舘	1957
渡边照宏	«日本的佛教»	岩波书店	1958
家永三郎、小口伟一 川崎庸之、佐木秋夫 主编	«日本宗教史讲座» (全四卷)	三一书房	1959
古田绍钦	«日本佛教思想史»	角川书店	1960
大野达之助	«日本的佛教»	至文堂	1961
川崎庸之 笠原一男 编	«宗教史(体系日本史丛书)»	山川出版社	1964
圭室谛成	«日本佛教史概说»	隆文馆	1964
家永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谛成 主编	«日本佛教史»(全三卷)	法藏舘	1967
笠原一男编	«日本宗教史研究入门——战后的成果和课题»	评治社	1971
中村 元、笠原一男、金冈秀友 主编	«亚洲佛教史·日本编» (九册)	佼成出版社	1972—1976
笠原一男编	«日本宗教史»(全二卷)	山川出版社	1977
鎌田茂雄	«日本佛教的故乡»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8

附录三：日本国县名对照表

（选自丰田武编《日本史年表》［日本中教出版株式会社 1978 年四版］附表）

地方	国名		县名
东北地方	陆奥	陆奥	青森
		陆中	岩手
		陆前	宫城
		磐城	福岛
		岩代	
	出羽	羽后	秋田（包括陆中的飞地）
		羽前	山形
关东地方	安房		千叶
	上总		
	下总		千叶、茨城
	常陆		茨城
	下野		栃木
	上野		群马
	武藏		埼玉
			东京
	相模		神奈川
中部地方	伊豆		静冈

地方	国名	县名
中部地方	骏河	静冈
	远江	
	三河	爱知
	尾张	
	美浓	岐阜
	飞驒	
	信浓	长野
	甲斐	山梨
	越后	新泻
	佐渡	
	越中	富山
	能登	石川
	加贺	
	越前	福井
	若狭	
近畿地方	近江	滋贺
	山城	京都

续表

地方	国名	县名
近畿地方	丹后	京都
	丹波	
	但马	兵库
	播磨	
	淡路	
	摄津	
	和泉	大阪
	河内	
	大和	奈良
	纪伊	和歌山
	伊势	三重
	伊贺	
	志摩	
四国地方	阿波	德岛
	土佐	高知
	伊豫	爱媛
	赞岐	香川
中国地方	备前	冈山
	美作	
	备中	

地方	国名	县名
中国地方	备后	广岛
	安艺	
	周防	山口
	长门	
	石见	岛根
	出云	
	隐岐	
	伯耆	鸟取
	因幡	
九州地方	筑前	福冈
	筑后	
	丰前	大分
	丰后	
	日向	宫崎
	大隅	鹿儿岛
	萨摩	
	肥后	熊本
	肥前	佐贺
	壹岐	长崎
	对马	